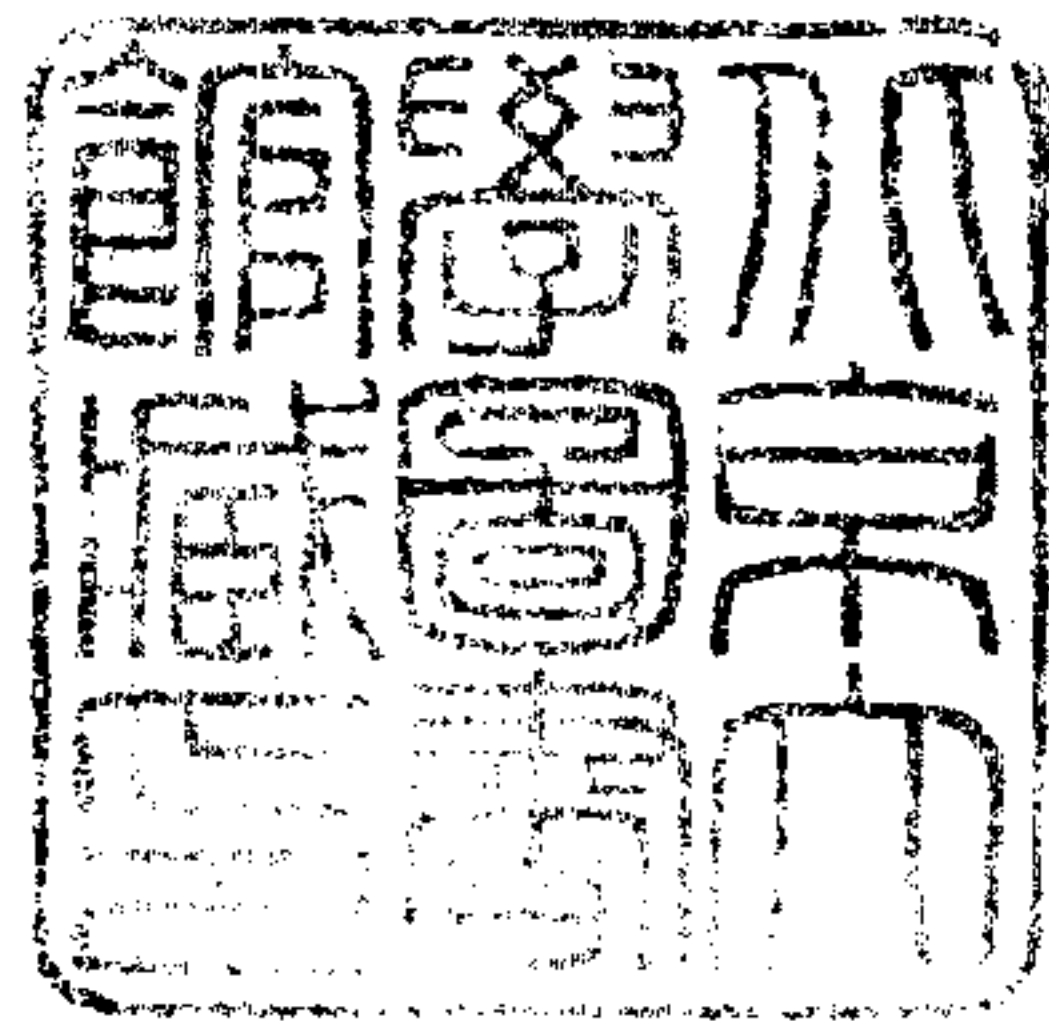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一八八·子部·雜家類

- 意林五卷〔唐〕馬總輯 逸文一卷〔清〕周廣業輯 闕目一卷〔清〕嚴可均輯 補二卷〔清〕李遇孫輯……
- 澄懷錄二卷〔宋〕周密輯……九三
- 忍經一卷〔元〕吳亮輯……一〇五
- 續觀感錄十二卷〔明〕方鵬輯……一二一
- 灼艾集二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餘集二卷新集二卷〔明〕萬表輯……一九一
- 困學纂言六卷〔明〕李枏輯……四四三
- 初潭集三十卷（卷一至卷十九）〔明〕李贄撰……五一七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  
下萬餘種彙為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覲有裨世道人  
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  
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為請既不濫  
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  
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曆中有畢昇為活版以膠泥  
燒成而陸深金臺紀間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  
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巖鑄鉛質軟

意林

俱不及鍛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  
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  
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  
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閣張

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為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

鵝冠體昨歲江南所造之書有鵝冠子即富過鄴架儲

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

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為活

被竊缺少司事者惟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  
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為非計  
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刊木此愆予既復羨棗棗  
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為惜之刊木此愆予既復羨棗棗  
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意林

二



御題意林三絕句

集錄裁成庾穎川意林三軸用茲傳漫嫌撮要失備載  
嘗鼎一臠知味全

都護安南政不頗用儒術致政平和奇書五卷銅柱二  
無忝祖為馬伏波

六經萬古示綱常諸子何妨取所長節度豈徒務佔畢  
要知制事有良方

意林



一

原序二首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輔  
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  
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  
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其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  
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  
崇儉而有別即其而得序傍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  
簡繁夥罕備于士大夫之家有梁穎川庾仲容略其要  
會為子書抄三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

意林

原序

一

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探  
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  
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  
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激蔽  
邪盪之患君子曰以少為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  
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也撫州刺  
史戴叔倫撰

子書起于鬻熊六韜盛于春秋六國時莊老道宗起覆  
載之功橫日月之照高視六經為天下式故絕于稱言

矣墨翟大賢其旨精儉教□□名亞孔聖至矣□□  
 管晏文□□□□□□□□□□□□□□□□  
 謂庶矣而部帙繁廣尋覽頗難梁朝庾仲容抄成三帙  
 汰其沙石簸其糝糠而猶蘭蓀雜于蕭艾璠璣隱于璞  
 石扶風馬總精好前志務于簡要又因庾仲容之抄略  
 存為六卷題曰意林聖賢則稽柏靡遺流略則精華盡  
 在可謂妙矣隋代博陵李文博撰擬諸子編成理道集  
 十卷唐永興公虞世南亦採前史著帝王略論五卷天  
 后朝宰臣朱翼祖則又述十代興亡論一帙洎扶風意

意林

原序

二

林究子史大略者蓋四人意矣予扁舟塗水留滯廬陵  
 扶風為余語其本尚且日編錄所取先務于經濟次存  
 作者之意罔失篇目如面古人予懿馬氏之作文約趣  
 深可謂懷袖百家掌握千卷之子用心也遠乎哉旌其  
 可美述于篇首俾傳好事貞元丁卯歲夏之晦文廢暇  
 河東柳伯存重述

意林目錄

卷一

- |        |        |
|--------|--------|
| 鬻子一卷   | 太公金匱二卷 |
| 太公六韜六卷 | 曾子二卷   |
| 晏子八卷   | 子思子七卷  |
| 孟子十四卷  | 管子十八卷  |
| 道德經二卷  | 荀卿子十二卷 |
| 魯連子五卷  | 文子十二卷  |
| 鄧析子一卷  | 范子十二卷  |
| 胡非子一卷  | 墨子十六卷  |
| 纏子一卷   | 隨巢子一卷  |
| 尸子二十卷  | 韓子二十卷  |
| 卷二     |        |
| 列子八卷   | 莊子十卷   |
| 鶡冠子三卷  | 王孫子一卷  |
| 申子三卷   | 慎子十二卷  |
| 燕丹子三卷  | 鬼谷子五卷  |
| 尹文子二卷  | 公孫文子一卷 |

意林

目錄

一



陸賈新書二卷  
鬼錯新書三卷  
賈誼新書八卷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淮南子二十二卷

卷三

鹽鐵論十卷  
說苑二十卷  
新序三十卷  
法言十五卷  
太玄經十卷  
新論十七卷  
論衡二十七卷  
正論五卷  
潛夫論十卷

意林

目錄

二

卷四

風俗通三十一卷  
商君書四卷  
阮子四卷  
正部十卷  
士緯十卷  
通語八卷  
抱朴子四十卷  
周生烈子五卷  
節悅申鑒五卷  
仲長統昌言十卷  
典論五卷  
魏子十卷  
人物志三卷

任子十卷  
體論四卷  
傅子一百二十卷  
寫論四卷

太元經十四卷

鄒子一卷

古今通論三卷

唐子十卷

梅子一卷

臣等謹案意林五卷唐馬總編唐書傳稱其系出扶風不言為何地人其字傳作會元而此本則題

意林

目錄

三

曰元會均莫能詳也傳稱其歷任方鎮終于戶部尚書贈右僕射諡曰懿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總仕至大理評事則振孫攷之未審矣梁庾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凡一百七家摘其要語為三十卷名曰子鈔總以其繁略失中復增損以成此書宋高似孫子略稱仲容子鈔每家或取數句或一二言比子鈔更為取之嚴錄之精今觀所采諸子今多不傳者惟賴此僅存其概其傳于今者如老

今世所行有... 二卷一為范氏... 天... 以物... 本元...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莊管列諸家亦多與今本不同不特孟子之文如

容齋隨筆所云也前有戴叔倫柳伯存二序與文

獻通考所載相同其書唐志作一卷叔倫序云三

軸伯存序又云六卷今書乃止五卷且攷子鈔原

目凡一百七家此本止七十一家刃或有錄無書

洪氏載總所引書尚有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

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于

子顧子諸葛子陳子晏言符子諸書此本不載又

通考稱今本相鶴經自意林鈔出而永樂大典有

意林

風俗通姓氏篇題曰出馬總意林此本亦並無之

合計卷帙當已失其半非總之原本矣然殘璋斷

璧固益可寶貴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兵部侍郎臣紀昀

大理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古贊善臣李學錦

目錄

綠飲... 君家有

賜書好古孜孜不倦近者恭錄

御覽天一閣范氏本意林一書備載

四庫館校注字樣復為參考道藏逐條標列異

同廣業嘗過其齋見而慕之欲借觀未果去

年秋乃介石泉盧君假以來反覆校寫數過

竊見是書漁獵百氏網羅羣言文局而旨自

暢辭精而義益該蓋自體國經世大端以至

天人理趣事物情變靡不撮舉綱要而櫟括

之斯誠足以開拓心胃增長神智者矣方懿

公之從事編集也自謂所錄先務經濟時官

止大理評事耳其後綏南海鎮天平佐秋卿

擢民部駁歷中外勳烈懋著而史顧亟稱其

優儒學明理道用儒術教民雖吏務倥傯手

不輟卷然則公于書固無不淹貫而得力意

林為尤多豈非仕學交資之明效而凡讀其

書者可僅視為笙簧已哉惟是九寫滋訛伏

讀



館臣校入諸處參核是正誠有劉舍人所稱依  
 義弃奇聲畫昭精者固已羣奉為金鍼矣今  
 更參以別本証以原書尚有訛異者數條不  
 揣固陋殫慮核對謹為推衍擴充于篇段字  
 句間依文附綴蓋以取便省覽不能自知當  
 否也夫自梁迄唐抄子者自黟令外尚有孟  
 儀沈約薛克構盧藏用諸家俱早失傳獨意  
 林巍然獨存即穆公撰述亦百餘卷惟此及  
 奏議集三十卷意極二十卷見于唐宋志而  
 二書復不著此必有呵護以不朽者而又藏  
 弃有人幸過

前錄疑公之誤  
 作公當檢本傳

聖天子表章秘籍藝苑揚芬海內洽聞深識之士  
 方將覽華採寔因其緒言究其歸趣得其意  
 匠司契之妙用以搗藻

天廷區區詮釋之末曾何足云顧石泉之札寄此  
 書也為述錄飲之言曰借書當自有意校讎  
 之事吾其得所藉手矣自維溝壑詎能為役  
 徒以公平嗜好所存重以良友之期許苟有

窺測一敢不勉竭駑駘為兩君効乎踰年屬  
 稿粗就爰述始末以報兩君匡謬正俗實有  
 厚望焉  
 時乾隆己亥歲秋七月五日海甯周廣業耕  
 厓甫序

一第... 子... 日... 三... 書... 毛... 日...

意林卷一

唐扶風馬

總元會撰編

鬻子一卷

藝文志云名熊著子二  
十二篇今一卷六篇

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信而能和者帝王之器聖王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王道衰千里一士則猶比肩也

守漢五帝三王  
則此中第

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

由也惑也  
此中第

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

意林

卷一

二

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太公金匱二卷

案太公望呂尚本姓姜從其封氏曰呂名牙周文王師之  
紀高尚人  
隋書志云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代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為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

商得其賈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

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予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息

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

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利眩

眩無為汝開書刀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

意林

卷一

二

節書

太公六韜六卷

文王曰君務舉賢不獲其功何也太公曰舉而不用是有求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舉賢若何太公曰按賢察名選才考能名實俱得之也

文王曰國君失民者何也太公曰不慎所與也君有六

守三寶六守者仁義忠信勇謀三寶者農工商六守長

則君安三寶完則國昌

六守

國柄借人則失其威淵乎無端孰知其源涓涓不塞將



成江河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焚焚不救炎炎奈何第七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鹿  
而天下共分其肉第八

太公云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

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奈何太公曰天下有粟賢  
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一人下伸萬人上惟聖  
人能行之

冠雖敝加于首履雖新履于地

意林

卷一

三

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  
舌為衆所憎夜卧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既渴習人劇  
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  
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將

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第九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親其將如父母攻城則爭  
先登野戰則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可乎太  
公曰作將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慢出  
隘塞過泥塗將先下步軍未舉火將不食士非好死而

樂傷其將知飢寒勞苦也第十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  
之者亡使如疾雷不暇掩耳也第十一  
貧窮忿怒欲決其志者名曰必死之士辯言巧辭善毀  
善譽者名曰間謀飛言之士第十二

曾子二卷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旦就業  
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至五十  
不以善聞則無聞矣第十三

意林

卷一

四

鄙夫鄙婦相會于牆之陰可謂密矣明日或有知之故  
士執仁與義莫不聞也第十四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皆黑君子之遊必  
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小人之遊戲  
乎如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則亦化矣故君子慎其去  
就也與君子遊如日之長加蓋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  
履薄冰幾何而不行陷乎第十五

天圓地方則是四角不掩也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  
道曰方第十六



以周襄王之子晉欽使當注當國而王係護口以失落也  
以周襄王事不鏤水乃木之誤 亦不厚不當作行

晏子八卷

景公作臺臺成復欲作鐘晏子諫曰斂民作鐘民必哀斂哀以謀樂不祥

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而

不去晏子曰外有良醫將作鬼神之事公信之屏而沐

浴晏子令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

乃止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如日月之黠黠

景公時雨雪三日被狐白之裘坐于堂側謂晏子曰三

日雨雪天下何不寒晏子曰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

意林

卷一

五

知人寒公乃去裘

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土事不

文水事不鏤足以示民也

景公曰吾欲霸諸侯若何晏子曰官未具也臣聞仲尼

處陋巷廉隅不正則原憲侍志意不通則仲由侍德不

辱案德不辱今本晏子作德不感行不辱則顏回侍今君未有能侍故未

具也上問

君擇臣使之臣雖賤亦擇君事之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上問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于國景公召而問之對曰嬰築蹊

徑急門閭之政淫民惡之舉儉罰偷墮民惡之決獄不

畏強貴強貴惡之左右取求非法不予左右惡之事貴

人不能過禮貴人惡之是三邪毀于外二讒去于內臣

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

景公病水數十日夢與二日鬪而不勝使占夢者占之

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鬪日陽也不

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

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意林

卷一

六

景公病疽在背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色如

日大如未熟李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色如蒼玉大如璧

公曰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

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

南江北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

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

晏子使楚楚王以晏子短作小門于大門之側晏子曰

往詣狗國從狗門入今來使入楚不可從狗門入也遂



大門入

楚王問齊之臨淄都無人耶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何容無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贈人以財不若以言案今本晏子作贈人以財不若以言

以軒不若以言

和氏之璧并里璞耳良工修之則成國寶習俗移性可不慎乎

晏子歿後十有七年景公射諸侯大夫皆稱善公曰自晏子歿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

意林

卷一

七

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之言也以魚五十車賜弦章固不受是弦章有晏子之遺行也

子思子七卷

子思子七卷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終年為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馳案一尺之軾據考工記攷定從御覽改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

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也

繁于樂者重于憂厚于義者薄于行見長不能屈其色

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孟子十四卷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意林

卷一

八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

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

孟子云齊人譏管晏

此八字有誤馬融釋史因之案譏當作識蓋刑改子誠齊人一節之

文舊在不如待時下誤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飢者易為食

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宋人有閔其苗不長，掘拔之，使其長。其子趨而視之，苗則槁矣。非但無益，乃有害也。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亦非人也。無辭讓之心，亦非人也。無是非之心，亦非人也。

孟子云：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枉已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自曲，何以正人。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乎？富貴不能淫，

意林

卷一

九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保

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民之歸仁，猶水就下。

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胥中正則眸子

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援之手乎？孟子曰：若

不接，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必援以手。

子產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也。不

如以時修橋梁。

案句本趙注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行，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夫出妻後，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道得富貴而驕人也。

非其道，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

性猶湍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

意林

卷一

十

同也。

案此馬參用趙岐劉熙二家注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欲問寒暑者中心也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也。公卿大夫士爵也。古之人

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人爵以要人爵，得人爵

棄天爵，終亦亡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一杯

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一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  
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  
者跖之徒也

九仞無泉猶棄井也

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關為暴今之關出

惡似而非者惡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

亂雅樂惡紫亂朱惡鄉原亂德

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

歲案孔子至孟子纔百餘歲當依原書

意林

卷一

十一

管子十八卷

倉庫實知禮節國多財遠者來衣食足知榮辱牧民

野無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眾治之至也權時

觀其交游則賢不肖可察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

若樹人

爵祿滿則忠衰室富足則行衰釜鼓滿則人樂之人滿

則天樂之故先王不滿也

凡救者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無救小害而大

利久而不勝其福惠者多救先易後難法者無救先難

後易惠者民之仇難法者民之父母難

堂上遠于百里有事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于千里有

事一月不知門庭遠于萬里有事暮年不聞

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不幸好畋晦夜從禽不

反一不幸好酒日夜相繼二寡人有汙行不幸好色姑

姊妹有未嫁者三管仲曰惡則惡矣非其急也人君惟

不愛與不敏不可耳不愛則亡眾不敏則不及事難

意林

卷一

十二

非其民難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公但謹聲耳成

齊水躁而復故民貪而勇楚水溺而清其民輕果好賊

越水濁而重其民疾妬秦水泔案泔舊作泔據本書而注秦水絕泔今改而

滯其民貪戾晉水滯而雜其民好詐宋水勁而清其民

簡易

先王治國威不兩措政不二門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

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尺之數者

不可差以短長也難



桓公問廢更何事最難吏未答管仲曰臣嘗作園人惟  
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則直無所施先傳直木則曲無  
所施

楚王好小腰美人省食吳王好劍國士輕死故主好宮  
室則工匠巧主好文彩則女工靡

冬日不盪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于身

明王不治宮室非愛小也為傷于本事而妨于教也利

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泉之下無所不入商

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不遠利在前也漁人

意林

卷一

十三

入海海水百仞衝波逆流日夜不出利在水也

蛟龍得水而神力人主得民而威成海不辭水故能成

大山不辭土故能成高主不厭人故能成眾士不厭學

故能成聖

烏合之眾初雖有權後必相吐雖善不親也殺生之柄

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

五穀民之司命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

有寒者

伯陽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楚楚強不可下如何曰公但鑄  
錢於莊山往楚貴市生鹿楚王聞之喜必廢農而獵鹿  
公藏粟五倍楚足錢而無粟公閉關楚降者十分有四

道德經二卷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不自見也

不聞之明也

不為而為也

先之

意林

卷一

一四

而長存也

自遺其咎

德也

全枉則直

財多者惑

善言者無瑕

而不妄者壽

必固張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管子注謂桓公



欲極其是謂微明此四事其道也失道而後德德道生失德而後仁仁德衰而失義而後禮禮義衰而失信信而後忠忠信而後禮禮義衰而失信信而後忠忠信而後禮禮義衰而失信

之薄信日以消薄而亂之首禮賤質文故以生貴必以賤為本言欲尊貴當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言欲高立先以下為基如築塔造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不足名曰道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暗進道若退退道者不及夷道若類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若谷若深谷不廣德若不足若愚頑不足也大方無隅

**意林** 大方正之人無大器晚成成器之人如瑚大音希聲雷委曲廉隅也大象無形質朴無形容也人物或損之而益取之必速益之而損損致高者崩貪名與身孰親則身退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得與亡孰病則病於行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過患害所多藏必厚亡多藏於府庫死有掘塚探樞之患大成若缺缺者不備大巧若拙不見大辯若訥口無疑不出戶以知天下已身知人身以不窺牖以見天道人道同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為學日益禮樂之教

卷一 十五

意林 大方正之人無大器晚成成器之人如瑚大音希聲雷委曲廉隅也大象無形質朴無形容也人物或損之而益取之必速益之而損損致高者崩貪名與身孰親則身退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得與亡孰病則病於行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過患害所多藏必厚亡多藏於府庫死有掘塚探樞之患大成若缺缺者不備大巧若拙不見大辯若訥口無疑不出戶以知天下已身知人身以不窺牖以見天道人道同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為學日益禮樂之教

學情欲文為道日損欲文飾日以消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無情欲斷絕無所不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道使就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教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自然谷入軍不被甲兵戰不塞其兌兌目也閉其門不妄言也終身不勤終身不開其兌兌視濟其事濟益情終身不救禍亂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邪不也善建者不拔建國者不可拔引而不知者不言行也言者不知言多患也其政悶悶音門昧教寬大明其民淳淳親厚其政察察言決于口聽決其民缺缺日以疎生缺缺直而不肆人雖直曲不自申光而不耀雖有獨見之明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則落言能深藏氣固守精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道以道符天下者其鬼不神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在位不傷害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人能治於陽全其性命歸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以於陰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故立天子置三公善人也報怨以無柰民德化厚也圖難于易其時未成也夫輕諾必寡信德禍于未生也其安易持治國治身安其未兆易多易必多難患也慎其安易持治國治身安其未兆易

**意林** 其民缺缺日以疎生缺缺直而不肆人雖直曲不自申光而不耀雖有獨見之明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則落言能深藏氣固守精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道以道符天下者其鬼不神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在位不傷害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人能治於陽全其性命歸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以於陰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故立天子置三公善人也報怨以無柰民德化厚也圖難于易其時未成也夫輕諾必寡信德禍于未生也其安易持治國治身安其未兆易多易必多難患也慎其安易持治國治身安其未兆易

卷一 十六

以道在天下若下

非其地不



謀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

國必背道德妄作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只守正直不作

君臣善為士者不武好武德也善戰者不怒善以道戰

心無所怨怒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刑罰猶

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之道損

有餘而補不足以中和是尚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

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也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一則守

必博多見聞失要真故不知○以二德之

意林

卷一

十七

荀卿子十二卷三十篇荀卿子十二卷

青出于藍而青于藍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君子居必擇

鄉遊必擇士防邪僻也防邪僻也

肉腐出蟲木枯生蠹驕慢在身灾禍作矣

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動靜皆可法則小

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才四寸耳何足以美

七尺之軀

夫驥一日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窮無窮極無極也

天不言人推其高地不言人歸其厚四時不言百姓期

馬不為與人善言煖若錦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深於

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是

也非也枉木而求直影猶不能察明而務見幽也王對

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君道

川泉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

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致江

意林

卷一

十八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論

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智埒井之蛙不可與語東

海之樂正論

聖人無兩心天下無二道解嚴

鳥獸失亡其匹越月逾時必反過故鄉徘徊鳴號躑躅

踟躕然後去何況人乎禮論

妻子具而愛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唯舜及賢者

不然性惡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大論



荀卿子名況齊宣王時人春申君再請作蘭陵令因家馬為李斯師後卒於蘭陵

魯連子五卷

魯連子名高字季子年十二歲能千里駒魯連子年十二歲能千里駒魯連子年十二歲能千里駒

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

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

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者眾也

人心難知于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

以相欺

意林

卷一

十九

不知宜與不宜將以錦純薦不知時與不時猶冬耕也

不知行與不行猶以方作輪也

文子十二卷

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齒堅於舌而齒先敝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幹先

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

朱子云持後動也

立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

古人之德也

河不滿溢海不湧波景雲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聖

人順天道也晝冥夜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

亡也

精義

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

阜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言乎

君子猶射差此毫末於彼尋丈

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

九守

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終日乃能見眉睫不

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

意林

卷一

二十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還自蝕人生事還自賊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

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

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

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矣中學以心聽之學在肌肉

矣下學以耳聽之學在皮膚矣

難說

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煎

上德

一淵無兩蛟有必爭

得鳥者羅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鳥





固則與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馴民和則輪利治國者失此必有覆輿奔馬折策敗輪之患輪敗策折馬奔輿覆則載者亦傾矣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惟懼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

同船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之敗唱

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病者口不能不唾案一作口不能呼

心悅者顏不得不笑

**意林** **卷一** **五**

自見則明借人見則暗自聞則聰借人聞則聾

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一作特辭反

明君之治民若御奔而無轡負重而履冰

喜而便賞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值罪案使一本並作使

忠急于官成孝衰于妻子

范子十二卷並是陰陽歷數也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

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案容齋續沈沈不肯自顯諸侯陰所

文選注三引

文選注三引  
居三御人若履冰而負重

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同利也案容齋續筆不

掩目別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

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

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胡非子一卷案舊無此四字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

勇有五等案舊無此四字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

**意林** **卷一** **四**

羅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斬蛟龍搏龜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

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為南境魯公憂之三日不食曹沫請擊頭以血濺桓公公懼

不知所措管仲乃勸與之盟夫曹沫匹夫之士布衣菜履之人一怒却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

墨子十六卷案舊無此四字

君子自難而易彼眾人自易而難彼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卷一  
引作州折作斷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陣勇為本焉喪雖有禮  
哀為本焉

墨子見染絲而歎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非獨染  
絲然也人固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子辛案說苑  
作于辛紂染  
崇侯也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  
而自利非兼愛也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  
其室亦非兼愛也

意林

卷一

二十五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足以朽肉三寸之棺足以朽骸深  
則通於泉

諸侯不得恣己為政有三公政之三公不得恣己為政

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為政有天下政之

案此文  
原書兩

見留作有  
天志

斷指以存脛以免於身者利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女處不出則爭求之  
行而自衒人莫之娶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墨

子責仕墨子曰汝聞魯人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  
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為兄沽酒葬  
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  
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  
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  
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邪欲富貴而曰  
吾族無此辭不用邪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  
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

意林

卷一

二十六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纏子一卷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

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

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為墨

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

應



隨巢子一卷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  
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  
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為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  
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  
絕賢者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  
不憐是忍人也

尸子二十卷

蘇林

卷一

三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

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

焉

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卑墻來盜榮辱由中出

敬侮由外生

樹葱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

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

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全自全

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日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

益一作尤  
在井中堯瘦舜墨皆為民也

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廢險者有罪審名  
分則羣臣不審者有罪

農夫之耨去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烝鴻鵠之鷺羽翼未合

而有四海之心

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盛德

也

蘇林

卷一

三

買馬不論足力而以白黑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

美惡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賢良則無士矣

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

王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

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千

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

車輕道近鞭策不用鞭策所用道遠任重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務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

世周樂百人言千人言千言言十言言百言言千言







而利身君不為也

譬之如水溺者飲之則死渴者飲之則生

桓公伐孤竹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遂縱馬從而

得歸行出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

陰蟻壤寸而有水使掘之果得水焉

以人言善我者必以人言罪我也

置猿於檻則與狇同勢不能逞能也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目

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

意林

卷一

三十一

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身短於自知故以道正

己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西門豹性急佩

章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斷手續之以玉故世有易身之患

舜為匹夫不能正三家有才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也故

立木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其位高也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求之甚急左右而取備之

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虛實

衛嗣君使人過關市關吏乃呵之因以金與關吏關令

乃捨嗣君謂關吏曰汝何得受金以明察之

明察受下

僖侯時宰人上食羹中有生肝乃問之宰人曰當是人

置之欲去宰自處也後僖侯將浴湯中有礫僖侯曰有

人欲代湯者

文公時宰人上食肉而有髮繞之文公召宰人曰汝使

吾哽乎宰人頓首曰臣有三罪刀利如干將切肉而髮

不斷臣罪一也援錐貫齒而不見髮臣罪二也熾爐炮

肉盡赤而髮尚繞臣罪三也有人欲代臣也

齊景公惡仲尼為魯政黎且曰去仲尼如吹毛耳乃使

黎且以女樂六遺魯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

不納去而之楚

鄭人相與爭年一人云吾與堯同年一人云吾與黃帝

兄弟同年爭此不決以後罷為勝

客有為齊王畫者王問何者最難對曰畫狗馬為最難

鬼魅最易狗馬人共知鬼魅無形像也

冠雖穿決必戴於上履雖五采必踐之地









矣慎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失當年之樂不肆意于一時何異乎累桔也楊朱勤能使益寒能使温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耳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道人也

意林

卷二

三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鄰之人有送妻歸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已

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孔子之勁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狐丘大夫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

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

可以免乎

楊子鄰人亡一羊相率追之歧路之中復有歧矣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未異也

人有亡鈇者意鄰子盜之視鄰子行步顏色皆將竊也俄而相其谷得鈇見鄰子無似竊鈇者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

莊子十卷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

意林

卷二

四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

鷓鴣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唯形骸有聾盲哉夫智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以為狂而不信此智之聾盲

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取冥冥無形耳

大智閑閑小智間間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此自是而非彼亦自是



而非此與彼各有一非于體中也案此注今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下疑本文脫二句也

可乎可即謂之可不可乎不可即謂之不可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

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

不就利不違害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晷獵此猶寐之方

其夢也不知其夢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不夢之中又占

其夢焉則無以異覺而後知其夢當所遇無不足也何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

蕭林

卷二

五

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

蝶之夢為莊周與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涯

無極之智安

道天倍情志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適來夫子時

也時自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哀樂生於得失也若任其所受哀樂無所措其間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

可以為心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炁聽止於耳心止於符炁也者虛而待物

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道集于懷也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

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與之無方則危

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如何伯玉曰善哉問乎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蕭林

卷二

六

和而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道與同也和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道與同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與彼為

生其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

者世之所不忘也利者理之所不忘也故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乃誠忘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也其覺無憂無所遇也不知悅生

不知惡死與化其心志安所居而其容寂安於靜淒然

似秋煖然似春殺物非為義也。大宗

生非為仁也。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拾已致人拘彼傷義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

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

化其道忘善惡遺死生與化一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

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

順哀樂不能入也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為父母

也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未有能

意林

卷二

七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自足而相忘天下莫

也忘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

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之坐忘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無

傷物來則鑒鑒不以心故

雖天下來照而無勞心

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自三代以下

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

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此數者事

業不同殉身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

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

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

陵之上二人死雖不同其於殘生傷性一也何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則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

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

也至於殘生損性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夫不自

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雖盜跖伯夷是同為淫

意林

卷二

八

僻也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夫殘樸以成器工匠之罪

也毀道德以成仁義聖人之過也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夫妄意室中之藏

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

不行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者少



而害天下者多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壘而

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至道之精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慎汝內全真閉汝外分也多智為敗智無涯故敗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大人

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子貢教漢陰為圃者作桔槔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夫

意林

卷二

九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胃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則道

不載吾非不知羞而不為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

則勞而不至惑者多也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聽而可聞者名與聲悲夫世人以

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

彼之情也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嚼膚則通夕不

寢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已谷足矣

平易恬澹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

不虧矣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迫而後動乃動至不

得已而後起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

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

意林

卷二

十

一者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無交物之情形勞而不休

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者軒

冕之謂也軒冕之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

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

趨俗

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



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騏驥騁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鷓鴣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

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

王巾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

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

意林

卷二

十一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耶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耶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

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患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

無擇而任其

觸髅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

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

司命復生汝骨肉肌膚反汝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

之乎觸髅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

後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

而不知戒者過也十殺一人人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而莫肯畏之斯愚民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

年出山案出山上原書有夫字釋文夫音夫子謂莊子也藏本有夫子字舍故人之家

故人命豎子殺鴈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

殺主人曰殺不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山中之木以

不材得終主人之屬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焉莊子曰

意林

卷二

十三

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異

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鳥莫知於鷓鴣其畏人也襲諸人間未有自疏外於人而入於人間此鳥所以稱智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余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春耕種足以勞動秋收斂足以休息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案此

下舊說作

王孫子



其以所  
若常作以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哉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珠之重哉列禦寇不受鄭子陽遺泉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恐以人之言吾所以不受也子貢問原憲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吾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退有愧色

意林

卷二

十三

知足者不以利自累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窮於道之謂窮抱仁義之道而遭亂世之患何窮之有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比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搖脣鼓舌擅生是非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也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此卷李本在中  
子三卷下小字  
大注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鷓冠子三卷

案書問舊不標  
目今依錄補之

王孫子一卷

案書問諸本誤以莊子  
難篇繫其下今正之

申子三卷

劉向云申子名不害河東人鄭時賤臣挾術以干韓昭侯秦兵不敢至學本黃老急刻無恩非霸王之事三寸之篋運而天下定六寸之基正而天下治妒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眾妻皆亂一

意林

卷二

十四

臣專君羣臣皆蔽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人是比肩慎子十二卷名到學本黃  
老勝輔注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愛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御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毫髮辨矣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

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

也

不聽不明不能為王不瞽不聾不能為公諸云海與山爭水

海必得之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

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

不可爭也

意林

卷二

十五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六親不和有

亂有忠臣。六親不和。二句一本作正文。案二句出老子長短經反經篇引之。入注中。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之腋

藏甲之國必有兵有意者必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

兵不由忿起

燕丹子三卷

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于秦始皇之世案此下當

丈夫恥于受辱貞女羞于節虧

此條本在燕丹子三卷下字

孝子三句作正次

田光云血勇怒而面赤脈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

先知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

荆軻之燕謂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

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勤望遠不以遐今太子禮之

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信知己

故也

軻曰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軻乃請樊於期曰

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軻為將軍痛之今願

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

意林

卷二

十六

軻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搥丁其背數以負燕之罪責

以將軍之讐於期執刀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

聞之伏尸而哭函盛於期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武

陽為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賓客皆素衣冠送之易水

之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為壯聲則髮怒衝冠作哀

歌則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軻至咸陽秦

王大喜陸戰見荆軻捧樊於期首押并地圖以次進

羣臣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恐荆軻顧笑武陽前謝曰北



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荆軻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搃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起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秦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吾為豎子所欺事不濟也

鬼谷子五卷 孫氏注

意林

卷二

十七

總按其序云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

無鄉里族姓名字 此蘇秦作書記之也鬼之言遠猶司馬相如假無是公云爾

自古及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

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以聖人守司其門戶審

察其先後

口者心之門戶智謀皆從之出

或遙聞而相思或前進而不御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

抱薪赴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相應也

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也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也

牆壞於有隙木毀於有節

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

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

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

潤澤之

尹文子二卷 劉歆注案歆奏七卷不

序云文子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余黃初末

意林

卷二

十八

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聊定之 此仲長統序文案統卒于漢獻

帝延康元年則安得于魏黃初未定此書恐序出偽託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

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等之

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理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

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

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

子不為

工倕不貴獨巧貴與眾共巧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眾

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名利引之也

彭蒙曰雉兔在野眾皆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眾

之所載

卷二

十九

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處上者不可不慎也

尹文子見宣王宣王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曰吾

歎國中寡賢尹文子曰國中悉賢誰處王下誰為王使

人有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而呼

之曰盜盜吏聞因而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

但言毆毆吏因而毆之幾至於死

公孫文子一卷

案文當作尼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洪邁容齋續筆及太平御覽初

學記隋書音樂志所援引可據

心者眾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修心而不知命猶無室而歸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

舟從流於河而無維楫求安不可得也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有

孔竅血脈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

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

不利

卷二

二十

陸賈新語二卷

太中大夫陸賈也

陽出雷電陰成雪霜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述遠者考之於近道為智者設

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

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

文公種米曾子柳羊智者所短不如愚者所長

淮南子注 柳所以備之 舊訛故今以藝文類聚

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山出雲而丘阜生氣四瀆東



流而百川無西

眾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為曲

犬不夜吠鷄不夜鳴家若無聲官府若無事亭落若無

人閭里不訟耆老不愁君子之治也

玉斗酌酒金碗刻鏤所以夸小人非厚己也

泥錯新書三卷

高皇帝不用同姓為親故能以誅暴亂令之所加莫不

從兵之所誅莫不服

呂后專制社稷不傾若髮漢書云如帶公羊云如綫

意林

卷二

三

書云如帶十字疑是小注

善為政者上實於朝野牛馬實於陸鳥獸實於林上及

飛鳥下及蟲魚載之如地包之如海陸下之地東西盡

冠蓋之民南北極寒暑之和匈奴不得當一縣

號令不時命曰傷天焚林斬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

刑不當命曰傷人

賈誼新書八卷

寒者利稷禍飢者甘糟糠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

觀其政是故勞民易為政也

主之與臣若日與星貴之與賤若白與黑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天子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若經制不定

猶渡江無維楫也中流遇風波船必覆矣

採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

建武函谷臨晉三關以備山東諸侯也不如定地勢使

無可備天下一通也

與正人居不能無正人也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清以嚴祭祀之志思以和軍旅之

志精以厲喪紀之志憂以慈言有四術敬以正朝廷之

意林

卷二

三

言和以序祭祀之言併聲氣軍旅之言悲不足喪紀之

言容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

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翦綵

椽不刻猶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忤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伐命之斧肥肉厚酒爛腸之食

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不聞目見所惡不

如無見



強令之笑則不樂強令之哭則不悲不由中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

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本竭下不滿案滿當

耳有所聞不學而不知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知盲謂

戎人生乎楚楚人生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亡國

之主則可化成賢主也謂

櫻桃為鳥所食故曰含桃案此係羞以含

勇凶德兵凶器謂

今有利劍刺則不中擊則不及與惡劍無異也謂

意林 卷二 三三

水出於山而歸於海非惡山而欲海高下使然也李氏

人謂兔絲無根其根不連屬耳茯苓是也磁石召針皆

相引猶聖人南面而立則天下莫不延頸謂

周文王使人相案疑相字之地得枯骨令吏衣冠葬之

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於枯骨謂

齊人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飲

酒曰酒須肉乎各抽刀自割相啖遂至於死謂

石可吸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性受於天也謂

魯有醜者其父出見美者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

如吾子也是至美不如至惡愛子不知其醜也謂

人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屏於

海海上有人悅其臭者晝夜隨之不離也

趙襄子攻翟勝方飲而有憂色曰江河之大不過三日

一朝而下翟勝兩城亡將及我矣孔子聞之曰憂所以

昌喜所以亡謂

管仲為魯所縛檻車載之使役人送于齊皆謳歌而引

車管仲恐魯悔而止之又欲速至齊國謂役人曰我為

汝唱汝和我也役人不倦取道甚速管仲可謂能因矣

意林 卷二 三五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

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見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

嘗一臠之內知一鑊之味謂

有人方且過江引嬰兒欲投於水人問其故對曰其父

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未必能邪楚國之政有似如此

不如吾者吾不與處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也謂

周旦云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

穴深一尋則人臂不及智亦有不至者謂



樂羊伐中山歸而有責功之色魏文侯以謗書兩篋示之樂羊北面再拜曰一寸之書亦亡何須兩篋哉

人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則驥不勝人猶人主爭官事與驥俱走無異也

目之見也藉於照心之智也藉於理  
無骨之蟲不可令知冰春生秋死不知冬冰  
十里之間耳不能聞惟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案原作雞西服壽靡北懷信耳何以得哉四極之名

意林

卷二

三五

管夷吾百里奚霸王之船驥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知度

楚王問詹何治國之道對曰何聞治身不聞治國國之本在身也詹何托一隱者言

管仲曰君子有三色懽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淨者線經之色沸然充盈者兵革之色管仲言

涓水大有富人溺者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義必無不

續案原書無未詳

言不欺心言所以喻心言心相離則不祥也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材難得也

引其紀萬目起引其綱萬目張治民如此也引其綱

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誰能當者戎夷去齊往魯天大寒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轉甚謂其弟子曰可以衣活我我國士也天下所惜子不肖也

不足惜也弟子曰不肖人安能與國士衣乎戎夷歎息乃解衣與弟子戎夷至夜半而死弟子乃活持弟名

意林

卷二

三五

晏子遭崔杼之患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今晏命有所懸矣知分

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類同則相召氣同則相合聲比則相應故鼓宮宮應鼓角角動角動

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樹鬱則蠹水鬱則汗國鬱則萬災聚矣鬱

天為高矣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未嘗

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人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為也

黃帝之貴亦死堯舜之賢亦死孟賁之勇亦死

相王者患石似玉相劍者患劍似吳干將賢主患辯者

似通人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

子夏過衛有請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

是已亥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

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意林 卷二 三五

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煖有餘冬不用筭非不愛筭也

清有餘

火燭一隅則半室無光骨節早成身必不長

乃集儒士為十二紀八覽六論曝於成陽市有能

淮南子二十一卷

以湯沃沸亂乃愈甚猶鞭噬狗捶蹠馬而欲教之雖伊

尹造父不能化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

色者白立而五色成道者一立而萬物成

聾者學歌無以自樂夫內心不開而強學問如聾者效

歌出於口越而散矣

冰迎春則釋為水水向冬則凝為冰

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鈎仁義為餌投之江浮之

海萬物皆得

歷陽之都一夕成湖

越舫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鳥號弓溪子弩不能無絃而

射

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多赤地

令不時則多淫雨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心而患蚯蚓是

也食木者多力而炭焦是也食草者善走而患麋鹿

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蠶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

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

者智慧而天人是也

畫生者類父莫生者似母

勇士一人為三軍雄

意林 卷二 三六

意林 卷二 三七



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如鑿井譬羿請不死之藥于西

王母姮娥竊而食之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

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安知喜憎利害耶

天地雖大可以矩表知之星月之行可以律歷知之

倉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倉頡黃帝史臣也造文字則詐偽生故鬼哭也

今執政者薄德增刑有似執彈而欲來鳥揮稅而欲狎

犬揮稅也

木擊折軸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何也智有不

意林

卷二

三九

周

債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智能其事則為之者不難

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也

天下之物莫凶於溪毒良醫藏之有所用也草莽猶不

可棄况復人乎溪毒附

假與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假游而絕江

海譬智不任己才力

聖人之道

十圍之木能持千鈞之屋五寸之楫能制開闔之門非材有巨細所居要耳使孔墨為天下天下盡儒墨得其要也聖人之道若中衛置罇過者斟酌雖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衛罇通

慈父愛子聖王養民若火自熱若冰自寒性使然也及其用力類其功如失火舟中矣火同心救

車無三寸轄則不可馳戶無五寸楫則不可閉故君子

所須要也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焉情也

意林

卷二

三九

治國者若設網引其綱萬目張

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妨勇

虎豹以文彩來射猿狖以捷來刺故子路以勇死哀弘

以智困

治國者若張琴瑟大絃絀小絃絕絀音絀急也

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廣廈宏屋連閭通房人所安也鳥入之而憂深林藪薄

人入之而畏鳥入之則安深溪峭岸峻木尋枝猿狖所

樂人則慄也

翻暴丸於地圓者走澤方者處高

戴哀者聞歌而泣戴樂者見哭則笑強戚者雖哭不哀

強歡者雖笑不樂

芻狗土龍始成則衣以綺繡及其用畢則棄之土壤

事以謝過土龍事以請雨

稟道通物所為各異得道一也猶屠牛而烹其肉或甘

劑萬方本一牛也伐豫章或為棺槨或為梁柱亦一木

也

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音之主

意林

卷二

三

客有見子賤子賤曰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交

淺而言深是患藏本也語不稱名原作是反也賓答曰

望君而笑公也語不稱師通也交淺而言深忠也客一

體耳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此視之異也

待騷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有乘者待毛嬙西施而配

之則終身無家矣待古英俊而用之則無人矣驥千里

一日而通駑馬十駕旬日亦至猶人才不足專恃

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峻刑嚴法不可以禁奸

道德之論譬如日月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

不能改其處

趣舍禮俗猶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西家謂之東

扣門求火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貨薪湖上不鬻

魚者有餘也

叔向云不乘人之利不迫人之險

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三年不得見一至楚楚王悅之

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故大人之行不可掩以繩

未得歎者惟恐創少已得惟恐創多

古人婚禮不稱主人必稱父母兄弟案句是注文原辭作諸父兄弟

意林

卷二

三

不告瞽叟而娶非禮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非制禮

三十而家文王十六而生武王非法

治國有常利民為本政教有經令行為上苟利于民不

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常法度制令各因其宜變古

未可非循俗不足多百川異源皆歸於海百家異業皆

務於治

盲者行于道人謂左則左謂右則右過君子則得其平

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

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向而視不覩北方唯無向者無



所不通也

父溺則挽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死也

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楚人乘船遇風波至而恐死自投于水中非不貴生畏

死惑於畏死而反忘生也人之嗜慾亦復如此

溜水水足以溢壺榼江河不能滿漏卮

醉者趨江淮以為尋常之溝浍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閘

酒濁其神也

馬免人於難者死葬之以蓋蒙之以食牛有德於人葬

意林

卷二

三

之以大車

用兵之道示之以柔乘之以剛示之以弱乘之以強若

欲西者示之以東使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若鬼無

跡若水無創若電之激不可備也高城深池矢石如雨

廣澤平原白刃交接士卒爭先者為其賞信罰明也古

之善將者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軍通井

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石

所及之處所以同安危也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賊膠漆相抱不天下莫相

愛於冰炭冰炭相息水得炭則解故

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河不為莫乘而不

浮

人有嫁其女者教之曰慎無為善女問其故曰善尚不

為況不善乎

拘囹圄者患日長當死市者患日短

嫁女於消渴者夫死則言女妨案句參

狐白之羹天子被之為狐計者不如走萍

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

意林

卷二

五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

君子不容非類日月不應非氣

被羊裘而賃顧其事過也衣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

非禮為禮警駮而追狂人盜而與乞者竊簡寫法律蹲

踞誦詩書

馬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

畫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

同污無異塗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

狼衆則食人

郢人負屋棟其之車轂大雖可而長不足

孕婦見免則子缺脣

文公棄社席咎犯辭歸晉文公棄席之黑者捐故舊也故咎犯辭去

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赦而多活人其望赦同刑

罪異也

侏儒問天高於長人長人曰吾不知也曰爾去天近于

我也問事當問近者

郢人自賣其母而語買者曰此母老矣望善飭之此大

不義而欲為小義

意林

卷二

三五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悅於目梨橘棗栗不同

味皆調於口

一慕不足以見智一絀不足以見悲

遺腹子不思父無愛心也蔡原作無說於心也

湯沐具而蟻蝨相吊大厦成而鸞雀相賀

釣者靜之網者動之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道異得魚

一也

屠者食藿羹為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居狹廬

田中之水流入海附耳之語聞千里

中夏用姜至冬不去舉衣過水至陸不下此不知變也

鱗鮪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為被則宜為冠則穢案原非也注人

非也注人

山雲蒸柱礎潤茯苓抽兔絲死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鶴千歲極其樂蜂蟬朝生暮死亦盡其樂

林木茂而斧斤入質的張而弓矢集

明珠蚌之病也我之利也

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馭

意林

卷二

三五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

披蓑救火鑿澆止水乃益多也

狂人傷人莫之怨嬰兒嘗老莫之疾無心也

鴻鵠在卵也一指蔑之則破及其羽翅成也背負青天

膺摩赤霄蒲且子不能得也

戟以攻城鏡以照形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人得鏡則

以蓋危

堯八眉眉理八字也

楚人有烹狙召隣隣者以為狗羹食甚美後聞其狙據



地吐之未始知味也邯鄲有吹者託名李奇人爭學之

後知其非皆棄其曲未始知音也李奇趙之善音者

原蠶一歲再熟非不利也王法禁之為其殘葉離先稻

熟農人得之不以小利傷大獲也稻米落地而生曰雜稻

意林

卷二

三

意林卷二缺文 照宋刻補

鵲冠子三卷

烏鵲之巢可俯而窺麋鹿之居可招而係此在上者慈心

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曰子三人其孰最善扁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王孫子一卷

衛公重裘紫茵見負薪者而屢哭之問曰何故對曰雪下衣薄故失薪衛公顏色大懼乃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吾恐鄰國貪養賢以勝吾也

意林卷三

唐 扶也馬

總元曾撰編

鹽鐵論十卷

並是文學與大夫相難

善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

工不出則物用之商不出則寶貨絕

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溢欲

論作溪壑今本鹽鐵

亦作溪壑

宅近市則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力耕

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

蘇林

卷三

二

孔子能方不能圓故幾于黎丘

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

行遠者假于車濟江海者因于舟成名者因于資蘇林

此歐治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鐘而不能自作壺鼎

盤盂

香餌非不美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

玉屑滿篋不成其寶仲尼之門七十子去父母捐室家

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其亂愈滋猶玉屑滿篋也若

能安國利人甯須文辭者哉

有粟而不能食無益于饑覩賢而不能用無益于削  
歌者不期于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于麗辭而務  
在事實

公卿者四海之儀表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  
下有隨聖化之治

諸生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

林中多疾風富貴多殃言

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堅顏健舌或以致業

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

蘇林

卷三

二

吏道難案道難本作難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垂青綬擢銀龜

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

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之勞

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肌膚寒于外腹心疾于

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以仁義阻之道德塞之賢

人守之則莫能入也

秦法繁于秋荼網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偽並生

廢焚孔子問人不問馬賤畜貴人也秦法盜馬者死盜

牛者刑苛也



說苑二十卷

東風則靡而西西風則靡而東上之化下如風靡草

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左右曰此人不恭故得罪君王何

痛之禹曰堯民以堯為心今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故痛

之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山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耶

晏子曰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

是虎之室澤是蛇之穴何不祥也

晏子侍景公公朝寒請進煖食于寡人對曰嬰非廚養

之意社稷之臣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師曠曰日

暮豈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好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好

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者如炳燭之明豈不愈于

暗行乎公曰善哉

曾子衣敝而耕魯君使人致其下邑不受曰吾聞受人

者畏人與人者驕人安知君能不我驕我能不畏乎遂

不受

夫仕者身歸于君祿歸于親

忠臣不仕二君貞女不更二夫

居無垣牆人莫之毀傷行無防衛人莫之暴害此君子

之行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

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

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者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羣臣

返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以報莊

王

陽虎得罪于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

之意

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桃李

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

今以後擇人而樹之

夫政者無迎而拒無望而許

臨財莫如廉臨官莫如平廉平之守莫能攻

國不務大務得民心佐不務多務得賢俊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先生論寡人何好對曰古者所好

者四而王所好者三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

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

曰國無士耳若有寡人亦好之對曰驛駟騏驎本無王求之豹象之胎本無王求之毛嫱西施本無王求之而不求士何也

楊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左右曰居鄉三逐是不容于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于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君子者亂世所疎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用之作相

周公誡伯禽曰爾無以魯驕人衣成則缺社宮成則缺隅示不成也鬼神害滿也

意林

卷三

五

國有五寒凍不預馬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士而國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也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

魯有恭士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君問曰長年恭可以釋也對曰君子恭以成名小人恭以除刑一言不安尚有蹉跌一飯雖美尚有哽咽鴻飛于天矰者得之虎豹雖猛人食其肉譽人者少惡人者多得不恭乎

歲饑民疾疫不足患也大臣祿重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大患也

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豈無明君耶孔子不對何謂賢也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槌豈能發其聲乎

善夜居者不能早起盛于彼者衰于此長于左者短于右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口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

意林

卷三

六

丹所藏者赤漆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也飛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身也

積恩曰愛積愛曰仁積仁曰靈臺靈臺者積仁也神靈者天之本

晏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何以華國對曰德以華國不聞以妾與馬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殺羊之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君宜改也案原書無此句簡子曰君子服善

則益恭小人服善則益踞小人服善則益踞誤作踞



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子詩

新序三十卷 案隋唐志新序三十卷列說苑前宋時亡二十卷故崇文總目及宋志止

十卷今存馬氏所錄太畧當有闕佚舊本遂以連上不復標目誤

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案此蓋奏上

馬氏錄以弁首而今失之舊以曲彌高二節綴其下亦誤

曲彌高者和彌寡

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

楚丘先生年七十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

蘇林

卷三

七

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趁馬逐鹿搏虎吾即死矣何

暇老耶若使決嫌疑定猶豫吾即少也何老之有孟嘗

乃有愧色

魏王欲築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策操畚入

曰聞王欲為中天之臺願効力焉臣聞天去地一萬五

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百里基廣八千里盡

王之地不足以成臺址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

不足也又伐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

作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

有遺鄭相魚不受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惟嗜魚

故不受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反

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

者決之必能治阿矣子奇至阿鑄庫兵以作耕器出倉

廩以賑貧窮阿縣大治魏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

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揚雄撰李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晞顏之人亦顏之徒

蘇林

卷三

八

晞驥之馬亦驥之乘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媿若孔氏之門而用

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四重何謂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

好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幸

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媿

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

天可度則覆物淺矣地可測則載物薄矣

說天者莫辯乎易說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



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柳下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李仲元不屈其志

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太玄經十卷揚雄撰

鷺蹕于林懶入于泉案鷺音焦舊作鷹草誤古今韻注曰蹕音翠

鷓鴣在林吸彼衆禽案司馬光集注曰鷓鴣鷓鴣鳥吸怒也鷓鴣作鷓鴣吸作笑並訛

淮南王安多華少實案此下三節唯山川二句見續首餘並無

齊桓晉文之霸如日繼月

意林

卷三

九

孔子文足老君玄足案西漢尚無老君之稱疑非揚子本文或出虞注未可知也

山川藪澤萬物歸焉

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桓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無

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

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

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

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

圖王不成亦可以霸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

羽翮也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于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

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隨侯篋夜光未足喻也

伊呂良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羣臣勿用也

賢有五品謹勅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

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一作篤行廉平公理

意林

卷三

二

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

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竦峙一作踈于衆多

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

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

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

殷之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後何益于事何補于君

世有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踈遠多得道路而

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星目生

囊隨  
珠、誤  
侯



于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道中計塞成臯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沙以臨越守邊隅趨作望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衛望中死暴皆生也

文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王翁觀人五藏無損生人生人惡之殘酷也案王翁謂王葬以又不可稱公故也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諱曰人有以狐為狸以瑟為筮篋此非徒不知瑟與狐又不知狸與筮篋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

意林

卷三

十一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責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臯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慙自悔言之非也人皆

少丞相多彼賢人賢人之言益于德化也烏獸尚與之諱况于人手不宜發揚也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

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

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

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

畫水鏤冰與時消釋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

意林

卷三

十三

之者並至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聞東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嚼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駿相追銜尾至暮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優劣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遠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荅曰弗治治之

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左氏經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

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

意林

卷三

三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

以賢伐賢謂之煩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

所穿

揚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

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嘖曰伏習

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案道藏本亦作伏習象神伏

白神也今相承多用作習伏象神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

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

曲陽侯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却老之術君惠曰龜

稱三千歲鶴言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

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

民有終也

昔神農繼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

暮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歛

意林

卷三

十四

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禮琴者禁也

古者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

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

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濇箕子操其

聲濇以激

論衡二十七卷充王

操行有常賢任官無常過賢不賢才也過不過時也才

高行潔不可保以必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賤或同

操而異主伊尹箕子是也二人俱命世之臣伊尹遇成



湯作相箕子遇商紂作奴故知遇與不遇也

清受塵白受垢青繩所汙常在練素屈平潔白邑犬羣

吠吠所怪也

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斷王良之手惡彼勝己也

玉變作石石化作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取玉選

士者棄惡取善

命不可勉也智者歸之于天取富貴若鑿溝代薪鑿不

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亦有溝未成而過湛薪未多

而逢火

意林

卷三

十五

樂貧勝禍勉已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農夫力

耕得穀多商賈遠行得利深命富之人筋力自強命貴

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馬氣力自勁頭目蹄足自相副

魯城門朽頓欲頽孔子疾行而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

孔子曰吾惡其久也脫過壞則不幸

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一筐飯捐不食

墨家云人死無命儒家云人死有命歷陽之郡一宿化

成湖白起坑趙卒四十萬衆此並有命耶言命者曰命

當溺死故相聚于歷陽命當壓死故相聚于長平猶沛

公初起相工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人也人命繫于國

物命繫于人

相出入

齊人舒緩秦人慢易楚人促急燕人憇散四國之民更

張次公娶鄰巫女卜工曰女相當貴公後位至丞相乃

是次公亦貴遂與女相合也

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余謂天道難知假令有觸犯

者命凶之人也

意林

卷三

十六

按相黥布當先刑而後王衛青當封亞夫當餓死鄧通

當貧餓此骨節皮膚各異也

文王在母腹中便有四乳非長大修道德乃生也

后稷作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而弄石生而

堅蘭生而香生稟善氣長大乃成就也

蚊蟲不如牛馬之力牛馬困于蚊蟲有勢也十圍之牛

為牧豎所驅數仞之象為越僮所鈎無便也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聖人自

有種族堯與高祖安得是龍子也

宋景公有三善言獲二十一年燕丹執于秦天雨衆馬



生角祀梁妻哭城崩湯旱翦髮作牲致雨南陽卓公作  
緱氏令蝗蟲不入境孫叔敖埋兩頭蛇有陰德已上並  
云虛也

龍若遁逃在樹中為天所取則非神也若必有神則不  
應有龍肝豹胎故知水火相薄作雷龍聞雷聲即起而  
乘雲也

武王伐紂兵不血刃虛言也兵到牧野晨舉脂燭血流  
漂杵何謂不血刃耶漢誅王莽軍至漸臺血流沒趾用  
天下兵未有不血刃者也

意林

卷三

十七

紂糟丘酒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車行  
酒騎行尚百二十日為一夜按紂或是覆酒滂池于地  
因名作池釀酒積糟因名作丘以酒作池以車載酒以  
肉懸林因謂騎行尚男女裸而相逐林中奔走傳者惡  
之故言三千人實非也

町町若荆軻之問言秦王誅軻九族夷其一里一里皆  
滅故曰町町按秦雖無道不應盡誅軻里也始皇遊梁  
山宮見李斯車騎盛出怪之左右私告李斯斯損車騎  
始皇不知左右誰告止殺在傍者荆軻之里必不盡誅

之  
魯班刻木為飛三日不下為母作木車木人御之機關  
之發去而不還此恐不實

孔子遊說七十餘國按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跡  
于衛案原書有伐樹于宋不過十國

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言其不笑語豈得不見齒耶  
禽息碎首為百里奚于秦繆公恐是叩頭流血謂之碎  
首

意林

卷三

十八

祖伊諫紂云天下之人無不欲王亡者此增益也恐紂  
不懼耳若天下皆願紂亡即當時瓦解不應與周戰血  
流漂杵也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  
按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問則子貢何敢言勝  
孔子意者恐子貢凌顏淵故此問以抑之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其時作大夫乘三馬何不截而貸  
之作槨也作士之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舊館不賻  
未亂制葬子無槨實非法何重舊人之恩乃輕父子之  
禮不貨車以葬子豈不以貪官仕乎



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諫國與庶兄也  
豈得稱賢人乎案此似出刺孟篇而文  
異義亦未安疑有誤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不勝怒而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

絕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按共工

有力折山戰何不勝女媧能以石補天天審是玉石耶

天本以山作柱鼇足何能柱之鼇必長大則女媧不能

殺之必被其所殺案原無此句有云天去地甚  
雖長無及天者何能補

天門在西北地戶在東南地最下者揚兗二州洪水之

意林 卷三 十九

時二土最被水害案此即原書扶  
九太平御覽

天有日月辰星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案二句  
初學記引地理上向天文下向天地合氣而萬物生焉

天地夫婦也天南方高北方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

不見天之形若倚蓋蓋倚地則不能運懸之樹然後能

運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則不見非

滅也日亦如此

雲霧雨雪皆由地發不自天降夏則作霧冬則作霜溫

則作雨寒則作雪

才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逆窳驅馳日以巧

逆窳日以拙非才智不及狎習異也齊郡世刺繡恒女

無不能者襄邑能織錦恒女無不巧者目見而手狎也

朝廷之人幼稱幹吏者以朝廷作田畝以刀筆作耒耜

以文書作農桑猶家人子弟生長狎習具知曲折愈于

賓客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才不能分別

手中無錢而欲市貨貨主死不與之習中無學而欲求

仕猶無錢市貨不可得也

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

意林 卷三 二十一

見驥足不異眾馬之蹄躡平陸而馳千里方可知也

有人于此其智如源其德如山力不能自舉須人舉之

人莫之舉窳于閭巷無由達矣

器空無食饑者不顧胃虛無懷朝廷不御

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揚終傅毅之徒名芳文美無大用

也

夫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傳能奏

記者文人能精思著文結連篇章者鴻儒若劉子政父

子揚子雲桓君山之徒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班叔皮

則作雨寒則作雪

一書二下 丹黃參日車全書第 1 反E句

續太史公書百篇已上紀事詳悉讀者以謂甲以太史公作乙子孟堅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

適三百歲大如錢著七十歲生一莖此神物故生遲生亦長久賢儒在世猶靈著神龜也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肥不能堅極藥後榮強勁可作車軸

湍瀨迴沙轉石而大石不動者是石重而沙輕大儒俗吏同在世有如此也

上天之心在聖人之習其謹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安能知天

蘇林

卷三

三二

人在天地之間如蚤虱在衣裳之內若蟻蝶在巢穴之中

正朝占四方風從南來早從北來湛從東來疫從西來兵

秦將滅都門崩霍光將敗第牆亦壞杞梁之妻崩城何也

亡獵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則號呼而應人犬異類而相應者識其主也

東風至酒湛溢按酒味從酸東方木其味酸故酒湛溢

將有赦獄鑰動感應也

蠶合絲而商絃易新穀登而舊穀缺按子生而父母氣衰

釣者刻木作魚丹漆其身迎水浮之起水動作魚謂之真並來會聚土龍之事何得不能致雨劉子駿董仲舒說龍不盡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龍者亂有終也

少政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知孔子聖也

屈軼生于庭見佞人則指必若如此舜何用令皋陶陳

意林

卷三

三三

知人之術

堯湯水旱豈二聖政所致也天理歷數自然耳猶慈父治家亦不能使子孫皆孝也

瑯琊兒子明兄曾為饑人欲食弟自縛叩頭代兄饑人善其義皆舍之後兄卒養其孤過歲凶餓殺己子活兄

之子臨淮許君升一作叔亦餓殺己子全兄之孤

人貴鵠賤雞者謂鵠遠而雞近也畫工好畫上古之人不畫秦漢之士者重古也揚雄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其人並肩故賤其言也若揚子雲生周金匱



矣

武王伐紂大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赤長教言殷亡  
殷亡殷人見兒身赤謂是天神又言殷亡謂其必亡周  
人諱其事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也龍無雲

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

文章載人之行傳人之美豈徒調弄筆墨空馭英麗哉  
人所以生者精氣也能作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  
精氣亡骨肉化灰土何能作鬼耶

意林

卷三

三

若言死者無知聖人恐開不孝之門故不言死者無知  
其實無知也

諱舉五月子言不利父母按田文不害田嬰

礪刀井上恐墜井中又刀邊井刑字礪刀井上恐被刑  
人意也無偃寢為象尸也無以著相愛為不固也

子曰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愛憎白黑不由沐耳  
使媮母于日沐人能愛乎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白  
髮乎

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牛膊可以得兆何必著龜孔子曰

著者著也龜者舊也狐疑之事當問者舊著龜者未可  
神也取其名耳武王伐紂卜筮大凶太公推著蹈龜曰  
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

商家門不宜向南徵家門不宜向北堂盡南向何不擇  
也

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子  
自云秦皇上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秦皇  
果至沙丘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後仲舒論春  
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亡秦此孔子後知萬

意林

卷三

二四

世也吹律自知殷後此孔子前知千歲也

唐者蕩蕩也民無得而名焉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  
中也周者至也

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  
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

論衡者銓輕重立真偽非苟論文飾奇麗所以譏世俗  
也

王充會稽上虞人字仲任王充書形露易觀文語不與  
俗通石多玉寡寡者為珍龍少魚衆少者為神人有難

充書繁重如此充答云文泉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引  
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可貴充章和二年  
徙家避難歷年寢廢年漸七十時可懸與髮白齒落傳  
倫彌索貧無供養志不虞快乃作養性書六十篇

正論五卷崔元始

見信之臣括囊守祿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網縱  
弛于上智士伊鬱于下夫君政陵遲如乘敞車若能求  
巧工使葺理之折則接之緩則楔之可復新矣世主莫  
不願得尼軻以輔佐及得之未必珍也

意林

卷三

三三

夫貞一之士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邀名恥鄉原之  
譽絕比周之黨必待題其面曰魯仲尼鄒孟軻不可得  
也命世之士常抑于當時無不見思于後日以往揆來  
亦可容易

國王不成弊猶足霸國霸不成弊將如何

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農夫輟耒而彫鏤女  
工投杼而刺繡

上行下效然謂之教陳兵策于平安之世譬令未病者

服藥

昔人有慕讓財之名推田業與弟俄而貧乏反以威力  
就弟強貸此不當也

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士同類翕集而蛾附計士嘖  
歎而脅從黨成于下君孤于上

馬不素養難以追遠士不素簡難以趨急

葉公之好攘羊雖可發姦君子不貴也

國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無賞罰之君而欲世治猶不著梳櫛而求髮治不可得

意林

卷三

三六

也

術家曰冬榮者春必殺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

但掛壁

洗濯民心滯浣浮俗

潛夫論十卷王符字

仁義不能月昇財帛而欲日增余所惡也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已久矣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所以闇者偏信

南面之大務莫急于知賢知賢之近塗莫急于考功諺



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

欲知人將病不嗜食欲知國將亡不嗜賢也人非無嘉饑病不能食至于死國非無賢人君不能用故速亡理世不得真賢猶治病不得真藥治病當得真人參反得藥煎服之增劇非藥無效也

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病飽貴臣傷寵父母失于媚子人君過于驕臣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濯布以灰夫物固有以

意林

卷三

三三

醜治好也

先世欲赦先遣馬分行市里聽乎路隅咸云當赦是謂天赦遂乃施行

孝明帝嘗問曰今旦何故無上書者左右曰為反支日也帝曰民庶遠來詣闕不可奪其日使受章者無避反支此明王為民愛日也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同之排簾障風探沙擁河無益于事徒自弊耳猶不命大將掃除醜虜而州縣興兵不息也

扁鵲治病審閉結而通鬱滯虛者補之實者瀉之猶邊境犬羊不可久荒以開敵心

一宅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同姓相代或遷或免成康居之而興幽厲居之而衰吉凶興衰在人不由宅矣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

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人情也富貴人爭附之貧賤人爭去之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夫官人有桀跖之惡結駟過士士猶以為榮

意林

卷三

三八

況實有益乎處子有顏閔之賢被禍造門人猶以為辱況實有損乎故富貴易為客案今本作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阮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候謂之倨傲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贊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德此處子貧賤之苦酷也

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

君上治世案今本作上君撫世先其本後其末慎其心治其行

古訓著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二皇其一或云燧

人或云祝融或云女媧我又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未  
可知也  
姓或有因官因號因居因地者司馬司徒中行下軍因  
官也東門西都南宮北郭因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  
因地也  
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遊西海忘歸  
徐偃作亂造父御王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于趙  
因以得氏

意林

卷三

三九

意林卷三

意林卷四

唐法苑珠林

總三卷 撰編

風俗通三十一卷

序云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  
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之而生百里不同風千里不  
同俗周秦常以八月遣輜軒使者採異代方言藏之秘  
府及嬴氏之亡遺棄殆盡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閔  
翁孺者才有梗概與楊雄注續二十七年凡九千字張  
竦云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余雖不才敢比隆于斯人

意林

卷四

一一

神農者神信也農濃也其德濃厚若神五帝黃帝顓頊  
帝嘗堯舜也黃光也顓專也項信也嘗考也堯高也舜  
推也修原作循也言推德行修堯之緒三王禮號諡記  
曰夏禹殷湯周武王禹輔也湯昌也王往也言天下所  
歸往五伯春秋云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伯者白也  
長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伯者把也言其把持天  
下之政

按秦昭王太后始臨朝也

案此條上下當有缺文

牧守長不宜數易按尚書有考績孔子曰如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鄭子產從政三年民乃歌之賢聖尚須漸進況中才乎數易豈不紛錯道路也

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奴者頑劣婢者卑陋

里語云取官漫漫怨死者半昔在清平之世使明恕君

子哀矜折獄尚有怨言況在今時耶應助三國時人此當時語

光武車駕徙都洛陽載素簡紙經凡二千兩董卓盪覆

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十車于道遇雨分

半投棄卓又燒燭觀閣經籍盡作灰燼所有餘者或作

囊帳先王之道幾湮滅矣

意林

卷四

二

俗說有功得賜金者皆黃金也按孫子兵書日費千金

千金百萬錢也陳平問楚千金贈二疏金五十斤並黃

金也或云一金亦是一萬錢也

不養併生三子俗說似六畜妨父母按春秋國語越王

時民生二子與之籩生三子與之乳母遂滅強吳何害

之有

不舉父同月子俗云妨父按左傳魯桓公子與父同月

因名子同漢明帝亦與光武同月生

不宜歸生俗云令人衰按婦人好以女易他男故不許

歸

封泰山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

帝探得十八因倒讀之曰八十按岱宗封者立石高一

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

仁四方之內莫不師服刻石紀號著功績也其時武帝

已年四十七因何更得十八若言倒讀神無福矣余承

乏東嶽忝素六載數經祈祀咨問長老更上泰山者云

無金篋玉策探籌之事詳三錄

東方朔是太白精黃帝時作風后堯時作務成子後又

意林

卷四

三

生于越在越作范蠡在齊作鷓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

按朔滑稽之雄俗人因以怪語附之安得神耶

彭城相袁元服父伯楚作光祿卿于服中生子自謂年

長不孝莫大于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

作字按元服名賀母汝南人祖名京作侍中時安帝加

元服百官來賀垂出而孫兒生喜其嘉會因名作賀字

元服服父伯楚歷典三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勅子使

留葬無取汝母喪柩若亡者有知往來不難若無知只

為煩耳清高若此豈有服中生子而名作賀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十餘年不還叔漢作尚書郎有人告子方死于汝南即遣兄伯三往迎喪叔漢即發哀詔書賻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蒼梧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受虛妄罪靈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議曰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儕亡可製服也子方在遠人指其處不可驗也罪不可加馬詔書還錢復本官

案此下六條今缺

汝南張妙會杜士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士捶二十又懸足指士遂致死鮑昱決事云酒後相戲原其

意林

卷四

四

本心無賊害之意宜減死也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敝衣縑縷持刃割肉別有人帶青綬仿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乃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歆非類明矣豈得養他人子乎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一宿身死後產一男至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邴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與之

潁川有兄弟同居兩婦俱懷妊長婦數月胎傷不言知產期至俱臥產房候弟婦產得一男夜盜之因爭三年不決丞相黃霸殿前令以兒去兩母各十步叱兩婦令爭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弟婦恐傷放之長婦色

意林

卷四

五

喜弟婦愴然霸曰此弟婦子也即劾長婦果然伏罪

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縑到市賣之遇雨披之後有一人求庇廕一頭之地雨霽共爭之丞相薛宣決曰縑直數百何用紛紛遂中斷各與半續察之縑主稱冤不已後人有喜色宣知其情考而伏之

周公樂曰勺勺者斟酌先祖之道武王樂曰武武功定天下也舜樂曰韶韶者紹堯也堯樂曰大章章者彰也帝嘗樂曰五英英者華也劉向云商章也物成就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載芒角而生也宮者中也徵者祉



也物盛大而繁祉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聞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使人齊整而好禮聞徵聲使人隱惻而博愛聞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

琵琶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琵琶因以得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

易云利見大人大人與聖人其義一也案此下十條今缺

論語云君子上達賊孫統曰後有達者將在孔丘乎儒者區也別古今賢愚章帝時以賈逵為通儒時人語曰

意林

卷四

六

問事不休賈長頭

禮云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今呼權貴作長者非也

管子云先生施教弟子則之非知古之道是師者之稱諸生弟子學者非一故曰諸先生者當如醒學者譬如

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

祭酒禮云飲酒必祭尊其先也孫卿在齊最足老師故三稱祭酒

士詩云殷士膚敏髦士俊秀雅士博達烈士有不易之分處士隱居放言

易云師貞丈人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云杖德莫有信者其恩德可信杖也

禮云十尺曰丈成人之長也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弘教也故曰丈夫

論語云匹夫匹婦傳云一晝一夜成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言匹

夫人當龍變起不繫鄉里若止繫風俗見善不徒故謂之俗人

禮言簡不肖按生子鄙陋不似父母曰不肖今人謙辭亦曰不肖

意林

卷四

七

方言曰人不事事而放蕩謂之無賴不可恃賴也猶高祖謂太上皇云大人以臣無賴也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在道得溫疾過友人謝著鄰著拒不受至沒郡止客舍舍六七日諸生見恬轉

劇欲告汲令恬曰友人尚不相容汲令不相識告之何益死生命也不須醫藥諸生潛告汲令即汝南應融

聞之大驚至疾所泣曰伯休不世英才當作國家幹輔何乃默止客舍不遣人知融遂躬御而歸親自侍疾疾



漸損融謂伯休曰吉凶不諱憂怖交心已備凶具對之  
悲喜伯休停傳舍數十日遂去拜侍中尚書令又拜司  
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謝著不為公府所取

彭城孝廉張子矯議云若君臣不得相襲作名周穆王  
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莊王之子名胡此

下二條

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今年有茂才除蕭令五月到

官破日日入舍視事五月四府所表遷武陵令余為營

陵令正觸太歲主簿令余東北上余不從在事五月遷

意林

卷四

八

太山守

楚辭云風伯飛廉也按周禮祀風師箕星也主簸揚能

致風氣戊戌之神作風伯故丙戌日記于西北左傳云

按周禮雨師畢星也土中之衆莫若水故雨稱師丑之

神作雨師故己丑日記于東北

桓帝元嘉中京婦女作愁眉啼粧墜馬髻折腰步齟齬

笑愁眉者細而折啼粧者薄拭目下似啼痕墜馬髻側

在一邊折腰步足不任體齟齬笑若齒痛此事並出梁

冀傳曰趙王好大眉人間皆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皆

沒項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京師有胡服胡帳胡  
牀胡篋漢胡笛胡舞按董卓時胡兵填塞是也案此下

靈帝宮中遊西園駕四白駝躬自操轡公卿倣效價與  
馬齊

桓帝世謠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梁冀欲樹

幼主李固欲立清河王梁冀遂奏李固死于獄中曝屍

路邊如鈞梁冀如弦李固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一日生此董卓字也青青

意林

卷四

九

暴盛之貌

秦漢以來尊者號室作宮已前貴賤無別

按世本鮪作城郭城盛也郭大也

按天子有外屏令臣下屏氣息

苑苑同苑蘊也薪蒸之所蘊積

孫子云金城湯池而無粟者太公墨翟不能守之

郡者羣也左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始皇方

以郡監縣縣平也

傳舍按使者傳言乃得舍于傳也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按易傳上古之時草居露宿冬則山南夏則山北有恙  
蟲善與人作患故人平居曰無恙

城門失火禍及池魚俗說池與魚人姓字居近城門也

按城門失火取池水故魚皆死案藝文類聚引作城門  
失火延及其家仲焚燒死

獄自三王制肉刑始有獄夏曰下臺周曰囹圄令人思

警改惡獄字二犬守言無情狀犬亦得之囚字罪人置

諸國土故囚字從口中人罪字本從自辛苦憂之秦皇

意林

卷四

十一

謂臯字似皇故改作罪

會稽多淫祀家貧不得牛祀者死作牛鳴太守第五倫

嚴科絕之

桂陽太守李叔堅少時作州從事家有狗作人立叔堅

曰此狗喻人行何害叔堅作縣令解冠榻上狗戴之

而走叔堅曰此狗誤觸冠纓冠纓挂其耳矣犬復與人

竈前畜火隣里告之叔堅曰狗能畜火幸不煩人犬遂

暴死叔堅至大位

商君書四卷

夫有高人之行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  
螟螣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乏食今一人耕百人食  
有甚於螟螣矣

農者少而遊食衆遊食者衆則農怠農怠則治荒以強  
去弱者弱以弱去強者強

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腹若其心憂勞其四支竭

古者民叢生而羣處亂乃立君

蠹泉則木折隙大則墻壞不勝而生不敗而亡自古及

今未嘗有也

意林

卷四

十二

使見戰者如餓狼之見肉則可用矣

聖人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

阮子四卷

漁人張網于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于天下以制

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

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

不樹者死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凶無繅

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

高鳥相木而集智士擇土而翔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

正部十卷

案隋志正部論八卷後漢王逸撰

凡人矇矓冥學以啟志行以處身進于道則成君子非于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動陷惡而傷刑

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涅則黑

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

穿窬之徒不避腰領奔北之士不憚斧鉞

漢家窮天涯究地圻左湯谷右虞淵前炎楚後塞門祁

意林

卷四

十三

連以北黃山以南碣石以東合黎以西莫不襁負來貢

仲尼叙書上謂天談下謂民語兼該男女究其表裏

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

新書繁文而鮮用

玉符云

案文選注或問玉符答曰

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

如瀉漆此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典謨此人之符也

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獺羊水精曰罔象木精曰

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眾精潛藏

天以仙人曰子衆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聽

其天

若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翅而飛無口而語不可得也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逢風則仆

明刑審法憐民惠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諺曰政如水霜姦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

士緯十卷

此書...

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

意林

卷四

十三

絲俱生於蠶銅等出於石作繒則賤作錦則貴鑄鈴則

小鑄鐘則大

經漸車之水歷繞輪之沙雖跡高下不可論

凡水溫則成湯寒則成冰冰湯異氣而水性猶同蠶能

投練匪湯不綿人性推移蓋此比也

琴瑟張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

孟軻軀世事于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塗

若使南海無採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

于椒室美玉不佩于桂宮



通語八卷 案史傳及類書引之或云殷基或云殷興撰未可知也舊唐志又記為文禮

輪者車之跡楫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

毀彼者雷同而鴉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或問陳蕃忠乎答云單車作討賊之斧直階非亂世之

資知其忠不知其智也

才貴精學貴講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徐

幹庶幾也

抱朴子四十卷 外篇二十卷內篇二十卷

清膠芳體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意林

卷四

十四

班翟不能削石作芒針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

漢禁中起居注云李少君欲去武帝夢與同登嵩高山

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來云太一請少君帝曰

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死久之發看唯衣冠在

焉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瀉鉤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

光朱公所以鬱邑薛燭所以永歎猶人不學仙也

學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

召致蛇蟲聚合魚鼈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定遭亂有女四歲不能

行棄塚中以數月糧與之後三年乃還欲收葬之女猶

坐塚中問其故女曰糧盡以後見塚角有一物中頭吞

氣乃效之轉不復饑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遂食食飲初

小腹痛久乃習之

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扈以正時帝軒侯鳳鳴

以調律唐堯見蓂莢而知月

道能登虛躡影飲玉體食翠芝

彭祖云天上多尊官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

農夫得形弓以驅烏南夷得袞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

意林

卷四

十五

丹而不貴也

元君老君師也

石先生丹法取烏未生毛者以真丹和牛肉飼之長毛

羽赤色然之陰乾服之壽五百歲

朱草莖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

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

生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

世間

世人唯競飛蒼走黃依榮逐利

素顏紅膚惑其日清商流微亂其聽此真理之德也

龍淵以靡割常新斧斤以日用速散

寸蛸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蠋宛轉

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

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璞而惡荆山不知淵潭是明珠

所出荆山是和璧所生

方今士有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

意林

卷四

二六

景風起則裘籟息世道衰則奇士退

肉芝是萬歲蟾蜍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時取

之以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

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服之得仙

千歲蝙蝠白如雪住則倒懸腦重故也

千歲燕窠門向北

雲英雲珠雲液雲母雲沙服之用玉水

成帝獵于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生黑毛合圍取之絕

坑踰岸有如飛鳥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人關東賊

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垂當飢死有老翁令食松實遂

不復飢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二百許歲人將還

以穀食之毛稍脫落轉老而死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末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

得道聖人是黃老治世聖人是周孔三及

善園暴者謂之暴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暴聖人之名

彭祖自營佐堯歷夏至殷殷王遣宮女受房中之術有

驗乃欲殺之以絕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有人見

意林

卷四

十七

于流沙

里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

步去死轉近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

老君姓李名聃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眉五寸

住金樓玉堂

鷄舌香黃連乳汁治目中百病

諺云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貧

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如神符今用少驗



白石似玉姦佞似賢

鸞不掛網麟不墮穿

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穿舟以

息漏猛蒙以止沸不可得也

若使素士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脩業則游夏不足多矣

大厦既燒取水于滄海洪濤凌空伐舟于長川則不及矣

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蘇林

卷四

十六

高巖將隕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拘壞所遏

劍戟不長于縫緝可以割割牛馬雖鑽不可割割牛馬

而長于縫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

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鑿策當怒不怒姦臣為虎當

殺不殺大賊乃發

鑽端之火勺水可滅鵝卵未乳指掌可靡及其乘衝颺

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智勇不能制也

委營策而乘奔馬于險途捨柁櫓而泛輕舟于江海豈

不險哉

金丹不能浚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

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

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

高第良將怯如龜

諺曰古人欲達勤讀經今世圖官免治生

余謂朋友之交不宜浮雜面而不心揚雄所譏

明鏡舉則傾冠見義和照則曲影覺

蘇林

卷四

十九

周勃社稷之臣不能答錢穀之數

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藪之芳蕙自

非懸鑑誰能拔泥抽淪玉澄川擬沈珠

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

所憎清公姦慝之所警

文王之接呂望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立德之見孔

明器景未改而腹心以委矣貌望豐偉者不必賢形氣

彪悍者不必愚

伯喈識絕音之器于烟燼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于未

用之前

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

酒後體輕耳熱冠脫帶解避重者蓬轉而波偃整肅者

鹿踊而魚躍口訥者皆搖掌以譁聲不競者皆裨膳以

高發以九折同蟻封以呂梁同牛跡禁之彌極不可向

也君若畏酒如畏疾一作風憎醉如憎大一本無病則無

荒沈之咎矣

民有穴地而釀油囊懷酒者法輕利重安能令絕乎

管輅稱仰三斗而清辯綺聚揚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

蘇林

卷四

三

就

慕惡者如宵蟲之赴明燭學惡者如輕埃之應颺風

有斧無柯無如之何

以傾倚屈申者為妍媚以風格端嚴者為田舍豈不惑

也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黃卷

低眉屈膝趨事豪貴毛成翼長蟬蛻泉壤自乃軒昂此

卑碎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痛臥于道側蘭麝芬芳人皆美之鄰女慕

馬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

逢世所貴則蹇驢蒙龍駿之價

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

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觀而不可

動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

盾在前此行軍四時應天法也

太公云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意林

卷四

三

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

自鳴及焦器鳴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雨露濡衣裳者謂潤兵不需衣裳者謂泣軍軍兵太一

在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兵地生蟹者宜速移

余嘗問嵇生曰左太沖張茂先可謂通人乎君道答曰

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余聞班固云呂氏

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掩衆人之

目耶



閻官無情不得謂貞侶獨不欲不可謂廉

文王食子羹佯不知非甘也

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鈍以蜂蜂是神龍者非但不識

神龍亦不識蜂蜂案蜂蜂未聞太平御覽引之作蜥蜴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名

五嶺無冬頽之木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老君玉策曰松脂入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

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

炙鼓使鳴較絃令悲實使鼓速穿絃早絕一本鼓下磨有迷字

意林 卷四

刀殺馬立可驗也

蜂蜂窠作蠟水沫作浮石

落星垺謂吳時星落

汲冢書云黃帝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作黃帝之像

帥諸侯奉之

食鵠胎令人能夜書

河伯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著作河伯

鵠鬼吳景帝有疾召巫覡帝試之乃殺鵠埋于苑中架

小屋施牀帳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鵠不見

釋名

李本結生以下別為條

婦人也帝乃重之

獼猴鬼余友人膠永叔嘗養一大獼猴以鐵鎖鎖之于

牀間犬齧殺經百日許見鬼者云承塵上有獼猴被瘡

流血

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座上有一葛公與客談話又一葛

公迎來送去

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

潢汙也嵇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

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

意林 卷四

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

士文章之人也

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

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

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却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

陸猶比肩也不謂疎矣

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皆已滅絕唯託竹素者可謂世

寶羈鞍仁義纓鎖禮樂

補衡常云孔融荀彧強可與語餘人酒甕飯囊

上世之人冰霜結而不寒資糧絕而不饑

懶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牙必非膚寸之口

余友人玄伯先生以儒墨作城池以機神作干戈

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累遭火與籍盡

乃負笈徒步借書抄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

覆有字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蔽或廣衣大帶

或促身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時人或稱抱朴

之士因以著書名焉洪貧無僕童籬落不修常披榛出

意林

卷四

三四

門排草入室洪性不干犯官長不煩擾親族

嵇君道作廣州刺史表洪參軍乃非所樂利得避身于

南地也

洪年十五大作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弱冠尋覽殊不

稱意一時毀之

洪不圍碁博猶見人博奕了不觀之

意林卷四

意林卷五

唐扶風馬

總之撰

周生烈子五卷

序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

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誠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

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四逆不興則四順不昇

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穿誘麟伯樂相

馬取之于瘦聖人相士取之于疎

意林

卷五

二

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

理天綱杖八柄運元象撥眾有者天子也撫人物參天

意者三公也執分節事修理者士也

臨死修善于計已晚事迫乃歸于救已微

有階者易成基無因者難成時

鳩傳隼翼羔披豹皮類似質違表是裏非

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晚辭者主

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

矜賞若春重罰若秋行禮若水流教若水

意林卷五周生烈子五卷



讓一得百爭十失九

荀悅申鑒五卷

序云夫道本仁義五經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  
今又申之故曰申鑒

君臣親而有禮百官和而不同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  
一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臣爭盟大夫爭名此乖  
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  
也以割下作能附上作忠此叛國之風也小臣爭寵大  
臣爭權此害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內政行

意林

卷五

二

此亡國之風也

善禁者先禁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

三曰致武事四曰禁教案時事篇十九事三曰置上  
武之官十七曰禁教今此

有缺

秦之滅學也書朽于屋壁義絕于朝野

學聖不至聖可以盡生學壽不至壽可以盡命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

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有所聞矣

思唐虞于上世瞻仲尼于中古乃知小道者足羞也思

伯夷于首陽想四皓于高山乃知穢志者足恥也存張  
騫于西極念蘇武于朔方乃知懷安者足鄙也

仲長統昌言十卷

教化以禮義為宗禮義以典籍為本常道行于百世權  
宜用于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  
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

後嗣愚王見天下莫與之違奔其私情騁其邪欲君臣  
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蒙鄭衛之聲入則騁  
于婦人而不反出則馳于田弋而不還信任親愛寵貴

意林

卷五

三

后妃命移運去不自知也

建旗伐鼓高峰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鑿

法駕清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

董賢之于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

其繼嗣以丈夫宴接之歡自成膠漆也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官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

侍疾曰在天之內在人之外

一本曰作口案  
此節疑有訛缺

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閭閻一俗交游趨富貴



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  
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賤向  
盛背衰三可賤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與伴不言一也竊他人

之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

同于我者何必可愛異于我者何必可憎知足以立難

成之事能足以圖業句有缺文

附者不黨疎者不遺

意林 卷五

四

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

侯之宮美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淋

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

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

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

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

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

害

疏濯胸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污也道德

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以發

其光

幽間則攻人之所短會同則述人之所長負我者我又

加厚焉業天中記引此厚焉下有未有疑我者我又加

信焉難必相恤利必相及

事君不為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為人所信義未

至也

父母不好學業惡子孫學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士

惡子孫友之可違而交也

意林 卷五

五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

愛惡相攻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

嗽者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于臂長毛羽

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

北方寒而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蠶寒而飢則引日多

溫而飽則引日少

湯契後秦益後益即華陶子也

典論五卷帝文

堯崩舜避堯于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于陽城禹



崩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陰事見史記

如彼登山乃勤以求高如彼浮海乃勤以求遠惟心弗勤時亦靡克

應瑒云人生固有仁心答云在親曰孝施物曰仁仁者有事之實名非無事之虛稱善者道之母羣行之主序云佞邪穢政愛惡敗俗國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桓靈之際閻寺專命于上布衣積議于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

蘇林

卷五

六

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與朋黨

夷吾侈而鮑叔廉此其志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汚此其行不齊也

主與民有三求求其為己勞求其為己死求其為己生法者主之柄吏者民之命法欲簡而明吏欲公而平

詩刺艷妻書誡晨婦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曰將軍貴

人重其志節宜數涕泣示憂愁也若如此必加重馮氏

後每見術垂泣術果以謂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懸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未殯劉氏殺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復能寵之乃髡頭黑面以毀其容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受封其妻泣于內恐琰富貴更取妻妾

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受七勝中雅受六勝季雅受五勝又設大鉞于杖端有醉者輒以劍刺之驗其醉醒

蘇林

卷五

七

人形性同于庶類勞則早斃逸則晚死

余喜彈碁畧盡其巧少嘗作賦昔京師有東方安世張公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對之

太子篇序云余蒙隆寵忝當上嗣憂惶踧踖上疏自陳欲繁辭博稱則父子之間不文也欲畧言直說則喜懼之心不達也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言其難也

魏子十卷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子

則無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

人皆易華嶽以謂卑小故登之而摧傷難天以謂高大故不昇而無殃

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鑄常用而世輕之

古有弟子病師數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死

師非不仁弟子非無禮傷于數也

薄冰當白日聚毛過猛火雖欲遠害其勢不可

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失于本不可

意林

卷五

八

案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作未不可失也

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

苦躬一作窮富貴之梯階

仲尼無契券于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鏡照醜好

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

人物志三卷

劉邵案邵旁誌志從力釋文從尸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將羣者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

任子十卷名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

喜能歌舞怒能戰鬥

一人之智不如衆人之愚一目之察不如衆目之明

生于治長于治知世之所以治者君子也生于亂長于

亂知世之所以亂者君子也若不知治亂之所因者凡

民也

道德之懷民猶春陽之柔物履深冰而不寒結木條而

不折

意林

卷五

九

天之圓也不中規地之方也不中矩

山必有阜河必有曲江漢東流必有迴復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是以賢人直士常不容于世

登泰山見天下之大不察細微者視遠故也處高位知

人主之貴不卑卑賤者意滿故也

治己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累世一聖

是繼踵千里一賢是比肩

水可乾而不可奪濕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柔而不

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



諺云富不學奢而奢貧不學儉而儉人情皆然唯聖人能節之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躁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

神龍不處網罟之水鳳凰不翔罽羅之鄉賢人不入危國智者不輔亂君

蕭何守文法曹參務無苛相繼作相天下獲安

武帝輕人命重武功飾宮室厚賦斂土地益廣德惠彌

狹

意林

卷五

十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篤論四卷

杜恕篤論四卷

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致實性行莫過于鄉閭校才選能莫善于對策

陛下謂以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前世之稷契坐待後來之俊又可能治乎

杜氏始出帝堯在周為唐杜氏漢世有杜周杜欽杜篤

幾字伯侯魏書有傳幾長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察故名

幾字伯侯魏書有傳幾長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察故名

曰理少子恕字務伯

恕在河東坐臥恒避父住處恕子預字元凱晉書有傳

體論四卷

杜恕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

訾小故隨侯之珠不能無類

夫人臣猶如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漬汚焉而

不辭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

夫行者榮辱之卑白

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

意林

卷五

十二

至人之治也處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全之鄉載德

於不止之輿行令於無竭之倉使民於不爭之塗開法

於必得之方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

恕性疎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憂行喪

在禮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朝友人

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論議或黨甲苦乙所親或黨乙

諂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

傅子一百二十卷

杜恕

木大者發越小者敷揚土是人之母也故人有戀土之心

買隣人價貴宅宅可買隣不可得也

冠堯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堯也處市井之肆服君子之服在小人之中行賢哲之事猶夜行佩珠玉也亦灼然矣

蜘蛛作羅蜂之作窠其巧亦妙矣況復人乎

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人而無廉猶衣服之無殺食味之無酸醎

意林

卷五

十三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暮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

語曰士非璧也談者謂價耳談者之口猶愛憎之心

智慧多則引血氣如燈火之於脂膏炷大而明明則膏

消炷小而暗暗則膏息息則能長久也

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蒙恬築長城人不堪苦白骨山積乃有歌曰生男慎勿

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白骨相撐拄一作振柱

作黃金者是方士取草屑合金燒之故草屑燃金落下

太元經十四卷 梁國楊泉字德淵

怒如烈冬喜如溫春

鸞鵠鳳子養姓高峙隱耀深林不食滓穢

內清外濁弊衣裹玉

十里九坎牛馬低昂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強梁者亡掘強者折大健者跋大利者缺激氣成風湧

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化清經十卷

意林

卷五

十三

濁者不信淵之清而甘濯其濁矣

動則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將

文者且朴

鄒子一卷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蒺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

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

寡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

成敗志三卷

孫毓字仲業釋文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齊志晉汝南太守



又云長沙太守武帝歲問人有毛詩評左傳注等書又有七廟詳議見通典此云字仲蓋有脫誤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植也不學將落

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古今通論三卷 王嬰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州中有和羹鄉方三千里五嶽之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

意林

卷五

十四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者取其孳乳相生在於竹帛謂之書

中論六卷 徐偉長作任氏注

倚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矯首而徇飛不如修翼之必獲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

君子不卹年之將暮而憂志之有倦

道之於人甚簡且易不若採金攻玉涉艱難也

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材

君子相見非但興善將以攻惡惡不廢則善不興

療暑莫如親水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善釣者不易淵而徇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舜禹故小人貴明鑒君子尚至言

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教以理煩 數誤作教利口者如激風之至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不識曲直期于不窮務于必勝

辯者別也言其善分別事類非謂言辭捷給而凌善人也

意林

卷五

十五

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下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登高而建旗則所視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

旌色益明鐸聲遠長所託得地而況富貴施政令乎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

之不建而患其時之不至聖人之世不交遊也周道衰而交遊興古之交也近今

之交也遠古之交也求賢今之交也為名取士不由鄉黨考行不本閭閻多助者則稱賢才少愛

者則謂不肖

馬必待乘而後致遠醫必待使而後愈疾賢者待用而後興理

唐子十卷 名滂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滄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洞累學之功也

君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與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與則不可步

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而論人父子之義昆弟之節

意林

卷五

志

猶彎弓而自射也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植百枝生焉

或問齊桓晉文優劣唐子答曰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文兄而桓弟

大晉應期一舉席卷猶震霆摧枯千鈞壓卵無餘類矣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也

君子守真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恥幽垢之謗猶傷體毛耳

鷹隼羣飛風凰遠遊小人成列君子深藏

諺曰脂粉雖多醜面不加膏澤雖光不可潤草

古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形心短于自治故以禮自防

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昧案一本作寤易容

夫士有高世之名必有負俗之累有絕羣之節必嬰謗

嗤之患白骨擬象魚目似珠遠聽遠望無不亂也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如循環而運丸耳其兆不可見其端不可覺

意林

卷五

志

良將如山如淵人不知其感亦不知其歡

將勿離旗鼓師之耳目

暴至之榮智者不居守財不施謂之錢奴

佐鬪者傷預事者亡

秦子二卷

欲顯白于雪中馳光于日下不可得也

顏彥先難云有味如醯而不醉人其味如黍飲之則醉

何也秦子曰醉在小人不在君子吾欲錦中而絰表不

欲繡外而麻裏猶論者甯匱于辭不匱于理



遠難知者天近難知者人

因斧以得柯因柯以成用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一

仁則衆行之美備矣

鍼雖小入水則沈毛雖大入水則浮性自然也

梅子一卷

伊尹呂望傳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

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

身智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已來命世大賢其惟阮

先生乎 按其書晉人也

蕙林

卷五

十一

物理論十六卷

欲定天下而任小人者猶欲捕麋鹿而張兔罝不可得

也

忿聽焚衣其損多矣忿繫之熱案太平御覽引物理論

棄之所亦多矣語意亦通則然當為熱上增未字推甄而棄之損益多

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剝富強

以養貧弱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干將而礪鉛

刃也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

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

刑危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

也張倉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

人也名肉刑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

漢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殘人

之體而忍殺人故曰匹夫

蕙林

卷五

十一

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

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

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

曹義曰繫馴駒以終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民以輕刑

亦如此也

但知管子借耳于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

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子還母尸三男子于市

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履乘止立法令者亦



宜舉要

禮云繼父服齊衰傅子曰母捨已父更嫁他人舉已父

甚於兩絕天也案一本作與已父絕甚刊而夫也注云絕字舊誤在兩字下則是以天為夫字

耳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

妄進者若卵投石逃誅者若走赴深

暉若春華之並發馥若秋蘭之俱茂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言孝飽多饑少固非孝乎殺

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不可同之一日

意林

卷五

三

餓母也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

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

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

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

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

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烏獸而能言耳今有

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

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

而况遭窮者乎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

放皆不見本也

止響以聲逐影以形姦爭流蕩不知所止也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

徒也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滅也及

至火極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縱

火其下始皇燃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怒也

意林

卷五

三

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羸羊何隔憚哉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越滅吳已後乘輕舟遊五

湖王令人寫其狀恒朝禮之列仙傳云徐人也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傅說之後立字休奕子成字長虞

晉書有傳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班固

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

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非良史



也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  
割地利已天下譬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  
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難以事君君  
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

人皆知滌其器莫知洗其心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或云玄衡以善詩至宰

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

蕙林

卷五

三

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短喪是忘憂也

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於渭濱孰知

非殷之漁者過湯文武然後知其非也

面岐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或乘馬

或乘車而俱至秦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

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庖羲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之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

近者不可以度遠也

漢世賤輶車而今貴之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

謂之黻五彩謂之繡

始皇塚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即射之以人魚膏作

燭

逐兔之犬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

漢高祖度閭而網疎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

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亂以尚猛天下修法

而貴理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

蕙林

卷五

三

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

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國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

便而香則不信矣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

之珠而後珍則隨侯無明月之稱

始皇遠遊並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

今有鉛錫之鋌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鴛鴦之馬

雖造父駕之終不及飛兔絕景質鈍故也土不可作鐵

而可以作瓦

相者曰三亭九候定于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于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

光武鳳翔于南陽燕雀化作鷦鷯二漢之臣煥爛如三辰之附長天長平之卒磊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勢使然也

長人數丈身橫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變化何益於賢愚耶

豈有太一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匹婦之室

意林

卷五

五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鎮之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

馬先生綾機先生名鈞字衡天下之名巧也綾機本五十綜五十簞六十綜六十簞先生乃易十二簞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自能成陰陽無窮也

案一作猶自然成形陰陽無窮也

指南車見周官亦見鬼谷子先生作給事中與高堂隆秦朗爭指南車二子云古無此車記虛言耳先生曰爭虛空言不如試之效也言於明帝明

帝詔使作之車乃成

翻車先生居在京師城內有地作園而患無水可溉乃作翻車命童兒轉之其功百倍

辯上下者莫正乎位興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

世質則官少時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官一百殷有二百周有三百

意林

卷五

五

國典之墜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以譽取人則權勢移於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

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今人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邪

人之性如水馬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渟而清動之則流而濁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

龍舟整楫王良不能執也驥騄齊行越人不敢御也各



有所能

構大厦者先擇匠而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後定民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

入粟補吏是責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

天下之害莫害於女飾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

意林

卷五

五

服亦重四海之珍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鐫石作虎碑虎崇偽陳於三衢妨

功喪德異端並起撞亡秦之鍾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

豈不難哉

賞不避疎賤罰不避親貴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

定位而卑不敢逾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

法既成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

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

事遠之唯恐不速

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也

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

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淄川傾山病從

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

意林

卷五

五

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不

憎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

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

衝者摧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

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癰畫

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

陸田者命懸於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

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

天地合而通焉

人之涉也譬如奕棊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

此海昌周耕厓先生廣業校本也書名下詳注撰人

姓氏爵里及著書大略其書今存者逐條備注篇

名取便覆檢後附逸文五條嘉興李君金湖過孫

鈔自先生門人查康齋余從李君借校惜第三卷

全缺第二卷缺六十條第五卷缺一百一十一條李君

意林

卷五

三

即取聚珍本補之聞先生哲詞紀君熟常能守

樞書必有全本吳日當假以補錄其第六卷登第

二卷鵝冠子二條王孫子一條李君從家選樓先生

借鈔選樓照宋本補耕厓先生未之見也選樓有

意林異刺取古籍中所引諸子之逸者補馬氏所

未備稿藏橫河許氏燬于火遂不傳道光戊子

八月七日遠孫校意林畢并識卷尾

意林卷五

意林逸文

鵝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孰最善

扁鵲云長兄神眎故名不聞家仲兄神毫毛故名

不出門臣針人血振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世賢

錦類注萬花谷後集

神農稽首再拜問于太一小子曰鑿井而出泉五

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含咀男女吳利子識其父

曾聞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之

使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

名國皇字人老老人出現其方長生長生死眾曜

同先神農從其嘗藥以致人命路史後記炎帝紀

袁准正書太歲在酉乞滌得酒太歲在己販妻鬻

子則知災祥祥有自然之理總元之注蘇詩引馬

叔敖作期思陂而荆土用贍天中記政類引意林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

腹女惡蛾眉士惡勝已由來尚矣天中記蘭類引

右計五條皆今本所闕者路史注一則尤為古

奧惜羅氏失記書名不知僕射從何錄出也意



林在明世已非完帙故天中記所載率與廖本相同而亦有兩條絕異者此必別有依據自惟固陋不能博考先就所見集之片甲亦虬龍片甲鳳之一毛也俟該學者重為增益焉

馬總意林闕目敘

唐馬總因梁庾仲容子鈔作意林其列名及戴叔倫序稱總字元會唐書本傳作會元誤也總歷任方鎮終戶部尚書贈右僕射見本傳成書時官大理評事見戴序陳振孫以為總後仕至大理評事誤也戴序作于貞元二年云裁成三軸明年柳伯存序云六卷又云其本且日編錄所取先務于經濟次存作者之意蓋初稿甚略旋增廣之唐志作一卷一蓋六之誤宋時著錄作三卷其初稿本乎抑合并之乎今世流

意林

傳以道藏五卷本為稍舊惜殘闕不完以目錄校之卷二莊子後有鶡冠子王孫子今本鶡冠子全闕而所載王孫子皆莊子雜篇也卷三說苑後有新序今本新序全闕卷五次序與目錄俱到不符又中論傳子物理論三家文皆彙越以物理論為傳子以傳子為中論以傳子中論為物理論有數十條皆錯者有半句在此半句在彼者蓋由所據本破爛零落隨手黏聯勻分五卷實則原書六卷今本不足四卷也以高似孫子略校之王逸正部後當有牟子一家未卷

當有蔣濟萬機論至筆墨法三十七家今僅存原書十分之六耳總所見諸子亡者大半斷圭殘壁足供攷訂之資因據家本莊子中論及各書所引物理論傳子移歸原所并補目錄之闕別為一卷附道藏本後其餘謄脫尚多讀者自能互證得之嘉慶乙亥歲季冬月烏程嚴可均

意林闕目

卷之二

鷓冠子三卷在錄無書後

意林

王孫子一卷在鷓冠子後有錄無書其所載皆莊子雜篇非王孫子也

卷之三

新序三十卷在說苑後有錄無書

卷之四

牟子一卷有融錄闕書關高似孫子略在王選正部十卷後

卷之五

傅子一百二十卷、唐子十卷

秦子二卷、梅子一卷

物理論十六卷、太元經十四卷

化清經十卷

成敗志三卷

中論六卷記上十一家符中論物理論傳子三家為一相存越今皆本校正別

鄒子一卷

卷之六

蔣濟萬機論八卷

譙周五教志五卷

陸景典語十卷

鍾會芻蕘論五卷

張儼默記三卷

王孫子一卷在鷓冠子後有錄無書其所載皆莊子雜篇非王孫子也

卷之三

新序三十卷在說苑後有錄無書

卷之四

牟子一卷有融錄闕書關高似孫子略在王選正部十卷後

卷之五

傅子一百二十卷、唐子十卷

秦子二卷、梅子一卷

物理論十六卷、太元經十四卷



化清經十卷

鄒子一卷

成敗志三卷

古今通論三卷

中論六卷記上十一家有錄有書而書與錄次

五相傳越今皆本校正列

卷之六

蔣濟萬機論八卷

譙周法訓八卷

譙周五教志五卷

顧譚新語二卷按隋志十二卷

此當有誤

鍾會芻蕘論五卷

陸景典語十卷

張儼默記三卷

意林

裴玄新言五卷

袁準正書二十五卷

袁準正論二十卷

蘇子八卷蘇彥

桓範世要論十卷

陸子十卷陸雲

夏侯湛新論十卷

張顯析言十卷析

虞喜志林二十四卷

顧子十卷顧夷

諸葛子一卷諸葛恪按

陳子要言十四卷

符子十一卷符朗

神農本草經六卷

吳普本草經六卷

相牛經一卷

相馬經二卷

相鶴經一卷

周髀三卷

司馬兵法三卷

孫子兵法三卷

黃石公記三卷上略

汜勝之書二卷

夢書十五卷

貝書十卷

淮南萬畢術一卷

九章算術三卷

張華博物志十卷

戴凱之竹譜一卷

筆墨法論已上三十七家高似孫子略有之在中

其本非高似孫子略有之在中

年子一林目錄始全

意林





曾子妻將適市兒隨啼謂兒曰吾還與汝殺犬妻  
還曾子援弓將射犬妻曰向與兒戲乎曾子曰教  
化始于童昏若之何其以訓耶

正論十九卷 袁 字耀卿

鷓抱鼠而仰號恐鷓鷯之奪己

蘇子十八卷 名滄衛人也

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碎  
腹女惡蛾眉士惡多口由來尚矣周之管蔡秦之  
趙高其惡何比吾欲比之狗馬狗馬能致遠伏狩  
吾欲比之虎豹虎豹則君子愛其文章吾欲比之  
蝮蛇蝮蛇則療偏枯之疾吾欲比之鳩鳥鳩鳥又  
能去公子牙而安魯國惟有青蠅蒼鼠覆國殘家  
可比

世要十卷 桓範字元則魏大司農

加脂粉則嫫母進蒙不潔則西施屏今學亦如此  
學之脂粉亦厚矣

伐一樹除一苗猶先耆可伐而除之况害人而不  
詳審也

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君子能修善而未必遇  
小人不能修善未必不遇  
中才之人知隨年長事以學增故年長則知廣疑缺  
則見博

陸子十卷 名雲字士龍晉人

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入便之無如之何物動而  
聲已將形而行迹以絲在木而音和絲在繡而服  
美神觸物而機駭情遭變而思易

新論十卷 夏侯湛字孝若晉散騎常侍

爪生于肉去爪而肉不知髮生于皮去髮而皮不  
知萬物之在天地同爪髮之在身體皆統于神明  
不可亂也擇才而官之則明主不出不肖之臣擇  
主而事之則君子不事昏闇之主

析言十卷 張頴

被仁義作府庫食道德作梨棗古人有言君不稽  
古無以承天臣不稽古無以事君始皇李斯是已

幽求子二十卷 杜荀字 晉國子祭酒

凡人既飽而后輕食既煖而後輕衣服臨觴念感

則旨酒失甘對饗思哀則嘉簡易味

裹以嚴霜見愛葛以當暑見親

玉以石辨白以黑昭故好醜相招

從山林猶朝廷猶飛鴻之與雞鶩

獵者嗜肉不多于獵者及其凌崗巒超溪壑而育

遺身之志耳

于子十卷名寶字令升

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弃室而洒雨者不過濡

身勢弱于己則虎步而凌之勢強于己則獵行而

事之此姦雄之才也亦且小人

新論十卷華譯字令恩仕晉

干雲之枝不育于邱垤之巔徑寸之珠不產于滄

汙之渚

志林二十四卷唐達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棄一葉世人皆能知

之

孫子十二卷名辭字興公仕晉

教之治性猶藥之治病疾若倒懸而求藥于崑崙

之山是身後也

大光明乎天燈燭何施矣時雨濡乎地溉灌何用

馬朱門之家鬼守其闕多藏之室人窺其牆

義記十卷名爽

衣煖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百姓之飢非人也

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借六合之耳

以聽則八表之音可聞

國無道而尸大位可恥也國有道而有抱關擊柝

亦恥也

遊女見人悅之則自謂逾于西施桀紂見人尊之

則自謂過於禹湯

登高使人意遠臨深使人志清

諸葛子一卷

縱盜飲酒非翦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萌

要言十四卷

食穀而鄙田衣帛而笑蠶豈不惑耶

符子二十卷名朗

水生于石未有居山而溺者火生于木未有抱木

夫經道者聖道也  
者皆體道然後  
空在形骸之外游  
神氣後聖化  
之而故寂然不動  
而萬物為我則地  
然五氣而心機為  
我道  
本記二十四引  
華譯自論



而焦者

神農本草六卷

稽首再拜問于太一小子曰自鑿井出泉五味煎

查查浦新開云

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

意林引相貝經

太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耶

不若作者請初

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門最良日月行之名曰

學記始知為啟助

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泉曜同光神

農乃從而嘗藥以救人命

相牛經一卷 寧成

相馬經二卷 伯樂

相鶴經一卷 浮邱公

司馬兵法三卷 穰苴

國雖大戰必亡天下雖平天下亦危古者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入軍則軍亂軍容入國則

國亂順命上賞犯令上戮

孫子兵法十卷 名武

黃石公記三卷

與衆好生者靡不成與衆同惡者靡不傾四民用

虛國家無儲四民用足國家安樂

汜勝之書二卷

相貝經一卷 琴高

淮南萬畢術一卷

首澤浮針取頭中垢塞針孔置水中則浮燒角入

山則虎豹自遠惡其息也

取大鏡高懸置水盆于其下則見四鄰矣取沸湯

置瓮中密以新練沈中三日成冰取鴻毛練囊貯

之可以渡江不溺

馬好齒人取蠶蠶塗其上唇即差

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者取一丸

置舌下以含之令人不醉

博物志十一卷 張華字茂先

竹譜一卷 戴凱之

筆墨法一卷 韋仲將

筆用羊青作心名曰羊柱以兔毫衣羊青使中心

高並去其穢毛使毛不髯如也

新序三十卷

五教五卷 譙周

周髀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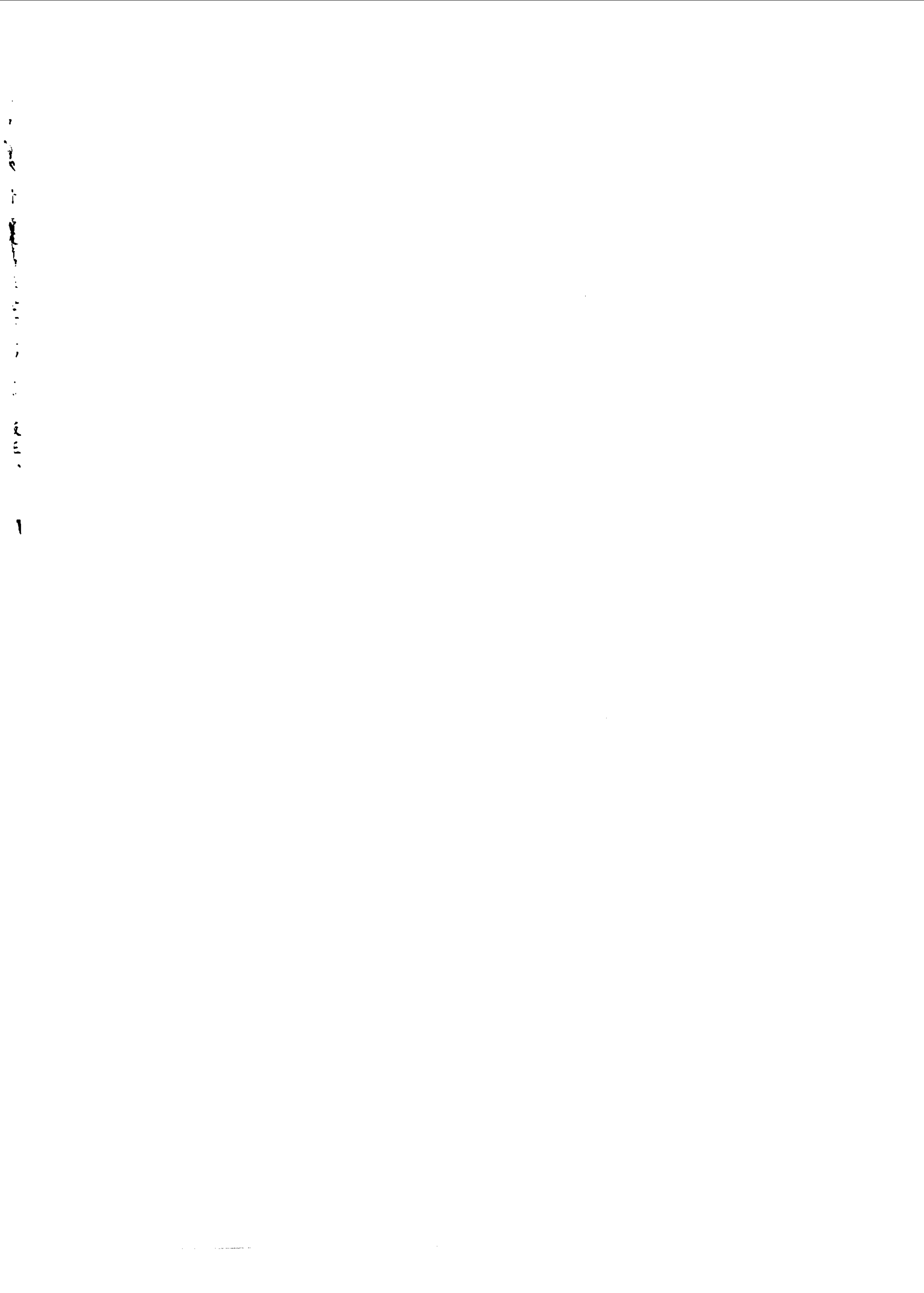
夢書十卷

九章算術十卷

嘉慶辛未文三月假汪選樓抄本錄於澄江試院

卷二補二家本有目無文卷六全補共四十二家內有目無文十三家勤園先生所採逸文畧見于此惟袁準正書太成在百一條此轉失去大都宋本亦不全矣此從選樓抄得成完壁實為可寶惜周先生未見也嘉慶丙子四月金澗又識





辨致新收松江韓氏鈔本一帙其首一種為澄懷  
錄余適藏有嘉靖百川高氏鈔本因此帙相付屬  
為對勘留凡紫者移月未暇著筆仲春二月天氣  
始和賜堂杏林正設余以清明上冢兼為止第越凡  
履勘瑩城遂載書入山晨夕無事偶得展卷凡留  
清水院者六百留萬壽山者二日遂亦藏事訂正  
訛失一百六十餘字補奪文一則寒一短卷之中而所得  
至多可云意外之獲矣原書自韓氏外別無印記惟  
書名上標芝秀堂鈔四字自屬明人所寫字法尚  
上雅而竟收誤滿紙意其沿襲惡鈔陋刻未加考證  
耳余今出古涿高儒家儒本武弁而富藏書有百川  
書目行世然其寫本乃絕少流傳余無意得之市中  
意其罕見為珍豈料文字佳勝乃過流俗萬  
耶校畢爰識數語願與辨致共參之  
歲在乙亥三月之望藏園老人傅增湘書

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宗少文語也東萊翁用以名書蓋取會心以  
濟勝非直事游觀也惟胸中自有丘壑然後知人境之勝體用之  
妙不在茲乎余夙好游幾自貽戚晚雖憊創而煙霞痼之不可鍼  
砭每聞一泉一石奇一景趣異未嘗不躍然喜欣然往愛之者警以  
囊事則悚然懼慨然歎曰人生能消幾兩履司馬子長豈直以遊  
獲天哉因檢古今高勝翁所未錄者附於卷末名之曰澄懷亦高  
山景行之意也近世陳德公緝遊志然不過追古人之陳迹非此之  
謂也嘗別續為一書云三齊周密公謹父書於浩然齋



芝秀堂鈔澄懷錄

齊人周密公謹父輯

王摩詰輞川與裴迪書云比涉灞水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  
淪連與月上下寒山遠大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豺村墟夜  
春後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表昔携手賦詩步  
仄徑臨清溪也當待春中艸木蔓發春山可望輕脩出水白鷗矯  
翼露濕青鳥半來隴朝雉斯樂不遠倘能從我哉

江南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嘗蓄一石磬尺餘以沉香  
節安柄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教聲  
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暉陽友磬為泗濱友南華  
經為心友湘竹榻為夢友

自江之南衡廬為大其他皆培塿耳不獨江之南天下無此二山乃  
天地開設古今賢聖之宅衡周圍七八百里廬周圍二百餘里其  
間更無民田一皆寺觀故一方之勝甲冠天下然衡山林木茂而水  
少廬山林木不及衡而水多且復附近中州游息之士所當先焉  
嘗思之每一寺為留十日比其匝二山身已老矣顧視塵世是何直  
窮居荒涼艸封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  
把荷鍾泐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對木行歌坐釣望  
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死無戚者睹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  
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 柳州

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  
一曲志願畢矣 純文書

宋文帝與蕭繡思詔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使思詔於石  
上弹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當有松石間意

謝諫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  
飲者惟有皓月

素紫領丹陽尹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  
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紫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  
竹所嘯咏自得

晉張天錫敦宴園池祭酒索商上疏諫之天錫答曰吾非好行有  
得也觀朝祭則敬才秀之士觀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  
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連聽  
風則思凶狡之徒若演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對如髮白鳥點畫社鼓在半夜酒餘倚老  
松坐怪石散潮聲起於月外 杜牧

每登高丘涉遠谷延留燕坐見懸崖瀑流壽木垂蘿閱遠幽寂  
之處終日忘返 杜牧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有少趣坡前  
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於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  
觀之坡顧坐客曰莫看殺我否



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島邪已而思  
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  
島者復益永於地芥浮於水螳附於芥茫然不知所際濟少焉水  
涸螳即往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萬

坡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sub>林佳</sub>低處飯畢每  
客一舟令隊長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  
棧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別燭以歸城中  
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之盛事也

僕居中陶稼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餘徐步清風獵獵未黍  
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平曠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之句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  
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與之書亦不  
答自幸庶幾免矣<sub>並跋</sub>

臨臯亭下八十餘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  
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sub>道隱亭</sub>  
紹聖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與幼子過游白水佛迹院浴於湯也熱甚其  
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處輒為潭深  
者絕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  
十所謂佛迹也莫歸倒行觀山燒大甚僂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

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  
頽然不復其寐<sub>遊白水並跋</sub>

蘇復湖云余每讀蘇州詩漢鴈未重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  
然以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四十年前夢了不可得豈兼葭菼蒼蒼無三湘  
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兼葭菼蒼蒼無三湘  
七澤之壯雲蓬煙艇無風播障馬之奇乎抑吾老矣壯懷銷落塵  
土空沒而無少日煙霞之想也慶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  
州之句於壁使予隱几靜神對游八極之表耳

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山皆流水所至決與松石相亂王欽臣  
詩云有錢須買王官谷流水聲中過一生

李約人品高妙好古喜山水嘗得蕭子雲飛白扇字歸洛陽私  
第作蕭齋以藏又嘗得古鏡一片聲甚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多月  
夜獨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酌酒達旦亦能煎茶嘗云  
茶須緩火炙活水煎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茶器不倦奉使陝州  
至峽石縣東愛其渠水清流遂旬日忘返

韋表微曰爵祿磨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抵鏡擄白眉游少  
年間取一班半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陶通明脫朝服掛神虎門上表辭祿隱居茅山自號華陽隱居後徧  
游名山多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不已謂門人曰吾見未門廣廈  
雖識其華樂而欲往之心望大巖嶽大澤知難久止自常欲就之永明



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今日之事乎

昔人以冷泉未及其妙因如小亭其上然冷然水光潏然山翠以故去者過半余以謂不必加工但去其疣贅者斯善也如明鏡中而續畫非不美好所以為清明者逝矣拂拭舊賢舊觀復還

廬阜只亦讀書少休必到山中與遊者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大者雖近逐游夏可也呂居仁

逸少為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帝自言吾嘗留卒以樂死然欲一時岷嶺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游放之樂自是生

難必之事况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温公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憇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自作序曰游山錄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嶮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

非有先生云養壽命之士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樂而忘死矣

种放少時與其母隱終南山結草茆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後生多從之學得其束脩以自給嘗著家書十卷既就徵其母志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米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

入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研焚之与放特居窮僻人迹罕至富鄭公云去宅居山水之人其別有五有貧以樵釣為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德自矜託名高尚而沽聘命者有遭喪亂怖禍以避世者有賢而不能用退伏著書者是五者處山水則一其所趨則異也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書琴尊以自娛踰月不述公門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閣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椀釀足以消憂尊指魚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珎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蘇子美

江山清華有可嘆嗟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撫然半山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又多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賴士適自郊居未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故曰楚人自知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曾中無他念雲頭挾扇投一芝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亦涼天持國為許昌守多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以郡事委僚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人也曾存之嘗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年切安得如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欲待可飲者而後往吾之樂無幾而春亦不再待也



晏元獻喜賓客每有佳客必留二人設一空案一椀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教行之後按上已粲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遍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之有也

元獻守南都王琪君玉時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為府僉判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宿為倫公適無命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催開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月果出遂相與樂飲達旦

許洵好遊山澤而體便陟涉以為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溫公謂文與可襟韻瀟灑如晴雪秋月塵埃不到

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筋南都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以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危人斫松江鱸以廬山康王谷水烹管坑閩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快也侯鯖錄

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蓮蒲弋於高以追鳧雁之高下緡於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采月遺氣埃之溷濁此吾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南堂詩老拾記

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騎乃得平地以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之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

髮或側徑鉤出不測之溪上比石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者其溪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土不見首尾水行其際間或衝縮螺絲或逶走傍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鍊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者故便利大毫毛輒破溺維其土長川若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道山寺記

張文潛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廟初出北門始辨天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濼水或流多鷓鴣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洪覺範云予久不見表直忽得其詩想見岸憤醉坐如行野渡春色

益於淳濃中自有一種清純氣味多遇勝日有好懷袖手戲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若薛落然後為已物張子韶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氣酒之襲人觀之者已覺心自頓快况處其間豈不意愛心賞子韶

太醫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簾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棋爵客來煮茗傳酒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須主皆忘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適自山中未是時著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三更後始解刺三更遂洞徹澄爽月色



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意甚蕭然。注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閑飲酒歌呼雜以蕭鼓計人皆以得極所欲為至樂然不過有狂藥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

縉雲南峰之東有崇真道院謂之小僊都一日可往返乃乘開月微雪過之時儼已窮夫迂折行山峽中兩旁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瀨導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攪天寒聞谷中號聲風輒自上下雪橫至擊面僕夫却立幾不得前既至山愈險雪愈猛流盃急奔溪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得倚附其最大者亦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後俗呼石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首擁鼻仰視神觀偉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盡白不能辨道

索酒飲無有然松明半車僅得過今日一談尚洒然也

景脩為余言往昔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溶銀旁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窸窣皆有光微風動湖水光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凄然而寒索衣無有以空米囊後其背謂平生得此無幾五為作詩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惟得題詩無俗氣十年肝膈湛清輝 未破  
松石磊落昂藏似北孔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枵腹秀洋似謝安石栢奇峻堅瘦似李元膺  
黃氣清潤天無片雲霞覆流葉竹老翳月光與竹聽鏗相照射激流及

衣裾不覺至夜分乃歸

平望震澤間東有泊宅村相傳為張志和所居湖水平闊望之渺然澄澈空曠四旁無甚山遇景物明霽見風帆往來如飛鳥水天上一色予每過之為徘徊不忍去 已上並葉少蘊

茂叔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山水遇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澹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下用其平生所安樂者媿水而成名曰瀟溪 元稹

游吳山脩然獨坐望海門二峰隱然如天開潮來喧如瀉天潢大船高檣往來出沒如汎天槎又嘗游仙都偃卧小舟仰觀天柱石純潔光潤如琢本末齊一高插雲漢可五千尺其傍數石或如海舟檣或如大帝折

皆且千餘尺其四岩穴栢者岩絲深窈然如屋屋踰水者擊之有聲蓬然如鼙鼓夫觀錢唐江潮猶猛夫之肝膽決裂義士之怒髮衝冠觀仙都天柱猶直臣之氣不撓不折拓地擎天為是而來游而慨慕者幾何人至謂西湖所謂水樂洞者泉激溜如琴蹄石累拳如飯沙游者駢肩累迹噴水嘆至有游而後游者何也移小智而忘大功樂為人偽者味天賦也州鞋道人善談理趣吳人從遊山遇之得其教詩云君來遊山頗見好景不茲山景趣多豈暇徧觀但可意着眼熟者得熟時他人見不到處為君凡山居者先須識道若未識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不見其道故心境未通觸物成壅則藪藪長林我、律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水石嶒崢風枝蕭索藤蘿紫絳雲霧氤氳迥足資其喧擾耳 永嘉神師



長松怪石下墮落不下二三十里鳥道懸崖涉水於州莽間數四左

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草舍燕處其間蘭菊藝之臨

水時種梅桃相月春風日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

水釀村酒而飲之案有雜書莊凋太玄楚辭黃庭陰符楞嚴圓覺

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看激湍鑿澄潭步

危橋坐茂對探幽壑登高峯顧不樂而死乎仲止

遊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其隆樓傑閣之以吞光景而納江湖已

而過山行草對蕊荷輕窓窈窕經行之地皆雅潔幽深如造高

人隱士之廬者至忘歸不知雄威移而為清勝也汪孝事何氏書堂記

其意以為世之有聲有色者未有不爭而得亦未有不終於磨滅

者惟山水之娛人無事於爭且庶幾可以長存也同上

張牧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

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一及不見怒罵相踵不顧也或以

少漫即余獨喜與古人意合林敏脩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乘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聲美色

松竹迷道庭花合圍公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宿送日月於林

蔭中凡故疇新畝原假進退抱膝長嘯婚嫁有無皆落莫况惚

若夢中事惟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淡麪美若薇為語儒佛二

氏所以離合者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矣

已上五筆正則

澄懷錄卷下

齊人周密公謹父輯

泊舟桐廬郡津舟下一更初惡風暴至山川震動大木盡拔急雨

如傾江水湧激大浪高於岸芻之屋冒雨登岸宿民家屋搖動欲

飛去瓦聲珊珊空中相擊墮至天明然後已移泊津亭望江外群山

天色昏曠濛濛中有不可見不一瞬間煙開雲霽峰岫層出重疊秀

潤若未嘗有雲物風雨也因嘆曰偉哉造物之功乃能如此沈明遠

林屋洞天太湖龍窟也土民云欲雨時洞口出雲如饋餉其前嘉木

一本重若幢蓋繁陰下覆石色凝紺可愛嵌岩如欲落徑漸暗窄

匍匐二三丈復空闊如龕過行無礙大鍾垂崖側色比玉叩之聲如銅

其右惟石擊二鼓敲擊如單又詰曲勢稍却四邊石鋒森如戈矛不

可觸下皆青泥突過若龜背不容着脚俯伏捫索乃得進謂之龍

檻跨檻迤邐曰隔凡洞遙見雙石扉半開半闔中屹立大柱如輪藏

心瑩淨圓直若巧匠斲削而成即真詰及色山志所載林屋玉柱

也其下神龍居之謂玉柱可通天下名山洞府雖在千里外瞬息可

到也洪景廬遊林屋

趙承之致和中與姜君實同為岱嶽之遊先至岱嶽觀大小水簾

遂登黃峴自是山益奇路益峻深岩邃谷應谷不暇至龍口泉出

石縫間其寒凝冰其甘天成非世俗飴蜜可比是夕月望登十八盤

絕頂自山俯視見木陰如盤亭於霄漢之表俄聞窸窣有人行



聲趙心動曰山中暮夜安得此設邪左右曰去此數百步有菴居道人非恠也亟呼之不應則又曰此間有酒請與道人飲之語未絕左右呼笑曰應矣有頃即至延坐問之則密州張景岩也年五十餘居泰山七八年鬚髮黑漆語言純直飲教行探懷出茯苓松華數種薦酒茯苓出地未久藟如粉而甘松華清以鹽芳辛可凌歌道家曲數闕飄有出世間意酒盡穿東嶺而登道中月明可教毛髮既而歸卧夜未艾二人夙興攬衣寒甚扶縵披氈而出方行數十步道人已俟於中路矣至日觀峰曉色未分有赤光發於極望之東道人曰未也是陽輝之先至者須臾輟影四出眩晃騰射含規一綫隱然於青冥霄雷之中既而大明赫然湧出恍如車輪萬里直上光耀所燭東極滄海時山下陰翳尚未辨色因邀客至菴環其內皆素儲藥趙曰松根茯苓與夫黃精紫參皆君所厭飲者頗嘗得異草靈芝不死之藥乎道人色變曰吾昨日登明月峯絕壁獲紫芝一本維吾弟不知也子何自知之遂取以遺之趙因命其菴為采芝菴崔唐臣聞人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登第崔憮然曰罷舉澹乎自持有遺物離形立於獨之意其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偕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坐窓下蓋崔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况味曰初倒篋中恰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給意所欲往則從之初無定止簾是衣食而已不求有餘雖云泛梗飄蓬君愈於應舉竟官時也二公遂與歸不可但扣官居坊曲所在日

當往見臨別憫而去明日自局中還各覩崔留刺於是再訪舟次則不知所在矣歸說刺子其末有紅書一絕云集德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按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並洪景盧建炎三年八月一日自百合口汎舟順流歸竹山是日午過蒲溪中流望微玉山嶄然出雲氣外舟行踰十里江執百折而茲山常在岨旁行未幾山益峻水益隘草對峻鬱舟人曰將入峽矣謂載人無譁或有老獼猴從山頂隊飛石也峽口兩山皆自水中拔起教百仞壁立如削岩石奇詭無主撮土諦觀初若一山類有物中斷之令水流其間者兩山之間相去不十丈自始入至出闊隘如一若有有意而為之者對從山石上生色紺綠異於凡時有絳葉飛墮潭中恍然非塵世有也船少轉水繞山且教文從石下過舟有大舍籠十教楹屋水洶出龕壁後土人名曰魚陀云每歲三月有魚數萬斤自陀中出不知其潛通何許也魚陀下不數舉棹有洞在山腹去水面數十丈斬絕不可至土人攬蔓而上持火入洞中行三丈餘不敢復前意其有神仙或蛟龍居之惜舟過時已晚不得一窺洞口也俄而山漸低水增闊波濤復湧汨於亂石間頃史已出峽矣大抵自穰谷口而上至微水發源處土人均謂之峽江而自上而下者過微王山下長灘為入峽自下而上者過穰谷上九澗洞為入峽江大抵多湍瀨客過而覆舟者十二西峽中獨無有水安流若鏡萬象墮水中毫髮可了仰視天正碧如匹練掛峰頂是時秋已中山間高爽如平地重陽時微陽被岩岫眾形鮮潔秋蟬歎鳴



樹間使人殆有遙舉意云

余別石湖歸吳盟雪後夜過垂虹嘗賦詩云笠澤茫茫鴈影微玉峰重疊護雲衣長橋寂莫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後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結朴翁自對禹固載詣梁溪道經吳淞山寒天迥雲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漁夫朔吹涼卮酒不能支朴翁以衾自纏猶相與行吟因賦交將策蓐波一葉松雨之詞云吳亮幸

丙午八日余客長洲別駕之觀政堂下曲沼西負古垣有盧橘幽篁一徑深曲穿迤而南官梅數十株如耕如菽或紅破白露枝影扶疎着屐蒼苔細石間野興橫生亟命駕登定玉臺亂相流入麓山湘雲低昂烟波容與興盡悲來醉吟成調

余客武陵湖北憲治在馬古城野水高木參天余與三友日蕩舟其間薄荷花而飲意幽閑不類人境秋水且涸荷花出地寸文因列坐其上不見日清風徐來綠雲自動間於疎處窺見游人畫舫亦一樂也

甲寅春余與俞商卿遊西湖觀梅於孤山之兩村玉雪照映吹香薄人已而商卿歸吳與余獨未則山橫春煙新柳被水游人容與飛花中悵然有懷作詞守之並竟幸

過雪竇坐錦鏡亭上徐徹三板水則大至怒濤迎雷凌駕震盪去蜺萬數嗟吼層出真天下奇觀也始惟見寒莎野卉紛駭相應少焉覺兩崖石壁亦為之低昂不已此非親過其上深曠而駐觀者不足以知此也大方雪竇真

澄懷錄 卷下

淳熙己亥中秋至先至能自越未溪下石湖縱舟所如忘路遠近約略在洞庭垂虹之間天容水光鏡湖一色四維上下與月光際風露溫美如春始和醉夢飄然不知夜如月其惟有東方大星欲度蓬背自後不復記憶坐客或有能賦之者張子震馬少伊鄭公玉章齊元容也范至能淳熙己亥重九與客自閭門汎舟經橫塘宿霧一白垂欲雨至絳雲橋氣翳豁然晴日滿空風景閒美無不與人意會四郊刈熟露積如絳垣田家婦子着新衣略有節物掛颿溯越未溪潦收淵澄如行玻璃地上菱華雖瘦尚可采撷權石湖扣紫荊坐千岩觀下菊葉中大金錢一種已爛熳穠香正午熏入酒盃不待犇飲已有醉意其傍丹桂一畝皆盛開多夾枝芳氣尤不可耐携壺度石梁登姑蘇後臺躋攀勇往謝去中與第杖石稜草滑皆若飛步山頂正平有均堂薛石可列坐相傳為吳故宮間室別館所在其前湖光接松陵獨見孤塔之夫少北點墨螺為崑山其後四山競秀縈青叢碧與洞庭林屋相賓大約目力踰百里其屋高林遠之勝始余使虜是日過燕山館嘗賦水調首句云萬里漢家使後每自知桂林云萬里漢都護成都云萬里橋邊客明年徘徊藥市頗羨倦遊不復再賦但有詩云年來厭把三邊酒此去休戰萬里詞今者幸獲歸故國偕鄉曲三子酬酢佳節於鄉山之上乃後用舊韻首句云萬里吳船泊歸訪菊蘇秋日前

僕初入廬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游可



惟深山裏人識故侯既而晒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玉山若無素  
塞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游杳靄間  
如今不是夢真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  
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講求詩因作絕  
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請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  
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其為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  
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長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  
嶺側成峯到處青山了不問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  
山詩盡於此矣

出南原西門諸峰橫陳瀑布中馮十餘里至開元寺漱玉亭觀石柱

東坡題名其上即石橋又其上添水落為龍潭回觀信堂即南唐  
元宗少年書堂也古碑一空魯直院記偶存尔寺之東山別有小瀑  
號馬尾泉南訪歸宗寺由簡寂觀路口以迂僻不果入度馬溪橋酌一  
滴泉躡支徑過水磴循溪源有大池其土則石鏡窟間別刻魯直三  
大字曠黑不能視溪上直紫霄峰鉄塔在焉寺今在輪峰上霄峰  
之下上霄者秦始皇漢武帝所登也謂右軍塑像墨池又有鵝池恐偽  
南山至此已八九尚有康王觀谷簾泉石一二十里間遂轉北入江州  
界矣隔路別峰號黃龍是為湯泉次日暮食至嵩杉院上散珠亭  
即滴翠亭也觀仁宗飛白及錢易王隨王欽若王瞻章得象送僧  
太超詩過樞賢十餘里至三峽橋蘇黃門所記殆非夸詞下視橋

柱余靖元絳皆刻姓名自此行石衢至玉淵亭澗水披石陡落匪為龍  
湫雪濺雷吼不減三峽又數十步乃至寺山林陰翳棟宇零落至五老亭  
古碑多燼於太祖無擇愛堂銘獨存按記寶曆初李渤捨宅為寺開  
教里間有楞伽折桂諸小院楞伽乃李公擇山房有其墨竹出栖賢行十  
里得官道入羅漢院惟藏殿高如舊內外皆石柱刻龍繞之月元廬山

開元路口教里別徑入簡寂觀宋陸靜修故居也其房有岳廟煉丹井  
深三尺酌訖至觀中觀在白雲峰下其間一峰獨秀曰紫霄其北有屏  
風山其前雞籠山觀門有朝真閣殿前有禮斗石刻道藏銅天尊象  
石磬白雲棲西澗懸瀑落於廡前甜苦筍間歲一生過度仙橋許堅  
瞰衣石在澗中觀連理封澗史至先天觀祥符觀數百步即歸宗寺

道中多三將軍祠自歸宗登山八里則紫霄峰上有錢浮面九級藏舍  
利遠望如枯木而晉梵僧邪舍亦有墳在其側謝景先亭堂乃杏林  
故地即董奉所植者記言後峰石室中有夏禹刻字百餘入小路訪  
栗里求醉石仰視飛瀑披大石而下甚為奇觀石有坳處俗云陶公  
枕痕也訪謝康樂徑臺次至黃龍靈泉院湯泉自若又十五里至康王  
景德觀對天柱峰倚凌雲峰其西有四菴一院相去不遠夜宿山月  
軒下臨大溪簾水所注也終夜如大風雨聲次早同道士喬大如和渡溪入  
谷五里至舊觀基又半里至龍泉院又十里至董氏草屋跡食畢望簾  
而進此陸羽茶徑第一水也夏倚記言過石磴路甚危馬道懸崖  
其下即澗壑又草木蒙密須盡荒去乃能徐步亦有平石可坐教人正与



簾對過此則大石散亂不可行余跳躍其間從者皆為逼簾濺沫  
人如霧雨毛髮凜然水初束於石峽勢猶未廣既而散布傾瀉維谷  
流水縮猶為十餘派聞山後乃開先路豈非山半同源耶谷中若用  
兩壯夫挾山輜則可代步然屢涉溪流春夏漲溢亦未易進也去觀  
五里至荆林市是為山北江州境大風人不能立脯時至圓通崇勝祥  
院過古佛塔步至唐院風甚或云山中有夙穴故多風登至東亭  
觀李後主及昭惠后畫像訪清音亭石渠二百五十丈尚無恙早  
謂圓通殿出門望馬耳峰過甘泉市至七里岡飯廣福菴之前即  
石門澗也訪尊勝菴下有石高數丈長如之中若割裁可過三人  
謂之石門相傳古有僧誦尊勝呪而石門菴對仙步峰至保寧菴  
三面皆山其南石柱峰在焉此三菴皆沿石門澗激水磴茶資其利次  
度橋上雙龍菴謂錦繡澗及菴傍之水也過此直上天池凡五里兩傍  
通謂之錦繡谷蓋春時山花盛開望之如錦繡路峻甚多三四都為  
亭以憩凡五亭第一亭跨澗頗雄偉至半山有道人草菴在錦繡峰下  
其傍為竹林隱寺或聞鐘鼓聲路愈峻每數十步即回視江淮無  
遁形第四亭有大石凌虛而出可坐十人一日千里平視一峰上有巧  
石至天池院號曰龍潭登文殊亭觀西天僧金拈持像及貝多葉梵  
書解文佛牙謂隆禪師塔其傍即定心石其前為十賢臺至主傳  
塔洞視空澗又非第四亭而上可比東西二林厯之在眼有九九峰柳比  
聲折如堵此登眺最佳處也稍前至佛手岩雪花滿對岩石空洞不

止容百人下有泉水岩上五峯如指因號佛手岩自岩二三里度小  
溪至大林寺黃昏歸天池禮文殊求燈閃鑠合離或在淮南或在  
近嶺高者天半低者掠地山中著預花類胡蝶又有萬年松羅漢  
線菩薩石次早下山由石門澗出官路稍前岳家市自此可上化城  
過香谷入西林寺慧水道場也流水瀧循塔除賞說不能去半僧掃  
書寺額佛像獨被冠纓次至東林晉慧遠法師道場寺前有廡門市  
虎溪在寺門外寺最為古利今惟白蓮池經藏院白公草堂基在  
玉澗明皇劉象舍利塔魯公題名虎跑泉五杉閣聰明泉尚存余志  
止矣樓閣華煥宛如仙宮訪遠公塔照覺佛海二塔登五百羅漢閣  
二里至廣福院本大明公廟姓匡名續字君孝自殷周之際隱此山  
因以名山或云匡俗漢人封越廬君故曰廬山次至太平興國宮氣象磅  
華劉越石高三四人植地中宮倚聖治安亭正殿惟採訪使者象其後  
本宮殿後有雲無心堂臨流水可凌至清虛道人菴側有泉曰神泉  
次早至雲漢菴趨太一宮即蓮華寺也地蓮花峰下宣和封井  
元真人觀中種杏前殿一株最大復有種杏軒五里至祥智院進至寶  
岩院過雲慶菴寶積菴去江州二十餘里上吳章鎮春分江東  
西路界使見五老峰至昭德觀真諱言此為第八詠真洞天正倚香爐  
峰次早登採訪使者閣望五老峰屏風疊下臨相思澗廬阜之甲觀  
也為題其榜曰雲錦閣取太白諺也五老茅二峰即獅子峰山無草木曉日  
照之殆如赤城奇姿巧勢尤不可狀龍潭在觀後水作琉璃色其中數丈



正黑蓋洞天門過永福菴疊石菴北背即五老峰乃几案間物次度石橋至折桂院因李逢吉得名登惠濟塔有紫雲軒次至解空院谷源菴雪室菴淨妙院儼然如造仙境回望如畫圖每至一穴山勢輒不同造物之靈盡藏也次至承天白鶴觀唐劉沅成故唐杉園二文過三峽橋為卧龍之遊初過中興菴寶慶菴上偃臺即祖教院卧龍新菴過舊菴泂澗乃至匡蒼之下怒瀑滌擊高十餘丈又與九華雪潭爭相雄長望五乳峰甚近香積院在其下至幽邃菴馮京嘗讀書於此度溪至上塔大竹成林的飛錫泉登環翠閣下山至栖賢過五老玉淵二亭山水孤老眼而之類夫次曉後澗過百藥灘道人於此栖藥度茅岡至明真危院登凌霄岩在平地奇石如岩過喝石旁有石屏可愛望宮亭湖橫出而揚瀾左里左右相對落星僅如葉舟回路入揚仙院倚朱砂峰李公擇藏書洞在東偏元豐以後留題皆在有東坡山房碑崇德君黑布在鍾閣公擇妹魚直母也門外即上天池大林路觀玉淵澗水極其雄壯再過三峽橋下為陸子泉沈錫大書廬山二字入高遠景德寺至葛杉院上滴翠亭三里入開元登漱玉亭澗中石舍雲母詔招隱泉路口有被雲亭古梅揚亭四會亭回望山色奇甚紫霄峰劍之眾峰之間鉄塔僅如一線昔樂天絕匡廬寺秀甲於天下誠非虛語余今自南而北與陳今舉山記相反故問津多誤然記中奇特處十得六七其當路者遊迂曲者略異時再以旬日窮探極覽可使無餘蘊矣子元重遊廬山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廬山親見於春秋史記孟子諸書舜之遺迹蓋至于今可攷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尤以筆墨相高往之多清臞雄放警絕之辭與山川稱放翁當其年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因游嵩山自穎陽歸莫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好懷忽於煙霏中有車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造厨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府雪事簡無遽歸也即氏州見錄

朱希真在嘉禾吾嘗與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煙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推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所謂落濟川者室中壁間懸琴阮咸之類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簾間有珍禽皆目所未觀室中籃盃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吹銅笛過伊川可想見其放浪云

右放翁陸太史所云亦可為澄懷一則  
乙亥三月初二日宿萬壽山宿雲菴下開校至清明節終卷  
葦園老人識





左傳

一慙不忍而終身欺乎

論語孔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

又曰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又曰

君子無所爭

又曰

君子矜而不爭

顏子

犯而不校

戒子路曰

齒剛則折舌柔則存柔必勝剛弱必勝強好鬪必傷好勇必亡百行之本忍之為上

老子曰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

又曰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又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又曰

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荀子曰

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蘭相如曰

兩虎共鬪勢不俱生

晉衛玠

嘗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又曰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終身無言愠之色

細過掩匿

曹參為國相舍後園近吏舍日夜飲呼吏患之引參遊園幸

國相召按之乃反獨悵坐飲亦歌呼相應見人細過則掩匿

蓋覆

醉飽之過不過吐嘔

忍經

丙吉為相馭吏頻醉西曹詰罪之吉曰以醉飽之過斥人欲

令安歸乎不過吐嘔丞相車茵西曹第忍之

記上取履

張良亡匿嘗從容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

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忍下取履因跪

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矣

出跨下

韓信好帶長劍市中有一少年辱之曰君帶長劍能殺人乎

若能殺人可殺我也若不能殺我從我跨下過韓信遂屈身

從跨下過漢高祖任為大將軍信嘗市中少年語之曰汝昔

年數我今日可欺我乎少年乞命信免其罪與之一劾官也

泉寒仄



韓安國為梁內史坐法在獄中被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寒  
灰亦有燃否田甲曰寒灰僅燃我即尿其上於後安國得釋  
放任梁州刺史獄吏田甲驚走安國曰若走九族誅之若不  
走赦其罪田甲遂見安國安國曰寒灰今日燃汝何不尿其  
上田甲惶懼安國赦其罪又與田甲亭尉之官

誣金

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  
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亡金郎大慙以此稱  
為長者

誣袴

陳重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袴去主疑重所取重  
不自申說而袴以償

美汚朝衣

劉寬仁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之趨朝裝畢使  
婢捧衣美觀汚朝衣寬神色不變徐謂婢曰美爛汝手耶

認牛

劉寬為司徒人有走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不爭辯默解與之  
步行而歸後數日主得牛乃懸送謝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  
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認馬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里故舊對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  
欣焉嘗出有人認其馬茂心知其謬嘿解與之他日馬主別  
得亡者乃送馬謝之茂世不好爭如此

雞肋不足以當尊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撻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  
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

唾面自乾

婁師德深況有度量其弟為代州刺史將行師德曰吾備位  
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  
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其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愛師德愀然  
曰此所以為吾愛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  
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五世同居

張全翁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并州過其舍召  
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太宗以  
為然

九世同居

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臨幸其家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  
子流涕遂賜練帛

置怨結權

李泌竇參器李吉甫之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刺  
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  
既至置怨與結權人器重其量

鞭壞不加罪

裴行儉常賜馬及珍鞍令吏私馳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  
招還云不加罪

萬事之中忍字為上

唐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



於憚愧之屬以緇畫為之明皇知其進字非時引謂曰卿  
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矣曰臣聞聖帝必斷  
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盤碎色不少吝

裴行儉初平都支選副獲獲寶不賞番首將士願觀焉行儉  
因宴編出示坐者有碼磁盤二尺文彩碧然軍吏趨跌盤碎  
惶懼叩頭流血行儉笑曰尔非故也色不少吝  
不忍按

許國師為相州刺史以寬治部有受賂者國師不忍按其人  
自媿後修飭更為廉士  
遂以自免  
唐夢師德澤沉有度量人有忤已遂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

李昭德偕行公紀德素直且頭不戴冠昭德避之悲曰為田舍  
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

盛德所容  
狄仁傑未輔政妻語德德之在也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  
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夢公盛德我為所容乃知吾不  
逮遠矣

合治匪瑕  
晉陳騫沈厚有智謀少有度量其培匪瑕所在存續  
未嘗見喜怒

唐賈耽自朝歸第按對客容終日無倦家人近習未嘗見其  
喜怒之色古之淳樸君子何以加焉  
語侵不恨

杜衍曰今之在位者多異其人小節是誠不恕也衍歷知州  
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不職者委之以事使不暇商不  
謹者諭以禍福不必繩以法也范仲淹嘗與衍論事異同至  
以語侵杜衍衍不為恨

釋盜遺布  
陳寔字仲弓為大丘長有人伏梁上寔見呼其子訓之曰夫  
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然上君子是矣俄聞自投地  
伏罪寔曰觀君形狀非惡人應由貧困乃遺布二端令改過  
之後更無盜

愍寒架橋  
淮南孔曼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  
是改其涉水冰寒為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每

射牛無怪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醉嘗射殺弘駕車牛弘還  
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  
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白若讀書  
不輟

代錢不言  
陳重字景公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  
日至請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即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  
曰非我之為當有同姓名者然不言惠

認承不爭  
曹節素仁厚鄰人有失豕者與節豕相似詣門認之節不與  
爭後所失豕自還鄰人大慚遂所認豕并謝節笑而受之

認承不爭  
曹節素仁厚鄰人有失豕者與節豕相似詣門認之節不與  
爭後所失豕自還鄰人大慚遂所認豕并謝節笑而受之



鼓琴不問

趙陽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携一琴一龜坐則弄龜  
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台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  
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唯得忠恕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  
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  
曰人雖至孝至愛及則則離有則則離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  
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益可忠直

王太尉且為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不計於上前布太尉專  
理其政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善夫彼談知惡太尉曰理

國當無臣在

下無所隱益

見其意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上由萊公賢太尉  
酒流蒲路

王文正公

弟傲不可訓一日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  
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怒自外入見酒流又蒲路不  
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  
不言

不形於言

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  
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詔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  
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  
謂公曰此中習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

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而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  
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未嘗峻折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  
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非毀反已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  
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  
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已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  
其如何

辭和氣平

九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  
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歛頷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委曲彌縫

王沂公

曾再蓋大名代陳亮澄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指而  
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  
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視之歎曰王公宜其  
為宰相我之量弗及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  
其隱也

詆短避謝

傳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佳印馬獻書歷叙其短李遜  
謝曰後舉家當得詳覽平生遂發詔隨公馬後守言曰居  
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又妨賢路豈不愧於心乎  
公但於馬上陳墮再三日遂求退以王上未賜允然無忤也



直為受之

呂正獻公著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

服公有量

王武恭公德用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敗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

寬大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

有言公於朝者

朝者朝廷遣中使洛希誠眉實察之也公一日在子家語子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較為傳言者耳希誠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歸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呵辱自隱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助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驅不知其為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容物不校

傅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寔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端其且假貸償之久之鈎致

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如此

德量過人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投刀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搢額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

眾服公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釧為菴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

而舉手釧墜於地眾服公之量

還居不追直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孫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弟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公居而不追其直此皆人情之所難者

持燭燃鬚

宋丞相魏國公韓琦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之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顧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笞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

物成設有時數

魏國公韓琦鎮大名日有人獻玉杯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



得之表裏無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白金奉之尤為寶玩每  
開宴召客將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杯其上一日召漕使且  
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杯俱碎坐客皆愕  
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  
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  
公寬厚之德不已

罵如不聞

富文忠公少者有罵者如不聞人曰他罵汝公曰恐罵他人  
又告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  
佯為不聞

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室有朝士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參  
政耶蒙正佯為不聞既而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

忍經

十二

曰若一知其姓名終身便不能忘不知不聞也

罵殊自若

狄武襄公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威敏酒有劉易者亦與坐  
易素疎悍見優人以儒為戲乃勃然曰驟卒乃敢如此詬罵  
武襄不絕口擲樽而起武襄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  
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

為同列斥

王吉為添差都監從征劉旰言寡語若無能動為同列斥吉  
不問惟盡力王事卒破賊廷統制

不發人過

王文正太尉為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  
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

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

今日不喜飯可其粥其子弟悉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  
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後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  
食其半為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  
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墮  
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廳廡下築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  
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  
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  
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某年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  
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於方者也

器量過人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畝峭峻功蓋天下位冠人

忍經

十三

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  
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變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  
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  
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者表裏皆合無一不  
相應

動心忍性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  
相磨必磨不感須是得佗箇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  
與小人處為小入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  
此便道理出來

受之未嘗形色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



漢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其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陳忠肅公權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謀論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談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信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與

公而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稱謂范堯夫各以按之

杜正獻公行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行知兗州時州府有某者素著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幣量其小大感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直責其也某曰青父曰行法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節言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學不謹者諭以禮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厲下使人知畏而重紀法至其過則多存祐之故未嘗按黜一吏

小過不憚

宋朝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寄拾官吏小過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昆虫草木皆欲得所士之大者望為公卿次而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下亦望為州郡幕職官亦何錮之於聖世

陳堯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蒲葦地自益意見之伺伯去後盜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賢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

弟訟田不至于失歡 清河百姓已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太守蘇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場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界平年遂同往

將忿忍過片時心便清涼

彭令君曰一朝之忿可以士身及親錐刀之利可以破家蕩業故忿爭不可以不戒大抵忿爭之起其初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消不雍將為江河綿不絕或成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便無事矣往猶火也方發之初戒之甚易既已熾熾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豈不長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戒小事故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以致亡身及親破家者其數亦多有大故哉被人少者觸學則必忿被人少者所侵陵則必爭不能忍之則爭及而人亦爭之毆人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怨相讎各務相勝勝心既滿無緣可過此士身及親破家蕩業之由也莫若於將忿之初則便忍之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欲



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禮讓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隣里之義如此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所中安樂法也此之念關爭競喪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劫繫因圖荒廢不業以至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不亦遠乎

念爭損身念訟損財

應令君曰人心有所念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所損念而爭則損其身念而訟則損其財此君子所以鑒焉之損而懲念也十一世未嘗訟人于官

按國記云雷子真嘗人也恐進士科居官清白長厚好德與義以樞相恩賜太子太師自居雷衡為人長厚曠通至孝十

一世未嘗訟人于官時以為清善之報

無疾言適色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明以治心恭性為本寡嗜欲薄滋味無疾言無厲色無忿怒無嗔怒凡此皆天理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技遊宴以至於性癖奇玩淡然無所好

子孫數世同居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余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為婚嫁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

願得金帶

唐虞伯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鎮討賊延安忽夜有人攜

已首至卧内遽襲幃帳魏公延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身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久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陜卒報城增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並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溫國威今乃受其帶是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拜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忍可成德

范忠宣公親族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不擇滋才德每遇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公誠有德

榮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察方知駭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遂岐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耳

所持一心

王公存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怡愉不為諛激之行至有所守雖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土存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如一

人服雅量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其州與符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怒召其卒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



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終不自明

高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給云：防使為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為漢益加禮重。

戶曹長者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為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異其或後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隨之小吏持其食，異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

有字號其字號其篋皆金也

其篋皆金也

有字號其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守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同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為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官聞之乃為置行李，以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啟視則皆衣食也。郡守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為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逾年後杖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

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咨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終不自辯

蔡襄嘗飲金盞東園坐客有醉者，誤中後人者，客遂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

自擇所安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女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晚年為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待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

其篋皆金也

其篋皆金也

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公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稱為善士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頗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貧，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慮，愧卒為良民。鄰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堂，延名儒以掖之。子俊姪傑，幼



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得金不認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入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一言蓋粉

丁晉公雖險詐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臣耐問斬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蓋粉矣上重答言

無入不自得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美里

忍經

而演易若無美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箪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冠穿而擊壤天地至夏候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請志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不若無愧而死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詩詞赦原放歸其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為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命公在隨幾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

忍經

武安軍節度副使求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日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語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未嘗含怒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

忍經

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兒恭康寧如在中州時

謝罪敦睦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人取妻諸婦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怨乃掩戶自擲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相和睦

虞世南曰

十聞九勝無一錢利

韓魏公

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是要



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拍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于其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王沂公

嘗言喫得三斗驢醋方做得等和蓋言忍受得事也

趙清獻公座右銘

待則其壹任他怎奈何休理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盛怒中勿答人簡既形紙筆溢語難收

程子曰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張思叔釋

詔嘗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頓謝

孫伏伽

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則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此顧雍

白居易曰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出於身

呂氏家訓云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遠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知事常思有思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云

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

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為者以彼此兩得也

或問張無垢

金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是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蘇子曰

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項籍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

孝友先生朱仁軌

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吳湊

僚吏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厚去之其下傳相訓勉舉無稽事

韓魏公語錄曰

欲成大節不免小忍

和靖語錄

人有忿爭者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省心子曰

屈已者能知衆

董家訓當官以忍為先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  
行一忍何事不辦

當官不能自忍必敗

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  
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  
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戒暴怒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  
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  
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出傷

師友雜記云

或問榮陽公為小人所辱當何以處之

忍經

二二四

一何者為言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  
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他一等也以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唐充之云

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詔不足為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  
泄之者不足以為人

袁氏世範曰

人言居家以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  
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  
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  
之不置曾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  
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于吾心  
雖曰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

効為甚大此所謂善處忍也

處家貴寬容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  
夫流蕩或妻悍暴必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  
之何譬如身有瘡癩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  
之若人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憂患當明理順受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  
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自壯至老好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  
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為神仙而其不如  
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

忍經

二二五

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  
則可少安矣

同居相處貴寬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辯至  
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為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  
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

觀感不可失權

骨肉之失惟有本於至微而終至於不可解者有能先下氣  
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待婢僕當寬恕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  
其嗔怒可也



事貴能忍耐

人能忍事易以習熟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熟終至於睚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訾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為客氣所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蕭朝散家法曰

常持忍事免災殃

王龍舒勸誡

喜怒好惡嗜欲皆情也卷情為惡縱情為賊折情為善滅情為聖甘其飲食美其衣服大其居處若此之類是謂養情飲食若流衣服盡飾居處無厭是謂縱情犯之不校觸之不怒傷之不忍過事堪喜

張文定公曰

謹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

孔旻曰

盛怒劇炎熱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山谷詩曰

無人明此心忍垢待濯盥

東萊呂先生詩云

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

陸放翁詩曰

忿慾至前能小忍人人券內有期頤

又曰

毆攘雖快心少忍理則長

又曰

小忍便無事力行方有功  
省心子曰

誠無悔怒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釋迦佛

初在山中修行時國王出獵問獸所在若實告之則害獸不實告之則妄語沉吟未對國王怒斫去一臂又問亦沉吟未對又斫去一臂乃發願云我作佛時先度此人不使天下人做彼為惡存心如此安得不為佛後出世果成佛先度憐陳如者乃當時國王也

佛曰

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又曰

六度萬行忍為第一

又曰

忍辱波羅密

涅槃經

昔有一人讚佛為大福德相聞者乃大怒曰生繞七日毋使命終何者為大福德相讚者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嗔罵亦不報非大福德相乎怒者心服

朝天懺曰

人趣經云為人端正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人

為人富貴昌熾者從忍辱中來

紫虛元君曰



饒々萬禍千災一旦消忍々債主冤家從此盡

赤松子諺曰

忍則無辱

許真君諺曰

忍難忍事順自強人

孫真人曰

忍則百惡自滅省則禍不及身

超然居士曰

逆境當順受

諺曰

忍事敵災星

諺曰

九事得忍且忍饒人不是癡漢癡漢不會饒人

諺曰

得忍且忍得誠且誠不忍不誠小事成大

諺曰

不啞不聾不做大家翁

諺曰

刀瘡易沒惡語難消

少陵詩曰

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

莫爭打詩曰

時間忿怒便行拳招引官方在眼壓下獄戴枷帶鎖更須

枉費幾文錢

誤觸人脚詩曰

觸了行人脚後跟告言得罪我當其此方引隱丘山重彼却

原情羽髮輕

莫應對詩曰

人來罵我送無明我若還他何聞爭聽似不聞休應對一枝

蓮在火中生

杜牧之題烏江廟詩

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慷慨捲土

重來未可知

誠斷指詩曰

冤屈休斷指斷了終身耻忍耐一些時過後思之喜

何提刑戒爭地詩

他侵我界是無良我與他爭不是長布施與他三尺地休誇

誰弱又誰強

尚書揚玠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


事揚玠批狀尾云 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思量未有時試

上 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 忍經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光緒戊子夏五得於上海郁泰峯家謹案四庫全書總目思經一卷元吳亮撰亮字明卿錢唐人有馮寅序稱吳君精於經術史事至元於已解海運元幕之任恬淡自居於纂述思代帝王世系之暇思其平生行己惟一忍字會集群書中格言大訓以為一編係永樂大典本當日四庫信臣未嘗見刻本也此雖闕馮寅一序而後有明正統二十四年鄭季文重整字跡其為明御初刻無疑卷端有陸廷燦印印陸字扶照嘉慶定人康熙間官福建崇安縣知縣著有藝菊譜八卷是書為解先達遺著元刻明題又經國初名人收藏不重可寶哉 八千卷樓主人識



續觀感錄序

國初周是修先生嘗哀古今忠孝節義若  
 于人口觀感錄無何以身死國錄竟弗傳  
 君子惜之鵬每讀書見所謂忠孝節義者  
 績而傳焉所以成先生之志也凡三代以  
 上及事跡顯顯著聞者不錄漢唐以來卑  
 官下吏女婦廝役或優伶夷虜人微而事  
 隱散見雜出於紀傳非世所恒見者則錄  
 之所以見人性之皆善夫人可以觀感而  
 興起以趨於天理民彝之正使三綱不淪  
 九法不斁則於  
 國家崇化導民之意未必無補而先生忠  
 魂義魄亦將慰于地下矣朝列大夫浙江  
 布政使司左叅議崑山後學方鵬拜書

續觀感錄 序 目錄

續觀感錄目錄

卷之一	兩漢	三國
卷之二	東西晉	南北朝
卷之三	隋	唐
卷之四	唐	五代
卷之五	宋	
卷之六	宋	
卷之七	南宋	
卷之八	南宋	
卷之九	金	元
卷之十	元	
國朝		
卷之十一		
國朝		
卷之十二		
國朝		

續觀感錄目錄 終



續觀感錄卷之二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兩漢 三國

高祖過趙趙王敖且暮自上食有子婿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怒說教曰王事帝甚恭帝遇王無禮請殺之敖嚙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願君無復出口高等十餘人私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乎事成則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復過趙高等乃壁人而刺之上心動不宿去高怨家知其謀告之上運捕趙王及諸反者十餘人皆爭自到高罵曰王實無謀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列身無完者終不異詞廷尉以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之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使泄公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豈有面目復事上哉絕腕而死彭脩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父為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為賊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賊帥曰父辱于死爾寧得獨生邪賊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謝去後州

辟脩為從事時賊張子林數百人作亂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如雨集脩以身障扞太守為流矢所中而死太守得全賊素聞脩恩信即殺射脩者餘悉散降曰吾為彭君降非為太守也

漢中程文矩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前妾四子與等以母非所生疑怨日積穆姜慈愛撫字衣食資給皆倍於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欲以義相感使其遷善也及與遇疾困為母親調藥膳恩情周密疾久乃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如此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同三弟自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拜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請除家徭散遣四子許以自新自後訓誡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

邵陽任延壽之妻李兒兄季宗與延壽有隙延壽陰殺之會赦得免乃以告季兒季兒遂號哭求去延壽怒曰汝何不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誓亦不義然死而誓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吾罪大矣何回自以生手遂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夫其義令縣表其墓 在漢書許荆者許世并父也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世荆時為會稽郡掾從府休歸因出門長跪曰廷前無狀相犯得寔在刑不能素教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忍令死者至於城絕刑願殺身代廷塞怨雖死以往猶謂更生



怨家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戴就字景成上虞人仕會稽郡金曹掾刺史歐陽參與郡太  
守成浮有隙奏其賍私遣部從事薛安來鞠安收就於錢  
塘獄考掠之五毒備至令就証証浮罪就慷慨直辭顏色  
不變主者窮竭慘酷無復餘方乃引就覆缸下以馬蓋薰  
之一日夜皆謂已死後視之就方張眼罵曰何不益大  
而使早絕主者大驚以白守安身就謂曰太守非猛猛  
籍受命考訊君乃何故以軀命得之邪就據地答言太守  
剖符治郡誓當以死報國素無賍穢卿雖街命固宜申斷  
究毒柰何誣枉患良強相掠理令臣諍其君子證其父就  
考死之日當白於天如家更生亦手刃相裂決不忍使太  
守無辜而死也妻亦其壯節即解械釋之浮亦得免  
王青者東郡吏也相文翁與前太守程義起兵討王莽義敗  
餘眾悉降文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文隆建武初為  
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  
捍都尉遂死於難青因救父亦被賊矢貫咽喉太守張鹵  
歎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乃上疏薦青三世死  
節宜蒙顯異由此為司空所辟 群書集事

狀迺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耶因亡去史臣曰忠信  
篤敬蠻貊行焉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  
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也信不誣矣 本傳  
建武二年大封功臣陰識者貴人之兄也有功當封識扣頭  
諫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九年帝復召  
陰與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與因諫曰臣未有登陣陷陳之  
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望誠所不願貴人聞  
其故與曰外戚之家不知退讓嫁女欲配侯王娶婦聘取  
公主惡心實不妄也夫富貴有極人當知足驕奢益為觀  
聽所譏不可不慎也貴人稱歎久之嗟乎戚里寵幸情所  
易狎也而能謹之義極隱極理所難測也而能知之封爵  
利祿人所同欲也而能辭之識與與有三美矣使人人克  
臻其美何至有外戚之患哉 通史補遺  
李善字次孫清陽人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一家俱喪  
死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喪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謀欲  
殺續以分其財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  
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潼推燥居濕備嘗艱苦續雖  
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無長跪請白然後行之聞里  
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奉之歸本邑修理舊業  
告奴婢私長吏悉收治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  
行狀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再遷日南太守從京  
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



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既而祖以修祭祀伏地泣  
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遷九  
江太守績至河間相 漢書

楊政字子行光武時從范升受梁丘易後升為出婦所告坐  
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叩頭  
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終三歲孤立可哀武時虎賁懼  
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撓頭又以戟又政傷胷政猶  
不退涕泣哀請有感帝心遂詔出升 群書集事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罷西太守鄧融辟為功曹會融為州所  
按范知事難解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東  
至洛陽變姓名求為廷尉獄卒未幾融果下獄范遂得術

侍左右盡心勤謹融怪其貌類范而尋不意乃謂曰卿情  
似我故功曹邪范訶止之融出獄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  
身自稅車送喪至南陽墓畢乃去又嘗師事薛漢後漢坐  
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帝大  
怒召范入詰責曰汝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不勝師  
友之情罪當萬死帝怒稍解 後漢書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和帝時任縣為主簿時縣令被  
劾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拷掠苦毒體生  
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終不易口令得以自免太  
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湛病卒于官彤送喪還隴西始  
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

塚乃潛穿塚旁以為窟室晝則隱窺夜則負土及賊平而  
墳已成湛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  
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趙岐桓帝時為皮氏長唐衡兄弟欲殺之因從官舍逃走至  
河間又轉詣北海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乘車入市觀  
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  
之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乃開車後戶扶上之  
時岐恐其為唐氏耳目也面失色賓碩曰處士狀貌不凡  
而面色變動即不有重禍當亡命耶我北海孫賓碩也聞  
戶百口勢能相容終不相負必語我以故岐乃具告之賓  
碩遂載岐同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毋乃出延岐入飲酒相

娛樂一二日因載財別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月衡及弟  
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仕至太僕賓碩亦仕至刺史初平  
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岐持節使荊州乃復與賓  
碩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  
賓碩病亡岐為之持服行喪盡禮 俱後漢書

荀氏名采潁州荀爽女也陰瑜娶以為妻聰敏有才藝年十  
九而寡無子後爽詐病召采強以嫁同郡郭奕采懷刀將  
自殺奕命侍婢奪之既至因入浴掩戶以粉書扉曰屍還  
陰氏遂自縊死又有同宗荀小女名灌父崧襄城太守為  
杜曾所圍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  
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夜突出詣覽乞師又為崧



書與南中即將周訪請援覽與訪合力救之遂解圍一統

郭亮字恒直桓帝時常師事李固及固與杜喬為梁冀所誅

露其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年始成童乃上書

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

長河之曰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

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太后聞而不誅特楊匡為柱

喬掾聞喬死就泣星行到洛陽乃著赤憤託為夏門亭吏

守衛尸喪驅護蛄蟲積二日郭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異

而不罪匡請開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

殯歛送喬喪還家 後漢書

伍字字德瑜漢靈帝時人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

長有罪太守使乎書救命督郵收之乎不肯受救伏地仰

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乎書救收本邑

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

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獻帝時董卓作亂百僚

震慄乎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入見卓欲伺便刺殺之

語畢辭去卓送至閣以手撫其背乎因出刀刺之卓多力

退卻不中即收乎卓曰卿欲反邪乎入言曰汝非吾君吾

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故來誅姦賊耳

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卓大怒殺乎 高義錄

孝童子程來年十四歲時父程叔病歿抱伏叔尸號泣悲哀

口乾氣少喘息裁屬鼻僝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童子

見食嗑啼不能吞咽麥飯寒水亦不肯用舅僝誘勸百方

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入口常在柩旁耳聞父名

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子云以父未葬不能

止府舍後太守復召之來見童子顏色瘦小應對甚詳守

問樂為吏否童子垂泣求去願歸喪所太守為設食但用

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為事舊非學者其至行

發於自然耳 蔡邕文集

安父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及規卒時年感而色美董卓

聞其名聘以輶轎百乘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善

酸捨卓使如婢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

四海風靡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延立罵卓曰君

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

臣若非吾家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若夫人邪卓延引

車庭中以其頭懸靴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

遠盡為意遂死車下 列女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人舉孝廉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

帝圖危社稷洪說超誅之超迺與諸牧守會酸棗設壇將

盟更相辭讓莫敢先登洪迺攝衣升壇而盟辭意慷慨聞

其言者莫不激揚超遣洪與劉度共謀值幽冀交兵行塗

阻絕因寓於素紹紹奇之與結友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

丘甚急超謂軍吏曰臧洪天下義士必來救我洪聞超困

迺徒跣號泣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紹竟不聽超



城遂陷洪由是怨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城陷執洪洪  
瞋目罵紹紹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為諸生親慕於洪特  
容在坐見洪臨刑起謂紹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  
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寧與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  
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 本傳

許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好  
勤家業以養其姑教勸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諫榮  
父積忿疾昇乃密召榮歸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  
無再適不肯歸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  
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  
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誓入榮手斷其頭以奉昇為

奉屍歸產歲餘姑亡夫族多敬聘之誓不再嫁黃廣賊陳  
寶欲干穢之榮踰垣而走賊拔刀追之曰從我則生榮曰  
不從寧死無懼寇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懼  
懼叩頭謝罪太守遣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為塚於嘉興  
郡北名曰義婦阪 郡誌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為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  
或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榮幹  
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馬超叛漢殺刺史京  
州參軍楊阜往見其叔與議討賊叔白其母母曰刺史遇  
難亦汝之責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叔乃與超昂合謀討超  
先是超取昂于月為質昂謂妻異曰當奈月何異曰雪君

父之大壯卿死不足為重死一子哉起襲得叔母罵之  
曰汝等一殺君天地豈容汝敢以面目視人手超殺之并  
殺昂嗚呼其義風英氣尚凛凛有生意也 容齋隨筆

徐氏者丹陽太守孫翊之妻也建安九年丹陽督媽覽承載  
負殺翊覽遂欲逼娶徐氏徐給之曰須乞晦日故祭陰厭  
然後聽命潛使所親約翊舊將孫高傳嬰等與共圖覽高  
嬰涕泣許諾密呼翊素親信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各謀晦  
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權悅覽密  
察無復疑意徐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  
徐氏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二十人即就外殺  
負徐乃還服縗經奉覽首以祭翊墓一軍震駭夫極覽

而緩其逼有應變之權決計復仇有理義之憂約夫  
共與圖竟有知人之智終喪而後舉事奉仇首而祭夫之  
墓則又勇智並行理義兼盡者也雖烈丈夫何以過哉  
通史補遺

傅彤漢之裨將也章武二年昭烈自正月與陸遜相拒至六  
月不決遜乃教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  
陳兵自統遜促兵四面處之死者萬數時彤獨為後殿無  
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欲降之彤罵曰吳狗死即死耳安  
有漢將軍而降賊者哉遂遇害夫彤一持戟之士耳當三  
國戰爭之時乃能識昭烈為漢胃其恢復不卒以此昭  
義而死觀其罵賊之言迨今凛凛尚有生氣豈若附奸從



一亂之徒橫死鋒鏑同腐草朽木而無聞者所可方哉

通史補遺

魏太祖卞后文帝母也本倡家女年二十太祖納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表術傳太祖出問時左右在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公言凶未可知今日還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當共死此耳眾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連安初丁夫人廢逐以后為繼室初丁夫人既為嫡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匕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爾邪其後丁已后請太祖厚葬之后性儉約不尚華麗

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往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吾父母不及見我也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賞賜外戚吾族人恠我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 魏書

范曄咸熙中為大宰中郎司馬炎廢魏王芳為陳留王而代之為帝也曄素服拜送魏王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其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大事輒密諮稟事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食不女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敢出邑里晉嘗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疋喬辭不受曄不言

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五倫書

賢母習氏吳丹陽太守李衡之妻也初衡為武昌渡長時校事即呂壹操弄權柄大臣莫敢言因薦衡為即以制之衡乃口陳呂壹奸短數事太祖有媿色壹果敗伏誅衡大見顯用累遷丹陽太守時琅邪王在丹陽郡家人淫放衡悉以法繩之習氏常諫不可衡不從尋而王立為帝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至此今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居本度人先帝賞拔至此若自逃叛求活何面目見士大夫乎且琅邪王素好善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可自囚詣獄表陳前罪必當見原衡從其言果免罪衡欲為子孫儲業妻輒不聽曰財聚則禍生以禍遺子豈賢者所為衡遂不言後

密使家人於江陵洲上種柑橘千樹臨死勅曰汝母每勸吾勿治家故貧如此然吾置有千頭木奴當足爾用衡亡後兒以白毋母曰此當是柑橘也每見汝父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可比封侯吾益云人患無德不患不富貴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今無乃是耶子訪得之聊以自給 金陵志

魏張就燉煌郡曹恭之子也曹操時恭遣就赴京師白事過酒泉遠叛軍黃華等作亂執就囚之冀其父同反就不屈密與父書曰父守燉煌忠義素聞勿以就故遠收臣節就寧死不顧大人念子也恭得書奮兵擒殺華等就亦得免群書集事續觀感錄卷之一



續觀感錄卷之二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東西晉 南北朝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恠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栗宿而掘之得粟十五種銘曰七年粟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手祐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于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吾祖母在堂

既應其命必竭臣節便不得就養宣子曰是豈庸人所能識哉遂以女妻之宣子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資質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兼才識超絕終當名世汝謹事之女性亦婉順事祖姑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後生七子各授一經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顏含字弘都少有操行尤類畿晉咸寧中得疾就醫治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旋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顏仆稱幾言曰我尚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欲還家

不爾葬也旋乃解及還母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哀請于父乃共發棺果有生意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不受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嗽又安敢謬留歲竟不起 俱晉書

孫拯字顯世富春人為平原內史陸機司馬時官人孟玖弟超並為成都王穎所寵超為小都督縱兵大掠機戮其主者玖怒遂詣于穎言機有異志穎使人收機遂與弟雲俱遇害拯訟機雲冤因下獄考掠拯兩踝骨見終不變舜吏民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

仰天歎曰陸氏兄弟世之奇才吾蒙其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遂同被害拯門人賞慈寧意詣獄明拯冤願代拯死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二人曰君不負二陸僕安敢負君玖并殺之本傳  
趙彭吾故東萊太守也後趙主石勒徵彭為魏都太守彭至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之介名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賓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危行言遜高於



人遠矣何必吏之勒大悅賜安車駟馬而遣之

王彬字世儒晉元帝時族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  
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然後見敦敦恠其  
容恠問故彬曰往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  
戮汝復何為者彬曰伯仁長者而救後加之極刑所以  
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  
禍及門戶奈何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汝謂  
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跪謝彬曰素有  
脚疾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  
意氣自若殊無懼容敦曰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往歲害  
兄今又殺弟人倫何在邪敦特忍之

羅企生字宗伯初為護軍功曹後更為諸葛亮車種去攻  
仲堪急企生謂弟遵生曰族侯必敗吾當死生以之仲堪  
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  
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  
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  
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  
生抱之愈急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至荊州人  
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惟營理仲堪家或曰禍必至矣  
企生正色曰我是族侯吏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  
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手玄關之火怒即收企生遣  
人問欲何言答曰從公乞一第以養老母玄引企生於前

曰今日死矣企生對曰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  
也玄遂害之 俱晉書

彭城宜陽縣彭氏女也永嘉之亂賊父母昆弟皆為賊所害  
時賊方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縛賊驅出溪  
邊將汚之溪邊有峭壁高數十丈賊大呼曰皇天有神否  
我豈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石者再山忽開數丈賊即  
趨入賊追而逐之山復合賊皆壓死賊遂不知所在所遺  
汲器化為石形似雞人因呼其山曰石雞山準曰女賊澤  
云 郡志

孫法宗吳興人父為孫恩所脅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  
餓死法宗年小流離于外至年十六始還吳與軍身勤苦  
霜行草宿營辦棺槨葬母及兄儉而中禮以父屍不測入  
海尋求聞世論至親以血灑骨當悉滲入乃操刀沿海每  
見枯骸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膚血肉枯竭終  
不能逢遂棄糞居墓所每麋鹿觸網必解救之償以錢物  
後忽苦頭創貧無藥療夜有女人至曰我能治之創本不  
害善人願勿憂也但取牛糞煮之即驗一敷便差人皆謂  
其至孝為神明所扶耳法宗安貧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

荀巨伯遠視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  
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不顧而去賊義以求生豈巨伯  
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爾何男子而



取獨止巨伯曰友人自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  
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逐班軍而還一  
部並獲全

周翼者郟鑿之外甥也值永嘉亂鑿甚窮餒鄉人以其名  
德共飲食之鑿嘗携兄子邁及翼往食鄰人曰各自飢困  
以吾之賢致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於是獨往食  
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欲其飲氣不絕也後並得  
存同過江鑿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寢苦枕塊服喪終三年  
而去 俱世說新語

司寇字子隱陽羨人少年豪橫鄉里畏惡之一日謂父老曰  
當與豐年胡為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諸

問其目父老曰山有猛虎川有長蛟并予為三害處乃入  
山射虎入水斬蛟退而悔悟改過遷善勵志好學遂踐顯  
位卒為忠臣方處受命西征也孫秀勸以母老乞行處曰  
既辭親事君豈能復顧家乎及梁王授兵五千使當先驅  
力戰終日斬首萬級弦盡矢竭而救不至左右勸其退處  
曰此是吾效死之地何退之有古者良將受命出門以出  
者蓋有進而無退也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  
戰而死嗟乎處之始終如此始也貽惠於鄉人羞與為  
偶終焉死節於國舉世咸以為難誠可深嘉而永歎也

將鑑博議

袁繁母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繁幼孤伯叔並當世顯而

繁飢寒不足王以給其餼後繁自於孝王上書母洪  
爽與出黃博抄頭流血博等自自此繁與人語有誤道  
眇目皆無等三語日及繁自東王恒懼其及禍每切切戒  
之繁故曰神損過還言神固鍊不拜母士後繁為尚書令  
頃弟陽戶齊方革命繁圖舉兵討賊褚淵各以其謀告蕭  
道成事敗被殺死于石頭城繁謂其子晁曰本知一本不  
能止大厦之前但以名義至此耳晁時年十七叫號抱父  
乞先死兵士人人墮涕繁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復  
何恨乎百姓諺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繁死不作褚淵生

金陵志

宋謝晦為右衛將軍權逼己重自彭城還家賓客輻輳兄謝

瞻驚曰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及晦有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瘳而卒晦果覆其宗顏  
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  
人今不幸見汝且汝出糞土之中并雲霄之上遽驕傲如  
此其能久乎竣竟為孝武所誅瞻與延之可謂賢父兄矣  
褚淵助蕭道成篡宋淵從弟詔謂淵子賁曰不知汝父將  
一家物又與一家亦復何增及淵為司徒詔殺曰門戶不  
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賁耻其父失節服除遂不襲爵  
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死將來何以  
自主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  
弟晏曰隆昌之本何成勸吾自殺若從其語豈有今日耶



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晏怒曰世豈有勸人死者  
晏果為明帝所誅昭實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容齋續筆  
宋順帝時倉曹參軍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沈攸之為榮鞭殺  
錄事且以榮為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榮使詣敬  
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  
敗見執敬兒問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降榮曰沈  
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  
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為賊榮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  
死何難命斬之榮歎矣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邈之者素  
依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  
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

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邈之然後殺榮三軍  
莫不垂泣 高義錄

謝述字景先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  
都遇暴風喪舟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舟尋求純妻庾氏  
泣曰小郎去必無及豈存亡俱盡邪述號哭曰若兄柩  
安全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進  
見喪舟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次  
兄景仁素憎述及景仁病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  
進衣不解帶不置擲者累旬景仁深感愧友愛遂篤

董僧慧者齊晉安王子懋門客也子懋欲起兵赴難入討君  
側之惡于瑤之賊告明帝帝即遣瑤之往潯陽以袖障面

害于懋既死故人懼罪無敢至者惟僧慧號哭盡哀中護  
軍王玄邈知其豫謀執欲殺之僧慧曰晉安王舉義兵僕  
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入死不恨  
矣但俟主人歛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也玄邈義而許  
之子懋之子名昭基方九歲以三寸絹為書探父消息并  
遺錢五百募人崎嶇得至僧慧親書對錢曰此吾即君書  
也一慟而卒 俱南史

梁庾沙彌晉司空冰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為長沙內史坐  
沈攸之事被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彩衣  
輒流涕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不肯服及長終身布衣跡  
食嫡母劉氏寢疾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

先試嫡母卒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經十旬方為薄  
粥終喪不食葷鮮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經不出廬戶  
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沾為爛劉生時好啖甘  
蔗沙彌至是遂終身不食焉梁武帝嘉之除邵陵王參軍  
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湖江中流遇風舟將覆  
溺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所致 金陵志  
顧協字正禮少清介有志操梁武帝時初為廷尉正冬服單  
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  
顧郎體寒如此欲遺之襦柰其一介不苟取何及歎同官  
者皆潤屋協在者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  
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十協發怒拒之因



此饋遺遂絕自丁艱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得聘舅息女未成婚而恊母亡免喪不能復娶年近五十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相敬終身 南史

言粉字彥霖馮翔人梁天監初父為吳興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粉年十五號泣衢路求請公御見者皆為隕涕其父耻為吏訊虛自引伏罪當大辟粉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嚴加賜誘審其真偽廷尉乃感陳獄具原色問曰爾代父死救已相許便應伏法粉欣然不懼廷尉曰刀錐至劇審能死否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粉曰囚雖愚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所以內斷負臆上干萬

乘今欲委骨泉壤與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叩頭請死 不易辭廷尉以聞帝兩宥之丹陽尹王志驚聞茲事欲舉充純孝粉曰父辱于死吾分所宜若應此舉則是因父買名固拒而止 十七史

張彪亡命若耶山中梁以為中兵參軍後為東揚州刺史陳文帝入會稽彪擊走之麾下沈泰中進等共叛彪歸陳彪敗與弟崑崙及妻楊氏還入若耶山中一大名黃蒼在彪前後彪甚愛之文帝遣章昭達領兵攻彪且知楊氏有美色欲併圖之兵至黃蒼便嚙一人中喉死彪謂兵曰御但可取我頭誓不生見陳主也兵即殺彪并其弟首致於昭達遂稱文帝旨以兵衛楊將納之後宮楊遂改啼為笑謂

昭達曰願殞彪而後往殞畢黃蒼俯伏塚間日夜號叫不肯離去楊遂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春貌今幸苦日久請娶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楊既入室遂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死不行文帝聞其志節嘆息良久乃不敢強因許為尼彪起於若耶即終於若耶其妻與犬皆為時所異云

會稽志

陸彦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以父難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印盧於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兄印當喪父始平侯以彦師昆弟中最幼其未讓封彦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率一門印字雲勳齊文宣天保初授

又部郎中遷母喪哀慕毀碎遂至沈馬頰伏枕梳又慮 及弟五弟博遇疾臨終謂彦師曰大兄廷病如此性至慈愛博之死日必勿使大兄知之哭聲必不可使之聞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印聞而悲痛一慟便絕

北史

北齊宦者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閹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晚夕諷誦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後至奔青州遣其西出恭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軍不信捶撻無算終不易辭每折一肢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鸞夷童稚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不遜



敬宣遠矣 顧氏家訓

汲固東郡梁城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諸吏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宜殊遂潛還不顧徑入城中直詣式婦房固抱憲歸藏及捕者至收憲家屬乃以婢產一男作憲授之事世固攜憲逃遁他郡遇赦始歸憲至十餘歲不知其故恒呼固夫婦為父母既長告之痛哭而去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北文杜坦毗字子弼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陽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慷慨有志節勵精好學叔毗兄君錫為記室參軍嘗乘憲而殺之於毗內懷憤慨志在復讐然恐違朝憲遂其母沉吟積時未發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端痛切骨髓若曹果朝死吾雖夕殺亦所甘心叔毗拜受母言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斷首剖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周太祖嘉其志命赦之 周書

續觀感錄卷之二

續觀感錄卷之三

崑山方 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隋 唐

李士謙字士約趙郡人也營亂失父事母以孝聞母嘗嘔吐疑為中毒因絕而嘗之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徵辟皆不就李氏宗黨衰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嘗集士謙所特為設忝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二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遠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州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兄弟愧懼卒為善士其叔

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于下震惶懼請罪士謙曰君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所拘執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燔契曰幸勿為念年又大饑士謙竭家資為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譬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北史元氏華陽王楷也河南人父為黃門侍郎妃有姿色性婉順初選為王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逾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遭字文化及之禍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室之禮置之別所不敢犯後因醉而逼之妃誓不受汚武達怒



捷之百餘妃辭色愈厲終不屈因取鏡自毀其面血淚交  
流武達慚而釋之此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此輩後  
辱我之罪也遂不食而卒 揚州誌

王頌字景考太原人其父為陳武帝所殺陳亡而絕食頃乃  
蘇天注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嘗而卧  
開皇初獻取陳之策及大舉伐陳頌自詣行力戰被傷夜  
夢有人授藥比瘡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  
召父時士卒千餘人對之涕泣衆問頌曰即君來破陳國  
誓耻已雪而悲不止者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  
請發其丘壟斷瘞焚骨亦可伸孝心矣頌伏地陳謝頌蓋  
流血於是遂發其陵剖棺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有司疑

其戰功將加爵賞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幸復父讐本狗  
私心非獨為國所加爵賞終不敢當 隋書

王義方泗州人少孤且寡事母至孝高祖朝舉明經詣京師  
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者因不  
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問姓名而去太宗朝補晉王  
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許不娶徵  
薨乃娶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  
亮亮抵罪義方亦貶吉安丞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  
稍選生徒為開陳經書人人悅順久之徙涇水丞而亮兄  
子皎自朱崖來依將死託妻于且欲以死歸義方許  
之使奴負報輟已馬以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至皎原武歸

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

義府縱大理囚婦迫其承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  
欲劾奏之意又得罪問計於母母曰汝能盡忠吾死不恨

義方即上言陛下輦轂之下奸臣肆虐殺人滅口此生殺  
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使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

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其法冠對伏三叱義府下跪讀所言  
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恭

軍歲終不復調往客呂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 鄭志  
契苾何力胡人也貞觀六年率衆內屬其母與弟尚在涼州

何力乞性視詔許之時薛延陀毗伽方彊乃脅其母弟以  
招之何力拒曰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下何

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耶天地日  
月臨鑒吾志即剖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乃

止何力被執也或告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必不  
至矣帝曰此人必不負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許延

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有日何力諫不可帝曰  
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

到京師或謂靈武彼畏臣必不敢來則姻不成必憂憤而  
死矣後果如其策帝征高麗詔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

城中得刺何力者帝送何力自殺之辭曰彼為其主冒白  
刃以刺巨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 唐書

魏氏江都人樊考琛妻考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



願相從於地下老珠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  
從而往非吾所欲也考琛卒值徐敬業難其子從軍而母  
隨之軍將聞其知音召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  
絃禍由指發即以刀斷其指卒不為鼓軍中欲強妻之固  
拒不從以刀礪其頸曰從我則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  
辱人耶速死吾志也遂遇害聞者傷之 郡志

陸南金字季孫松江人也為鄭令以憂家居開元初少卿盧  
崇道獲罪徙嶺南逃還素知南金長者乃偽稱吊客突入  
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當連坐重  
法第趙璧詣御史自言匿崇道者我也兄實不知敢請死  
南金固言第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毋未姪妹未歸

兄能辨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玄宗嘗有之南  
金知書史操履謹飭張說陸象先稱其賢云 高義錄

郭仲翔唐宗時李蒙為姚州都督奉為判官時仲翔里人吳  
保安久未得調仲翔哀其窮力薦於蒙復表為掌書記後  
蒙深入與蠻戰死仲翔亦被執蠻求十練乃肯贖保安營  
贖仲翔苦無資乃力居賃數年得錢七百都督楊安居異  
其事引與語曰子棄官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乃以官  
賞助之滿千練保安即妻蠻贖仲翔以歸後仲翔為代州  
戶曹母喪服除歎曰吾賴吳公得生今親歿可行其志矣  
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緣  
經襲其骨徒跣負之歸塋廬于墓上後為嵐州長史迎保

安子為之娶而讓以官 五倫書

初安祿山表權舉入幕府舉度祿山必死以其猜雪不可諫  
欲行慮禍及母因獻仔京師在道詐死既舍飲而逸去舉  
母謂實死恸哭感行客故祿山不疑歸其母舉潛奉侍晝  
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矣甄濟居青巖山五辟十詔皆  
不起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  
而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陽啞血不支昇歸舊廬祿  
山封刀使人召之曰即不起斬其首來濟引頸待之使以  
寶病告而止有元正者在河南蔡府史思明陷河洛舉父  
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  
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之誘以

高位正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其  
節十一姓而正為首與舉濟皆贈秘書少監子謂舉濟得  
生而正一門皆併命唐史不載其事使正之名寂寂不顯  
為可恨也有張誠者以左武衛將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  
陷洛京以偽職淫刑脅劫士庶誠與同官盧吳潛遁于陸  
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為逆命所汙肅宗詔河  
南搜訪不任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人以應詔誠與吳在  
焉錄是名節聞于朝優詔褒美 容齋三筆

僕固懷恩平安祿山之亂功勳居多以程元振忌之遂反朝  
廷發兵擒殺其子馮於榆次懷恩聞之入告母母曰吾語  
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禍必及我懷恩不言而出母提



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代宗命輦其母至長安給待優厚以壽終禮葬之嘗賈直言河朔人代宗時父道冲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息輒取鴆代飲迷而暗明日毒潰足而出父乃蘇帝憐之咸父死俱流嶺南直言後署李師道府屬及師道不執捉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也師道怒囚之劉悟入釋其禁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于朝悟死其子從諫不發喪直言入責曰父死不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歸朝廷為功臣今日乃欲反邪吾先請死從諫拜曰惟大夫是命由是謹備臣節軍中遂去

杜羔之父任河北尉而卒母繼兵亂不知所在羔徧求不獲憂統終日從兄兼任澤潞判官羔隨以行欲以訪母兼嘗鞠獄于庭羔在側有一老媪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貌甚類吾夫左右以告詰之乃羔母也相抱號哭迎侍而歸又往河北訪父墓邑中故老無存者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於屋柱下見字數行辨視之乃父遺跡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人以為孝感所致 五倫書

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建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性尚高潔不喜薰澤亦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

十篇大抵準論語推明婦道若昭又為傳中釋之貞元中李抱貞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特呼學士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莘領後卒拜若昭尚宮嗣若莘之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公主率事之以師禮寶曆初卒若憲代司秘書文宗尤禮重之 本傳

李氏二女者太白之孫也觀察使范傳正與白有世契元和中訪白後于富塗得二女已為編民陳雲劉勸妻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零落形容朴野而進止應對之間閑雅詳諦傳正為之泣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北項屬多故權厝龍山非祖本意且日就摧圯遷改無力傳正

乃如其請改葬白于青山之陽又欲以二女別適士族二女曰夫婦之道命也在孤窮既失身下俚仗威力又求援他門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偷安敗類所不忍聞傳正不奪其志為之復并稅免徭役 墓碑

石演芬事李懷光為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和為逆演芬使客郇成義赴行在密言懷光有異志成義走告懷光捕之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心腹今公乃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耶我胡人無異志惟知事一人耳死固吾分復何說哉 懷光使軍士齎食之 錦繡萬花谷

顏泉明者泉鄉之子也初泉鄉與袁履謙同死國難泉明購



尸將莖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且指其處得之乃殞殮二屍分柩護還長安泉明有孝節喜賑人之急從父真卿為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姑之女及已之女並流離賊中至是并得之悉錢三萬先贖姑女還然後取費復往則已女復失之矣履謙及父妻子奴僕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力為贍給相扶挾度可履謙妻疑夫飲其儉薄發視之與某卿無異乃號踊待泉明如父後泉明為郛縣令政化清明居官廉苦孤藐相從百口飭粥不給了無愠歎居母喪哀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為難 本傳

董昌齡母楊氏吳元濟時昌齡為吳房令母常哀誠曰逆順

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元濟又署為郛城令楊後誠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老母為念汝為忠臣吾雖歿無恨矣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鄧懷金歸款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拜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此皆老母之訓憲宗嗟歎良久元濟因楊氏欲殺之不果蔡平封北平郡太君 列女傳

歧陽公主工部尚書杜棕之配也始宰相權德輿有婿獨孤都有才帝命宰相曰我有嫡女既并可嫁德輿得婿如此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丞相以棕奉詔帝既召見與語大悅以主下嫁于棕主實憲宗嫡女穆宗母妹敬宗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也杜氏本天族主早妻怡順奉上

撫下終日場場屏息拜起一用家人禮度無驕貴之態二十餘年人未嘗有絲髮間言嘗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必不肯窮約事我請奏納之上嘉歎良久乃自買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聲棕惟讀書主職婦事奉奉大族歲時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縉紳間稱棕為賢臣主為賢婦後棕出為澧州刺史遣人迎主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為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二十八六七婢乘驢聞草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昇飲食候門外卒載以返京師諱說以為異事琮在澧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姑涼國太夫人寢疾主奉養晝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飲不經手一不以進既卒哭泣哀號感動外人棕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屋室卑痺主居無正堂處東偏屋恬然安之凡六年許人集傲無狀棕治外主治內帖帖以寧棕所至必稱為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待主尤為親信主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謁湯溫清外口不言他事嘗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繼為國婿皆挾恩怙勢聚少狹狗馬為事日遮截馳道縱擊平民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為異自主降于杜氏獨能循禮守法諸國戚初怒中笑後皆敬畏帝亦每每指示主德以警誡之戚里亦皆欽緝卒

諡莊淑 氏名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



甚有文李希烈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為妻良不敢拒桂娘持出門顧良曰父慎無賊必能成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委曲取信凡希烈之審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桂娘嘗謂希烈曰公之一軍智勇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往來以姊妹教藍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以妹禮事先奇妻常問謂曰賊克殘不道必敗好宜早圖先奇妻諾之未幾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反有獻合挑者桂娘分遺先奇妻因以臘書曰希烈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赤帛丸如合挑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書晝夜不絕此乃其謀未定故不發喪耳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報兵陳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窮迫出拜先奇曰爾又恃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與子函七首獻之於朝后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夫桂娘一女子耳誠知去就逆順之理明也肯事希烈權也好先奇妻智也終能成賊不顧其松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反叛與之上下者聚矣此豈才力不足耶蓋無義理之勇耳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也 俱文苑英華

續觀感錄卷之三

續觀感錄卷之四

崑山古

西蜀張元電校刊

唐 五代

揚氏者項城縣令李侃之妻也李希烈陷汴州攻項城急侃不知所為揚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何以守為揚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庫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賴哉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揚氏謂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矣作若吏人百姓邑人也宗族墳墓在焉宜相與死守之恐為賊所得即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

卷四

瓦石中賊者與千錢以刀矢兵及中賊者與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揚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手偶中飛箭急馳而歸揚氏責之曰君不在人誰與守與其死于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痛復登城使善射者一發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復陞賞揚氏之力也夫婦人女子奉父母舅姑和婦如慈卑幼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陳明攻守之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也自兵興以來朝廷注意守禦之臣亦重矣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豈少哉若揚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揚氏當之矣 李翱文集



貞元九年歐陽詹旅行杭州於村店有一老翁一丈夫一婦人二三孩幼先止焉丈夫出絹兩疋賣之詹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儉手筆也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憫吾父年老而所乘驢弱者遺此絹使易驢耳問得姓名乎曰其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詹既識鄭書意必師儉不復問各遵所往後三年詹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歎言曰吾從祿章迴次南陽大澤見老翁乘一驢甚瘠一丈夫荷負雜物把嬰孩而行天久霖雨泥水深瘠驢往顛踣丈夫每見驢倒擲其負于地扶抱老翁輒輒盈目倒既頻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真諸驢背而負其父以行潦淖泥腥不值店舍竟無憇歇父在于上殊自去

暢子在父下亦甚懼悅父與于笑于向父款如乘高車馳逸騎怡怡焉折折焉與之行止者三日愛其事父母能竭其力也贈絹一疋令易善驢代以載父其人行至三店知欲分路却還絹曰無驢可易願復本絹予愛其孝又貴其誠更與一疋足下之見豈斯人歟詹以其人所行亦其難也是亦皇唐純孝一人焉遂依鄭說為之傳因不知其姓氏實於南陽澤中見之故曰南陽孝子云夫孝子誠孝矣而贈絹者非孝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師儉之謂歟歐陽詹文集程驥字蟠之邠人也其父少良與其徒畜馬草作弓矢刀杖學發塚常就遠僻處依大林木晝夜偵候作姦遂致賞以萬數每旬時一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一日置食有大

醫連骨少良以意脫不能食其妻輒告其黨曰公子與此老結聚數年矣今其尚不能食况能隨公子後耶願舍之不然殺之無為捕盜者所得少良乃出萬緡謝其黨曰老姬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象許之而去少良由是以其贊周給隣里卹死喪斷魚肉是不復出里門意若大君子能悔悟前惡者數年死子驥不知也一日有小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少事耶驥泣問故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羊首甚為人負給薪水供灑掃之後讀書日數千言鄉先生賢之時與饅糗而帛使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

不敢犯焉重胤為鄆帥聞驥事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道日益高相國彭城公遣使聘之驥不起 李商隱集周迪洪州人以商為業與妻寓居於揚州唐末揚行密引兵至揚州城中食盡車士殺人而賣其肉迪妻曰窮蹙如此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不歸妾請鬻其身以備行資遂相扶大哭同詣屠肆賣之迪得白金一錠持歸洪州出至城門守者搜得白金詰之迪語以故守者不信共詣屠肆驗其實妻之首已在案上矣眾嘆異之共以帛遺迪使收其餘骸而歸 一統志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



躬中官范雲仙坐松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敢見  
 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怯楚欲  
 引朕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死也  
 引佩刀自剖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與致禁  
 中命高醫納腸而縫之聞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  
 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徵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  
 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園  
 口自營石壙晝夜弗息廬于墓側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  
 慎上其事詔旌嘉之玄宗屬其事於史官且錄其名於奉  
 華二山碑以為榮卒配饗睿宗廟建贈兵部尚書諡曰忠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疎飾少孤事母孝果進士不  
 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葬弟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  
 卧無茵席德秀以不及親在而娶遂不肯婚人勸之婚吞  
 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  
 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居無墻垣室無僕  
 妾歲祀日或不費陶然彈琴以自娛房宿每見德秀歎曰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既卒族弟結哭之慟曰  
 大丈夫主六十年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  
 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冷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純詩  
 梁肉人耳天下高其行不斥其名謂之元魯山  
 段居貞妻謝氏字小娥其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  
 氣負節娶歲餘與妻父謝翁同貫江湖上並為盜所殺小

娥號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克轉側而食至上元夢父  
 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為十二字持問內外姻戚莫  
 能曉隴西李公佐詳之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殺若  
 夫必申春也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訪諸申乃名盜亡命者  
 也小娥詭服為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得  
 春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  
 自効蘭倚任之雖包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二家物  
 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年伺其便他日蘭盡集群偷  
 飲酒蘭與春醉卧廬中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  
 捕賊鄉人踰墻赴救擒春得賊千萬與其黨數十人小娥  
 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  
 白觀察使無不歎異小娥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垢衣糲  
 飯以終其身  
 揚舍妻蕭氏父歷為樞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始十六  
 與一婢皆毀貌辛苦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費行次  
 宣州戰馬山人委柩而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壙納棺  
 成墳時松柏朝夕哭臨有馴鳥繞免靈芝之祥長老等為  
 立舍歲時進粟繡喪滿不釋練麻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  
 我貧不能北還若誠為我致二柩葬故里即請事之於是  
 舍以高安尉罷歸聞其事知其賢孝也以禮聘焉蕭以親  
 未葬許其共葬而不成婚既葬然後釋服歸于舍邦人稱  
 之又看鄭孝女者兗州瑕丘人也父神佐為官兵戰死慶



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即剪髮毀服身護長還鄉里與  
合墓廬墓下手樹松栢成林初許適才兵李玄慶至是  
謝不嫁充州節度使蕭傲狀于朝詔表其閨

智壽同官人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與日夜號哭候族  
人于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各爭為首有司不能決者三  
年或言弟寔倡謀乃論與死與臨刑歎曰讐已報死不恨  
矣奇見與將死投地委頓身無完膚紙與血盡乃已見者  
傷之

符令奇沂州人初為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擊于璘奔昭義  
節度使薛嵩嵩卒田承嗣盜其地田悅拒命馬燧討之令  
奇密語璘曰吾聞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家無噍類吾觀

本四

天

田氏覆亡無日安用苟活且夕自取族滅耶汝能委質朝  
廷為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今王師四合吾屬乃俎中  
醢耳兒今若行吾死不若不行吾亦死尸壘運地去賊  
幾何璘痛泣與父噓臂而別乃以衆降燧悅聞之大怒引  
令奇切責之令奇為曰爾忘義背主且夕且死吾教吾兒  
以忠以順雖殺身庸何悔耶死等爾愈爾遠矣悅滋怒殺  
令奇夷其家璘聞父見害號絕幾殆燧表其冤加檢校左  
散騎常侍贈令奇戶部尚書璘之降也母匿里中獨免及  
悅死璘聞訪得之詔迎至京師賜宴別殿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壞作塚皆身執其  
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盧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

雖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詣墳踴而哭馬獸亦  
為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  
親為子忠君為臣此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  
仁至哉侯氏創巨痛殷手足肝腦以成高墳夜黑颺動如  
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昊其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  
生其哀也均願後絕配瞻前無隣 俱出唐書

張承業唐莊宗時為晉李克用監軍後莊宗在魏與梁戰河  
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全  
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其功為多在宗  
歲時自魏歸者親須錢滿博且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  
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欲得之承業謝曰國家錢

本四

天

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之教使非為  
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  
也莊宗顧之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曰臣受先  
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  
愧於先王矣問實從旁勸承業令去承業奮拳踐實踏罵  
曰聞寶未溫之賤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詆毀  
自容邪太后聞之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嘗之矣明  
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即  
帝位于魏承業方外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  
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  
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命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



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永業曰不然宗本  
昔之仇賊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  
聖之深雠更求唐後而立之孰敢違耶臣唐家一老奴耳  
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曰里使路人詰而歎曰此  
本朝救使先工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亦  
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怪老奴笑不食  
而卒 本傳

高鈞范陽人為入素長者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竟  
有女年十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與此女償所負錢自是  
遠適高鈞憐之即焚其券以享女囑妻曰吾撫養之既笄  
復以二百千得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泣訴前罪焉

鈞不問由是父子圖鈞傳養與祝壽宗部有喪不能舉  
者為出錢葬之凡二十七家孤遺女貧不能婚者為出錢  
嫁之凡二十八人每歲量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  
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建書院四  
十間聚書數千卷擇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  
士有志為學者聽其自至由高鈞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  
踵高鈞初無子後生五子各茶顯仍以福壽而終

百川學海

鍾離權江南人寧德化縣將以女嫁隣縣許令諭縣吏買婢  
從嫁吏與老嫗引一女來曰撫之臨川人也一日權視事  
歸見女泣於屏間詰之答曰某父昔令是邑不孝與母俱

亡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明府欲買婢吏以其應命遣  
思吾父不覺涕零權呼吏嫗研審如女之言戒家人易其  
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令告緩婚期將轉嫁女之資先  
嫁此女許曰古人耻獨為君子請即以前令之女歸吾兒  
別擇婿以嫁居女權欣然從之即以前令之女嫁許時人  
兩高其義 為政勸懲錄

練氏者章邯公之高祖母也其夫章均為王審知偏將領軍  
守西巖一日遣二校請兵於審知後期不至將斬之練氏  
為請不得即密取奩中金遺二校急使逃去二校奔南唐  
為將嘗帥兵攻福州時均已卒久矣二校聞練氏尚在聞  
亟遣人齎金帛招之使出曰吾望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

春白

併及矣練氏逐金帛不納曰為我謝二將軍誠不忘前日  
之意幸還兵使吾城降吾與此城人可俱全不殺願與昏  
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二校感其言遂許城降城中  
人甚德之練氏生五子皆富貴邯公與申公皆其後也

薛仁謙世居京師昭德坊後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弟為李  
賓所據賓家多寶嘗藏金珠價數十萬於第中會以罪誅  
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之或告以賓所藏者宜自取  
之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手盡召賓家屬使發取然後  
入仁謙于居正遂為宰相至今居此宅云 俱石林燕語

薛氏劉仁贍之妻也仁贍仕唐為清淮軍節度使周世宗自  
將百計攻城援兵屢敗仁贍意氣益壯世宗據胡床坐城

一四二 冊 續修四庫全書 0 卷三十一



下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之驚去胡床數步輒墮仁贍投弓於地曰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下耳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殺家禍為重故所執仁贍命朕斬之監軍同建構求殺于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自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伏命斬之然後成服聞者皆為出家已而唐軍多降周仁贍聞之扼腕嘆歎卒偏裨及士卒白劉以拘者數十人薛氏不食五日亦死 五代史

申新高者南唐優人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欵率元繁農商苦之而莫達於上時元早引以請祈無應上他日奉賜苑中示年臣曰近京三五十里外皆霖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諸相未對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

宋史

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帝雨告足帝嘗於便殿引鵝就賜周本本疑不飲別引厄傾酒跪而進曰願陛下飲此酒庶見君臣同心上色變無言者久之左右皆相駭汗漸高竊論其意乃盡併兩盞飲之內盃懷中取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詰其辭辭之已不及矣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命樂工揚花飛奏水調詞花飛唯歌一句寓規諷之意甚切上悟覆盃大悅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啻有斷壁之犀也胡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開吊楚幾致治平 金陵志

吳越王錢俶其兄名侖大臣胡進思廢其兄俶而立俶徒俶

越州俶為具資給豐厚禮意備至進思恐為後患屢請除之俶泣曰若殺吾兄吾終不為汝欲行其志吾當逃避賢路進思慚而止俶慮進思害俶遣親將薛温為保守衛戒

之曰妾汝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捍之温至越州旬餘有二卒夜持刀踰垣入侍闈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温領徒而入斃二卒於庭中乃進思之所遣也進思因憂懼死後左右屢有以俶為言者俶終不聽友愛彌篤本傳

龔穎守同秀初仕南唐為學士隨李主歸宋太祖先是穎叔父慎儀守歙盧絳殺之未幾絳亦降宋與穎同朝穎憤絳殺其叔父忍所以報之曰古之殺人以義者令勿讎今絳不義殺無辜倘置不問非所以盡忠孝之道也段太尉奪

宋史

笏擊朱泚其事殊壯有為者亦若是迺私袖鐵簡入朝會絳未陞見穎遽前擊之太祖驚問故穎以狀對因俯伏待罪且奏曰臣一為國家除害二為叔父報讎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於朝太祖嘆曰江南小國有義士若是耶遂誅絳義穎而釋之穎慷慨英特志大氣宏諫諍論議卓犖奇偉世以忠義稱之號曰端公 舊志

續觀感錄卷之四



續觀感錄卷之五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震校刊

宋

許迥字光遠初門人父規南唐時遊宣歙間聞旁舍呻吟往問之其人曰吾病且死察君長者敢以骸骨累君因拮索中黃金贈之規許諾敢負其骨與金走千里詣其家死者父母大驚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素親不願遂去三子遂逝及迥宋師伐南唐逝為將分護北城迥時同在軍中矢集如雨迥以身蔽逝被重傷不避及逝歸宋其友金惟岳之族同寓京師惟岳有子田亂失所之後聞肥水鉅盜

李

李某得以為子惟岳注謂迥曰吾止此息公能出吾子乎迥即請往既至盜遮刺之迥曰李氏若豪雄欲殺義士無所事乃盜驚止迥注謂曰汝所侮者吾兄弟子之吾聞義士能哀人之急汝豈敢草間無知輩邪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金氏子是時迥以節勇聞河北夫臣屢欲薦之迥曰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竟終隄上遂善事其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大中祥符中封泰山加恩群臣然當是以讓死遂乃以遂為將作監主簿逃事兄如事父使其妻事嫂如事母故人無後視其女如己子迥事母如逐之孝視其兄如逝之為弟也迥子俞少喪母事父尤謹所欲雖千里必致後以貢如京師安與扶持

說唐前下與妻子共食捕楊長之事父必公厚公卿聞者

辛奉佐之父年垂八十謂曰親汝登科吾歿無憾矣未幾

俞是弟後汝陽從事即路有日父疾沉篤命書夜供者

幹港必親不避汚穢或問之俞曰幹港於家人之手恐其

久不廢也父其補遺家貧假貸故大幸或問父所

經由涕泣永日嘗還環山馬上忽痛哭僕仰視其狀曰我

父嘗寓此也士流咸服其孝許氏一門忠孝世濟其美王

安石為作家傳亟稱之云 郡志

劉留臺自少極貧事親竭誠鄉人厭之一日往泉州謁親表

徐司戶至則徐已別歸後徒步歸至漳州入空室中拾金

一袋浴畢託疾臥室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

自言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取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

之昨說醉中與同伴博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

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還鄉人

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邪公曰平生賦分

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災且彼辛勤所

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

一舉得第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達者

二十有三人曾孫侍即嘗錄其事鑄之以戒子孫曰當以

高祖之心為心居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

凡物非己有者不得妄有觀感云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治後事孝基猶儉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乃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乃使管庫其子日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矣遂以其父所蓄財產悉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擇為鄉閭善士故事孝基終其身

溫人趙存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于二年事兄存雲惟謹存雲賦嗜淫色情契無所不至生業日壞存雲諫之兄怒遂求拆籍不及五年而兄之財產蕩然矣公私連負尚三千餘緡存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

費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投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措備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存雲意甚動懇遂受之次年存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王達者北田郎中李墨僕夫也事墨久墨親信之既而去墨應募為兵十年矣會墨以子率妖術事敗墨夫婦被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墨平主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達獨旦夕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墨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達追泣而隨之防者道

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得相隨乎墨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達獨任左右不忍去數日墨自縊死旁無人達使毋守墨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共如親父子其者皆為流涕殯墨於城南佛舍然後歸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名以取祿仕者獨能然於天性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然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彼得於雲者不過一衣一食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鄉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日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救也耶 俱自新編

真宗十四年詔下會稽旌表袁氏門閭褒孝義勵風俗也昔袁屠仕西晉避地於婺其子尚徙居會稽世勤耕桑家積仁義越五代至趙宋踰六百載無別居無異爨大中祥符四年郡邑始知袁氏一門之義自尚至可瞻已十九世矣可瞻孫治以行義稱於中為鄉里推重因聞于縣縣聞于郡郡奏於朝旌表門閭獨復徭役治之子仲容事母尤孝謹母病亟醫治無所驗歎曰嘗聞古人有割肉可以愈親疾者乃割股飼母母愈之果袁季子仲容亦割肉將作羹聞兄已進乃止是時雲雲能愈後其家人駭觀以為精誠之感也 義門記

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過而問之旁



舍生者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可免若於難徒法無益也旁舍生欲歎久之曰僕頃官於某私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息家貧無以償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法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色哀凌則棄為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不意君之厚既如此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至期携女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云 仕學規範

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人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為棺殯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之私焉于是伺其室而除服謀為婚媾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為之感泣遂許而嫁之一日家有水有浮漚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固問之恃已生二子不虞其妻之離已也即以實告曰前夫之溺我之所為也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沉去刺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離之心生矣即日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離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離二子離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投于淮已而自救焉故謂之義婦又北神烈婦有美色夫為小

商舟行上下載以自隨至于地名北神其夫病死貧無以儉同舟富商者假貸與之衾棺之費一切皆具商自恃有恩顧其妻以為已物烈婦既葬之三月復墓以歸富商逼之勢甚迫遂取其嬰兒縛置胸前母子號呼赴淮而死惜哉亡其姓氏以其死於北神故號北神烈婦 休即孝文集朱承逸居害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兒女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測然慰諭之乃親護其歸正見諸悍僕群坐於其門索債朱因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一家四人死于水于汝安乎幸吾見而救之耳汝急歸告若主彼

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為代還本錢可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而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服及眩皆登第著名節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齊東野語于令儀者曹州市井人也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槍之乃隣舍子也令儀嘆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夫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夫感愧卒為良民令儀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教之子似姪傑倣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州令族又張知常在上庠日其家以金十兩附寄于京



為新粟之賈同舍生因知常外山發篋而取之學官集諸  
生檢索因得其金知常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  
以還知常念其貧以半還之終不言前輩謂知常遠人以  
金人所難也分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慈書

本古多何云亦為人 功歸本以家事日落何氏甘淡海守  
情物事大起家遺夫一貧友至必極力營辦飲饌豐於家  
族遇貧士必因而濟之故本叔傳父諸名流何氏與有力  
焉一日語夫曰子將出仕當不三寒餓死矣奈子之季牙  
及子之姪然何我囊中尚有餘資久蓄矣盍請給散之何  
如之強曰此吾素志也願不飲言耳且日盡取以散難替  
珥不遺亦叔既通籍何氏復語夫曰子改秩信不寒餓矣

小叔尚田塲屋美以自立先公有田若干畝蓋志界之夫  
笑曰此尤吾志也遂與之聞者皆稱其賢 王焯撰記

金谿吳氏臨川王益之妻也益有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所  
出然吳氏愛其長子其於少子曰吾愛之甚於吾子然後  
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壯有不知為吳  
母者居久之二長子前死吳氏遇二姪婦尤有恩意而身  
為子其孤兒忘其力之憊也其處內外親疎之際一主於  
恩有諛訛詆罵已者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怒容  
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已者急分衣食并之不為秋毫計借  
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姪三歲之孤  
女加已女而侍長子之母族如已族其自奉養不擇衣食

其見世俗之好無不... 子方仕于朝嘗有...  
而以不足于養者憂... 不安于命... 命者  
非有符於外也其子... 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吳  
氏不諱言故卒不及封... 見于行事之迹而余以通  
家故疏于耳目者... 曾為堂文集

近世又氏專取高官為之傳故間聞之吾人莫之聞表禮之  
廢矣矣而民間為其醫士劉素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  
身以此今士夫所難能也其第亦一尤孝友廉謹過於人  
有僧宮錢數萬於其室居無... 經死亦一處請縣自  
諡以錢歸其子鄉人負其... 久不信者新... 以  
之有屬文率者其元嗜酒仰... 祭為生元... 賦... 祭

其鄰人不平而信之文祭曰吾兄未嘗毀我汝勿離間吾  
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嘗語其婦曰汝事吾  
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  
豐中朝廷備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  
其優者留翰林授官有臺守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  
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  
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

張氏澠州昌樂人父為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  
者... 之約其父云失之矣父哭三日表明由是...  
民... 於故尚書... 公家守曰菊... 以... 其女...  
人金士則張氏與父別二十一年一旦遇于金氏之門而



識之相抱痛哭遂辭金氏與父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  
 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  
 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心安乎父乃止  
 父時年且八十與他子家其苦窮薪為業未幾父卒張氏  
 養繼母盡子道勢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毋卒  
 張氏嫁為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  
 氏鞠之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不可忘金氏金士則之妹  
 予嫂也張氏自難之泗省金氏又來省予嫂嫂置諸園門  
 之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  
 受而諾之者輒謝不與較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  
 錢刀衣服固辭強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  
 棄必拾以歸女僕之幼者則為之櫛沐細視之如已女  
 至于樵夫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數日悲鳴不食  
 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  
 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 俱溫公文集  
 程夫人姓侯氏太原人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七八歲時嘗教  
 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  
 房闈十九歸太中公謙順自收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  
 行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不  
 喜嘗朴奴婢視小穢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  
 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  
 小兒屢取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

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  
 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謂曰幸  
 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收以侍汝歸非欲  
 之也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  
 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慈其過而父不知也願兄弟孩  
 提時行時或陪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  
 至踏手雖使令策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願兄弟平生於  
 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者非性然也教之使然  
 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事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  
 虛陵時公宇多恠家人告曰兒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兒  
 擊鼓夫人曰以槌與之他家人不復敢言惟亦不復有逐  
 獲安居夫入蜀為蜀王為講章是也 傳於人者深以為非 州 傳  
 巢谷字元脩眉州嘉州人舉進士不利去遊秦鳳涇原間  
 所至衣其秀傑者韓存寶者與寇喜熙軍中存寶為河  
 州將得罪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  
 餓索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傳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  
 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蘇氏兄弟軾轍在  
 朝貴顯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軾請居筠州自筠  
 徙雷自雷徙循兄軾亦自惠州徙昌化平生親友無復相  
 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欲徒步訪之聞者皆笑其狂元符  
 二年正月自梅州遣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今至梅矣







續觀感錄卷之六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末

賀織女者兗州民家婦也其夫以興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未久其夫遽出每出一輒二三年方歸則數日復去不留一錢濟其母給其妻問甚呼為不孝之子所得雖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遇夫還但忻然承事飯食幹濯必盡其力未嘗言及小妻及子以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斷負反以非理毆罵之婦亦不吝姑且老病凍餒切骨婦則為人傭織以供養其姑姑又不慈且加凌虐婦益

卷六

十

恭謹下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閨室無人之所亦無怨嘆夫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賀為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一載而能動力奉養始終無間可謂賢且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 王堂閣話  
趙廷嗣者趙舍人隣家之老僕也隣幾死遺三女在室內無兄弟外無期功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廷嗣事舍人久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使已之女與三女同處廷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故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

恤其孤不遺汝遠矣即迎三女至京師求良士嫁之廷嗣乃去吁廷嗣一賤僕夫耳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養其主之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然則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獨不愧哉 石守道撰傳  
程遵考字之邵內行全好人所難能遵考之母性極嚴厲惡尊彥之妻逐去之遵考時年三十歲舉順母意不復言娶與母對床而寢今二十年矣遂絕嗜慾未嘗一日失其懽心母亦撫養諸孫頗有恩意但諸孫或一言忌其出母則詬怒不已遵考妻亦賢無事被逐亦無怨語歲時問安奉禮物共姑不輟獨居守節志不可渝士大夫賢遵考惟其母憫其妻而哀其子也 紀談

卷六

十

張氏鄂州江夏縣人嫁為民妻里中少年有謝師乞者乘其夫遠出過其家欲逼而通之不從魯以白刃張氏大罵曰虜奴我寧死豈從汝邪師乞割其咽未絕猶掉師乞以告乃死師乞斬于市嘉祐三年詔封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夫殺身成仁此大丈夫事也顧家人女子乃能之用心如日月厲操如霜雪故以匹婦之微而為於封君之貴生百代之後而擬於上世之烈處窮閭之下而揚於天子之庭其家有賜其位有真其歲有表精神凜凜人益可敬而彼一時狂子固已戮之有司淫昏之魄泯漠不靈夷改其初則生相適也死相踵也然或榮如升於天或辱如墜於淵繫念慮操舍之間耳 羅鄂州集



曹氏者尚書即修古之幼女也修古知興化軍暮年而卒曹氏以幼未嫁父既歿同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芻蕘之用其妻陳氏將受之文曰吾父約於奉身庶於居官今其亡矣空之豐儉稱家有無奇受此恐非亡父之志之母因是辭焉同僚復曰願為異日嫁女之資可無拒也女泣曰外日用之於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妻幸父喪而自醜也父喪不以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母遂堅不使夫貪殘之夫好財積貨死而不悔朝廷發倉冒之禁防制甚嚴然以賕敗者相望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有所累豈不甚賢哉 章望之撰傳

王隨舉進士時其貧游於冀城道人飯被執入縣時石務均之父為縣吏代為償錢又飯之且館於其家數日務均之其尤知禮務均醉而賦之王遂去明年登第又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初不介意也後務均被累縣捕之急不得已投王王封銀至縣送務均之母事遂得解尋而王奏務均為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人服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且歎務均之父母之能禮士也 東晉記事

查道初應舉自荆州遊索獲資十餘萬高乘陽嘗與同輩至娼家見一女子端嚴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索求良謹者嫁之是年由此罷舉又嘗與程宿同寢逆旅中甲夜有盜取其衣道覺之休謂宿曰衣有副乎明日當奉借盜聞之奪衣而去又嘗於旅邸床

下獲金釵一束三百隻意所遺者以復來因坐旅邸不去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凄然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為謝道固拒之而去 百川學海

林積南劬人少持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策間有物注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此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曰此吾故人脫獲至可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月日南劬林積南館于此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物色之至蔡即見其勝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

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投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夷堅志

黃州董助教素重義輕利大觀己丑歲歎董為飯以食飢者又為餅餌飼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饑人如堵而進不復可制董仆於地頗被踐家人咸舛之董不介意明日又為具但設榻榻以序進還了無倦色賴以全活者萬餘人時有黃岡村垌間立十五多積穀每幸凶歲即賤價細民若之老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養羊屨數月方死此垌塌佛多施亦懼禍至董事佛少道責耳其視董之所存不亦異乎 百川學海



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二處女薦寢皆  
蔚然有姿色時彥賓方醉惕然謂二女曰汝猶吾女何忍  
相犯因手封鎖置于別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  
願公早建旌節彥賓笑曰旌節非所望但願死時無病耳  
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 為政勸懲錄

傳察字公晦孟州人年十七將廷試察京輔政責弄威權脇  
制中外誘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察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  
至又託其姻強察相見察不從京街之後為接伴使至燕  
山遇韓離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  
人臣也當以賓主禮見何拜為韓離不怒白乃如林察曰  
死則死耳豈有中原使臣而輒拜虜臣者或抑捧使伏地

察植立衣冠頓顛終不屈韓離不怒甚察知不免謂其下  
曰虜脇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  
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婉辭以告吾親少解其無窮之  
悲也左右盡泣遂遇害 言行錄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宣和庚子冬里有悍賊輩謁杜氏  
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  
不忍不與則禍且及女聞之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昌為  
不可待我浴而出趨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懼笑以俟既  
浴取鏡施朱粉具衫衣甚飾俄登几而立掠髮整冠以尺  
帛懸于梁自縊而死其家遠避號噉賊聞亦驚捨去嗚呼  
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手方

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程羅容處死不亂無異  
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余既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  
仲實因為余言宣和辛丑賊乘舟抄掠縉雲富室陳氏二  
女并為執植其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為  
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論之曰  
若獨不能為好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  
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氏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  
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余是  
以併志之 陳同父文集

歙縣程叔清女年十七方臘作亂合家避地於城南父母計  
曰此女年色方妙萬一辱於賊何以見於族黨乃呼謂曰  
吾州之族以淫為譴爾良家女也足乘嘗出閨闈賊術以  
兵脇爾當奈何女曰兒豈從賊者耶必當以死拒之女因  
取所携衣囊負以趨且為見執罵賊狀父母喜曰果如是  
真吾女也明日散處東塘山中女適為賊所遇賊好謂曰  
吾以爾歸聖公勿憂不富貴女曰爾輩欺天害人狗彘之  
不若何聖公也賊脇以刃曰不從吾言必殺汝矣女曰我  
知有官府不知有賊賊先斫其髻益以好語誘之女且囑  
且罵賊知不可屈乃亂下漬其尸乃去有三兒隱於大石  
下備窺見本末為其家言之皆悲喜因葬東塘山中

羅州文集

徐徵言子彥猷權知晉寧軍靖康元年虜騎犯順河東郡縣



淪陷微言集兵固守未幾虜至晉寧微言以書約隣郡折  
可求使出兵犄角先是可求之子彥文為虜所得可求遂  
降虜虜知可求為微言妻黨挾之至城下誘降微言登陴  
責以大誼慷慨泣下可求曰君於我何太無情微言手弓  
對曰公於國家無情我於公安得有情且此箭亦無情一  
發中之可求棄槍走因突出奮擊大破之虜怒圍之益急  
攻五月不下城中矢盡糧竭士困甚微言遣人間道以蠟  
書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死矣凡當勉事聖主且日虜  
衆蟻附登城微言先置家屬空室中積薪焚之坐堂上語  
將士曰我天子守臣義不見匈奴賊手因拔佩刀自擬衆爭  
抱持故虜得挾以去虜將婁宿因就見曰二帝北去君復  
誰為微言曰吾以死報太祖太宗宿與酒令飲即以盃  
地曰我尚飲虜酒乎又出偽制誅之曰能不屈當使世師  
延安併有關陝微言益怒罵曰吾膝豈為虜屈當亟殺我  
因射之死僵立不仆時年三十九宣撫使以聞上撫几震  
悼曰徐微言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擬於顏真卿段  
秀實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於是節鉞之贈 衛州誌  
廖夷清字禮卿南劍州人也曾祖居素任南唐以劉直見忌  
久之遷檢校太保諫後主不聽閉門却食服朝衣冠投井  
中而死已而得手書於篋曰吾不忍見國破故以死諫耳  
文士徐錯弔之有三閭自投於瀨浦伍相願棄於江流之  
句不數月而金陵降夷清童子而孤力自樹立篤學有文

才性孝友常者其姑退必感泣人間之曰吾姑貌類先人  
是以痛耳其弟臣清得官而天遺骸在唐州君時下第至  
江南聞之匍匐往收時方大饑道遇劫禮卿告以弟骨在  
懷無他物賊亦義之不害縱之去友人李觀題其墓曰太  
保之忠貫神矣天嘗時不省其諫後世不聞其賢非其子  
孫之孝孰能因而傳乎 李太白文集  
何宏中字遠先世居鴈門宣和元年武舉遠對第二名調  
滑州常城尉汴京被圍獨常城不下後以糧盡被擒金人  
憐其忠授之官遠即投牒於地曰我嘗以此物誘人出  
死力若輩乃欲以此嚇我耶金人怒囚西京獄久之免為黃  
冠自號通理先生起紫微殿奉徽宗御容以事之正隆四年  
病歿臨終有詩云馬革盛屍每恨遲西山鐵死亦何辭姓名  
不到中興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 齊東野語  
朱娥越州上虞縣朱回女也幼失所恃鞠于祖母一日祖母  
與隣人朱頰忿爭頰奮勇毆擊勢甚惡觀者皆潰散娥方  
年十餘歲踴躍號呼冒前抵頰以救祖母頰力屈勢蹙祖  
母雖中傷頰以腕去娥懼追及挽終不釋頰不勝其忿手  
刃娥數十刀卒斷其吭氣垂絕猶牽頰衣帶恐復及其親  
也獄具頰伏誅祖母猶坐詬詈郡從事虞太寧進議曰論  
法誠宜但無以慰烈女之志耳太守從而釋之仍以其事  
聞有詔安諭其家賜帛六束米三斛鄉人壯而義之後設  
祠位春秋祭焉虞乃疏其本末著之石刻實治平三年二



月甲午也 初記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灼香于頂夜禱于天乞減已年以益李壽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歿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塋或使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俱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塋西山先墓墓有大木萬株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地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年逾八十授宣教即致仕時李辭以忠諫去國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為二老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唯誠字云 縣誌

劉廷式本田家子隣舍翁一女約與為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問訪隣翁已死女因病獲替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女子之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曰與翁素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凡生數子皆成立士大夫為文以美之 沈存中筆談

續觀感錄卷之六

續觀感錄卷之七

崑山方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南宋

建炎元年八月四日明季猷自京師詣行在所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卿詣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盍為我圖之猷引至太僕丞陳正彙家館焉東九三上書皆不報書意大率乞東駕還京聚兵親征去汪潛善黃伯彥而用李綱會有楊撈通衛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為東也錄以示之且勸之歸報曰誠知無益但以召來不敢私還且一日太僕丞之子大方蒼皇過猷曰東執赴應天府矣猷歎曰少陽其終不見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不足怪也暮乃知已死於市猷遂為位哭之其僕俱遁夜有來竊伺者猷諭之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事當守屍柩以歸不可遁也明日潛至其屍所而遺骸已不知其處矣猷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少陽之屍歸塋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啓我心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土兵昇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至門外忽自言曰前日昇兩秀才今日又昇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辯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



癩為土兵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蓋少陽體稍肥而癩又可  
驗既得其真矣况少陽之來亦以棺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  
焉尚未得其首也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而  
如生合而殮之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欲求護少陽  
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行李付之初少陽之就執也  
一吏來傳太尹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  
然怒維而數卒環左右少陽曰東自知得罪尚容食否吏  
許之既食又曰更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委付群僕  
拂袖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遂明但見少陽與歐陽  
澈各集首於市少陽之死烈矣而猷亦義士云一盡忠錄  
朱弁字少章歙人嘗游京師入太學靖康之難議遣使問兩  
官安否無敢行者弁聞之即奮身自獻闕下詔補武官  
充大金通問副使與王倫直犯兵鋒以行遇虜相粘沒罕  
邀說甚切不聽使就館雲中以兵守之一日虜忽遣宇文  
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擇使副一人歸報虛中欲二人探  
尋以決去留弁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為耳吾肯覲幸於先  
歸哉願使長使書歸報天子以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申  
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倫行有  
日弁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  
也公既還朝使某不幸有意外之辱得抱印以死死不腐  
矣倫揮涕解以授弁弁懷之卧起既而虜迫弁任劉豫且  
曰此南歸之漸也弁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

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朝之執虜人怒絕其條  
遺以困之弁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為屈久之  
復迫公換虜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  
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  
死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忠宣公且  
具酒食召雲中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  
吾已得近郊某寺之地一旦畢命諸公幸瘞我衆皆淚辭  
睫不能仰視弁獨談笑自若曰此事君之常分諸君何悲  
也虜知弁終不屈遂不復強後和議已定弁與洪忠宣  
公皆得歸編惟政宣以來狂圖誤國使君父蒙塵越在沙  
漠若寒無入之地一時遺臣覲然相視無一人肯壽問者  
弁收事野諸生年日未嘗沾一命之祿願獨奮其忠義  
歸守死不屈至十有六年之久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  
其忠義天節始終凜然矣 朱文公撰行狀  
詹惠明婺源人紹興中父坐闕死鄰人妻當死惠明年二十  
二詣縣求代不允縣以獄上郡惠明隨至乃手為牒自言  
無以報國極之恩幸有二弟可以養母乞以身代父死嚙  
指出血詞甚哀至五訴不省乃跪府門外以火艾灼其項  
且數十壯郡太守見而憐之使其狀來明日至走下太守  
稍有難色惠明即割右耳血淋漓左右皆大驚亟上其事  
詔赦其父死始惠明繫獄父見之罵曰吾年已老死自吾  
分爾來何為惠明終無言官吏始以得請擁入市斬之畧



無悔色曰代父償死吾之願也及至市曹姑宣恩旨縱之人皆服其誠給賜錢帛改所居壽福里為孝悌里 羅耶

州文集

邵雲者龍門人也存孝仙帳下虜將襄宿衆十萬圍陝州  
彦仙力拒之援絕裨盡城陷猶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  
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雲被執妻宿欲命以千戶長雲罵  
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陝州東門外扶眼摘肝罵不絕口  
喉斷乃已又徐州人趙立謀武衛軍王復守徐州立存帳  
下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後矢累必洒血以戰復忠之自  
持危酒揮淚以賞立城破復堅坐聽事罵賊求死立潛求  
復尸慟哭而葬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歃血相誓為復報讐

退者必斬威震諸軍一鼓破賊後賊圍楚州急立往救之  
忽中飛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鉄箱破齒擊膏移  
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立神色不變劉豫在  
東手遣故人葛進賞書誘立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又遣沂  
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立立令拽出就戮偲大呼曰我非  
公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恤故人耶連令纏以油  
布焚死市中後城陷死之 言行錄

楊邦乂字希稷吉水人任建康倅社充擁兵六萬保建康會  
金虜大至克乘舟以遁金陵空無兵守知府陳邦先出城  
迎降強邦乂去至街橋大呼曰我豈為降虜者耶既至虜  
營邦先以下皆拜願降邦乂獨僵卧不起邦先詭曰通判

素有眩疾虜酋名四太子者令挾出瘡之遠所親厚者  
說曰公故貧有兄垂老寡嫂孤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  
女未嫁今去鄉數千里無所托寄國家事勢至此不降將  
誰為邦乂曰此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願  
勿言明日四太子置酒召邦乂議事拒不住衆挽以至庭  
邦乂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肯與犬豕醉飽哉流血被  
面左右掖出虜酋命拘之他室邦先復出諭之邦乂瞑目  
曰爾以從臣守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苟生復幾何特  
使人人效爾朝廷何賴時有虜官取幅帟與之曰汝無多  
言忠於趙氏書死字歸我書活字即取筆書字曰死四太  
子甚怒邦乂乃大罵裂巾覆衣以祈速死遂遇害剖腹取

其心聞者哀壯之時有斗子陳大伯者嘗從邦乂為倅邦  
乂被囚從者皆散陳獨在傍不去舉斃擊四太子不中遂  
同遇害又有賈山岩者見邦乂被執命其子結里人為鬻  
薪者置兵於薪以入將殺四太子聞人索之事覺磔其父  
子於市 言行錄

夫人吳氏尚書呂社之妻也宣和中朝建命社往合肥護諸  
將社謂夫人曰君命義不可辭一死固不惜第恐無益於  
國耳對泣如永訣然未幾虜叛逼社北行社於馬上諭  
瓊等無忘國家恩不聽至三塔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如  
何見之此處是我死地更不去也瓊令人縛之上馬社翻  
身落地大罵謂其下曰爾輩中豈無英雄劉豫是逆賊耶



瓊是叛賊豈可從之耶衆皆感傷涕泣瓊怒命左右以刀刺社社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卒時武義人江漢隸瓊麾下瓊既殺社舉軍降劉豫漢與其屬謀曰吾儕誓忠義死國詎可為降俘夜逃還得社之首至揚子江無舟渡乃埋其首於江中識其處遂解甲浮渡連行在所時方收社家屬鞠之漢明其不叛具告於末命押源取社首得之埋處已不可辨獨呂氏女言父行時將括髮我製以紫羅紉以皂線按驗不誣遂赦其家夫人吳氏見括髮羅大慟即自縊以死而狗莖馬時人哀之

言行錄及金華志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琶八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虜偕死以報國一

卷七

十一

日鄴方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甕登小閣上祝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甕中馬琦被執琶八曰大金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者且因罵鄴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降虜尚得為人耶琶八怒曰汝欲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屍灌油焚三日琶八如其言焚之琦恐琶八追及高宗故以焚屍緩其程耳會稽帥傅崧卿請為立廟祭之其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為賊其能為宋伏節死難者乃一衛士狙擊虜酋媿罵降帥至死猶不絕口嗚呼偉哉

廟記

蘇雲卿廣漢人與張魏公交為友紹興兵火後結菴東湖上

垂三十年治園種蔬澆園之隙危坐終日入莫為侍夜則織屨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石曰蘇翁草莊一日當業於市有乘車者舍車而下大呼曰此非吾蘇雲卿耶翁曰視乃其故友知不可掩遂從容與語久之臨別謂客曰望為秘之後蘇公復相函金幣修書府帥招之云有故人蘇雲卿久不聞動靜今聞在治下研察其人管樂亦亞也非折簡可招為我造其廬必致之帥即以書謁潛謀云此必隱君子吾當以禮就見乃更張為將士造其所翁方坐茅簷補布褐進而揖之翁起曰二公從何來翁曰過客適至此翁乃揖坐松根語良久翁入室二公隨之破竹几上大字西漢書一冊而已二公徐拱立出魏公書幣翁神色不

卷七

十一

怡似怨張暴已蹤蹟已而旌旗填道力請同載以歸翁謝曰適以不知為帥潛遂敢以野服接語乃今知之未日專留詣謝二公不敢強翌日兩司候伺杳然遣使至菴迎候書幣不啓而翁已遁矣

祠堂記

秦檜用事竄故相趙忠簡公死未產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以言遺家之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後夫巫捕貨之法且併搜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敗趙氏以須檜取美官蒙之不可則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蒙之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存翌日乃往為搜捕者而以



無所得告傑怒乃誣家之他罪劾之徙其官趙氏竟得無  
他券之建寧崇安縣人孝謹順事其父及母兄無間言  
尤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父引年恩當及蒙之子  
蒙之推以子家家居不問有無任官不計升黜至於同人  
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達雖奔走乞  
貸不憚也歷陽張孝梓忤檜意遷繫廷尉親舊畏禍莫與  
通求所以為索體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發家資得  
白金百兩遺之張氏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在江西時  
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  
家蓋暮躬治粥藥琦得不死他所謂類此甚衆不勝記也  
朱子大全

趙達蜀人也紹興中召為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  
善類以去威權神息趙至京見檜檜欲收之問知其家  
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更嘆語有  
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檜力辭不受吏徒  
以出同舍郎勸趙毋拂檜意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子  
獨何人托君謂冰山足恃 走吏不得已歸  
酒弗敢以其言白檜久之語及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達如  
爾孤死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明日奏上曰三館士不檢  
頗多臣將庶之其醜禍不淺會檜得疾而免高宗微聞其  
事權趙著作佐即謂之曰卿乃朕自推知卿不附權貴真  
天子門生也趙之介持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程史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  
一釜適享婢僕然後役之其子東山啓曰大人壽高且賤  
事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婢僕亦人子也且甚承酒使腹者  
暖氣乃堪復耳汝為此言必不能守吾家法矣後東山守  
吳興夫人於郡國種苧躬紡績以為衣平居首飾止於銀  
衣止綉綃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  
誠何心哉誠齋父視金玉如土誠齋澹江東有俸給僅  
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年以俸錢千緡代下  
戶輸租其家采祿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  
死無衣衾以就殮吏良守廬後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  
無非可敬可法之事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

絕俗固皆得之天資學力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

夷堅志

徐孺人若龍游人也初死母欲以孺人嫁富家兒孺不成服  
孺人問故母告之即遽慟殯絕久而復甦母度不可強而  
止既終喪兄從容揣其意孺人曰以貧家女嫁富家兒吾  
不為也信安劉必明知其賢從聘之無何必明得暴疾將  
死親戚咸為之憂孺人曰既許嫁矣生死當從劉氏吾復  
何疑已而必明病愈卒歸之必明家甚貧而孺人有餘粟  
乃以孺人托其弟遊學遠方弟以餘粟貯別所棄孺人歿  
屋中不顧孺人與一婢日夜績紉以自給嘗遺必明書曰  
老樹一株綠陰滿意願足以自適幸毋念我終不言六年



之過父之必明歸囊有白金數兩孺人問所從來必明曰  
人托我謀事既成以此為謝孺人怒擲金於地曰吾謂君  
安貧樂道而乃若是耶宜亟還之必明慚竟還其人後必  
明釋褐令湖南秋滿一日引鏡照白髮種種歎曰此豈改  
官時耶遂謝事去與孺人窮約終其身夫必明以勇而逐  
其高孺人以剛而佐其潔夫婦皆偉人也可敬也已

葉水心文集

王遠者袁州穀城人也平生無念志未嘗嘗言人嘗使其僕  
曝麥於場僕從外游雨俄至麥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為  
悔鄉人有負債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遠見之  
即與其直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券其入果如期而至遠笑

曰吾烏用汝女耶為君償債耳卒歸之所居去社與鎮十  
餘里有僧與鎮將氏有怨導賊來劫那欲復仇遠聞之  
因其牛酒以待賊賊素聞其賢約其徒無犯王君僧亦感  
遷憐恩見刑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那也遠力解之不  
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那舉族遁去賊無所肆其毒而散  
猶子京某使任氣使酒而好鬪市有一無賴少年京惡之  
嘗切齒遠于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布於房陵衆僕皆詳  
曰吾等自能任之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遠不吝無賴子  
得錢醉酒痛博數日而盡遠遁去舉家咎遠遠曰吾非不  
知願吾姓與此人不協常恐盃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  
則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之也常曰家資非我獨有當

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賤貧窮故  
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飢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  
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為之具棺余士大夫罷官赴調流落  
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於是遠  
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云子文為人魁梧寬  
厚行義著於邦族遠之業世其德而不變盛次仲師南  
陽卒于官其子章卜葬於漢南貧不能集事造門哀告曰  
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為先人宅兆文慨然  
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墓所須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  
百指不厭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  
必同席上下內外無異財鄉人取以為法云 三十朋文集

吳興莫翁者暮年忽有婢作婦翁懼其姪姑且以年遠懸于  
婦若孫巫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時歲給錢米繒絮不絕其  
夫以鬻粉羹為業于務長膏羹於市且十餘歲莫翁卒里  
巷群惡少遂指為奇貨悉遣婢家啗之婦聞翁死方哭則  
謂之曰汝富貴至矣何以哭為問其說乃曰汝之子莫翁  
所出也其家田廬汝子所當得孟歸取之不聽則訟之可  
也其夫婦皆曰吾固知之奈貧無資何曰我輩當貸汝耶  
為作數百千文約且曰我為汝經營事法則歸我然實無  
一錢止為作哀經與其子服之使往且戒曰汝至靈幃前  
大慟且拜拜訖可亟出人間汝謹勿應我輩當伺汝於屋  
左出則赴官告之可也其子謹受教既入其家哭且拜一



家駭然碎易姓為欲毀遂之莫氏子坐前曰不可遂把持之曰汝非賣美之子乎曰然遂拜其母曰此嫡母也吾乃汝長兄也汝當拜又遍指其家人曰此為汝長嫂此為汝兄若嫂汝皆當拜又指云此為汝長姪此為汝長嫂此當受拜既畢告之曰汝既為吾弟當在此撫喪安得去即命擲濯盥去故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又呼其所生母喻之以月廩歲衣如翁在日勿愁飢寒婢亦欣然而還群小方聚委巷侯之及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納相視大沮計畧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赴官訴其子負貸錢部運莫姬及其子問之遂備陳首尾太守劉瑒歎曰莫氏長子可謂高識遠慮矣於是盡以群小真之法 齊東野語

續觀感錄卷之七

續觀感錄卷之八

南宋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乙亥兵火挈家避山中悉為盜所掠僅留孝女方十歲携之丐食以活居蕩不復存因寄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日携女子就食凡數月信和所以頗憐之時東平李知事亦寓寺傍自至與僧談欲謀一士為友僧以陳薦一見契合館於其家亦得其家數心居數月孝女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於禁烟節將為湖山之游能乘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

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畢李偕陳携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號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附葬于母塚之傍嗚呼古有曹鏡二城燒燬史冊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如此視前無愧矣王佐字宣子母葬山陰獅子塢為盜所發時宣子為吏部員外郎其弟公衮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穉曰德也遂聞于官治其罪止從徒斷公衮不勝悲憤因手斷賊首復提之自歸有司宣子聞之亟以狀自朝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合議曰公衮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是傷尸也父母之仇不共戴



天法當死矣而吏廢法出之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百  
之伸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其公哀之殺是賊協  
於義而宜於法者也何罪之有公哀起儒生廷疏如不勝  
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哀得不死幸耳豈  
非天鑒善人有以默相之歟 俱齊東野語

袁昇鄞縣人初為郡吏年五十無子其妻遺之金若干勸往  
臨安置妾既買妾入門察其有憂色且以白麻束髮昇問  
之泣曰妾乃精知府女也家四川不幸卒且貧母鬻妾  
為歸途費耳昇即日送還其母母驚喜泣曰財已破用奈  
何昇曰願即相奉且探囊中餘貲加贈之而歸妻迎問曰  
所買妾何在昇告以故妻歎曰君設心若是何患無兒耶

明年果生子名韶後至顯官

毛惜惜高郵妓也宋端平初別將榮全甚愛之後據高郵以  
叛制置使遣人招之全不聽一日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  
呼惜惜行酒惜惜鄙其人恨蹇不肯供給安斥責之惜惜  
曰初謂太尉降本朝妻為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  
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願請速死全大怒  
遂殺之後人為立廟 俱一統志

元兵入杭宋后全氏以下皆赴北寓上都宮人安定夫人陳  
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自縊死朱夫人遺  
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家祿羞為  
北臣明日奏開命斷其首縣全后寓所是臨海氏婦王

氏被掠千夫長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誓死不可過  
清風嶺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嚙拇指出血寫詩於石曰君  
王無道妻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  
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  
山省漸遠存亡二字實哀哉即投崖下以死岳州破時韓  
氏為游卒所掠以獻主將韓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  
日得其屍於練裙上題五言長句士大夫多傳誦之韓名  
希孟年十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瓊之婦之又岳州徐若  
賢妻亦同時被虜來杭居韓新王府自岳岳抗相從數千  
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一日主者怒甚逼而  
淫之因告曰侯妾祭謝先夫然後為君婦未晚也君妾用

怒執主者喜即焚香再拜南向飲法題滿庭芳詞一闕于  
壁投大池中以死噫使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  
婦者則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  
罪人 輟耕錄

景定庚申福建一行童張文啓與周姓者避寇入山穴中見  
一美少年所携包中鏗鏗皆金銀聲也久之見其足小似  
女子遂問之愧不能對倉惶欲去張曰出必遇寇爾果女  
子但安於此吾等誠謹人亦避禍者勿憂其他女因以實  
對中夜周逼而汚之女子奉釵釧求免張亦力止之遂不  
果及旦張語女子曰此地僻無寇爾可耐處找走出山觀  
之寇退當報汝蓋張欲悅周以去使女子安處也出山遇



一村老城寇已退遂向村老至穴令引女子歸其家女以金謝張不受令周受之張先問村老居止姓名遂囑之曰我與此女家為姻眷女子所携皆金寶爾善送歸令厚謝爾一毫疎失爾莫逃罪未幾張父母取文啓歸俗云里中黃宅欲納為婿黃氏女即穴中所過者云村老送歸後父母大喜感文啓恩必欲以女配之也 江湖紀聞

楊佛子名文脩字中理諸暨人篤孝鍾於至性年六歲視母食多寡為飽飽母病輒不食年十五以母多病遂棄舉子業讀岐黃氏書父諱之從容吞曰我母嘗病忍能一日去母從師耶母病革藥罔奏功即取股肉和饘粥以進母食即起佛子頰下生瘤大如覆杯一日由市歸中途值操瓢

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從佛子求共雨蓋即與共之行一里操瓢者左手拍佛子瘤右手拊背曰瘤可醫汝何報我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不見矣佛子大悔明且視頰下瘤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瘤還在背矣人謂孝感所致毋歿佛子躬捧土成墳種樹築廬墓上居之童子婦人瞻其儀形咸手加額曰佛子佛子尊官鉅人入其鄉必過其廬晦菴朱公嘗以常平使者道經風橋聞佛子名特就見與談名理竟夕乃去年九十九終 欽定集  
吳楚才建昌人名炎宋末建昌歸附楚才於其鄉糾聚丁壯稱義兵張榜檄罪元兵誘降之衆多解去楚才與弗利為人所擒及其子應登俱送建昌從遠錄事婁南良訊之南

良曰君何為錯作此事楚才抗聲曰不錯如府錄所為乃大錯丁府錄受宋官爵今反為敵用還思身上綠衫於何處得來我不過鄉村一秀才特為忠義所激欲為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悅而語塞久之斬楚才父子於市蓋王聞而衣之持贈官立廟又儒生王士敏吉州人也時江西諸郡俱陷士敏與針工劉世超聚兵與復兵敗世超嚼血書帛云生為趙民死為趙鬼赤心報國一死足矣以帛自縊死士敏入獄書一詩於裾云此行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染好教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罵賊而死 忠義集

宋前監丞劉全子福清人也元兵入閩全子糾合義兵即故直寶章閣妻祖林秀齋題置局曰忠義招募事伍志圖興復元兵向福清全子遣兵拒之賊走有林同者瑒之孫全子之妻兄也兵至同家衆勸其避不從乃盛服坐堂上題其壁曰生為忠義臣死作忠義鬼草間足可活吾不忍為爾諸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元兵至執之同天馬被殺明年全子自縊死有司執其妻林孺人詰全子反狀孺人叱曰林氏劉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之不成天也何謂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乃吾兄也吾與兄一忠義心耳肯為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忠義集  
朱浚字深原建寧人元兵下江南遣八使人間說降兵至浚家欲降之浚叱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哉遂自殺朝



奉即張唐者南軒先生諸孫也起兵復湘潭等三縣後六  
敗被執行省欲殺在獄欲降之唐罵曰紹興至今百五十  
年乃吾祖魏公仗拾椽板者今日若降他日何面見魏公  
于地下耶遂遺書如封劉越州之詩曰好汝名義垂千  
載不犯衣冠辱四書

趙在長沙人逸其姓名宋德佑中從淮成羅樹垣准兵敗  
俱被執至瓜洲元將使准招李庭芝准至揚州謂城上人  
曰援兵至矣慎勿降元將怒殺准棄尸江濱美為人元軍  
帳中告曰矣厥事趙運使今其死不登不能忘情願掩埋  
之當終身事公無憾矣軍校憐之使數兵與至江上妻聚  
薪焚淮骨至尾空中自操小舟至急流仰天痛哭准骨

羅水而死 一統志

包明者不知何許人少為兵事湯岐公自拒審至左稱明常  
在府總與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退拜  
執政則往事為文之御史中丞汪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  
往汪蓋前日勅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  
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饑寒不顧也卒以貧病死  
方岐公貴時所屬達士大夫多矣至失勢舉反嗟以媚權  
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眾人也汪之拜一  
府俱性非獨明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  
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 渭南集

林逢龍字履雲平陽人臨此知讀書為文有奇氣遊郡庠尋

補太學上舍會有過學上言陳戰守計不報咸淳中與弟

逢龍叩關言事忤時宰意歸鄉里後又上封事乞正賈似  
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陽國費大怒削其士籍押還  
本貫逢龍乃屏跡居寶巖山中德祐丙子元兵至溫州素  
聞逢龍姓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逢龍執驅迫入城  
元兵欲用之逢龍漢誓怒罵曰我宋言生也豈為胡虜用  
我以腹觸其刃而死乎逢龍守官發勤苦讀書侍兄逢龍  
游太學俱有名是時亦被執與逢龍同日不屈而死即志  
徐應鑣字巨翁衢州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宋亡渡  
國公入燕三學堂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飲從乃與其子  
琦菴女元娘誓共其子女喜從之太學故岳飛弟有飛祠  
應鑣且酒肉祀飛曰天下許宋社稷為墟應鑣誓不與諸  
生俱北願死祠下與王英靈永永無敵時亦賦詩以自誓  
奈學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乃與其子女入後堂  
棲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未寢聞火聲  
起至樓下先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  
諸僕壞壁入滅火應鑣不得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倉卒  
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并中皆僵立瞪目如生諸  
僕為巨棺歛殮之 耶壽

李氏者謝枋得之妻也宋運隆書枋得避難於閩行省於政  
魏天祐表薦之枋得見天祐假慢不為禮天祐怒執之北  
行至大都下食而死李氏聞之即自縊於建康獄中



為在九河以不屈新莽李第君烈若澤俱死於難  
繼明為書陽尉與元兵戰死子子趨進範父屍死子之  
賢而有文思薦不起一門之內象忠守節視死如歸  
坊得身教於家使然也 卷之八

鄭所南字思肖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能為文章  
性值元代仕中國坐必面南終身未嘗北向人詢之則曰  
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今日士大夫恬不知耻反為  
犬豕吾不忍也士夫無不感之九平日所作詩多為宋  
若題畫菊曰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意謂志  
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所謂所南者以南為所也思肖  
者思乎趙也昔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兼旬而生夫君父

一道也若所南者蓋養之徒歟 天遊集

袁天與第進士既而丁父憂未仕宋社既屋人勸其退居草  
萊為自全計天與不聽乃結義兵並復州邑奮不顧身共  
敗馬敵而死初與將作少監謝昌元直學士趙孟頫約同  
死國無何謝趙二人皆食元祿天與獨踐其約一門自盡  
者十七人其事尤可傷而其節義尤可重也止遺一子六  
歲賴天與老僕收養之得以成立今袁氏之後百餘年來  
先祭未艾而謝趙不復聞有後矣 照卷文集

胡應炎字煥卿常州人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  
次常州境朝廷以姚問知府事至常見應炎喜曰吾得若  
敵亦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其父聰及兄應發第

應登曰吾家世效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報國  
之日也父母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狗家  
矣聰與應發並曰報國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  
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  
幸城亡吾皆死之應炎既應問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  
人自將乘城樹木柵調粟糴械為守計伯顏命元帥唆都  
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出戰累大捷殺其將校甚衆  
圍且久元兵多傷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  
急餉援俱絕城遂陷問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  
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曰若即嘗多殺吾  
將校者邪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

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聰與應發皆被殺 高太史集

沈安者劊手也李希為湖南提刑元兵圍城急希慷慨自厲  
軍民咸願死守城將陷希呼安謂曰吾將就死勿使吾身  
為敵所得汝宜先殺吾家眷然後殺我安惶懼不敢當希  
怒曰吾平日厚汝者何事直為今日耳安乃挾刃入一家  
俱死希亦引頸就刃安縱火府治焚其屍歸殺其妻子亦  
自刎潭人尹毅字耕叟登科入仕希屈為贊兵希死城破  
毅取平生所受誥勅置庭中具衣冠向闕再拜謂其弟岳  
秀曰弟宜急走吾受國厚恩義當死岳秀曰兄死弟安往  
願得俱死於是全家縱火自焚 忠義傳

續魏感錄卷之八



續觀感錄卷之九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金 元

金總帥李伯淵寶坻人也楊京城荒殘惠安長老恩公徙居  
皇建院一日莫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  
門外出視之乃伯淵也便扶詣方丈俟其醒語之曰當此  
喪亂公何心嗜酒如是耶生為男子與其沉溺于亂世曷  
若立身後不朽之名我伯淵雙然謝之黎明乃召同志黃  
惲元帥者詣恩屏人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  
越輒敢叛亂乃爾吾欲誅之久矣師謂身後不朽之名其

卷九

在是乎恩作曰君何處出此語伯淵泣甚苦恩之誠也  
乃握手歎曰吾情誠人難盡矣老僧不若與爾亂之地公  
知之否吾天地間一闕人相湘州遺過查宣宗禱恩二十  
餘年圖報萬一但慮力微難事宋濟耳奉幸開公舉非  
常之事使老僧朝見而身死無憾合本加額久矣伯淵乃  
定計因入見崔立給白紙相避擾不出則今日之事有大  
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且隨馬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  
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疆其行忽有人突出曰屈事願  
丞相作主且呼且前直詣立馬首挽其鞅時伯淵驂右即  
拔刀抱而刺之洞貫胃腹誤自中其堂與之俱墮馬崔尚  
能語曰反為賊奴所給隨斃伯淵豎黃綬等大呼曰所誅

者此逆賊爾他人無與焉遂磔崔立之尸祭于承天門下  
一軍哀號聲動天地明日與恩同奔宋嗚呼金之亡也伯  
淵身非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為國家所知况當易代革  
命之後手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孤軍出奔偉哉  
其烈矣 曹居一撰傳

畢資倫投進義副尉總本軍屯泗州一日會軍將宴飲宋統  
制時青舉破之為軍所執青說之曰全國悉亡爾肯降宋  
亦不相負不然死矣資倫罵曰我起家至微自征南始得  
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一死尚不能報肯從  
汝求生耶青重資倫忠憤欲全活之乃鈐以鐵鏈囚于土  
獄畧給衣食者誘百方時一引問云降者資倫或罵或

卷九

不語如是者十四年及時將士降宋使金降臣買住  
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畢資倫在旁觀之資倫罵曰  
買住國家未嘗負汝死何不可乃作如此態狀耶買住俯  
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蔡宗自縊資倫嘆曰吾無所望矣  
容我一祭吾君乃降其來人信之為屠牛羊設祭鎮江南  
岸祭畢伏地大哭蔡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為立  
祠江上

完顏峰山哀宗之奉御也天興三年正月蔡城破哀宗自縊  
于幽蘭軒權照檢科烈等皆從死科烈道言峰山使焚幽  
蘭軒火方熾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峰山留不去  
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峰山曰吾奉御也兵曰衆皆散走



而汝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疾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緝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杜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益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乃撥其餘燼畧以幣金瘞于汝水之旁伏地號哭自投汝水幾死軍士救之得免竟逸去不知所終 俱金史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以明經教授鄉里而養其母至元戊寅賊僧楊璉利宋諸陵塗玉故為妖言惑元主曰宋王氣在是遂聽殺之珏獨懷痛念乃質家具有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年于家聚飲驚駭鄰里且不敢見

令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諸陵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隄收殮之終皆諸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萬一事露禍不測奈何珏曰已籌之矣要當以他一耳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明日復來會珏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珏後哀陵骨雜馬牛結髻繫白塔號曰鎮南而不知宋主真骸已不在矣士何汴人秦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問曰吾聞越有唐姓者庶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

諸者莫不灑泣云 張五兼撰傳

宋亡履水浮雲鄉有柳機察者為寇款逼柳味道同起攻掠味道誓不為非義寇怒縊之於松以脅之味道從容占一詩云國破家亦破年窮命亦窮浮雲諸逆賊送我上青松竟縊死於松下又元至正間衢州陷龍將有一大家婦何氏為兵所掠裂帛題一詩云妾長朱門十九春豈期今逐虜因奔捐身無補若王事死節難肅夫婿恩江靜從教沉弱質月明誰與吊歸魂只愁父母難相見願與來生作子孫書畢即投於江而死又至正壬辰紅巾盜起江西吉安鄭家婦為盜所得欲犯之婦乃題詩于壁以乃自刎詩曰涇渭能分濁與清妾身豈肯墮風塵孤兒未必從他姓一女何曾侍二人白刃自傷心似鐵黃泉妻是骨如銀澤山落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嗚呼烈哉此三人者孝忠節行可謂兩全世不多見也 草木子集

趙一德龍興人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下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夫元年拜請於其主鄭思蘭及其母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依門下者三十餘年故鄉萬里未獲歸首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一德卜地築三楹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



德將辭歸會恩蘭以完被誅詔簿錄其家群奴各七去一  
德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詣中書訴枉  
狀得昭雪還其所稱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  
戚不相顧汝獨冒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  
家業既喪而復存吾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  
遺之一德謝曰僕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  
而受戮故留以報立今老母八十餘得歸待養主之賜已  
厚矣何以田廬為不受而去 元史

陳斗龍字南仲家杭昌化縣盜劫鄰境斗龍父澤氏挈家遷  
深山以避忽病山中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割廢眠食禱  
神請疾已年延父弗效母盛亦病死斗龍居喪廬墓哭聲

哀切感動行路服闋有司推擇為宗晦書院山長特之既  
斗龍之嫻友盛冲告斗龍曰汝生母王氏昔歸錢塘聞其  
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謀且治裝行曰必  
與母俱歸若弗得何以歸為初澤氏以妻無子也以幣如  
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氏斗龍生未周時王歲期滿滿遂去  
蓋吳越俗尚如此斗龍至清湖訪求母家及其故時地鄰  
已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無在者逢白髮媪揖而問焉告  
曰我知之我家與汝母比屋我與汝母為兒時伴伴侶嬉  
遊相好汝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泣  
下我方少年不識其言之悽楚也亦亦問已而兩夫昇汝  
母西去斗龍謹識之即濟江渝淮歷饒徽信應德寧國數

郡一夕寓永豐縣之逆旅主人訝其往來之數詰之斗龍  
告其故其人驚曰吾里施翁小婦王氏自言家清湖今老  
矣豈汝母耶走旋翁告良久老婦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  
未嘗相見而自知其為子為母也斗龍遂奉母以歸未幾  
盜復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斗龍為廬百丈山避寇身自  
負母婦擁後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  
斗龍幼不知母長聞母在江東行求六年今母歸未百日  
即相遭於此斗龍夫婦若死母老誰當養之者盜啞嗟相  
約舍去且語其徒勿更至此山驚老母傷孝子心里人賴  
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  
其時斗龍視空蔓申芄芄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生  
焉摘以奉啖即日渴已疾平縣尹移狀請旌表斗龍意不  
欲人知遂堅辭之 胡長孺撰傳

郭氏天台人嫁為某卒妻殊有姿色千夫長李某心慕焉會  
卒遠戍李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不可犯經半載  
夫歸具以白之一日李過卒家卒憶前事怒形於色亟持  
刃出而李已脫走訴于縣捕擊卒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  
當死真之獄中郭氏躬餽食于卒邑之惡少年與吏胥皂  
隸無不覬覦之郭氏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  
其家父之有業押獄者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  
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蓋斬決  
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汝為兄弟萬一



不保汝之妻尚少女之子若女終八九為耳豈能自有願  
 我尚未娶肯俾為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  
 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拜  
 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再  
 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兒痛泣而言曰汝行且死汝母  
 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倚終必死於飢寒今將賣汝以活  
 性命汝歸他人家非若父母膝前仍自嬌癡為也其子女  
 願此葉語意扼腕而悲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  
 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為之墮淚富室有憐之者納其子  
 贈錢三十緡亦以之具酒饌推至獄門願與夫一  
 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操業押獄多矣可用

卷九

十一

此少吝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恐  
 旬日不及見君也飲泣而別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  
 死是水極險惡竟不為衝激倒仆人看見者報之縣往驗  
 得實皆驚異失色為具棺歛蓋之表其墓曰貞烈宣撫使  
 庶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富室遂還其子女卒亦終身誓  
 不再娶 傲耕錄

夏侯尚女字文卿華亭人也幼有大志為人謀必盡忠而不  
 求報與人言不問交之淺深輒傾倒肺腑一無所隱大德  
 間游京師趙子昂薦為東宮伴讀主禮典樂皆有能聲復  
 棄去汗漫湖海者數年郊王聞其賢招致之一見待以上  
 賓禮王性嚴毅人莫敢犯尚玄知無不言抵掌談笑盡日

乃已或誤以爾汝呼王王不之過顧左右曰吾之過彼且  
 不隱汝曹宜憚之會王有命赴京尚玄曰王守國北門  
 不可輕動或陷虎口悔將何及王將止而左右從吏者眾  
 王至京師果被誣而死凡平日親信者莫不奔走逃匿各  
 為身謀獨尚玄挺身出曰士為知己者死王以國士待我  
 我當以國士報之乃陳王之所以忠於國孝於家數事聲  
 之朝堂觀者如堵莫不為尚玄危之而志愈堅氣愈壯竟  
 三上始行之詔復其業襲其子皆尚玄力也事既成乃著  
 處士衣中翩然南歸或留之曰公節義絕出其子孫必以  
 重爵報公矣尚玄笑曰吾志初不在是若因功得爵節義  
 安在耶君子謂士報主之德而能遂其志者為難遂其志  
 而不居其功者為尤難也揭傒斯贈之詩云青史千年標

卷九

十一

節士黃花三徑屬高人 郡志

馬氏恭知政事楊居寬之繼室錢塘民家女也至元十四年  
 桑葚以計誣居寬死沒入其家以馬氏賜衛士馬氏託狂  
 疾叫呼遠天溺不可近竟免侵辱楊氏陰積之歸遂短髮  
 為信廬于夫之墓誓死不嫁後桑葚敗事得昭雪而馬氏  
 以無子乞歸錢唐養其母楊氏許之日紡績給食凡十有  
 餘年後乳忽生傷痛甚或曰當迎醫不爾且死馬氏曰吾  
 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使男子見之竟死時年四十  
 嗚呼節義於人大矣雖弱婦一或執之不變則使淫  
 悍之人降心相下何乃英聲壓世而臨利害之頃一失所



守無異禽獲等爾不義而生無寧義死此烈丈夫之所以  
焜耀也馬氏亦足稱哉 元文類

昔晉散騎侍郎賀喬妻于氏無出養其夫仲兄之子率為子  
乳哺鞠育同於己生又為喬廣置側媵後有妾子曰慕于  
亦于之史傳以為美談今觀大同穆若妻邢氏子夫兄之  
子與夫妻之子恩勤備極二事適相類然于氏為士大夫  
之妻通經史能文章咸和五年上表于朝援引古今辭義  
蔚然以此婦而有此行固其宜也邢氏生長民間非有見  
聞之益啟學之功也而其賢不惑於子可不謂難能者哉  
嗚呼近世士大夫不能正身以御家縱其妻悍妬無道無  
子而不肯于兄弟之子鉗制其夫不令有妾阻隔其妻不

令有子卒至絕嗣為不祀之鬼者吾見多矣聞邢氏之風  
獨不內愧於心乎夫婦人無非無儀豈欲善譽聞於人哉  
而君子樂稱邢氏之賢者亦付愧夫世之不賢者也

吳草廬文集

扈鐸汴梁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  
子鐸為買妾產一女其妻熱穿壓女死父之伯父卒遺腹  
生一男鐸德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鐸復處戶外中  
夜審察不敢安寢第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  
息第有疾鐸夜稽顙北辰哀禱曰願鐸父子間可去一人  
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且第愈母卒不毀踰禮廬于  
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歲多盜吾家雖貧

安知墓中無可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為不守墓不  
去 元史

秦妹葉氏秦閻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葉氏病  
且死以前妻子囑之葉氏鞠育無異心一勸紡績遺二子  
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葉氏子官葉氏長  
子法嘗誅葉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父者不長子非長  
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亡死不易辭官反  
疑次于非葉氏所出訊之他因始得其情官義舉氏之行  
歎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怒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  
至也遂并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五倫書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文山陰孫子李如忠繼室也  
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曰任數歲而蒙古氏卒未幾如忠  
亦病死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  
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取其資交于任以去馮  
不與較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天  
泣隣里不忍聞父之鬻衣權厝二椁葬山下攜其子伏廬  
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為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  
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瓜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  
始護喪歸葬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列女傳  
王元伯金壇人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  
諸婦各聚一室為女工畢飲貯一庫 列女傳



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于家衆婦共乳不問孰為己兒元亦不知孰為己母也兄宜伯卒元伯即以家事付姪執執辭曰叔猶入也叔宜主之元伯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執緡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間旌表其門 五倫書

祖浩然字蒼吾建寧浦城人至元中朝廷出師討賊回軍經浦城浩然母全氏遭掠而北時浩然年六歲獨與父居母子不相聞者二十八年後為三山書院山長或告之曰汝母在河南而不能多其處浩然遂棄職辭父而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又行途間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度幾有所遇也或曰此有趙副使昔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趙

死全氏歸一蒙古氏擊之而南當在汝郟聞耳豈汝母耶浩然聞之驚喜遂回汝州抵鵝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白石山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崔橋又不遇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也浩然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疏寤益甚喜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山訪其母在焉既相見與抱持痛哭是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驗矣遂奉母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莫不歌詩以美之往往舉耆壽昌事以為比 韓性撰傳

李歌者霸州人其幼一枝梅偕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絕然曰人皆有配偶我何獨為伯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

已與母約曰媪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也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掠翠髮欲姿容如玉季愈致其妍人有過之者季必詢座中非惡少年乃出儼容默坐不敢以褻語加之有誤犯者輒拚袖起弗少留益津縣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季持刀入室以巨木撐戶罵曰吾聞縣令為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爾豈官人耶汝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耳令驚走時監州聞其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為之婦季尚處子也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為賊所執賊悅季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季抱其夫語曰汝欲殺吾夫即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

作賊也賊并殺之

王冕者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讀書輒默記暮歸忘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後如初母曰兒知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連旦涕淚多主偶憐惡可憐見小兒恬若不見既長遂為進儒父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其父之母恩還故里見買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里小兒競避道訕笑著作即季孝先欲薦之為府史冕

進事母退讀書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或母卒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北游燕都祕書卿奉不化而職冕曰公誠愚人我不滿十年此尸孤免游矣何



以祿社為即日得南轅會其友武林虞生死濼州唯兩幼  
女一童留燕依無所依見知之不遠千里走濼州取生  
遺骨身軀二女還生家見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  
內無事或斥見為妄人見笑曰我誠妄人乃携其孥隱於  
九里山未幾汝穎興起一一如見言 俱清溪集

續觀感錄卷之九

續觀感錄卷之六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直校刊

字孟翔為廬陵郡掾性剛勁不可回抗奉公守法  
安成王彥恭其州縣長之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  
何列推翔往稟封柩自固翔命拔去孤其門惡少年  
執刃詳而出翔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  
前即刺汝腸矣翔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  
族滅則少年色動翔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少年皆投  
刀走翔趨坐堂上索其案知事急出見翔求解且誘以重  
賂翔陽諾之與其俱來案諸法至正壬辰大盜起斬黃將  
及部官屬皆散走翔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  
強之仕使行官書翔罵曰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  
反棧于樹屋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  
則血泥吾刀矣翔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婦弟同縣鄰  
指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椿集義軍千人與賊大戰城下三  
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翔同俱人傑也 宋景濂文集  
昔宋節婦趙氏永新人歸譚氏元師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撤  
彭震龍復永新元兵復陷之婦抱嬰兒同舅姑匿禮殿中  
兵殺其舅姑而欲污之婦罵曰賊死吾舅死吾姑吾從舅  
姑死耳夫豈敢吾污乎母子遂遇害血漬禮殿入碑死為



婦抱嬰兒狀或磨礮之狀蓋顯後未百年紅巾寇起者據陳允中時彭九萬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擐鎗軍戰屢捷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友秀俱被執以分脅之問所求李氏罵曰吾死耳吾何求哉賊輒連殺之於戲永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文山余幽公耿光相上下豈偶然哉 羅一峯文集

鄭先生名玉字子美徽州人隱居于鄉至正中宰相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上尊名幣之賜先生抗疏力辭曰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而私焉不敢受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而兵起徽城陷守者將要

致之使為用先生厲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邪曰被拘曰部中誣辱者久之而志不少變親友攜具餉之則促客為之盡權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僕語之曰君句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復何憾耶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妻奉其屍殮之亦不食而死

王忠文公文集

丁鶴年西域人性狷介窮經博史尤工於詩父官武昌死就葬武昌後兵亂鶴年倉卒奉嫡母走南徐生母馮氏先避匿邑之東村竟阻絕莫知也餘十載嫡母歿鶴年又避地定海聞父墓為盜所發生母亦病死葬洪道鄉俱不得任視日夕憂悵却絕酒肉鹽酪示自貶又數載道過即告隱

還武昌至則別窺地樊山交棺卜日襄事日已迫而淋雨不止鶴年仰天悲泣拜雨中至期各雲雖四塞雨強不測及發引視之而返雨傾瀉如故已而訪生母葬地村聚間不省何所鶴年無措意惟作母主蚤暮拜至七日夜夢母出舊堂宇中鶴年遮扉不傷哭即寤晨起隣老有揚重者至云吾昨夢子之母在堂宇間出鶴年以夢母氏與隣老同夢之夕又同母氏堂宇在舊所居廢宅之西又同斯見母葬地朕兆也試即其地物色之因具香楮以隨願見平土有陷下者鶴年謂吾聞母葬時無棺柩下轉土孰上覆其板茲殆可啓而觀歟陳酒肉以祭祭畢斬其土骸骨果見板尚有松節土氣亦具在良是矣然恐他墓偶有

同者獲髓血塗骨上以試良父骨通變甚色可驗母一處當正中如漆視之益驗乃收骨棺斂改葬鶴年就廬于墓以終其身 烏斯道撰傳

燕朔葛通甫之妻月娥者西域人丁鶴年之姊也葛之妻婦盧氏方掌家事月娥事之如姑盧大喜家事悉付月娥已而南北兵起盧謂那有以郭可依共衛可待乃與月娥攜諸婦諸女至郡就屋以居無何汙寇奄至城失守月娥慨然曰吾眷孀家女何忍見犬豕耶即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駭愕相顧曰汝嘗導我以禮今臨難肯去尚行在世稱人字自長至幼及埋骸凡九人皆爭相入水無一敢后者事稍定家人物色得其尸月娥手所抱女猶凜不



可奪餘亦相挽水中父老之相謂曰十人死既同死一  
宜異處遂開大壩座之頭三十女墓 墓碑

史五真徐氏定遠人年二十八元末五為百夫長至正十三  
年五月暴兵至縣五巷戰死之兵懸其首於西門明日兵

退徐氏求其夫於積屍之中血漬身衣莫能辨徐氏因  
憶其夫嘗佩一綉囊於是辨而得之知其為夫屍也口

吮屍手足及綉囊上血載之以歸令匠氏治棺甚大衆莫  
測其意棺既成遂沐浴盛殮死屍傍鄰人義之與夫同棺而

葬 中都志  
大丹赤者周思文義子之周世居金陵舉家為元兵所得有  
名奉者寓海南獲免元兵徙常州家為身以世女宋林妻

為不應名三子曰思岳思文思李蓋指飛若天祥後事  
忠節也元季莫天祐據無錫王師圍之下令曰不降當屠

城父老相約往諭天祐請早降以救一城生靈思文在行  
赤泣而請曰吾家惟存大人一支此行萬一不降其如周

氏宗祀何見當代柱腕不還策為我撫二女及至天祐許  
降宗廟寂而不進赤以正言死之賊怒曰爾誘殺我耶遂

遇害思文為歛葬之厚撫其孤 墓誌

楊椿子子壽自蜀來吳元總兵秦政脫身時守吳郡時椿為  
參謀伴守安門前一日張士德率兵三門下衆潰去椿獨

據甲曾持弓矢以禦身被數鎗度勢不支大罵兵以戟  
刺其口血被體馬一不絕而死其妻王氏聞之被髮跣足冒

鋒鏑尋尸三日不遇以幾被刃者數四既又擗踊抱城柱夫  
呼動地訴其魁曰人孰無夫婦汝等專務殺人而來邪抑

欲為安民之計邪魁曰之禁其下勿沮此婦乃得屍於張  
香橋下與歸葬之益哀毀不食五日死椿門弟子陳善好

學而文尚氣節士德入吳兵獲善使拜善不肯屈罵曰吾  
以若等為舉義今乃為寇耳何以拜為亦遇害 郡志

泰和蕭氏揚用霖妻也事姑老姑自疾不能出善扶持十一  
年不倦歲庚子邑中屢言紅巾賊將至縣谷謀避兵蕭語

其子婦劉曰姑老且病我若遠去誰與養之我當留此汝  
宜急去劉曰母既留死寧忍去乎萬一不幸當一處死爾

遂皆不去未幾寇果至忽入城民懼殺辱之遂避蕭  
語劉曰吾義不污即自投井中劉繼之隣婦劉氏陳氏亦  
赴井死蓋蕭氏未死時陳劉嘗往來語及時事相嘆不

知死所蕭指井曰吾當殺也陳曰吾亦當相從也而果  
然可謂信義兩全者至公至四節婦祠祀之 祠記

博雞者袁州人不事產業自抱雞呼少年博市中元至正間  
袁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郭使者戒某按郡至袁守聞其至

笑曰戒氏之子也或以言戒戒怒甚會袁有豪民嘗被守  
杖知使者意所誣守納己賄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

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遊於市衆讓之曰若  
素名勇彼豪民恃其賞誣去賢太守袁人失父母若誠父

夫不能為一奮臂耶博雞者曰諾即呼子弟素健者數十



人寇豪民於道豪民方華木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鷄者直  
前掉下之奴驚各亡去乃自乘豪民馬麾衆濼豪民馬而  
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不呼則杖其  
首豪民子聞變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奪以歸博鷄者  
曰若欲死而父即前聞否則歸闔門候吾行市畢即歸若  
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衆人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  
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茅  
并使跪歷數其過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衆  
曰君所為誠快然太守寬未白博鷄者即連榜為巨幅廣  
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  
為理乃與其徒張屈字遊金陵臺臣怒追受其牒獲太守

嘗而無藏使者 惠華集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元木兵南下仁父被殺及兄弟  
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于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  
于安憐之縱為良仁踪跡得毋於穎州得元於睢州得弟  
於邯鄲皆為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  
諸家求贖之無營百計開關六年得還州里老少二十餘  
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大德十一年桂其家

元史

劉平妻胡氏涇州勃海縣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擊胡氏泊二  
于南成東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啣平左臂曳  
之而去胡即抽刀前追可十許步及之徑刺虎刺腸而出

虎斃馬起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遂  
扶傷携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成長趙候而誅  
藥救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幸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  
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役終身嗜胡柔懦者也非不懼  
虎正以援夫之氣激于中知有夫而不知有虎耳雖死其  
志烈言言方之太山魏婦何壯毅哉 王惲撰傳

商淵妻張氏名貞隸縣人年二十一猶未嫁民間訛言官選  
童男女所在大駭得婚嫁足矣不問門第人品於時其父  
亟欲以貞嫁九子貞不樂而止商淵聞之乃請婚其父曰  
淵固儒家子奈其貧何貞對曰儒家女嫁儒家子豈論貧  
富我父善其言於是延淵為贅婿張太尉單至縣淵貞俱

走新昌南明山淵聞出為游兵所虜貞以為遇害矣日夜  
泣不食垂死淵晚歸見貞貞驚喜乃復同食是時縣有一  
婦掠于軍行至東陽賦詩五章遂自縊有持其詩示淵者  
淵為貞誦之貞曰君豈以我一旦危急不能若此婦耶明  
年越國公復統兵掠縣地時貞共淵匿會稽山中方池擔  
其食而軍忽至淵躍去貞遂赴門塘中自溺死後三日乃  
救葬之 蘇伯衡文集

桑惠子仁卿武義人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與人浮沉介然  
自守家雖貧甚未嘗往叩富兒門唯日夕訓諸子弟鷄初  
號輒呼起懸燈誦書食時使出從師或值雨淖親持盂候  
之還人笑其愚勸曰子貧若是既將生塵矣何不使子第



學他技藝朝出門暮可即得錢讀書固佳其效乃如捕風  
耳仁卿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得絕於吾手矣寧識而死不  
能從也吾之貧由於讀書何預於策勵此而為尤急及見  
子以時明經能文辭鄉校請為師仁卿自慶曰吾將有以  
見祖宗地下矣仁卿無所於食質田於里翁已而夫其券  
乃以計給仁卿至家使重書之或履其時曰慎勿言前券  
矣矣仁卿曰吾實得錢而因夫券負之為計因得如內媿  
何未幾卒其不能飲鄉人哀錢以在仁卿娶同縣人項翁  
其甚貧仁卿因妻資終日樵蘇不費項無纖介見於容色  
源故能相歡凍餒日不自免間有佳書必綴所織布帛質  
之使讀後以時以賢良徵授分宜王藩州里翁酒來賀曰

仁卿夫婦不負教子令得官歸夫項曰得官不足榮能承  
負官斯為榮耳

王孫守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宣慰司奏差以  
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州巫王萬里賣卜龍  
沙市躬往謁焉忿其語狂肆折辱之萬里志甚驕鬼物懼  
萬里夜坐讀金勝篇忽聞窗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  
明無有也翼日晝哭于門且緝究問曰皇子藥殺爾邪  
不然子當白爾冤鬼曰兒聞人多唯翁誠謹可托耳兒周  
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小字月西年  
十六母病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  
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兄樵未還宅偶步墻陰萬

里以兒所生時口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  
柳林反接于樹先鬚其髮纏以絲絲次定當割心若肝及  
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龜中填細末紙作人  
形以呪制使為奴稍急舉針刺之昨以翁見辱乃遣報  
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言訖哭愈悲翁  
潛往白于縣縣急遣萬里鞠之始猶撐柁后西與之相反  
履甚明且清錄其行囊獲符章印尺長封以釘諸物萬里  
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嘗逢劉鍊師者授以採生法於囊  
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成寧王延奴為吾所  
錄爾能歸錢七十貫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步  
焚符呪之謂延奴曰爾當從王先生萬里亦約酬錢使經

房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狀類童奴之其歸錢數如  
劉今與日西為三人矣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為左驗和卿  
雜處稠人內和卿陽問誰為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  
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  
為具成案上大府萬里死于獄躬訴縣歸忽聞對泣聲  
詢之鬼曰我狀類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不憫我  
二人邪和卿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文德寶延奴父  
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鄭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  
云自是三鬼赴謝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弼因問曰衛  
門嘗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  
吾欲焚紙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



於世亦曰數至則散矣後苑然史亦曰吾知之術彼矣而卒被兇所殺人禍天刑終不可違也惡者蓋少知懼手抑剛正若王弼兇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俯不作妖得而侮之邪 俱宋太文集

劉濟字濟川順帝時調連江縣巡檢賊帥王善冠與連江接壤勢將迫濟妻史氏故相家女也百才識謂濟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餘命子健領之決旬間衆至數萬賊將至連江濟拒之三戰三捷俄聞福州城陷衆多潰去濟父子帥兵遇賊突其陣斬前鋒五入賊寨大至濟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濟忿大罵賊縛濟階下先斫手一指罵擗厲再斬一指亦如之

粘且盡次斬兩腕又次斬兩足膚色不少變焉蓋猶不遂刻其喉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歟瀟死時王伯顏知福州與子相領兵拒賊善擁衆直壓州西門善皆解散伯顏射賊不反顧賊以長鎗毒馬馬仆逐見執善說伯顏欲降之伯顏訶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恚叱左右搥以跪弗屈遂殺之伯顏唾舌出血嘆善面罵曰殺即殺耳何以段為我死當為神以歿汝言訖捷頸受刃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善欲釋相而官之相嘗曰汝殺吾父此不共戴天之仇也肯受汝官邪賊亦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為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見其引兵出入陣中一日賊

正祀神忽觀紅衣軍來以為主帥康將軍也亟往迎之既而無有賊遂大敗 惟忠錄

息士玄病革其妻王氏曰吾聞病者冀苦則愈乃嘗其羹頗甘王氏色愈愛士玄屬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出此言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常以妻子置左右飲食寒煖調護惟恐不至歲餘妻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自經死於墓樹 五倫書

黃得字殷士臨川人聞初蕃倡明道學往候焉一見欣然喜曰得豈味其本心者哉後為淮南行中書省照磨累遷國院編脩官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憂君屢

上疏陳大計不報及都城陷殷士謂其從人張子曰吾為士子義不可辱汝幸收吾骨南還即投居賢坊并中舍皇天憫下救之殷士氣猶未絕遂負之以升午飲飲言曰南兵於儒臣甚賓禮主人何為自苦如是還舍治酒殺使家人環守至日吳會大將單條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于官各署名于冊殷士聞之給子曰可取吾告身來茅吾慚見同朝人必乘醉可往能致酒乎午大喜持錢出沽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中則殷士死已久矣嗚呼殷士與國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非真不昧本心之學能如是乎 墓碑

高平李仲恭兄仲良父母既卒兄弟同居良主家事恭是佐



之凡田園即舍米粟布縷之事一任其勞凡祭喪冠婚慶

吊賓客飲食之大則必請於其而後行其事其如事其父

出入必告食必共茶必親授匙箸每至自遠費不入私室

不與室人言登堂拜必跪於中歸其兄無一毫私自來

爰正白首無間言好如子姓薰其善悉相親睦至正辛卯

亥有疾恭實于鄂以心動急歸睹兄羸瘠泣然涕注以悲

哀亦悲乃拜醫嘗藥瘳活祈兄必愈問飲食視煥奕晝夜

未時亦不解帶甚憐則一候寢无病雖劇飯每土必為第

就一食之是歲冬良竟不起恭哀麻哀成棺衾絞飲構家

一德焉遠近親者咸喟喟歎曰賢哉李氏昆弟也予謂孝

友之於人大矣古者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曰孝而

友次焉其不孝友者則有刑民焉得而不勸哉世衰禮廢

愛移于妻子欲熾于貨財日滋月浸視同氣如行路如鬼

讎者皆是也若李氏昆弟者誠足嘉哉 翠屏集

續觀感錄卷之十

續觀感錄卷之十一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國朝

韓成紅縣人生有武畧歲壬辰從 太祖舉義率先戎陣屢

策顯功陞帳前總制親兵指揮使尋侍帷幄偽漢陳友諒

薨舉所有兵號六十萬圍南昌急七月從 上親征大戰

于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交鋒既久賊衆不逞一時群將

計無所出 上欲避其銳而無策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

殺身以成仁臣不敢辭也事急矣願為紀信以效死可乎

乃賜成龍袍冠冕與 上服同遂投于水而死賊望見謹

呼而退後友諒既滅 上還建康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未

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皆陰郵典朕與陳友諒戰於鄱陽

湖韓成勅忠死敵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之乃贈成

為安遠大將軍封高陽郡侯建忠臣祠於康郎山設像其

中命有司歲時致祭昔漢高祖大封功臣而不及紀信君

子措之今鄱陽湖死事者三十六人而以成為第一賢於

漢高遠矣 群忠錄

鄒氏者行樞密院判花雲之妻也偽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寇

太平雲率麾下迎戰三日城陷賊縛雲急雲怒奮身大呼

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賊衆碎雲首縛於舟檣交

射之雲至死罵賊不少變鄒氏時在城中一子方三歲乃



具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令城且破吾夫忠義人也必  
 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  
 在若等善撫育之侍婢孫氏泣應曰諾節氏赴水死孫氏  
 淫其屍於官舍隙地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孫  
 氏密抱兒投漁家囑之曰宜善視此兒吾當厚報未幾偽  
 漢敗孫氏潛至漁家視兒無恙度無以報之乃賙漁人出  
 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買舟渡江又遇漢軍奪  
 舟去棄兒江中孫氏入水抱兒遇斷木忽浮至附之入蘆  
 州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亟呼之逢一老  
 父號雷老者孫氏告之故挈之俱行旬月達 上所孫氏  
 抱兒伏地泣 上亦泣真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  
 遣之復其孫兒年十三授副千戶命名曰瑞尋陞指揮漢  
 武丁已滯偕孫氏至太平奉母節氏骸骨歸仍東車傳雲  
 合墓上元縣南之水橋煇養孫氏終其身 墓碑  
 鄭濂字仲德浦江人遠祖綺事父母孝父以非罪繫獄當死  
 綺上書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疏白其誣母張病變  
 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臨歿遺訓于孫毋分財異爨  
 子孫世守家教三百餘年同居數百餘口綺四世孫德璋  
 德璋孝友天至晝連几案夜共衾枕宋亡仇家陷德璋以  
 死罪德璋哀第誣莫辯乃拜謂曰彼欲害吾也何豫爾事  
 我往則汝姦狀白爾得不死矣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  
 中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璋遂給以不往夜持半從間

道遙去德璋追至廣陵德璋已斃于獄德璋大慟骨歸  
 葬德璋載柩每一悲號鳥鳥相集德璋子文嗣幼病德  
 璋鞠之知已于文嗣嘗主家政一錢尺帛無敢私文嗣及  
 從者大和繼主家事嚴而有恩家庭中凜然如公府子年  
 稍過雖頰白猶鞭朴之歲時大和坐堂上子姪皆衣冠厲  
 行立左序下以次拜跪捧觴上壽畢肅容拱手自右退出  
 是武相街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部使者奉  
 闕而書東浙第一家大和祀先不崇異教冠昏喪祭休未  
 文公家禮親喪三年不御酒節于孫化其行聞者仕者始  
 終庶謹惟恐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紅不預家政宗族間  
 里感之效惠家者亦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  
 所感文嗣孫濂性寬厚善言笑怒未嘗形于色人稱而  
 長者主家政者幾二十年以身率下子孫從化毋敢違諸  
 婦或寡居必以守節自誓其家歷宋元以來同居洪武中  
 有誣濂者濂弟漢代之濂曰我家長當罪於是弟先爭  
 獄事聞 太祖召至殿前慰諭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  
 以謹守家法對 上喜賜酒饌遂除濂福還布政使司參  
 議時有家僮施慶者親喪哀泣不輟三年不御酒肉蓋亦  
 濡染有自云 金華文統及郡志  
 薛烈婦崑山人父為銀工縣小吏郡某為妻洪武初小吏  
 坐法當死京師差卒捕之烈婦時年二十蒙垢莫能掩其  
 履將行卒見悅之謂小吏曰汝欲生致都下盍使汝妻事



我否則若命盡在中路矣小吏懼曰如命乃密呼烈婦語  
故烈婦曰吾身潔汗君不可得復主矣佯應曰諾是日盛  
備酒饌飼其夫及卒至暮自經於粉閣中夫小吏家有粉  
閣則其遺業必尚可淡泊守也其身既自為惡又使妻為  
不善其陷大戮宜矣獨惜銀工有此令女托之匪人君子  
議昏之初可不慎哉 平橋稿

郭氏名道安六合人美姿容其父彬授之書輒通大旨母劉  
氏得末疾諸弟妹尚幼衣食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母氏  
起居下撫稚穉澁澁紛紜之事皆親之冬履寒燈火蕭然  
持針恒至夜半不休年十九歸同里鄭玄婦道甚修玄以  
列女傳難之適安曰某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

無漏文玄父諫素不悅玄痛絕之玄悒悒不樂道安曰子  
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替叟底豫之言豈猶不聞耶玄  
釋然道安秉性堅貞而諱有新臺之行私戲道安每厲色  
叱之去其人持為尊屬屢凌迫道安彈指出血曰父誤  
我矣不幸遇此唯有一死爾膝人勸曰何不告夫君知之  
道安曰吾苟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膝曰此人倫之  
變宜走訴父母使其知所忌道安曰祇揚惡聲耳無益也  
不若就死之為安遂潛出沉于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  
日也彬聞之甚悲感於子西沙清水潭上一紀異集  
金陵之俗以逆族為利族至授一室僅可榻疾病輒遣出病  
危氣息尚屬目未瞑即與棄之而致其贊婦孕將產者以

為不祥類不合其少思如此獨素疑以尚義名疑字思問  
居通濟門外家素貧然獨好周急金華范景淳為吏京  
師得疾乃杖屣疑門告曰我不十被疾人莫舍我聞若義  
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延就坐江陰明葵室具床褥爐竈  
使寢息其中躬為煮糜煉藥旦晝執其手問所苦既而疾  
滋甚不能起溲矢汗余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汽滌不少  
見言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  
四十餘兩在舊運旅即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何以報  
為景淳曰君既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乎疑遂邀其  
鄉人偕往携以歸而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  
死疑出私財買棺殮于城南聚寶山托鄉人往書名其二

于至疑同取囊按籍而還之二于以米饋奉受平陽耿子  
廉械運至京師其妻孕將育弟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  
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人命  
至重倘育而為風靈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  
不悔也得婦遂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  
踰月始歸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長元者皆曰善士善士  
云

杜環字叔循其之廬陵人侍父以元許宦江表還家金陵一  
元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江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  
於江城下無所歸或曰安慶太守謙公允恭友也盍往  
依之於時謙公許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任金陵交



親或存存者以至金陵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  
 元死已久惟子環存母服被衣兩行至環家見母大驚曰  
 母非常夫人手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  
 之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母問其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  
 章環知故人無存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  
 雨止為母訪之亟購布帛令妻為製衣余自環以下皆以  
 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  
 所為勿輕慢與較母有疾環親為烹藥以母故不敢大  
 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即奉詔祀會稽還過嘉興遇  
 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存環家日夜念之身成疾不  
 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環歸半歲伯章歸來見母老  
 恚不能行縲以他事辭去未復顧環奉母猶獲安母愈念  
 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環具棺槨殮於買地城南至  
 之歲時常祭其墓云 俱潘漢文集

余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錄傳  
 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間有兄弟二人以伯兄  
 坐法當死各自縛哀訴于午門請代兄死曰臣少無父非  
 兄無以至今日願以一身代兄死上疑其非誠因詰  
 其代而戒行刑者曰奉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二人者  
 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然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  
 婦四人焉其一夫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當戴嫁慎  
 勿嫁軍人晨樵可相保也語時當墜上婦謂夫曰汝尚未

知吾志乎遂拔子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誓不  
 噴之曰當與子共死於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即自投于  
 河又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二婦當給為婢  
 妯娌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猶生  
 况又有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今欲各  
 為之傳以不得其人之姓名而止然幸而得其姓名者烏  
 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吾台得二人焉曰陳圭曰朱煦皆孝  
 子也陳圭貧人其父私為鄉人告其賊罪當死圭以狀  
 上訴曰圭為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此圭之不孝所  
 致義當代死原圭父使持白新 圭喜遂聽圭代之以成  
 其孝朱煦仙居人其母性嚴急遇諸子朱書皆辭色少不  
 如意必苦擊煦事之盡恭順之道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  
 視事僅五月還至文以法論罪作城頭季用病痢被楚謂  
 煦曰吾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收吾骸歸葬之煦惶  
 懼陰與父僚友同謀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許皆  
 死高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詳于  
 上上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者得免獲官者十四人  
 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季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凡而  
 煦以積勞致疾死其十四人者哀鳴猶已子云

王叔英文集

程通字孝亨績溪人祖平素業係洪武初請戍延安有同請  
 而後死者平遠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



又買地塋之通少有至性動不遵禮以縣學生貢入太學  
聞父以誠喪徒步歸塋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妻子至不  
相識時平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  
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願代其後辭極懇切上嘆  
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通舉應天府鄉  
試授遼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進左長  
史從王之國荊州靖難師起朝廷遣人至荊州告急通草  
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文皇入繼大統知通有封事遂有  
詔械詣京師通死之家人成遠又下績溪縣簿錄其家得  
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而已通初讀書即勵志聖賢之  
學故所立如此 董敬文集

卷十一

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天資仁善未嘗有過母嘗病癱時天  
熱癰潰臭不可聞嗣興跪床下執扇驅蚊蠅以手磨穢剔  
汗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 嘗患積氣危甚或告以服  
肉可瘳嗣興自旦至哺頓顙于地額破血流盈面遂起引  
刀割肉覆盂中裂帛漬血累瘡戒左右勿泄羹之以進時  
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為之握筋食幾盡食已而瘳母  
後嘗感疾思啖羹時羹未花遍市之不得解衣入羹澤中  
哀呼竟日手足皆腫俄得羹實三持歸遺母母疾如失既  
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日事急矣尚守不變如父母何乃  
奉二親入蘇城謁富家願為盡力富家察嗣興誠信出貲  
財俾質遷日分其息十之二由是稍裕時父母所欲無不

致也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帛若干視其名則市中小  
夫走其家遠之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  
起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泚泣欲  
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德王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  
無烟嗣興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數歲有  
寡人來糶粟衣不及脛嗣興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十千  
邪信與其粟凡百數者必多債其直寡人怪問其故曰彼  
所賦手足以求升合利吾恐與較耶歲凶民來依者偻舍  
而館穀之應氣發病者相枕親調粥藥卒賴以生初喜浮  
屠言後閱北溪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  
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勉之年八十

卷十一

四而卒 方孝孺文集

黃夢庚弟夢裴處州人夢池其兄也夢池任宣課司大使以  
入課鈔惡繫刑部獄夢庚聞而往視之會有詔罪人得輸  
粟于邊自贖夢庚謂夢池曰兄罪不可測第日夜憂之計  
無所出天幸有此願鬻家之田往輸大同度兄弟可白首  
相保也夢池不可曰今日鬻田吾父母他日何食夢庚曰  
兄繫獄父母朝夕食且不下咽使兄獲免罪歸見父母雖  
啜菽飲水無不樂者夢池乃許之夢庚馳還家以鬻田事  
白其父母皆樂從夢裴持券東西奔走易白金于夢庚地  
行七千餘里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刑部乃出夢池復職夢  
庚妻葉夢裴妻魏初聞其夫議鬻田輒從旁贊曰勉之勉



之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使而兄得生還吾屬餘  
死無憾君子以為黃氏兄弟妯娌皆非常人也世人舉事  
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彥庚嘗田倘其妻或一人使之  
雖不中止詐知不失機會耶於戲業與魏可不謂之賢婦  
人手 蘇平仲文集

閩有純孝篤行之士陸瓊字周謙七歲而孤母沙氏守節不  
貳篤意訓育之瓊孝事母家素貧採薪拾穗以資養旨甘  
之奉恒竭力營辦而母不知其勞鄉人以孝子稱之里中  
早父老請于仲父弗應或曰陸孝子有至行必能致感求  
之禱果雨繼有大災又求瓊禱之火隨息母嘗違疾更數  
醫弗效瓊憂惶無措每夜露禱北辰祈以身代時母不粒

食七日矣忽甦曰適有人私曰而子孝加爾壽三十四  
自是疾成風痺臥起須人扶掖瓊夫婦日夜不離側比母  
沒時乃三十四月云瓊京毀骨立杖而後起服除與人言  
輒嗚咽流涕遇忌辰節序哀慟如初喪平生尚義於財不  
苟取里中唐氏女往所親家適其家當籍沒女倉卒以布  
囊貯金珠首飾擲寄陸寓誤落瓊廢園中瓊遊園得焉訪  
知其為唐物也悉歸之鄉人馬某家被火以地售瓊瓊除

地得白金一罌召還之馬分其半謝瓊瓊曰汝方值災吾  
恐受此耶堅辭之有白其行義擬薦之者輒固辭曰斯人  
道當然豈敢眩名求售耶 楊文敏公文集  
胡貞女吉水胡文穆公廣之女學士解縉子禎亮之妻也初

貞女未生胡解侍宴文淵閣 太宗曰廣縉少同業仕同  
官縉已有子廣女宜妻之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已而  
貞女生遂訂盟未幾解氏遭漢煦誣譖舉家成遠而廣縉  
俱故諸父欲以貞女改適他人貞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  
因言曰薄命之昏 君主之父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  
若背 君違父何以生為越數年洪熙改元解氏赦還貞  
女仍歸禎亮事姑極孝事夫惟謹姑多病不離床席十餘  
年浣滌穢污皆親為之且通經史性柔慈側室子女視已  
出卒年八十五 郡志

黃文任立人永樂中父鉉娶孫氏生文甫一歲商於鄧州守  
禦所百戶李興又以女妻鉉遂留鄧州音問不通孫氏寒  
業孤苦勤力紡績以供力役之征屬承食之費撫育艱辛  
年及成童謂所親曰吾聞讀書可以起家今吾備嘗艱辛  
幸有此子若遣入邑庠以勗其成天其或者憐吾志乎所  
親曰此意固善第念爾一子之外更無紀綱之僕子若在  
官凡百費用尤倍於昔吾恐爾之艱辛未艾也孫憮然泣  
下曰吾慮之熟矣願處子之計莫良於此雖倍艱辛安敢  
辭未幾文試于有司得入邑庠孫氏且喜且懼愈極力生  
業凡從師親友之需未嘗少乏文亦感激遵母訓潛心經

史一日問母曰吾父安在母告其故因相顧潸然出涕以  
悲正統己巳文以歲貢入太學會天下士一日言及其父  
不知所在有同舍生王綱者鄧州人答曰吾州百戶李興



有婿黃鉉非汝父子文驚喜曰是也遂謁告歸者至家即  
 白於母徑詣鄧州訪父果在鉉離其子已三十四年矣一  
 見痛絕方蘇親隣會晤悲喜交集留數月鉉不能歸文徒  
 入監天順改元文授兗州府通判乃奉母執任即遣人迎  
 父就祿以養父憚於遠涉至載至三終不赴母曰汝之孝  
 心盡矣彼有所戀不可載迎文悲思不已曰吾父不來吾  
 則棄官而往闕府官僚咸跪請其毋母亦悲感許之乃以  
 安車迎至鉉離孫氏已四十四年矣妻子父母始得會合  
 以還天倫之樂嗟夫黃氏母子其賢孝矣我何非孫氏之  
 賢其子未必成立以有今日非文之孝其父未必會合以  
 獲祿養遂使零丁孤苦之室變為團樂歡慶之堂予親見  
 其事因為作傳 李文述公文集

馬連字弘器縉雲人性至孝少事父母造次不違禮一食  
 以悅親無斯須拂其意父得疾孝子躬湯藥扶掖持未  
 嘗離左右衣不解帶者累月暨禱弗效乃焚香於臂額天  
 祈以身代父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每哭踊頓絕方蘇柴  
 毀骨立未幾母李氏亦卒哀毀一如喪父時既葬廬墓側  
 五年蓬首垢面墳土皆自負人有助之者辭曰吾以力奉  
 親止於此矣旦夕於墓前設香燈湯沐之具拜跪哭奠三  
 年如一日以墓後地缺連自程其力日致土石四十擔以  
 為常雖寒暑雨雪不廢自葬之年庶于至己已始輟工其  
 所積土已巍然一山高數仞若天成焉仍刻木為父母像

奉之如生以終其身遠近皆知其孝稱之未嘗斥其名必  
 曰孝子生四男亦皆孝謹君子謂其訓染所致云  
 葵齋文集

全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乃從師學易而以京  
 房斷占多奇中時石亨以恭將守雲中賢景明引為上賓  
 動必資之亨還朝景明與偕行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衆  
 以為許景明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中國反失迎養  
 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英  
 廟居南宮三年錦衣指揮盧忠有異志一日忠屏人請筆  
 景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兩  
 宮乃安忠後伏誅卒如景明言 景皇帝弗豫中外以為  
 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國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  
 危疑之際不早定大計禍且不測亨遂迎 英廟復辟將  
 官景明固辭後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  
 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公卿大  
 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惟抑邪崇正濟顛扶危凡  
 可致力諄諄不少回避今年八十有六云太史曰昔嚴旨  
 平卜筮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  
 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蓋賢而隱于卜者也若景明者豈  
 聞君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 望墩文集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初治易後明春秋客金陵一時  
 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但



訓其子未幾以直言忤權勢謫戍邊衛高州玉田縣後

誨諸將官子於學宮傍有薦希文學行者召至京師將上

其名于 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死嗚呼瑄嘗觀古人論

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經涉既久然

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

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為學正

而純其立心必欲一毫無愧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

悖於天理處戎伍幾三十年超然自得未嘗有沮於色其

貧至於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獲薪芻之亦靡不備嘗而

操行堅如金石畧不少變至其忠信之行積於中徵於外

武夫小子皆信其為善人而起尊敬之心縉紳大夫皆知

其為君子而成欲其得位於時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

有則所謂決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雖然希文之自處者

既已無愧於道矣命之厚薄至足道哉 薛文清公文集

續觀感錄卷之十一

續觀感錄卷之十二

崑山方 鵬編集

西蜀張元電校刊

國朝

儲仲文泰州人悖行孝弟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懿行輒

與鄉慕嘗中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虜騎圍城雨雪浹

旬日不止飢凍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囊中布

散之不問誰其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并其本棄之

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尚計利邪比歸所得無幾矣中歲家

寢落聞曝于門拾遺金十數兩袖而入置厠舍茅簷際家

人莫知也及晡有一男子携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吳

也曰某夫婦嘗成遠地費不給祇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遇

此遺棄去將死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士詢其金幾

何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為謝處士笑

而却之且察其有飢色飯之而去鄉人嘖嘖曰儲翁陰德

如此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

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人曾孫嚙玄孫洵皆舉進士

懷麓堂稿

陳氏者白溪王措之妻也構工家子避役挈妻入臨海僦居

康山操斧鋸役於人取直以糊口正統庚申冬十月夜作

鄰家歸攫於虎陳覺之亟乘犬逐焉得屍負歸具棺以葬

里巷素樸者欲誘為妾唱之以利既不可則林之以威而



拘繫之且曰汝歸我則子女服食有所賴否則皆餓死矣  
陳自度不能脫乃說曰吾夫死無所歸所仰望終身者匪  
君而誰但不告于死者不聞於親隣而私從人是淫奔也  
今謂我何願寬假一日而徐為之未晚也石不疑其欺縱  
歸祀其夫期以翌日挈諸孤以往陳附膺慟哭於喪次一  
女二男環立後先莫能自脫乃遣其女詣所親胡住翁曰  
明旦當速來視我又謂其長子曰吾代衆隣家矣洗盥以  
俟汝急取之遂抱幼子且行且泣至姜巖潭坐幼子於沙  
間防之以石俾不得逸而自投于水以死辛酉正月十八  
日也遠近聞者義而哀之弘治初郡守立祠祀之 碑記  
劉鍾美安福人性孝友父早喪惟母在堂兄弟四人鍾美居

長兄也鍾美當補察刑部成捕卒至繫于獄獄吏欲  
老景值此安得率居鍾美年弱冠游學于外聞而歸告  
兄善經營足養吾母毋勿慮我請往代兄逐徑詣縣獄  
嘉謂弟孱弱安忍使之獨往乃屬次弟奉母因與俱北往  
虜犯邊敵嘉被虜掠去鍾美號哭以首頓地曰我兄誓  
已放之歸我當隨行虜乃舍兄拘弟深入沙漠凡半歲始  
得脫行蘆港中一月抵關初關吏皆知其故驚曰天果佑  
此孝弟人也鍾美言念老母以詩獻主將憫之得與嘉  
同南歸母已嬰疾在床兄弟泣拜床下母曰我知兒念我  
苟延一息幸得相見也逾日乃卒鍾美哀毀幾絕曰脫萬  
死得一生意歸少盡奉養詎意止此居喪三年惟煖粥食

蔬蔬足坵面自後每得一美食輒嗚咽不忍下箸諸兄  
如父年至四五子兄有不樂輒悚息下氣以承其意必得  
其樂乃已 郡志

董敦妻李氏名榮壽昌人年二十四而敦卒舅為敦營葬所  
即求結壙於敦傍喪終父彥真奪其志私許同里將武成  
逼而嫁之李知勢不可遏乃告於舅姑曰婦素志欲奉舅  
姑以終身今為父母所迫勢不我由然忍辱身虧行以苟  
生乎妾死於此父必備訟於官是因妾而兆禍也願歸父  
家且泣且拜而別至夫塋所慟哭而去母見其歸甚喜李  
以失釵詭其母請出下遂入室自縊父母大怒欲焚其屍  
適舅姑聞之送衣衾及棺至乃斂而見其釵縛於左股間  
遂昇於敦傍義感鄰閭其柩者數百人莫不流涕

天順間錦不衛都指揮門達怙寵驕橫凡忤之者輒嗾兇卒  
潛致其罪逮捕考掠使無詰證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  
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質直不屈乃附以重情考掠成獄  
內外咸究之莫或敢發京城有楊頃者成伍之餘夫也素  
不識彬而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 駕留虜達眾悉奔  
散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及  
駕還復許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  
考掠備至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辯明乞以彬等 御前審  
錄死而無憾臣一芥草茅身無錄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



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而達因是欲盡去異已者乃  
緩頃死使誣大學士李賢主使頃伴諾之達遂以開命申  
賞會三法司鞠於午門前頃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  
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 英宗升遐  
言者斯劾達罪誦死南丹彬復舊職夫頃於彬無恩於達  
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  
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 東海文集

鄭牢者廣西總帥府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  
可犯獨雅重牢觀每醉後殺人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  
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賴以全活者甚眾觀尤德之  
觀卒山忠教公雲繼其任雲素廉正下車首延高年耆德

向邊事人有以鄭牢言者雲遣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金  
別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吾身日大人物則加一察新  
白袍有一沾汗即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滿也雲又曰人云  
士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饋貨則  
朝廷有重法大人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雲亦笑納之雲  
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水東日記

鄭氏諱慶字宜君崑山人進士鄭文康之妹也生長儒家素  
閑禮訓年十八嫁邑庠生彭應德及期而夫病再期而夫  
卒號咷仆地莫知所圖以自暖其屍凡三晝夜屍溫家人  
奔告如狂謂其復甦蓋由宜君近之以生氣也迨殮呼曰

天乎爾借我往不絕口者又四日竟自沉於水後應德死  
纔六日年二十一 龔大章撰傳

王妙鳳吳縣洞庭山人嫁吳姓者夫常商於外妙鳳獨與其  
姑處姑有淫行妙鳳恚憾而無如之伺一日姑與所私夜  
飲命妙鳳温酒妙鳳方舉火其人徑入爨室戲牽其臂妙  
鳳憤曰吾臂為他人所執更安用之即引刀自斫其臂死  
而復甦父母聞之驚泣來視欲訟於官妙鳳曰死則死耳  
世豈有婦訟姑理耶數日竟死里人為之不平共白于縣  
縣梗於姑婦之議妙鳳之冤卒不獲申 郡志

何氏泗州人客止莊懿不妄笑語父早死母貧病無以自存  
有夫婦僑寓泗上失其名氏頗傳為順天之通州人給母  
求女為介婦母不知其偽也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徒  
居淮上誘以為娼女泣不從私謂隣女曰渠以介婦聘我  
今乃欲我為此卒死不受辱越數日留一賈人逼女事之  
女不勝怨仰天大哭以刀自刎血流滿地觀者無不感泣  
時部使者聞其事即遣吏往按之至則夫婦與賈人已逸  
去不可得矣隨命所司以禮葬之而女之克竟未之伸已  
而天早識者疑為克氣所致郡守為表其墓祭之天果大  
雨三日乃止有徐氏者本淮陰農家女質性專一志操貞  
潔年十九歸大河衛軍申進甫三月進以稅漕如京師溺

死傳聞未的徐氏晝夜號哭數日粒米不入口既而有人  
自京師還寄夫之衣與之知為真死衣號益甚乃竊衣夫



之衣而襲以常服遂投河以死時人聞之無不嗟嘆斯二者特婦入女子耳而其志操決烈卓卓不可及如此誠可尚也弘治中典學使者會有司立祠祀之名雙烈云

雙烈祠記

俞姻奴永嘉人父貞早亡家貧甚母改適他人姻奴年十餘歲母欲携之同往姻奴泣不肯行即自溺衆挽出慰諭之不得已往焉居常快快每念及亡父血淚如雨稍長母亦卒後父之子微戲之輒大罵求死後父子乃賂一老婢誑之曰不從則殺汝矣姻奴曰吾父母俱沒欲死又奚吾頭可斷吾身不可辱也一日後父他出其子果持刀入室迫脅之姻奴頓死不從遂被殺父歸捕其子置空室中餓

非

林

而死乃以禮葬姻奴於其母側景泰癸丑大旱太守何文淵遍禱不應父林溫言姻奴事太守曰其在是乎為之遣祭其墓明日大雨 温州誌

節婦鄒氏昆陵人二十餘歸同邑葉氏子甚僅五十五日其以疾卒既葬節婦指房限曰誓不出此內外親故皆不與接姑曰媳婦志節可尚奈大盜疾病何節婦曰無難也夫則焚死盜則先自刎死疾病則藥可飲醫不可見臂可斷脈不可診也盤旋一室中以紡績自遺積四十餘年足未嘗出限外享年六十四歲疾既革謂老婢曰吾一生處此房甚安死後必殯我於此勿容葬者得入如生時之不自男子以畢我始終之志家人遂從之鄉里稱歎

沈石田集

孔名媛字德卿世為曲阜人宿州訓導諡之仲文宣聖五十八世孫之年十八嫁同邑王給孝和順內外親屬稱譽之甫二載未有出而給忽感疾垂殆乃謂媛曰吾死不恨第汝年幼無依吾目且不瞑媛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君母念我不負君也而給歿媛抱給尸一疏嚙頰絕而甦者自給於給所姑最愛媛見而急持救之法謂之曰吾兒之死病不獲已汝何若欲往從之耶媛哽咽云妾已許之矣身是絕不飲食以待盡既數日亦不能即死姑令家人輩更相防守且多方開慰之媛計莫遂乃飲食語言如常給瘞看口媛亦經營喪事家人輩防守益懈明日當發引其夕媛經於室既曉媛不在側呼亦不應其家人輩挾尸而視之死已久矣即殮之與給同葬焉時年二十實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二日也 關里誌

非

林

姚節婦名福蓮海鹽周益經之女年二十一嫁本縣姚率甫四載率死生一女絕愛之常負抱不去子家素貧甚值荒歉阻飢益經因促歸與繼母諸嫂處念姑老不忍舍乃檢篋中故衣悉還率妹意甚愴絕居常為嫂餽得數卵即寄姑以為養邑之富人未有求為妻者益經察許之而難為言婦亦微覺皆未白一日方聚食幼女適啼不已益經曰何物孽種不久當去此矣婦始慄然動色遂泣謂嫂曰頃見父言必欲奪吾志也然我豈肯載詣他人門限耶但念



此女父不肯收姑不能育祇當與之偕死耳嫂慰解之是夜更餘母顧節婦卧內燈未滅呼令就寢弗應起掘其榻則無有也舉家驚求父以大燭水次見遺履存焉則節婦與女同溺死矣翌日其姑匍匐而至憑棺號慟曰兒初喪吾子時已有死志但念我在姑隱忍耳豈料爾父不諒其心致爾母子非命耶焚屍之日有蟻從煙焰中出文采爛然飛入璣墓兄者無不驚異派弟孟經乃收其餘骨與璣同葬寔弘治初元也 郡志

賈氏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瑞州府通判妻榮之妻也正德己巳榮以冬官主事出判瑞州明年夏華林賊來攻城榮方署事亟挈郡符付諸賈而逸賊斧垣以入賈實遺執之

蓋審真符水池中已乃為賊驅以行瑞州民感為父子時亦被執實告賊曰感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毒獲賊賊信其言遣之賈耳語感曰我不死者以郡符奉命也今在某處水池中可言於官取之我即死矣比至花塢鄉道傍井始賊以渴飲水遂投於井而死賊相顧駭異而去幸未五月十三日也明日榮求其屍以歸面如生殯城僧院士民無少長咸哭焉太守以事聞旌其門曰貞烈

碑記

婺源余節婦年二十歸程甫二載夫殞子亨方半歲舅姑其少欲嫁之節婦以首觸楹誓死不易足跡不出戶閨不事膏沐不與燕飲遭家日落晝夜治蔬藪字鷄豚以養其

舅姑且為進師教子之責母堂名之食不佐偽以養乃遣女婢視之其母方饋益不往已而母果疾乃一起為徐誦易圖志文咽不食求死母懼急命之歸或曰君不往禮歎君子曰禮以義起從義不從命春秋之微旨也烏足為節婦者哉有盜夜入竊其鼠肩而去其魁見之怒曰此節婦也何忍食之亞命擲之中庭隣人程廣母新寡媒問之母詎曰爾不敢登余節婦之堂而獨誘我謂我不如余也遂終身守志不渝一林適查二姪女適汪遠方俱早寡並以節著君子謂節婦為之勸也年七十三而卒節婦性貞一真言笑自言一生寔而無夢蓋虛無而致

潘巨猷傳

李德保黃漢我官江世恂僕也正德壬申閏五月賊據橫街百文峯安保隨世恂督鄉兵往追之至三子橋賊橫街合兵交戰自辰達未援兵不至世恂遂被執表皆散走安保獨奔前護戀不舍賊既執世恂抗聲曰一乃即爾舉以窮其罪必剖其腹刻其心折其手足齧其肉而後可安保以身覆翼頓額請以死代賊不聽伐而起之安保堅抱世恂首伏地不起賊怒斬安保併欲支解世恂賊首正之曰一朝流離雖父子不能相保觀此久戀主之心如此其為非主之恩愛素于乎八決不及此是必善士也姑免之遂縱世恂歸賊亦悔悟竟以招撫而散夫安保不惜一身之死既全其主又感乎賊天理人倫可謂兩盡矣



節義錄

凌氏歆縣人傲庠生程璟夫之繼室也年十七歸璟夫親守婦道各相敬戒未幾璟夫病經歲不能起凌氏晝夜侍湯藥祈以身代病革語凌曰知古有共姜乎凌曰彼節婦也謂妾不能為之乎古人亦人耳君不幸死妾即為殉焉夫曰守志足矣殉死無益也凌佯順之而陰為同死之計也悉殫夫死凌枕屍哭絕復甦乃忍死以營喪事以備其治命立族于大端為嗣奉主入祠曰吾事畢矣遂絕食無求省以湯藥灌之乃強飲以順母意母歸詒使女出觀殯曾吞毒家人覺之灌以藥越數日復甦侍女解藥三劑獲死或論之死不復生家有餘資文粹於此

守而終餘年于凌泣曰若上有舅姑下復有子吾當事之撫之不死可也今皆無之則吾何所倚哉但當從吾夫地下耳防者稍懈遂有金雜以砒啖之至裂吭墮心以死甫二十歲嘉靖癸未閏四月十七日也夫九死不迴百折必東有婦如此其里可知固有補于風化之原有妻如此其夫可知尤有光于庠序之教且慷慨捐生近乎義從容就死近乎理可謂一死重於泰山者矣 行狀







灼艾集序

鹿園先生好著書所著有讀學庸畧語孟畧有讀老子贅言玩鹿亭稿諸集而尤精於內典譚性命而窮要妙出玄入微遠則伯仲道州河南近則頡頏餘姚增城使見于三事六卿之間將必有道德佐

灼艾集

序

一

人主之効乃以世爵至兩總漕政拜都督稱名臣其見之漕河疏析

國家利病至今心計之臣不能外其遺構風畫碩先生善病病輒休則又時時手一編漁執獵裨取瑜弃瑕久而成集題之曰灼艾薦紳學士尤喜讀其書至紙敝墨渝久而漫滅不可讀會其家孫

邦亨忝浙西戎事次第刻其集為名山

之藏者別有序并刻是書寓書于予請序之余惟名碩之所見于世者二大之流鴻樹駿為社稷不朽之稱則土直一世之文章而熟其惠次之則總統道德性命之譚皇王經濟之術成一家言則并髦一世之事功而熟其勞即所稱結撰之家

灼艾集

序

二

述而不作則又糜金屑玉錯繡綴錦自命焜耀以為麗而履虛蹈險徵幽語怪瑰瑣爾宇者至不可解以為奇搃無關於世教而或者宗本六執臚列古之仁聖賢人以比于盤孟箴砭者又使人讀不能竟卒以罷去若是者何蓋皆以書集者也非能集書者也惟先生之學粹



然一本于自得其見之實政實事者既以稱不朽矣而退休之年老無廢日吟誦披閱之暇乃出是集用物雖弘取材甚精若堪輿氏覽天下山川陸海之形方里堂坊指點尺寸之真無不孚靈毓奇又若尚方之工聚金集鏐盤匝釧鏤敗鼎壞壘鎔以陰陽之炭鞣以天地之治入靡不有而出靡不精一一肖物之形而光彩煥發見新而忘故故今讀先生是集者若挹先生之鬚眉于座上也蓋其御物不疑若宋廣平節畱淡泊若仇泰然極飢濟荒若范文正急流勇退若韓忠武居洛著書若司馬端明超生死後如劉元城生平之貞行誠心若自

灼艾集

八序

三

肖其貌而筆之書語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乎勲名文章可謂兼之貞有其文武矣後之讀是集者每以非先生之結撰而不足以見先生也為序之

萬曆辛丑秋日前進士天官尚書郎

武林錢養廉書於貽清堂

灼艾集

八序

四





灼艾集目錄

卷一

唐語林

桐風新話

鶴林玉露

凍水迂書

龍舒子

齊東楚語

平江記事

尚論編

漫叟拾遺

南溪詩話

夢谿筆談

全唐詩話

王子年拾遺記

省心錄

芥隱筆記

因話錄

灼艾集 目錄

吳禮部詩話

卷二

世說新語

霏雪錄

南郭子

荆谿林下偶談

自警編

譚子

續觀感錄

玄敬詩話

韻語陽秋

聽雨紀談

草木子

艾子

養生類纂

三餘贅筆

灼艾集目錄終

灼艾集卷之一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唐語林

玄宗時重午日勅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附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附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恥受人欺者着眼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永徽中常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為得不漏那

灼艾集 卷之一

律曰能以瓦為之不漏也意不為改獵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吊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懇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韋丹少在洛陽嘗騎驢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  
迎魚者網得大龜繫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  
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龜于水  
徒步而歸

大曆中初關東飢疫人多死榮陽人郭損率有力者  
每鄉為一大墓以堊棄尸謂之鄉塋翕然有仁義之  
聲

劉玄佐嘗為將相其母月織縑一疋示不忘本每觀  
玄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嘗為將相吾  
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

灼艾集 卷之二

常畏長官汗悚今爾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  
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終不失臣節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嘗造廙廼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廙令人潛度廣狹  
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  
而去想見如何

捫虱新話

子嘗變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易辨  
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說古非今不遠時  
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已疾惡太

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簡過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  
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于人而不自恤怨怒多言不  
中節高談無畔奸臧否品藻不揜人過惡立事隨眾  
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  
不知止任事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論事無機械行止  
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眾毀譽事非大害而憂患太  
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子亦有之疑  
最甚者佻易辨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疑  
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恤怨怒直語自信不  
遠嫌疑求備於人不郵怨怒咎臧否品藻不揜人過交

灼艾集 卷之二

淺言深戲謔不知止臨事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  
忤己而隨眾毀譽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  
道原又云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踈闊劇談  
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  
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  
驟進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識暗強料事非法家  
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樂易而多憂畏動而惡靜  
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此十八蔽者  
子亦有之其中有可自恕者智小而言大言踈闊而  
實無謀賓客滿座而不喜談辨與人寡合而未嘗異



議遇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憂率爾動靜而未嘗有意以無思慮事多忤以無疑故數為人所欺其最可自責者尚風義而齷齪不畏強禦而無勇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子每以此自攻其過亦如道原遇未嘗不悔既悔復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子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

灼艾集

卷之一

四

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文過飾非十七也任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人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眾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待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叙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

也竭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不全則福禍相抑蓋有之固非外事無之實為累德子故嘗以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三十六善自飾其明

鶴林玉露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予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彼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

灼艾集

卷之一

五

征三年赤舄凡履譏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桎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柱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于禹者可以不勤



不儉乎子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  
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  
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  
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  
難四體誠瘁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  
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  
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  
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明內守而不  
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灼艾集

卷之一

六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  
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  
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  
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  
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廼以火燒地布桃葉  
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累以温松翌日有瘳雲喜  
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  
孰親况于榮譽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批糠借  
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有此身廼可有此榮譽  
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廼甘心促壽愈疾以逆所謂

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  
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鯁餌之  
念洗滌未淨徃徃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  
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  
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  
曰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衆曲脚飲水樂在其中矣  
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于  
止行其庭是止于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  
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

灼艾集

卷之一

七

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  
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  
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矣  
之廼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  
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哉  
業水心曰國初宰相臺諫侍從莫敢議之至韓琦范  
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  
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為以下攻上  
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



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為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為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致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吃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為至論

灼艾集

卷之一

八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廼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并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闕未必船艖就此埋子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

峻絕。

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櫛日月若促裝者予又聞背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捧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灼艾集

卷之一

九

伯夷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免我可謂和充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于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矣難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息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箕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箇大箕數書曰惠迪吉逆凶佐善降之百祥佐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



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于  
子之莫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  
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之  
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  
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  
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  
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後世惟諸葛武侯  
有伊尹風味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

灼艾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  
不別治生以長寸尺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  
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  
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  
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  
魚水相淨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  
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  
謂諸有作奸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  
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  
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生心事暴白

苦節

瞻量何  
等

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  
矣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  
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  
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  
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為小官廼敢食肉定非廉士自  
爾見疎子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  
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  
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蓄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  
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令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

灼艾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  
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  
故老氏以為一寶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  
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  
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  
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為賊用况公忠義  
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  
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



答攝衣躍而登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  
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于河北物  
色之不可淨此又賢于鍾虜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  
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蓋相與趨  
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任千慮策論詞科  
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  
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  
科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飢范文正公領浙西迺縱民競渡  
灼艾集 卷之一 十三

與僚佐日出熨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  
木於是諸寺工作昂新又新殿倉吏舍日役千夫監  
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迺條  
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  
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秘不致轉徙填壑荒政之施  
莫以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蒲陽一寺規建  
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  
剝歛民財與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  
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  
莫非傳此邦之人為之也歛之于富饒之家散之于

賑濟妙法  
推類可為

貧窶之輩是小人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  
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繼長相窟更恐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  
也揚誠齋嘗詭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迺自  
求押到何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  
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  
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阻之  
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

灼艾集 卷之一 十三

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  
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  
測朝廷意終夜傍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床歎曰范  
六夫聖人也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  
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夫  
着一能讀書之心橫于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  
古人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  
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  
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



心必先求吾心。迺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皇愛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照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丹書放，敷三墳皆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先與荆公不同耳。當時荅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後人是，迺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

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

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人。

涑水迂書 司馬溫公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

然後鳴，鏗訇鐘鞀，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迂夫病屢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於是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于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譙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謂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道

兩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趨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巨于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為如制悍馬，如幹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迂叟曰：人情苦厭其所為，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為惡無不至矣。

使知所未得，盡已得而若則庶幾矣。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刺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龍舒子

子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

灼艾集

卷之一

十六

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地之大變化之妙鬼神之奧猶不能逃于數况于人乎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蓋殺生以資口腹媮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媮慾多媮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

可憐人美  
分或云善  
惡亦空索  
何

沈先節媮慾若能節媮慾即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飭即空出多驕後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予喜

灼艾集

卷之一

十七

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齊東野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驢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一詞以饗之臨江傑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兵間未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



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為短斷大為小畧無顧惜之意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摸坊一條截用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內勅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即此勅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

朱承逸居嘗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

灼英集

卷之一

十九

債家須知

男子携妻及小兒在馬和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于此朱測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于門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于水于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懇聽命既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間中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或即著萍洲可淡者遂

為吾鄉名族馬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壬午正月公瘞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化余亦沒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吹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叙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年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慙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遺表來上特旨盡復元官恩數贈恤加厚馬生死之際亦近世諸公所無者

灼英集

卷之一

十九

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于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面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鐺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栩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



與之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翔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  
樾之子樵樵詡之子鑄鑿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  
友睦嫻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平江記事

吳人自相呼為猷子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  
癡猷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猷見賣儘多送要賒隨  
我來蓋以吳人多猷兒輩戲謔之耳吳推官嘗謂人  
曰某居官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  
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  
故人以猷目之不亦宜乎

灼艾集

卷之一

二十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對石自然幽勝  
有田數段足以供饋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  
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則  
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對根一坎坍塌  
諦視之下有石甃啟之皆白金也迺亟掄之一毫弗  
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猷民不  
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邪迺啟其穴物皆如故日  
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迺  
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歲中之物錙銖無犯  
其子純夫以明經蒞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

奇絕即游  
不敬

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尚論編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每  
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  
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  
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  
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于家見子晝夜  
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  
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裘萬頃字允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  
新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  
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  
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  
促歸

灼艾集

卷之一

主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  
之觀之者咸以錢典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  
而納于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此  
不愛錢耶于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李儒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  
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



乃孫善桂

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蓋一往見之僂曰我若昔  
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以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  
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  
之不行命也

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之曰  
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  
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  
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漫叟拾遺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

灼艾集

卷之一

三五

者不太下手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  
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  
遊于園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  
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前求  
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之  
未也嗚呼于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屬于人丐嫁娶于  
人丐名位于人丐顯色于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  
售邪安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  
賤于刑丐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  
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于僕園丐

痛哉言乎

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耻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  
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丐人之棄食提甕  
倚杖在于路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  
無顏容行于人間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慚  
迹與人同示無異也此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  
幸不在山林亦宜且覺杖隨我位丐者之狀貌學丐  
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逆似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  
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于戲丐者言語如斯  
可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元子嘗問命于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

灼艾集

卷之一

三五

心平心不如忘情嗟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  
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  
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  
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  
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  
也亦由是矣若夫若壽若養若賤烏可強哉不可強  
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當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  
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  
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權宜  
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起貪狗紛急之風以至于

極矣



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思思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爾乎

南溪詩話

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蟻蟻同盡隨立地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不釋窳書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

富貴子人造物所斬人至晚景清貧者亦免置業宅售妓妻以償其平昔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續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圖詩云黃金用

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凄然誠不足為此

文王公錄越有戶曹孫君中舉子初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行杖慈孀住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改吾詩示之十口相携泛巨川東時爰無去處然關津若輩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廣雅釋詁

續呂陽釋釋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弃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

此拔葵如何

老莊化身

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幹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告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乘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來下納涼何為不出門也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迺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傭耕自此足食鄉人貧以醫自

灼艾集

卷之一

十五

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種自爾擇甲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頃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嘗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渾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雅買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子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



官屬開話軒還及此不覺肅然規忘煩勞

知道者為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

魯自龍圖閣請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

進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而忘師魯

頃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

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

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

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

殊可恠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

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瘦

灼艾集 卷之一 二十六

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沫死矣與炎談論頃時

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

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

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

曰此在公耳廼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

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

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而忘

猶存于胸中歟 全唐詩話 唐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

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

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

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

者天成嘆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

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

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

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顏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

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

上而今有二絲漢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還

灼艾集 卷之一 二十七

荆釵任意掠新髮明鏡送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

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顏

公案其妻曰王歡之廩既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

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

多遂蕪之後無棄其夫者

周朴唐末詩人寓于閩中僧寺假大室以居不飲酒

茹葷塊然獨處諸僧晨粥郊食朴亦携中孟廁諸僧

下畢飯而退率以為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

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

一耳得千錢以賂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



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物搜奇抉思日肝忘  
返苟得一聯一句則欣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  
持之且屬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學臂棄薪  
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  
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後黃巢至福州  
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事天子安能送  
賊巢怒斬之

李約觀祈雨云桑條無葉上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  
朱門幾處耽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此輩豈知民隱  
者邪聶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蓮花

灼艾集 卷之一 下

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亦此意也又蘇田家詩云  
耕原上由又斷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  
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  
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  
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李紳憫農諷曰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饑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呂溫誦之曰此人必為鄉相果如其言

王字年拾遺記

燕昭王四年王居止寢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于遷

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  
山見有垂白之老宛若少童貌如冰雪形如處子血  
清骨勁膚實腸輕迺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  
徃無窮此為上僊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  
神滅念常遊于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  
奕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  
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却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  
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廼徹色減味居  
乎正寢賜甘肅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

任末年十四歲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  
灼艾集 卷之一 完

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  
剗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  
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  
以淨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  
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省心錄

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餐請以  
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算則凜然如  
履冰岌然如臨淵有愧于方寸者多矣若于奉公治  
民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為益矣

悉云祿薄  
應知此意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于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得其道也安得不得其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于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為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富賚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惟務相勝貧賤者專于工巧伎藝古所未見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桑者少而衣

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唾樂莫大焉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為已重者不知富賚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賚不知止者殺身飽慕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滅否

芥隱筆記

山谷詩嘖羨不如放麋樂羊終媿巴西按說苑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哀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繼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山谷之謂巴西不亦可乎

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

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因話錄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崔氏兄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常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為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于人



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之孤訖李氏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唯嫂之命盧遂罷選持其金鬻于揚州時遇金賈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罪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于人唯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為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鬻文字以筮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有推酷閉糴茶鹽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及知後世以依倚姻援而求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流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邪其由聖人啟之邪其後世為治者

灼艾集

卷之一

三

引而熾之邪

有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憚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有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耻反談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蒿菜勝鼓吹吾視毳褐愈于世之朱紫遠矣

吳禮部詩話

揚與立子權從朱子游寓居蘭谿幽居詩云柴門闕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添竹木故教

灼艾集

卷之一

三

啼鳥往來多谿頭詩云谿頭石磴坐盤榻晴見修鱗往復還可是水深魚難禁不須妄意要著華有道之言意象自別頗與禽語相關窓草不去意何後一青還竿非韻不必論

王相元章魯齋從弟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微勸農五馬夜歸遲年年祇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于介翁和之云同片分田古意微租庸遺法亦陵遲欲耕多是無田者試問使君知不知皆規諷感慨之言也

范浚茂明雜興詩云乞火固得火不如鑽燧多寄汲



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資自得顧豈求之他心焉  
有餘師柰彼自棄何又飢人膏敗肉渴人甘腐漿一  
為飢渴害飲食俱失常况茲方寸間邪欲紛難量微  
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沒有心箴見如朱子且有不  
知泛濫學之之嘆愚攷其文大槩有得于孟子為多  
二詩亦祖孟子意杜叔高詩龍川謂如干戈森立有  
吞虎食牛之氣有江陰懷古四首其一曰天地有大  
經聖賢實先覺一身萬世則激懦返忠朴周勃宜少  
文汲黯信無學。蘇然社稷臣。漢豚終有托。微臣有楊  
雄。百拜。莫新作。男兒無英標。馬用讀書博。所見卓然  
灼父集 卷之一

蓋亦一特之豪

灼父集卷之二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手重梓

世說新語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  
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捨所携人歆曰  
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  
邪遂携極如初世以此定華王優劣  
庾公亮乘馬有的盧馬也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  
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它人哉

灼父集

卷之二

管公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美談效之不亦達  
乎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  
曰管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  
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禮見繩喜是法而  
至耳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  
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  
取鉄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  
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



必無膏肓之疾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素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灼艾集 卷之二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瑋代帝自投刀立牀頭既畢令問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投刀人此迺英雄也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椀盤外無餘穀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散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不替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

灼艾集 卷二

東吳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賢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布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霏雪錄

戴君伯康僕士也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飛雪厲聽者忘倦嘗云人生一飽之外皆為長物至正末居

灼艾集 卷之二

姑蘇貧甚至於割薦而爨鬻犍而食參政董公博霄君故人也時持節調福州兵道由姑蘇造君袖白金一錠餉之君受而不辭遂得以給朝晡友人有告急者君持其半與之

樊公時中為浙江叅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亞至申公矢盡竟死之  
予喜五兵先生所述書室中修行灑甚有意味得之

一一一



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於此云凡  
心閑手懶則觀灑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  
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  
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卧以其不強役於神  
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  
於文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  
古人文集此又甚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  
心閑則思心冗手閑則卧心手俱閑則著書作字心  
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南郭子

灼艾集

卷之二

四

陳有繼室林者性頗忌忽前室見夢曰春奴有娠必  
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蓋并室之媵而四兒  
則林所出也既而產果男林竟滄死之未踰月四兒  
得左目奇疾目就腫腫下蔽其面即生所謂附贅  
懸疣也一日并室之兄過之林迺叩以疾狀且語之  
夢兄曰必兒為祟也試發視之瘞且五閱月肌色不  
壞瑩然如生特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改瘞之從浮  
屠灑以禳之厥後四兒竟亦以疾潰開於中殤南郭  
子曰兒豈能為祟前室又豈能神於溟漠哉蓋聲和  
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和迺至聲沴形沴而氣沴斯

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佞佛亦何所益蓋  
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將靡有不沴者矣天地之沴  
杞應響答如此不亦甚可畏哉以一忌而殺二子又  
焉保其他日之無他禍哉世之忌者矜此亦可以少  
沮矣

有業棲樹以食者謂索可梨吾兒信之而以請予曰  
妄哉失其序矣將惡乎可謂獨索無成固以請予曰  
姑試之遂忻然將事既而不出吾所料憤其債事也  
罍之予迺進而蒸之曰子過矣穹壤間理與氣焉耳  
理者生物之始氣者生物之具也桃之與杏其理同

灼艾集

卷之二

五

其氣不異類也續之則其實大以杏梅之與杏其理  
同其氣少異亦類也續之則其實差小而柞枳之惡  
橘柚之屬也可移以美推是以往凡可續者莫不以  
其類類則理同而氣屬屬則生意流暢故殖不猶子  
兄弟之子者乎若素之與梨斯固非其類矣非其類  
則氣不屬氣不屬則生意斬矣不猶子人之子者乎  
且子人之子以類則非以氣則携徒為瀆天之常素  
人之紀而已耳幾何而不為若教氏邪鄙人以其甥  
宮公子為後春秋以管人滅鄆書之其防微之意深  
矣若以業樹者為尸子之食債子之事而罍之世且



什百於子可勝嘗也哉

荆谿林下偶談

陳龍川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  
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  
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  
句却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  
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  
而果中榜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髯寘言咲與張丞相  
德遠為友靖康蜀擾避地豫章東湖之南包巾布褐  
灼艾集 卷之二 六

治圃種蔬耘耨有濼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履  
履堅緻涉遠難入道即之者曰蘇翁草鞋德遠入  
相貽書致厚幣蘇曰清曰雲卿管樂流亞也聞今灌  
圃東湖斯人非亦可招為我詣其廬必致之帥漕  
更野服作遊客其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  
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  
翁鄉里曰廣漢客又問張德遠亦廣漢嘗識之否翁  
為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為宰相否翁  
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  
小人耳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遊客承乏帥漕

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天業翁色變喉間隱隱有聲  
似怨張暴已踪跡帥漕呼與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  
當納謁晨興候之戶閉聞無人聲扶而闖焉則書幣  
不啟翁已逝矣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拊几嘆  
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云雲卿風  
節高挂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潜水香邈不可  
尋弗力弗早予罪曷弑

自箴編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場  
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

灼艾集 卷之二 七

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迺謀樹第  
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眾退不患  
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欲  
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  
邪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畫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所  
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  
以為過人遠矣  
李文靖公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顏



主意

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弄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  
 試沈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笑謂其弟維曰豈可  
 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未嘗答維因語次  
 及之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  
 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  
 足今市新宅須一季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  
 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居哉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  
 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祔不可得豈知今  
 日賢富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  
 灼艾集 卷之二 八

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  
 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  
 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  
 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靳者愧之  
 季元衡儉說曰與其貪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  
 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  
 福放肆而邀歛不若儉而安性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  
 不能自活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  
 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

頽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  
 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  
 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  
 德不傳也  
 傳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  
 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  
 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  
 久妨賢路不寧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跛躄再三曰  
 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怍也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其隘  
 灼艾集 卷之三 九

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  
 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  
 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楊珍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  
 府訴其事以狀白珍珍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  
 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基塾秋風秋草正離  
 離子弟不敢復言  
 狄武襄公為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  
 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賢不敢忘本也每至韓公家  
 必拜于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即君之禮待其子



弟其異於人如此或云狄青為樞密使為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速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比之郭崇韜戡于儀之墓青所得多矣一日仁宗面諭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

灼艾集

卷之二

十

先賢亦不難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橫渠先生言嘗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萬未訖滕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墜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莫不早告陰拱以觀其去迺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為公書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

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軍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迺青之過人處也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賚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

灼艾集

卷之二

十一

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向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榮辱辱任憂患豈有今日樂邪景仁所得殊多矣元祐初肯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耒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動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率乎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濂造化為心造化以純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壑澤置虎於山林今公迺置於道衢使為



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  
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  
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  
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  
為計莫若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後然後及商  
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趙槩與歐陽脩同在史館及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  
寡言脩意輕之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迺除天  
章閣侍制會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

灼艾集 卷之二 十一

脩時為龍圖閣直學士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槩迺  
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閤房曖昧之事轉  
加汗馭臣與脩踪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  
廷大體耳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正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  
毫髮疑間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  
久而相信每事問曰諫議看未未諫議曾看便將來  
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  
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鑄者百餘人以

託質質曰事無跡何從得之宗且曰吾以術除鉤  
出之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害人打虎乎宗且慙服  
悉出其獄大稱公曰君子也

韓魏公勤吏職簿書文檄察檢研核莫不躬親左右  
或曰公位重年耆必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  
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  
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杜止獻公衍嘗曰今  
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  
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組所得均給公租  
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成使自足尚有復侵擾

灼艾集 卷之二 十二

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  
嘗害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情  
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  
繩以灑也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  
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韓琦朝辭在門  
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  
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  
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



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何如公曰二  
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  
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  
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  
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日被謗而出今  
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夫  
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  
所利焉是後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  
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榮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  
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

灼艾集

卷之一

十四

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  
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  
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有事關密院事磁詔格寇萊公  
持以聞上上以責旦且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  
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  
公曰劫送與密院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  
許大度量公不答中書又偶倒用印萊公須勾吏人  
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  
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

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真西山先生嘗過東山楊伯子見案上有近時人詩  
文一篇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楊悚然問  
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詩所謂  
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  
揚佩服其言再三謝之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五保而  
簡其凜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  
者上遣中賢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  
自往取者公曰使者欲籍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

灼艾集

卷之二

十五

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  
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  
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  
召之可致也迺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  
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否臧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  
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劉忠肅公擊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  
才難得且嘗歷觀士大夫間能者不一性忠實而有  
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



可備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道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杭尤著

陳文惠公克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灼艾集

卷之二

十六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敵亦當痛以繩之境內卒以無擾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脈不能對病兒服

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

民思 曾文昭公肇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節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

譚子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取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

灼艾集

卷之二

十七

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凶何往不滅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鷗鳶之擊鷗鳶以其蓄異心

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鳥鵲之馭鳥鵲從而

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和角衆獸不伏

鳳有利嘴衆鳥不竇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

於匭善鬪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不

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挽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



人而不撓之彼行但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  
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感感此心堂堂是故  
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  
義中與正爾何憂何害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  
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  
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  
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  
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

灼艾集

卷之二

六

文綺麗者名不於是君子惟道是賢惟德是守所  
以能萬世不朽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綵取之不巳  
至於欺罔欺罔不巳至於鞭撻鞭撻不巳至於盜賊  
盜賊不巳至於殺害殺害不巳至於刑戮刑戮非民  
愛而哀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  
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賢其緩虎將噬而投  
於谷知必不可或觀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  
自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

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  
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  
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  
為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  
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  
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  
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福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  
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  
以為天下之收

灼艾集

卷之二

十九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  
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  
無豐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  
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續觀感錄

后演芬事李懷光為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和為逆演  
芬使客郗成義赴行在密言懷光有異志成義走告  
懷光捕之罵曰爾為我子柰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  
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心腹今公  
乃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耶我胡人無異志惟知事



一人耳。死固吾分。復何說哉。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調。復徒步歸。至漳州入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自言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伴携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還。鄉人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邪。公曰：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灾且彼辛勤所積。一旦灼艾集 卷之二 十一  
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得第。至官。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姓登仕途者二十有三人。曾孫侍。即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居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勤。以守節。凡物非己者。不得妄有觀。云。  
温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二十年。事兄彥雲。惟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奕無所不至。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怒。遂求柝籍。不過五年。而兄之資產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

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授之。如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措備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彥霄意甚勤懇。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十年矣。會曇以子孝學妖術事賊曇夫婦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達獨旦知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曇既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達追泣而隨之。防者過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淄相隨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達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曇自縊。旁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歸。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述求名。以取祿仕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累。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

灼艾集 卷之二 十一  
一人敢餉問者。達獨旦知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曇既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達追泣而隨之。防者過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淄相隨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達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曇自縊。旁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歸。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述求名。以取祿仕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累。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



彼得於曇者不過一衣一食而已今世之士夫用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豎戾目窺之猶恐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去而避之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極救也耶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庭式及第其女已病兩目皆盲女家貧甚不敢言欲勸納其勿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知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幸娶盲女與之諧老陳無已談叢云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

灼艾集

卷之二

三

不為欺又何辭遂取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琶八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虜偕死以報國一日鄴方與琶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甕登小閣上祝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甕中馬琦被執琶八曰大金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者耳因罵鄴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降虜尚得為人邪琶八怒曰汝欲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裹

灑油焚三日琶八如其言焚之琦恐琶八逼及高宗故以焚尸緩其程耳會稽帥傅崧卿請為立廟祭之其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為賊其能為宋伏節死難者乃一衛士狙擊虜酋嫚罵降帥至死猶不絕口嗚呼偉哉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故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畏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迺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且勞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

灼艾集

卷之二

三

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為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以長物也自吾積此故意不樂果疾作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卒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綉絹生子三女志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年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外其堂目之所見



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灑者所得多矣因命畫三圖而去

玄敬詩話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為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強留也

灼艾集

卷之二

十四

宋王烈婦清風嶺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而題詩者甚衆楊廉夫詩云累馬馱馱百里程清烽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夢悔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迥不相侔矣又并昔有人作詩以非烈婦者詩云嚙指題詩似可哀班班剝上青苔當時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語意與廉夫初見正同後其人竟以無嗣子謂詩賢忠厚王婦之事烈烈如此可謂難矣而二詩皆有貶辭所謂於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道哉

東坡嘗指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澹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悲觀是數詩則淵明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灼艾集

卷之二

十五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申日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許鄧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為尸蟲文元吳潤親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為有是物矣嘗記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言近道蓋得孔子丘之禱久矣之意也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溪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為姻婭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土溪民俗淳有財不行



高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人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鷄與白酒徵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奠墳墓多統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子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觀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灼艾集

卷之二

七

韻語陽秋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舊揚州久不歸侍嘗聞賢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桃源款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虞夏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居至為親滌廁淪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玉即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顛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予聞無瑕者可以攷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

不能無識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因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識其無方之遊邪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也

孟郊落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再下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鯉伴我泣海月投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知鴝鵒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刺侍御云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歎命云

灼艾集

卷之二

七

題詩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怨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慳觀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絕余謂郊偶不遂志至於屢泣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哉詩誇咏非能自持者其不遠大宜哉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遠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



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管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勝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乃知貧者固士之常也

聽雨紀談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龜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蚶鮓餉母母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之為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灼艾集 卷之二 共

不問物從何味若二母者可以為濼也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郝倫悲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辨之以操為匡夫所罔納虛誕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辨道未為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草木子

色聲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為三智襄子為美室士出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灼艾集

卷之二

共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窗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於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面寒  
諺云南人不夢駝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蓋寤則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為心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 想以目見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 夢亦夢也 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

父子

父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麗之服哭甚哀父子



謂曰姬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姬曰哭吾夫也父子曰  
姬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父子曰  
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以無恨姬曰吾夫壽  
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養生類纂

云笈七籤曰譙國華陀善養生弟子廣陵吾晉彭城  
樊阿授術於陀陀嘗語晉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  
極耳人身常搖動則穀氣消血脉流通病不生譬猶  
戶樞不朽是也

老智餘書云遺其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御求真

灼艾集

卷之二

卅

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修道積功大率如此

本草衍義總叙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  
以精神狗智巧以憂畏狗得失以勞苦狗禮節以身  
世狗財利四狗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形謀暴氣  
逐當風縱酒滄嗜辛鹹肝為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  
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飢脾為之病矣呼叫過常辯  
爭倍吞胃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為之病矣坐濕地  
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病既  
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  
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褚氏遺書曰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  
者常屈信養股趾者常步履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胞臆之設猶宮室  
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  
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  
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  
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

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  
害一曰薄躬二曰禁瞽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

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

灼艾集

卷之三

卅

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又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奕則臟腑上譟多  
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容風多怒則膝理奔  
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  
氣滯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  
智慮沉迷茲刀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  
豺狼  
又曰心內澄則真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  
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莫殺  
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鬼神歡行一惡則鬼神喜



竟神欲人生竟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神形安靜疾病不生夫抱朴子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為益過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尚不悟其易亦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旨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道矣

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有也且才所不逮而因思之灼艾集 卷之二 三

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性之方噫不及速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而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

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露臥星下不欲眼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露皆不欲胃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肝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

著生論曰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之中各主生死一曰乾元之氣化為精精反為氣精者連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健若精散則神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坤元之氣化為血血復為

灼艾集 卷之二 三

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豐血固則顏盛顏盛則生合若血衰則髮變血敗則腦空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一元交氣氣為津津復為氣氣運生生託於氣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則生氣乏則死四曰眾氣眾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氣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氣能附生當使循環則身永固乾元之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陽陽貫五臟喘息之氣是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



血脉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身紳以腐五臟

三餘贅筆

記禮者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蜀色鮮不黧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撻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焉阮汧云魯使封谿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為羣里人設酒路側又織草為屨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及屨則知為餌已又知設者祖先姓字遂斥罵其人且

灼艾集

卷之二

十四

相戒曰毋墮奴輩計中舍爾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連醉因取屨着之顛連頓仆乃為人所擒予謂猩猩獸也曾何足道人為萬物之靈廼有黷貨好色貪爵戀祿迷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類也乎  
九沙山人萬表曰是集者山人灼艾時所集也山人廢書久矣乃以灼艾休暇日涉諸說九有會於心者輒手錄之不覺成帙遂名之灼艾集云

灼艾集卷之二終

灼艾續集目錄

卷一

鷓峰雜著

青箱雜記

程史

賓退錄

葆光錄

卧游錄

山家清事

本事詩

德隅齋畫品

開元天寶遺事

幽閑鼓吹

劉賓客嘉話錄

眉山文錄

深雪偶談

張太史明道雜誌

松憲雜錄

灼艾續集目錄

次柳氏舊聞

隋唐嘉話

人相編

蓉塘詩話

卷二

餘冬序錄

近峰聞畧

侯鯖錄

省約三書

康齋日記

白沙遺言

景行錄

灼艾續集目錄終



灼艾續集卷之一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猗和子重梓

鷓鴣雜著

禮君子已孤不更若夫若父命也况父既沒而若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士動輒更若宜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亦猶身不受之於父乎父沒而名可更亦猶父沒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實能勉於是得不以為疎於禮者刑

灼艾續集

卷之一

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貨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死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劉腸之患魚鱗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即知網之大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遠慮以召禍有為白龜烏劍之所為而卒不陷白龜烏劍之所陷者幾希

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為勝賞劉潤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耳若擬淵之迹不猶寶藏中之八卦絲竹中之風雅邪

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於雄時浩水成冰斷橋絕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伍溺而死者什三矣嗚呼是不知典守者之為誰也昔諸葛武侯之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君子以為庶幾先王之政夫先王之政莫切於救民若夏令十月徒杠成周制十二月輿梁成是皆為政之先務也今之為政者

灼艾續集

卷之一

二

一錢不費一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道路之當恒興造動作無所不至者亦有之而不知民財民力之當休皆非也與其視途人之病於涉而死也孰若寧視吾民之勞於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為寧為臺池室堂之費而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  
全悰父柔使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悰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贖之柔乃奇之此周急之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父正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



次舟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次來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舟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謾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為之顛泚

責籍雜記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為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

灼艾續集

卷之一

三

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王公旦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楊公調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稱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稗粟遺之斯亦肯人歟悉縞紵之意也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難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茲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羨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

未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為危持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今區別妍媸願為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

程史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旦日衣剋謁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四

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子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歛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入邪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為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遠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廷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寮未嘗問有無一以誣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



得地且曰陳氏卜墓塚數百里莫不闢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贊未易厭也於是偽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園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水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窵以得贊翁許之手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參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塋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翁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兀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為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其鞍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設醢相與款洽者

灼艾續集卷之一 五

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醢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真之所實緡于簾酌酒干筆而告之曰予塋子毋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為翁壽翁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新不為干焉三萬過矣此惡敢當國瑞曰不然塋而買地宜也詭以為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為請九予之為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率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為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耶固授之往反樟拒詰且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為是必為我致之不得已

密召其子昇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俛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忽氣如烈火利欬

灼艾續集卷之一 六

如鉢鉢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變類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康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滯滯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為非大怒



雖得簽書劔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熾馳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況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名為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啟之者歟

賓退錄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

灼艾續集

卷之一

七

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如此為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為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歎朱門能守亦寒

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堯生均露電未應富賢勝漁樵十年回首俱陳迹不向孟中何處消

周禮道以千百姓之譽周禮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荆公曰佛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佛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為而不可范淳夫云佛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荆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千百姓之譽者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佛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為政者但當震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較毀譽之亂於宵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八

中足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葆光錄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視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秘書監致仕歸剡



越中有胡氏之姊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蒸當三伏中卧欲展轉肌膚粘牀席體血臭穢骨露方卒

卧游錄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毀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翻成置使飛去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

灼艾續集

卷之一

九

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醒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以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歟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魯天氏之民歟

山家清事

金取手割丹取乎一不割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割殼

以行吾誠則以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為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以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以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僕嘗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豎以試之一歲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十

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茱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信不食豚之大功

山溪嵐重仙道未解生薑宜容不種每旦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臘月割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以釵杜甫所謂割竹走泉源者以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云近水惜水以此實修福之事云

本事詩



開元中頌賜邊軍緇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  
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  
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  
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  
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官人自言萬死  
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  
身緣邊人皆感泣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著於時大和末勅僧尼試經若  
干紙不通者勅還俗章武時為成都少尹有山僧來  
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茲今被進試前業棄矣願長  
均艾續集卷之一

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  
有經好去必驚雪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王者兒之  
而去

杜舍人牧弱剋成名當年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  
一二同系城南遊覽至文 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  
之語其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  
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提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  
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山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  
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德隅齋畫品

大佛像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  
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泣學畫  
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  
獨得其妙今以碎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  
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雷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  
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於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  
以動其心乎予為之偈曰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  
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如和不熱與火相感何生  
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蓋蔭圖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  
灼艾續集卷之一

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稱云徐熙畫花倩花神趙昌  
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鐔宏三友之  
輩皆弗逮也蓮花生泥污之中出於水而不著水昌  
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開元天寶遺事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異時人呼為癡漢子每朝政  
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謂右  
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  
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喜怒  
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焉求



之有禱

盧奐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宣宗去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爭嘗於案几間大書悉灼艾續集卷之一

字至於憚愧之屬以繡忍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而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幽閑鼓吹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尚書渙遽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閒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勅使如何韋公即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問曰目搖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韋公既不為之素備乃

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即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未策朕已行之功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即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附社稷之福對數止此惜哉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朕相進李遠為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碁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為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命之

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慟謂以爾人材而灼艾續集卷之一

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過招溪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驂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劉賓客嘉話錄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遊賊嶽山迷遊天地戮辱黎獻



滕開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時漸危合圍疑月盡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峇峇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辯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友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識人善到

灼艾續集卷之一

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盧新州為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無紀日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邢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者

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眉山文錄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

灼艾續集卷之一

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宵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効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畧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深雪偶談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將獨士人邵氏瞻從學於坡坡公亦



喜其入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  
買一宅為緇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  
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從  
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  
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  
自若坡公問嫗為何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  
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肯舉以售人吾今  
日遷徙來感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  
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  
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  
悲嘗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  
翎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鬼陵不復  
買宅惜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張太史明道雜志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頭

黃九云初日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  
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  
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日頭也不奈他何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為近時第一  
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諱語而胥吏每一  
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  
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  
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葫音鴟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賢顯而刻  
苦記覽甚於常布嘗為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  
灼艾續集卷之一  
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未隨意讀起又多不  
能終篇先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汝學士  
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  
未終奏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開官居洛中余時待次洛下  
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欲雪溫公命  
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  
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  
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醕三盃而  
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元祐中裕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  
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  
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  
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為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慎  
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為名  
使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  
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  
之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訪察小至於興  
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項背相望於道荆公嘗言  
灼艾續集卷之一

九

讀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  
者華君遣使臣故遣使為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賚即壽考  
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  
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以最切要外不  
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  
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  
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鑿切脉鑿曰寒則服  
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如此何獨

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松窗雜錄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子午橋南別墅姨  
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  
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靈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  
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  
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  
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賢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  
如主公大慙而去

上好馬擊毬內厩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戲  
灼艾續集卷之一

九

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鬣者幡  
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  
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  
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  
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次柳氏舊聞

魏知古起諸吏為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  
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吏部尚書  
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  
子竝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家君頗招顧請託知



古歸悉以上聞他日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爭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都矣其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慰薦以至榮達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崇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挽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為幸大矣而由臣遂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廿二  
臣矣非所以禪元化也上久乃許之朔日以知古為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肅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膾臠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用以為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

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豈何以過此乎

**隋唐嘉話**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粟賣之百姓以黑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廿三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卒處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人相編**

郭林宗觀人有九德一曰容物之德如江山之在天下無物不容招來虛受浩浩不滿小人升合之量豈能有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善則樂然而喜慕小人聞之善則妬忌而欲害之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貪不吝有財則施於人小人貪鄙好財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德君子先人而後己能讓人小人不



然則進已而退人也五曰保節之德君子有常德慎終如始小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妄之德出言於己未嘗虛發小人惟妄傾覆未嘗獲信七曰勤身之德勉之好善能勤於身不慢不怠小人慢怠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人猶己所以養羸老而畜稚幼者也九曰自謙之德君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而好勝爭先豈能自慎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屬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中者言僻虛誑者言繁燥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

灼艾續集卷之一

廿三

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之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謔言勿入耳邪言勿出耳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為吉與貴也

詩曰人倫何處定枯榮先相心田後相形心發善端諸福集時藏毒害禍須生麻衣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随心滅斯言簡實相法之經領其可忽諸

答塘詩話

周公政教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

悖不可訓化則鐵渠懲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

高皇初定天下承胡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廼有剝膝斷趾鈞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左衽之俗染人之溪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拯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彭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內刑尚以為重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鬻割鈞背烙勳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

灼艾續集卷之一

廿四

愚以為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且為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鏐孫私保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

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傳之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滯不如是也王忠毅公騷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畧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為法答應而已連稟付之此可見公之真誠然公之可



傳亦不待以也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臆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况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翽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耳故翽李叟張乖崖語錄云今日殘花昨日開為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敬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灼艾續集 卷之一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用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手安石曰二事皆患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必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逐君子因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宋趙清獻公柝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定開林存為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柝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為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灼艾續集 卷之一

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編觀子弟程課甚善謂門客曰舉業只須作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今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夫舉業文字今國家以此取士固不可不務精熟然專力於此而不知窮經以求其理而精諸冊狗口耳騁筆舌窮不能獨善其身遠不能兼善天下所謂有命之言於學者極有益當務其善也者庶已

唐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新督裴伯雅下獄上與



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鼎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但先據狀當流豈可復猶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此言非為佃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又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濟坐贓當處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灼艾續集卷之一

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吁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以禮事君務在大體俾朝廷以禮義燕取待士所存不亦遠哉

臨川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宰相王安石之所著也舊本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素太樸復加增補校訂總為百卷今板行者是也臨川吳文正公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未明和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毅也吁荆

公之論定於此數語矣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上使董文炳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吁劉整呂文炳身為大將首鼠偷生使聞此言尚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其不愧死者幾希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隲曰舉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為灼艾續集卷之一

通矯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鹹水也言於秦玉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手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鶯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涇水入城以便民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瀆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惠也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



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正統甲子夏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  
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羸弱不能勝  
濱死須臾監生石大用者薊州豐順人自邑庠陞太  
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以自  
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為人乃暨然號於  
衆曰師猶父也父師難而弟子奚忍坐視衆無有  
應者大用乃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  
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  
友急難詩歌鶴鳴况師乎亦弗聽執所奏詣銀臺投

灼艾續集 卷之一

九

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  
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其奏聞于上上  
孟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信夫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  
在廣西太平時有擒梗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寧庶  
人謀逆公上疏諫其事反為庶人所構陷逮繫詔獄  
瀕死者數矣內外為公訟寃者衆得減死謫戍遼左  
及庶人作亂而公言始驗乃釋自便又有言公忠義  
智畧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平乃以公為湖廣按察  
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今上即位深知公忠鯁趨

擢不數年周旋六卿公亦不以推折少變其節感  
上知遇愈自淬礪以經濟為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如疏薦林見素之賢辯彭幸菴陳都御史有功無  
罪諫勿罪議大禮諸臣勿從銷兵之議及議處甘肅  
降夷此其大者他事尚多以是與二三執政不合又  
多病故數數求去既得請方抵家即起為南京兵部  
不拜尋卒死之日家無積鏹廩無餘粟故部使者計  
奏稱公歸老家貧清約自守道其實也公平生議論  
不肯附和詭隨獨議禮一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  
今或有以此議公為求進者恐不然乎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卅

宋文信公嘗過唐忠臣張公巡許公遠雙廟留題沁  
園春詞一闕道二公之精忠勁節辭旨壯烈千載之  
後昭然與日月爭光 本朝劉文成公伯溫過安慶  
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正與文山之詞相匹  
錄之詞云士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為難羨英偉  
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鑿面折奸貪指揮  
風雨人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溺摧頑  
清名要繼文山使頑懦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  
皆效死闔門抗節誰不幸酸寶劔埋光星芒失色露  
濕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壁誰完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李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論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淨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史言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元人召灼艾續集卷之一

灼艾續集

卷之一

世

用笛軍卒受其害亦可鑒矣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受命于蜀寇未幾即乞休致時關宦與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磯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憂惟白髮鷗鷺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公盡矣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越塲外好支頤春風自足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幾時此宋小山晏叔原晚春詩也眼

底紛紛不可人意讀此詩未嘗不三復嘆息也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是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憮然鵲歎知其意決特為上請從之時先生年僅四十一

宋趙岷倅温州時其父清獻公抃致仕家居岷迎以就養作堂名戲彩堂取老萊子戲彩之義清獻題詩

灼艾續集

卷之一

世

堂中云我憇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意忘歸老萊不及吾兒少且著朱衣勝彩衣吁父慈子孝之樂於此可以想見矣世有讀聖賢書而至於父子相夷者其相去禽獸又幾何哉

宋富鄭公有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之不亂得乎吁况小人之與小人並處其攻擊排擠以求必勝其貽患於天下國家而勝言哉袁凱洪武中為御史上一目錄因畢令凱送東宮



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  
首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悲從之  
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  
亭

曾南豐曰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  
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  
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胃劉洎持憲法則張玄素孫伏  
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  
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  
李緯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左與  
灼艾續集 卷之一

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  
也而盡付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  
為者耶考之於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  
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貧賤而已  
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由此觀之則宰相之職  
不在於強記博聞也不在於文辭敏贍也不在我別  
察自遂也其惟以用人為首務乎世之妬賢嫉能營  
私植黨昵比小人而懷奸誤國者李林甫盧杞王安  
石賈似道之徒卒之喪國亡家其惡可勝言哉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

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  
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為昭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  
王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騎從乃告之  
曰賓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驕之乞損騎侍善後  
造賓望門下與徒出而造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  
謂不減古人之風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宣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  
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建三省  
五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進租不征下  
灼艾續集 卷之一

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  
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  
於是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  
進用焉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  
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  
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  
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吁檜  
之問奸也葆之對寔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  
哉葆可謂不失其正者也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士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氏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為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禘禘三緼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

灼艾續集卷之一

五

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遺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祀得罷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字仲能唐同郡鄞縣人

進封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劉正有為一志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

同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吁自嘉靖以來至十二年守者非人變生驕悍之卒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飲于城下使軍民橫罹鋒鏑者不知幾千人以至召三邊大兵再易主將然後畧定忠毅之言當國者可不念之哉

左太冲吳都賦云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蕪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此數語者曲盡三吳之人富侈之狀可見古人作文下筆不苟也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

灼艾續集卷之一

五

即青田林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豈無鄉井念為官肯負國朝恩鶴鶴飛疾家偏遠鴻鴈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高處回頭一望一銷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隨元主遁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曹欒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欒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見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夫欒有將帥之才惟以積錢數千緡為母所責今世祿之家膏粱子弟席其



餘勢以庸剋冕文不知務學武不思養勇但欲堆金積鏹營私周利以第宅服飭玩好車馬僕從誇耀於一時者又璫之罪人也豈特不如而已哉

獺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于蜂蟻之君臣鵠鳩之有別其性則然也傳記所載禽獸之事往往有之蜀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水葉塞創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又范蜀公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葉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又周公謹言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雖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真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而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極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之不孝於親者猿之不如也又幕府燕

聞錄云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故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觀此則人之不

忠於君者猴之不如也

宋軋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此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曾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叟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吁使老而貪得升高廕險而不知戒其聞此詩也亦有所悚動其中乎

宣德中全柵童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率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稍違由是案灼艾續集卷之一

讀清簡園園空虛

五代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塚命記室賈湘刻石紀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者果能辨此乎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新鄭谷蜀城春望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法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肯得路失



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雀之後聯鄭之  
前聯二詩可謂委曲形容旅况中之滋味者非富貴  
安逸不出戶庭者口中所能道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  
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  
肩說著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輕到縣  
衙前垂老頗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  
憐飢餒喚棹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用地荒  
蕪戶有糧昨日迤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犂呀以  
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灼艾續集卷之一

光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  
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  
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張公之言  
乃理到之言也士大夫當書此以為座右銘

會有四不赴謂公會生會時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  
大風大雨也  
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閑閑過從身安心自逸  
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此康節之詩也高不絕俗  
卑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耳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牀帷新麈飲  
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曰卿知吉

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  
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夫士君子之持身惟出與  
處而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奉身華侈  
乃鄙夫志於富貴者之所為也而謂賢者為之乎義  
之巢許稷契之論其有道之言也歟

唐書列傳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  
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兀居官廉雖大臣  
無厚蓄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  
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聽其言  
李東谷云諺云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

灼艾續集卷之一

四

利鈍行事之醇疵即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  
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  
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  
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  
蓄以為憑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  
乃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兔狡而規利逞鼠技以  
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  
貲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枉作馬牛二公皆名  
言也達者識之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將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



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聞卿醫効率緩何也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永樂二十年雷震 奉天殿下 詔求言言者多云

建都北京非便而至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真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以變 上曰方

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

因劾大臣 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辨於午

灼艾續集卷之一

門前時都御史陳英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

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問大臣與

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囂然呼言官妄言夏忠

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

耳目之官况應 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

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

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 上悅兩宥之而言官

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

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

不小衆始歎服

曾公類苑載唐人一詩云學織錦綾功未多亂投機  
杼誤拋梭莫教織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容齋  
三筆載衢州白沙渡酒店壁間一詩云一點清油污  
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過千江水爭似當初  
不污時二詩可以為初學自脩者之訓

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謂其父曰大人為唐  
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  
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  
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凝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仕  
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官太子太保洪容

灼艾續集卷之一

齊謂凝式病其父失節託于心疾歷五代十二君狎

狂不仕亦賢乎哉容齋無乃失於詳考乎

呂布為曹操所擒劉守先為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

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庶人亂者如潘鵬王綸兵敗

被擒時

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禮而提督 御營平

虜伯江彬在行宮前鵬綸過之高聲呼寃祈命夫身

為何等事而向人乞生耶真鄙夫也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莊故餘干

今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奴以一魁寔



曾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誇獎又曰今日於上前  
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掖往往  
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  
如此予見今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侈者  
多矣不但君相獎諭褒掖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  
而面諭之則張大自街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  
如此學者當戒之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  
舉授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上乘怒欲戮一人  
灼艾續集卷之一 四三

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  
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天顏為霽其人得從輕典韶

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卒于家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士

大夫鄙其為人無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  
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

冢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

經博涉群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潘憲  
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

選通笑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  
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辭以疾兼以詩謝之云名  
藩校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雖遵太行路  
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落  
踈寄與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  
聘景泰六年徵詣翰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  
初大年嘗言王柳菴家寧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  
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  
賢與此言頗聞於柳菴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柳菴曰  
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柳菴應詩曰彼

灼艾續集卷之一 四四  
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柳菴遂為志其墓人以是  
益知柳菴之德不可及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  
逢人更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養自

身自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痴者為  
藝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子讀此未嘗不撫卷而歎

其為名言也除人魯訓導縉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  
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

也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



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  
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  
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  
淨詩即歸養錢塘吳德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  
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  
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  
燈背壁夜如年老棟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  
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於其妻之賢而  
未嘗念及其父至為瞿存齋先生面誦之其劣於浩  
遠矣予見庚午貢士嚴州余初以母老不肯會試心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四五

甚嘉之愧不如也因憶吾詩錄之檢筆不覺淚墮  
舊篋中檢得王虎谷先生答楊遠菴閣老書一幅讀  
之再三不覺扼腕歎息虎谷之不凡也所謂大臣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於先生見之其書云進本家人  
回蒙賜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義所以開悟不肖者  
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但此身一出之後必至更  
陞他官若欲行其正君救民之志而盡其讜正之言  
施其澄清之政則立異好名之論過當太嚴之謗必  
至交口騰沸撩蛇虺之頭踏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  
無益人國智不足以保身死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

訓也若遜言恭色取悅於人塗墍塞漏小補於事倘  
不幸而存至崇顯之位滔滔皆是蹇蹇難容毀方為  
圓枉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  
死何以免貪冒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  
寵榮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  
孔先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  
卑微疎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華近之後雲鳳今  
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  
令雲鳳為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  
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假有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四六

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  
汲汲加學冀有中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  
豈暇更問天下事執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焦之論  
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箠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  
汲黯所謂已在其位者與雲鳳輩不同祇當先正其  
心先治其身使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  
言正論上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  
之至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譴嚴免斯  
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為空言  
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軀古人忠



於國者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非所以相病也  
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下哉故為諛言諂辭  
勸執事保富貴身家者兒童婦女之見喻喻灼灼之  
情失可為之時喪蚤有之譽非真愛執事者也雲鳳  
欲執事盛德偉業與古大臣等敬之至也不欲執事  
虛居此位以貽萬世之訕愛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  
高爵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脩怨報恩昵邪害正自  
以為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自以為善處  
人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可頌之功  
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名不稱焉無足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四七

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處可以言之亦未審尊意  
何如若以為然非雲鳳之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以  
為狂妄詆訕非雲鳳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  
天於國家必有意矣

寇萊公在宋當時號為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之士  
又性不能容人而蔑視罔列及兩遷道過襄州留一  
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  
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吁公既知此何  
况獻天書食蘆服而變鬚髮以希宰輔也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

在可柰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  
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此秦左史  
汝南強景明晟上三原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閔  
中盛傳朝議欲起端毅故景明以此規之端毅得詩  
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  
平府儒學訓導 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  
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 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  
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四八

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  
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  
書劉維謙更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  
比例之繁奸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編成  
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上親御翰墨為之裁定明年三月書成篇目一準之  
於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其所謂五刑者笞杖  
徒流絞斬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  
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



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士大夫挂誤之公  
罪詳審精密誠不刊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大建十  
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穎  
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  
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  
輕取其折衷時同脩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  
政於是去前世梟輓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  
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  
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  
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

灼艾續集 卷之一

四九

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  
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  
不為理聽詣闕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  
以致斃斬以殊刑除惡之體于斯已極梟首輓身義  
無所取不廢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為用殘  
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鬻切雖云往古之式事乖仁  
者之刑梟輓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不當徒罰  
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沒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五  
歲變送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  
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

遵用之觀此則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詳慎耳非  
準唐也方正學論隋文而深有取焉此亦一端也  
宋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當真宗時上疏有云陛下始  
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此言  
雖過亦必有激而然歟

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為學者師宋嘉定四年中  
特科第二人調新會鹽場帥楊長孺以其老榜為監  
當心易之嘗捃摭其簿書子信將拂衣而去投以詩  
云六年兩度并宸旒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鵲只因無  
樹繞窮猿何暇擇林投明知著脚當來候兇欲抽身  
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孺得  
詩恨知之之晚子信有散翁集若干卷

灼艾續集 卷之一

五十一



灼艾續集卷之二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遠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餘冬序錄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曰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賓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

灼艾續集 卷之二

此漢婁敬見高帝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我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害民也及周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為相國

買田宅必居窮僻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何之意教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教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教之所以為教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銅陵藏金穴據壘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為也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箠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涼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存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

灼艾續集 卷之二

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邊不報後上思式言召拜為中郎式辭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緹氏令試之緹氏便之式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有契先哲若此見奇于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能



也今士大夫言及式多羞其所為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今之人豈惟不知為求粟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柰之何其不重厄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晨朝見曰君有疾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

灼艾續集 卷之二

三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逸去桓侯遂死太史公曰惟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桓侯豈非周子所謂諱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者哉蘇軾告其君曰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

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寇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令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疾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熒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宋王彥超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四

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為善事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賴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趙飛燕讒班婕妤好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訐若其無知訐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



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虞玩遷司空玩陳謙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榮同平章事制下榮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骨得致仕此不賢於非才而竊位者乎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予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妓女耳武之歎即崇之歎也而又曰恨令衆輩見灼艾續集卷之二 五

之武何恨於是夫既自有以致之矣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戕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答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善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農植家給人足二公之為惠則大矣

宋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咸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

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

足矜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祇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為宋臺右衛還都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離隔少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允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灼艾續集卷之二 六

卒晦不警於其兄之言而慚於他人之間持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慶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性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任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



世勸夫即一善而稱之宗元亦可追擬於仁傑矣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  
 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  
 齋筆錄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  
 喚老僧化為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  
 與公看命今任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  
 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  
 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  
 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為告者可  
 以免後時之殆矣

灼艾續集卷之二

七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  
 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人間識者賞  
 其明而簡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  
 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  
 歲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  
 曰精爽不亂如此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党諺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  
 即扶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諺進武人閣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

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喫杖  
 不亦宜乎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  
 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指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  
 入之餘以給親俗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  
 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指大又將何以自  
 奉養耶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  
 不當居闕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  
 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  
 本農桑使不涉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  
 憂耶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  
 生有定分焉可也

灼艾續集卷之三

八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  
 去為顯秩公獨滯於堯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  
 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  
 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  
 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  
 滿意出為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  
 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噫公之所存自其  
 監庫時已有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任宦十九年家日益貧乞  
豐已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慧寺遷  
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  
馬正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  
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中成寧遠軍之謫慧  
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  
江之行館又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  
丁丑新成未幾責瓊州於昌化軍安置初儻官屋為  
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鄰天慶觀極愜隘  
嘗偃息枕柳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儋四年食  
灼艾續集卷之二 九

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為建中  
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毗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  
徐杭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  
之責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  
之鄉饑餓勞苦曾不得居一廛託環堵為終老地也  
東坡與人書間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  
須預慮在儋有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  
窮者

輩豐世以為高尚道人王子常侍即嘗問以修行之  
術輩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

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膺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  
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  
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  
之變不知所終此輩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夫以嗜  
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  
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  
王安石之事乎

朱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甘昇甚办孝宗曰  
昇為德壽所薦為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  
人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

灼艾續集卷之二

十

不辨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葉夢得除起居郎時用事者蓋小有才夢得言自古  
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  
王嘗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  
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  
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  
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張忠恕理宗時因  
論對引其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  
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  
臣用人之道蓋不貴于專有才者如此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視蠅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看淨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面前過學者未到此安能以自信耶

人不務實事事可笑寐其中而羨其外豈非顛倒見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試一回思何故如此曾紀梵志有翻著襪詩云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十一

你眼不可隱我脚彼夸毗子宜少悟矣  
太原助教張世寧既卒神降其妹歌曰休休休偷時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洛人王城棄官學佛有詩云親疎俱穩人倫了婚嫁齊成俗意周一筆盡鈎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愛着何時是徹頭彼若有見於出世法耶梵志詩天公未生我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豈所謂齊生死者洪邁記役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缺饑飽勞逸福

我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詩正同  
天之將明必候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震明而始滅花菓木將死先一年先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候暗者非所憂震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子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盛人足子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十二

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長久而已  
子路勇於義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為親負朱百里之外非其能甘勤苦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慳之難結纒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謂仲由也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



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  
千周紫彬彬号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入号心靈忽  
自悟讀書求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  
璧彈五弦人問其術璧曰吾之於五弦也始則心驅  
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  
真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  
分乃疑於神此之謂歟

魯男子不納娶婦謂柳下惠懷不逮門之女則可在  
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  
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誨門人言今  
灼艾續集卷之二 十三

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  
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好處不學却只  
學此此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

韓退之剝啄行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  
而嗔逆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逆者  
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  
與官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關變化咀嚙有鬼  
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  
不及來不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  
善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于人者僕在

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  
已合者則逆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  
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于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  
慄寒心故至此以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  
以貌慢之况時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  
猶復云云命也可知

東坡醉書云俚語有可采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安  
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瘠難人能忍富貴安閑  
佚恐瘠真有道之士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坐於和苟不求和禍從何生  
灼艾續集卷之二 十四

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  
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  
若說云苦之為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今  
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居其一酸醎之  
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其有勞困之象焉  
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為  
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  
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  
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



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為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澹冰齧藜絕嗜欲戒遊逸而不予便安是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

花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鄰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

灼艾續集卷之二 十五

生一日就永德求禾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遊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為將屯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范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為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待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

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此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非永德之所能及也

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

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與僧歎

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楷為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

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楷試之既驗欲

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

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

化汞為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是三人

者皆能不為此也

灼艾續集卷之二 十六

蘇黃門龍川畧志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關

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

以珠砂化淡金為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

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

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矣是時

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

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

不能不為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

有遺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書曰公

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

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

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



許諾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處應之曰近得其方矣  
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之  
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爾公慎為之  
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賦敗去子瞻  
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子愷在黃子  
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為此法否愷曰吾父既失官至  
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竟然病指癰而沒乃知僧  
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  
于授人而為之得禍者豈非睢陽生不應承德之求  
所謂慮損君福故耶

灼艾續集卷之二

十七

吳曾漫錄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  
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讀都無用處又云明  
道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  
儀盡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能言明道於此其不有  
所感歎朱子語錄門人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  
不循理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  
肯為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  
蓋此意也然則吾人而不如僧可乎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也人  
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

也 即理會平日

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眾生  
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  
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  
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  
識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為之  
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  
近道之塗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于學佛者今人聞  
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為可恥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  
到此地位

師友談記東坡謂王寔王寧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  
灼艾續集卷之二

其

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大會親友  
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焉諸  
子號曰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  
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  
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所謂自家事  
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得何者  
去諸子頗悟  
遼制心或勸其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  
近之矣宋林昉田間書事神不若心心在斯神在舍  
心而求神神有不神者矣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佛法也烏窠云三歲孩兒說詩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性空詩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黃山谷謂洪龜父云古人此言至言也

豫章生七年後始辨人之難辨有甚于木者而誰能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以今日之所見而絕望於異日豈不失人矣乎植物中木槿楊柳幹截而枝斫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插倒植無弗生者歷月閱歲鬱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亟敗人欲為亟成乎

灼艾續集卷之二

十九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夢與人論字俾遊人從卑使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為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為自卑為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為人所使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為人所卑者乎夫惟不為人之所卑斯不為人之所何子嘗夜苦多夢夢亦復苦數醒非醉甚勞極比明寐而寤者不翅以十數夢中未嘗不自知其夢也夢中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詫曰此夢耳乃合我行以是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慮所及又必曰此

何為者豈非夢耶以是而醒或夢得大可願樂出素望外必曰我奚有是乃夢所遇以是而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情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是非佳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夢歷異境叅會古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亦奇夢乃爾安得長會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於余有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飲食際必曰我饑固宜夢食緣渴夢飲以是而醒夢飛與墜疾走動心必曰夢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死生入夢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識相擾勢不得留以是而醒一

灼艾續集卷之二

廿

切事物夢類所聞舊占夢事必復念言此當某占某當此驗以是而醒何子引梳一刻之間蓋幾夢而竟未嘗不自以為夢而亟醒者一夜數十夢之間才一得焉所得之事占之來日無不驗也何子畫而歎曰吾殆有夢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夢乎吾聞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吾不能進於至人吾何以不自愚乎前輩遠觀以夢警處世吾畫不知處世之為夢而夜夢中乃獨知夢焉心眼益擾非吾之疾乎或聞之曰先生多夢而數醒惟知其夢也知夢則不惑於夢不惑於夢其肯惑於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孰能



無夢先生而知夢也移夢中之所以知夢者以處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夢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而區區於夢醒之別晝日所驗之事夢乎醒乎其別幾何不惑於夢而惑於醒是惑於醒時之夢也是非知夢也是則夢之疾也夫先生其誰使治哉其誰使治哉

山雞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鴉愛形顧影不自藏為羅者所淨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綠聲色之在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廿

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賴是者耶藍蛇有毒尾却解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蒸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蜈蚣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艾鹽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酒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葫蘆氣極暈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當宜也君子醫國有興廢除害之責人才繫

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山之特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款斜破碎巖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蒼翠如滴橫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為美乎江河之流溝渠泡沫潢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澆汙敗便惡溢溢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同澈圓光燦珠方景凝壁水其不以大為潔乎嗚呼美以遠者潔以大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馬可乎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廿

芣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卸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格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駕純之材也高宗稱善嗟才猶是已是在識而用之者何如耳

朱文公因吸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逸



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苦而甘之類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

唐楊牧少年廬山脩業時遇一道士謂曰子若學道即有僊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涉我學道乎牧心在進取謝絕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夫南荒之殛自其罪之所致也宋夏竦父為侍禁時竦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父上竦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僊骨不爾位及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為通判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僊在成都復灼艾續集卷之二

見道士跨驢於市握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考竦行事墮落固所不免然則楊與夏雖有異人之遇亦可救其平生哉

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狹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人有常言為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

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興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吾以為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為害以為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恥躬之不逮也

近峰聞畧

吳越錢氏歸宋令其從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賦重屬民沉諸河太宗怒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永以錢氏稅畝五斗為一斗曰此天下之中正也太宗從之未嘗孫官至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江氏至民表以直言正道重於世子遠佐至宰相死國難族人自宋以下擢正科者數十人君子以為陰德之報今宋均田者悉歸永而遺漢臣子故并記之以告後之均田者



正德初內閣元臣議攻逆瑾慷慨流涕惟李公東陽  
俛首不語劉公健謝公遷被斥之日李公祖道戲呼  
泣下劉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  
與我輩同去耳

景泰間河決張秋歲久弗治乃以諭德徐公有貞為  
會都御史往治之先是其地一老人夢有赤幟列九  
龍口大書徐字其上公至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  
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良久悟曰決河者龍龍欲  
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即以萬金實土而沉之功遂  
蔡節推昂言成化以前貴久任而專役使如府州縣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廿五

佐貳官每至九年六年區保糧長各三名以次收糧  
治水解運甲初年收糧則次年治水糧未完不得以  
累乙乙初年治水則次年解運水不治不得以累丙  
故事無弊而功易集後官不久任而役各分又別設  
塘長故轉相推避肆為慢易官租日負堤防日圯運  
餉日誤雖嚴刑督併如近時宋即中以方王貞外景  
星之慘攀染平民多死杖下終不能竟其事  
四朝聞見錄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鐘以附韓侂胄  
亦謚文忠初謚文穆時有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  
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忘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

人語短長近西涯李公謚文正亦有無名子詩云文  
正從來謚范王如今文正却難當大家吹上梧桐樹  
自有傍人說短長

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英宗嘗稱為我張寧吏  
部察上意推為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  
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說未幾  
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  
府耳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  
至是傍一妾遽云誤我輩即陰臨耳寧即日嫁者數  
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廿

者有方洲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為陰  
德耶  
錦衣衛校恒以妖書左使人習之輒誅其罪為已功  
成化間有校董章者用其術致位都指揮使又夤緣  
貴戚以結姻黨富擬王侯一日晨朝若有人猝于馬  
前頓仆不起從者亦若被捶逐悉驚遁去章所見皆  
被害者也歸即斃人面瘡於額家人以穢惡不敢近  
卒後家破妻妾散亡徐大恭翔目見之嘗述以為世  
戒

太祖欲斬一善星曆者問何人斬汝曰緋衣人特命



創者更白衣斬之既斬問創者則裴姓也江西程即中德望言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昔人謂達摩未西來淵明發會禪矣

富公問堯夫人有潔病何也曰宵中滯礙而多疑耳此亦未為害但疑心重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事

辛丑秀水有楊姓者里長索租過之見其家方治湯餅因索食楊曰吾自度不免故鬻家具以足一飽非

爾所可食也里長竟取食之食頃揚舉家與里長俱死蓋先置毒餅中也又長洲一人鬻其妻臨行妻解

灼艾續集 卷之二

衣與其姑姑曰尔去當衣此婦曰彼既取我宜有衣耳姑服而悲咽婦傷其姑相繼投於水夫為售者迫

其值亦溺皆死焉又一鬻妻者止索錢五十文售者疑其過廉也夫曰吾妻事我二十年餘今遭此不悉

見其餓且死耳故不須厚價爾其善遇之無害也別去即往酒家取醉赴水死嘉靖甲申鳳淮諸處災有

母食子姑食婦夫食妻者市中餅餌多人肉釀之南畿大疫死者過半民居多無主飢不逮辛丑而患過

之有司之罪也

蕪湖胡燏字仲范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廢吉士內閣

試上苑聞鳩詩曰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

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憐

好景雨陽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

野水濱內閣以雨陽句為識已遂點為戶部主事子

亦嘗病此故喬太宰贈子詩有浮雲長蔽一春晴之

灼艾續集 卷之二

捫蝨新話云世傳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夫

世百年生孟子孟子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只有過

孔子上者如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岩頭

丹霞雲門是也公意不解文定曰儒門淡簿收拾不

住皆福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他日語張天覺覺撫

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遂記於案間

予先大父嘗言正統景泰間有丐者奉其父母居南

倉橋之警舖中時父母俱以疾廢丐者辰出而午歸未出而酉歸躬自炊爨魚肉皆市中所得精美者暮置酒跪拜於前喧歌以進父母歡醉而後已市人皆賢丐者而樂施之



觸事感物托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証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雅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永情性摠合而言謂之詩蘇李之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躰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彙憲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謂之訓屬其人

灼艾續集卷之十

苑

而告之謂之誥即衆師而申之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謂之命出於上謂之教行於下謂之令時而戒之者勅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詔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以倫而折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崇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臺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諭之禍

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矢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脩儲后之間伸容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畧也啟者文言之而詳也疏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揮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承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

元季時吾蘇有盛醫官者宅後為王皮匠地盛欲得之百計求併不能遂一日匠死乃五偽契以所親與物故各數人為證呼其子詔云汝父既以地售我何得久處其子初亦固辨然屈於券證即以地與盛發

灼艾續集卷之二

冊

憤而死時盛無子明年生一子數歲不能語偶一媪携至王地子遽曰此吾家地媪亟以告盛盛喜而往問之復蠢不發一字盛怒云汝豈王皮匠也子應曰非我而誰盛驚仆尋卒所生子蹂踐其家無完器乃售其宅至今相傳為兼併者之戒

孔子高曰大奸之人以泣南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昔人詩云自汶魯國潛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韓襄毅公雍召友人賞雪不至仍以詩促之云南征五載不見雪今見泣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人何事實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輝



預想莊遊須秉燭瓊瑤還觀馬蹄歸識者謂讀後懸  
二句即可以知公之才力事功矣  
林逋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  
竺溪橋畔獨樹為橋結小廬此殆惟恐入山之不深  
入林之不密者也

嘉定有余生者先公門人也其父與伯仲俱業屠仲  
出遇一僧云何不誦觀音經歸即閉榻靜坐絕葷謝  
愆日誦千遍垂三年紅兩墮其家三日其人初不識  
一字特書偈後二句云忽然跳出火坑來萬事全然  
如夢出離其家往牛首山受戒不知所終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十一

弘治乙丑大學士謝公木齋乞致仕薦吳文定公寬  
王文恪公養以代已言極懇至一時恬讓之風感動  
中外

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為相豪占民田以益富廣  
產華構玉食以取奢樂門下養士亦多有張明善者  
元之遺老能填詞度曲語言諧謔士德愛之一日雪  
大作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咏雪明善倚筆醉題調  
詞曰湯天墮橫地飛白占許多田地教衆口嗷嗷喫  
甚的早難道國家祥瑞甚得滑稽之諫可見前輩風  
致如此

東原耕餘錄有弔張士誠詩云天星夜落水犀軍  
見吳臺走鹿群睥睨金湯空自固倉皇珠玉竟俱焚  
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嗟無豫讓聞風雨年年寒食  
節麥孟誰上太妃墳深有感於士誠者

侯鯖錄

東坡論茶云除煩去膩甘固不可無茶然閭中損人  
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則患黃雖損  
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脩之  
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  
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浸乃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十二

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己然率用中下茶其  
上者亦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為害也此大是有  
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又唐新語曰右補闕母景  
傳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  
日之利暫佳瘡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功歸  
茶力貽禍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  
乎

唐李蔡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西市朝官出  
入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養有急難  
傾財救之歲計所入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賣藥宋



清此杯子厚所以作清博云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腦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惹懶相勸性難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十三

只得三日限我耳已劫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排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

圓通禪師秀老本閩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得法於

義懷禪師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梳淨

根牢髻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

王彥伯醫名既著列三四竈黃藥于庭老幼塞門而

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而

去効者各負錢而歸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晉眼長者

之流歟

東坡云梁吏劉疑之為人認所着履即與之後得所

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所着履

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所失履麟士笑曰

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不當如

唐白岑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以求利為

淮南小將為高遠脅取其方然不甚効後岑至九江

為虎所食驛吏於囊中得其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

布岑得異方秘之求利無濟人之心宜為虎食王昇

之者必有善報乎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抵重

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彼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

得浮名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十四

鏡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底將

鏡中像畫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

真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與中尋覺花寂

爾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

謂超然者矣

省約三書

梅屋許先生曰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

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日豐年○子怨父貧兄攘弟

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歡奴僕視盛衰為勤怠市道不



在門外矣○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若森嚴之後甘芳  
 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凝泣腹○  
 貴蓄孔鵬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  
 貴者之積習也○衣垢不渝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  
 色行垢不渝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庸匠誤器  
 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  
 復壯乎○自己之仙真仙也不求真仙而求繪鍾塑  
 呂惑矣○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  
 而恐涉風波而不疑○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  
 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  
 飢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廿五

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破瓜傷膚壞梳搗  
 髮色為之變○藪珍瘞身列艷靡骨心為之安  
 遜志方先生曰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斂之臣  
 貴則國貧勲戚任事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  
 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  
 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  
 之本也○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  
 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  
 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  
 者之債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盛木

○柔仁者有後剝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  
 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  
 祥好殺者殃天行也○三年之喪自中出者非強  
 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塊寢苦因其心  
 之不甘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悉佚樂也故居  
 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執情之不能止也今  
 世之能喪者寡矣○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  
 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  
 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一年之勞為  
 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為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為之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廿六

君子之為利利人小人之為利利己○人之不幸莫  
 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不足○甕盎易  
 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  
 進德之基

希武顧先生曰虛靈之府神明所居不可以他物雜  
 之他物雜之則神明不守神明不守則身無所主身  
 無所主則危矣○人為事遂志不可喜有不遂志不  
 可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學者得聞至道可以忘  
 富可以忘貴可以忘貧可以忘賤雖聞而未得是  
 於富貴貧賤不能不置休戚於其間也○富貴過目



無異夢覺既覺不可復為夢也故貧賤為士之常當  
貴暫時事耳有得必有失○譽之而喜毀之而怒常  
人之情也唯君子不以毀譽動其情焉不知我而譽  
我不知我而毀我無損益於我也○人於安居時未  
知安也及濱危難始知之是以君子居安而慮危則  
庶乎免危○凡人見理明白存心中正則陽先盛大  
陰精邪魅不敢干矣○知止知足自然天君安靜外  
物不足動矣商賈之利積之多亦必患生耕種之利  
愈積愈實愈安○天道之禍淫不加悔罪之人唯悔  
則善心生故可免○易損而難復者精也易躁而難

灼艾續集卷之二

廿七

靜者神也唯養氣使充則精神庶全精神苟全則功  
名事業皆可為之也○士存憂物之心惠澤雖未及  
物而造化必知之造化苟知之則於事也吉矣程子  
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推此一言則萬物皆被其澤  
矣○可止可足者求利之心不可止不可足者進學  
之心求利之心不止不足者則是衆人進學之心不  
止不足者則是君子○不妄求則心安不妄作則身  
安身心既安樂在其中矣○人唯除淨忿躁則正氣  
自然可養忿躁一動能亂正氣孟子養浩然之氣皆  
正氣也事有忤心不可得已當以義理折之無為忿

躁所亂可也○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為過今  
日有明日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思哉可不  
勉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禍福似乎天降之也近  
世為惡之人往往自投禍羅者何哉天即理也違天  
逆理理所不容實天使之也○深山窮谷之人多高  
年者嗜欲少故也○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天地  
不能自足而能足於人乎○博學而無要空言而無  
實是亦何補於世哉○慎密者士之吉德也不出戶  
庭故無咎○吉人常夢為善凶人常夢為惡人之脩  
身正心正要夢中亦不妄為

灼艾續集卷之二

廿八

康齋日記

知止自當除妄想安貧須是禁奢心○壁間大書云  
力除閑氣固守清貧○峽中水途中甚適人苟淨  
本心隨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馳則攪擾不暇何  
能樂也○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克治粗暴  
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  
理而已○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  
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眼前隨  
分好光陰誰道人生多不足○看韓文倦睡夢中恍  
思少年日月不勝感愴而醒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



日負於初心信哉○得便宜是失便宜失便宜是淨便宜○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天意順時為善計人情安處是良圖○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立脚人○彼以慳吝狡偽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於事厭倦皆是無誠○高卧閑窓綠陰清晝天地何其闊遠也

白沙遺言

抹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灼艾續集卷之二 况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可成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誣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虛已其難乎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羅浮之遊第恐心有所徃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遂遂者

伍耶○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非止疾痛之為心害心寓於形而為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為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意者莫如忿爭○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纔點檢着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弗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亦甚難矣○古之為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為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自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且安知已之所執以為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得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士沒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為大死生之為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誠信予奪之間哉○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灼艾續集卷之二 况



景行錄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寡言操交  
 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  
 六馬可以免過○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  
 義○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戕生之本○以眾資  
 己者心逸而事濟以己禦眾者心勞而怨聚○不自  
 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  
 博聞古凶悔吝無有不由己者○廣積不如教子避  
 禍不如省非○責人者不全交自怨者不改過○節  
 食養胃清氣養神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念慮不正殺  
 灼艾續集卷之二  
 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景公于  
 駟不及顏子之一歎○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  
 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  
 定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于憂而無厭逸樂者憂  
 勞其可忘乎○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  
 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日費千金為  
 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  
 廣廈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夙興夜寐所思忠  
 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怡然自得者身雖  
 安其如子孫何○屈己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獨利則敗眾謀  
 則泄○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溺愛者受刑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耳不聞  
 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君子○  
 王荆公云莫大之惡起於斯頃之不忍一言一動毫  
 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邵康節云或問希夷  
 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  
 不可再去○蘇黃門去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  
 簡出可以卻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成名必  
 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張無盡見雪竇教以惜福  
 灼艾續集卷之二  
 之說曰事不可使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遺盡福不  
 可享盡○氣字要老成近厚不要有芒角防有鈍挫  
 缺折○人於夜間思慮百端及明旦則一事不可行  
 蓋人卧則血氣橫放所思皆私意平旦清明則懸淨  
 理融乃知所感皆妄也○前人有惺惺枕頭鵲突面盡  
 之喻○甚愛必甚費甚譽必甚毀甚喜必甚憂甚藏  
 先甚止○禍莫大於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定心應物雖不讀書可以為有德君子○承平日  
 久養壞人材膏粱中必無賢子弟人心高隔了無限  
 好事○事有無成而復敗者或者惜之非也得之本



有失之本無○觀朝夕起卧之早宴可以卜人家之  
興替○氣清則心清心清則神清神清則變化無方  
矣

九沙山人萬表曰灼艾續集者續灼艾集而錄也山  
人往寓金陵嘗因灼艾閱諸說而有集矣嘉靖甲午  
承乏督漕舟行閒暇乃取昔所未閱者而閱之隨意  
漫錄復成帙焉益覺夫義理之可悅而龜鑑之在是  
也謹識

灼艾續集

卷之二

四三

灼艾續集卷之二終

灼艾別集目錄

卷一

綠雪亭雜言

兩湖塵談錄

海涵萬象錄

傳信錄

否泰錄

卷二

雙溪雜記

審齋瑣綴錄

立齋閑錄

灼艾別集

目錄

灼艾別集目錄終



灼艾別集卷之一

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字重梓

綠雪亭雜言

高孝基一見房杜奇之而托以子孫愚謂子孫賢不肖成立覆墜天也豈他人所能陶鑄哉况房杜他日亦不能保子孫不蕩敗門戶又安能庇他人子孫哉愚謂孝基於是乎不智夫大臣以人事君者也當國之樞河賢焉曾不杜稷是念顧煦煦焉私之子孫愚謂孝基於是乎不忠

灼艾別集 卷之一

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後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愚考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真是脚根立得定所謂懶者蓋恥為奔競云耳豈真懶於人事者哉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未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瞞然老矣大年每論年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為少年英俊侮

老慢賢之戒

武功諸生康栗靈寶諸生楊宋皆矯矯少年才華競秀子提學時甚器重之栗也之妻宋也之姊也宋也之妻栗也之妹也其後二生相繼不祿無血胤焉二婦皆飲毒死之嗚呼二婦之死可謂烈矣九原有知二生可以瞑目矣或曰使二婦有子亦可死乎子曰古者夫死稱未亡人若有遺孤嗣續繫焉則母道為重而妻道為輕何必死是故公甫文伯之母孟子之母陶侃之母皆賢也皆不死時乎不然楚昭王夫人不見符而死於水宋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永新譚

灼艾別集 卷之一

氏抱子罵賊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啻計哉或曰近時有女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之何如子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貳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無醮命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時乎不然曹娥饒娥死於孝浣沙女死於義奉天竇氏二女死於不辱其於嫁與和嫁又奚暇計哉大抵女婦之致命遂志皆本乎天性之烈不可律之以恒禮



莊定山賦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節痴小  
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  
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窗獨對東風樹歲歲  
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巋然  
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  
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  
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  
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  
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為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三

蓋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  
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鬩牆夫妻且有脫  
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  
情盡猶塗人也苟欲聚於一門之內而饗殮之能保  
無矛盾米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  
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  
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  
將徹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  
栗而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  
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

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  
即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  
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  
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  
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  
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服盡  
則不復焉非槩族而會食也

近時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  
其死也前夫之子爭塋之質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  
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

斷令後夫之子葬之  
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於兄弟然闕里三世相繼出  
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邪  
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為不肖  
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耶愚  
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遽然之變也  
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  
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  
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



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  
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  
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蜀中有梁參議周御史先在告里居皆為讐家賊殺  
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遨遊二公間一日過  
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在  
焉小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遂相與佇立已  
而梁顧小吏曰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為惡吾在冥司  
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然無語小吏曰何以見教周  
曰過吾鄉煩語鄰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羹飯無

灼艾別集卷之一

五

主歲時幸為我呵護樵牧則真感無極矣俄有黑風  
蓬蓬而來二鬼忽不見予聞方伯羅循矩說如此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  
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  
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  
入京也尋慮事不謀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仙姑  
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  
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  
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江州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

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  
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  
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  
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  
虛得詩皇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  
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劉瑾擅權之日歛頓關紐禍福縉紳南科彈文有曰  
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風雷銷磨  
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有與焉者矣  
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瑾事敗蒙  
灼艾別集卷之一

六

其汲引者槩斥之被其羅織者槩起之嗚呼君子小  
人幸不幸類如此

昔人有詩云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  
好處還穿破觀董卓燃膝而餘黨不宥則王允之元  
不保甘露啟釁而無辜濫殺則鳳翔之禍難逃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  
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  
當稅駕無所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絕  
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為誰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



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  
其二曰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  
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  
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  
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蘭州彭幸庵尚書平生銳志功名蜀賊藍鄙作亂公  
總制諸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卧夢中寐  
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既覺夫人問曰適來作何夢公  
曰適夢在西川督諸軍殺賊乘勢如破竹乃大呼曰  
殺得好殺得好夫人感然曰公往年殺賊無辜之民

灼艾別集卷之一

多有枉死鋒鏑者公無血術或者天譴之也胡為夢  
寐尚不忘戰耶公亦感然與夫人相對泣下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蒞任得岩邑  
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  
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  
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  
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  
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  
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

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按柴  
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  
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張東  
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蘇  
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  
投荒嶺海章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  
謂人心無春秋哉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  
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曾見  
同寮齊瑞卿書此於齋中跋其尾曰子性褊急不能  
灼艾別集卷之一

器物服此以為瞑眩之藥也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其  
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  
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  
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  
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一有何不可侍郎喜出  
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  
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  
割侍郎之碑者猶能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無地遂  
不割碑



金陵有閭右子蕩覆先業不勝官逋私負之督責計出無聊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家有猫見肴嗷嗷欲攫之既而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猫乃哀鳴躑躅若救之者其肴在案不之顧也數日猫不食而死噫人知猫不厭主人之貧不知其能死義乃爾

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鷲鳥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楊閣老遠菴令家僮瘞焉表其墓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灼艾別集卷之一

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予行役隴山見此詩於郵亭壁間問之亭長而知其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

故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聞其婿來謁之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婿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渠胡為獨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上元姚三老賈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石鈎闢麓塚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灼艾別集卷之一

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大痴曰樂哉茲壑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買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淨白謝之且曰大痴真達者之言執老悖空與子孫作馬牛矣



在秦州見乾蝗堆中火發在劍州見積聚油紙中火  
發皆濕熱過蒸於內不得發越故鬱攸不戒其來有  
漸

吳中有老儒沈文卿讀書至宵分燈熒熒欲滅忽見  
盜在室中掬物無所得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  
下顧其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過  
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  
曹穿窬者含笑而去

同年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  
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十一

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  
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  
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

天順初年于肅愍下 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在外  
藩之詞鞠之肅愍曰 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  
在 內府外廷不得預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  
社稷鍛煉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  
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曾伏觀 祖訓  
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剗鬪割之刑臣下敢  
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

汗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為學者貴博古通今况  
本朝令甲尤所當知者漢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  
為賢蓋謂此也

同寮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矣不得賜環嘗佗  
際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有  
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  
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  
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  
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  
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十二

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  
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  
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  
家謂之幻心能昭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  
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大虛煩惱何  
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允  
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  
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  
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



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勛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室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壘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

深寧王先生應麟過宋德祐忠臣袁鏞墓詩曰天柱不可折柱折世莫當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十三

烈夫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昔遭宋祚移耻為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挽搶板劍突前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泯騁才長妻孥悉涉溺枯骨誰克襄忠烈動天地遊魂為國殤山水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率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掛墓栢泣下露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愚按袁鏞于德祐丙子三月元兵至鄞力屈被縛虜奇其才欲降之脅以烈火鬚髮燎盡罵聲不絕而死蓋與顏常山越千載一轍迺其時舉家赴義者又一十七

人尤足以見鏞修身齊家之化也然觀王詩庶幾可以泣鬼神矣鏞之後若珙若忠徹翩翩尤顯云謂天之報施善人非耶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知缺缺塚間哉不然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輦谷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淺哉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十四

胡東州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歌窰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玉之器為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愚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尺龍不能昇天惟神龍能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因龍土龍蟄



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董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豢之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兩湖塵談錄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彙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后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黠將悍卒久而效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十五

之相與蔑視主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待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人民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具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名府并東昌衛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媯檀也今順天府并薊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濼兗鄆也今皆山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宣武有州四汴宋穎毫也今開封歸德穎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洺慈也今澤州順

德府蓋舉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開懦宰相之凡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磴而芟劉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拔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屬階也嗚呼萬世之炯鑑哉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十六

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寺則大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也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後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鹵簿而今則專司馬政至於光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羞而今則止司供御飲饌中書舍人古蒞中書省掌行命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制若祭酒之官前代多誤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今惟



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用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則深有未安嘗考典籍洪武中猶脩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後遂廢誠缺典也比讀官制故為考序而紀其大畧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七

一支分泄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閉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茅吳淞則尾閘也陽城昆山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閘不泄腹且膜脹為病四肢百脉無不病者故跡宜與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閘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州常熟崑山可無水患永樂中夏忠靖公治之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嘉靖中李尚書充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

有得失然允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抉剔之靈弊往迹具在有志經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臯言其中論脩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常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后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納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七

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奸儉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李西涯閣老云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三十餘人此語在弘治戊午由前考之其人則解學士縉胡文穆公廣黃文簡公濬胡祭酒儼金文靖公幼孜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陳尚書山張



尚書瑛苗學士衷高文毅公毅馬學士愉曹文襄公  
 彝張文僖公益陳少保循王少保王文通公一寧  
 蕭宮師鑑江尚書淵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徐武  
 功伯有貞李文達公賢薛文清公瑄許學士彬呂文  
 懿公原岳脩撰正陳莊靖公文萬文康公安劉文穆  
 公吉劉文和公翊劉文安公定之尹尚書直彭文思  
 公華徐文靖公溥劉少師健立文莊公濬謝文正公  
 遷若又繼是以後則焦少師芳王少傳整劉象宰宇  
 曹司馬元楊少師廷和梁少師儲靳文僖公貴劉宮  
 保忠楊少師一清費少師宏蔣少保冕毛少保紀賈  
 灼艾別集卷之一 九

少保詠桂少傳萼張少師孚敬方少保獻夫顧尚書  
 鼎臣李少保時其止司誥勅而未參大政者吳文定  
 公寬劉文定公春李宗伯遜學石少保珪吳尚書一  
 鵬也嗚呼天下之治亂係宰相觀其人其世可知  
 南京太平門有堤樹木森整遠望如畫左則玄武湖  
 澄波萬頃右則鍾山蒼翠翁鬱三法司在湖之游去  
 此里餘漸就空曠洪武初開國元勳多賜葬其地然  
 祠宇之脩置瑩域之整飾惟中山王一家而已其餘  
 則穹碑尚在石獸成行而宰木不存蒸嘗無所殊為  
 寥落甚則斷碑荒草于夕陽之間且鞠為畦圃併遺

跡而亡之矣嗚呼功載旂常名存太室清廟俯享之  
 人而百五十年已湮沒如是彼金陵山水佳麗道室  
 佛廬金碧輝映此顧燕穢不治則領留務職太常司  
 獻納者不得任其咎  
 表忠徹尚寶太常廷王子也相術名天下廷玉能先  
 識  
 太宗於潛邸用是貴顯於時其道入貴賤禍福多奇  
 中宣德中四明陸司寇瑜方授主事往領牙牌忠徹  
 以紙裹一牌授之既出展視之其文則刑部尚書也  
 亟返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當懸此耳后果然人  
 均艾別集卷之一 二

益神其術云  
 駙馬鄔公景和京師人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  
 教養於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以對聯句御  
 溝水泮聞流水鄔即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甚  
 歲公主下世蓋其識云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  
 家口沒入為奴有愛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  
 甚美麗妾鑿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  
 蔭子納之后寧廢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  
 衣局噫有數馬無所逃也已



胡文穆公廣初名靖建文庚辰科狀元也初讀卷時翰林擬吉水王良為首選

當寧覽之而易以胡故良止為榜眼后

文廟靖難師起良家居不食而死之廣被知遇入內閣荐登台榭雖有王魏之功而罪過之矣知人惟帝其難諒哉

太宗皇帝出片紙書近臣十八名命大學士解縉評之縉於蹇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夏元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宋禮曰慙直而人怨不恤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上

陳洽曰流通警敏亦不失正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僧之心評之美者福為首瑛洽次之評之惡者賓至剛為首儁次之自今考之蹇夏黃之勲業無庸於言禮有區畫漕河功終工部尚書洽死交趾終兵部尚書瑛終刑部尚書賜終禮部尚書至剛以罪斥終知府賓以兵部尚書獲罪自盡儁以兵部尚書死交趾之難世以縉為名言此皆國初人物故特紀其大畧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朝廷委過而責成之

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三

歛輿迴避魏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王憾之譖於內眾為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調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



以選對上以疏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於所以培植愛護之則 祖宗之恩至矣

彭司寇詔自在郎署即有才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憲廟命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憾之言於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鞠公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泣詔獄者曰爾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為小人耳遂為直其事於朝得還任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

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疆禦楊文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三

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為僉都御史正統初范理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為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為念而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如也

王給事中徽在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斥時巨璫牛玉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牛玉之後復有如牛王者出而禍已也數語切中時弊談者至今尚

之

姚文敏公變亦近時名臣其為宗伯時適慈懿太后上仙內旨不欲以之合葬裕陵配享太廟公時秉筆奏牘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慈懿之塋域違典禮在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之者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跪請憲廟卒從公議當時雖賴內閣臺諫為之維持然公之力亦多

灼艾別集 卷之一

高

大若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禡爵家居後起廢為西陝總制卒於邊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膏臆出奇取捷謀定後發莫測所向顛倒才智自為操縱而人人欣勸樂為之用可謂得其實矣

寇都憲深天順中視院篆剛倖自用馭其屬甚嚴一日歷事監生考勤命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啟齒韓公雍時為僉都從容請曰題難作若加一善

續修四庫全書



字庶易成文公欣然從之人謂韓公善進言且有裨國體也

帝王之興開拓疆土削平僭亂雖賴爪牙之士宣力於四方然亦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者我太祖命四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太宗命新成侯張輔取安南師過清光晴久水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千艘畢進遂俘逆主郡縣其地此二事書之史冊光昭千古蓋與睢水之大風潭沱之冰合不多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七

讓也

楊都憲繼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為太守考績入京張芳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委易廉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於成今之為郡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鄙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一足取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公抵官以來遷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閣此猶非夙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常之褒不過溢矣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恩禮周浹劉司馬大夏一日對便殿以三營軍士多被占役勇士投充太濫各營草場侵欺隱沒為言當宁首肯久之且諭以勿形奏疏蓋恐權貴中傷之方將有所釐正而龍馭不久上賓矣正德中劉有謫戍之禍蓋媒孽於此云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螭鱗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鏤而出后李灼艾別集卷之一

共

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語

錢與謙脩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國中允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正統以後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為司寇王恭毅公榮為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



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而致死  
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  
曰同室之人鬪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  
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  
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弘治間有崔志端者以黃冠至禮部尚書掌太常事  
翰林因有禮部七尚書一員黃老之語崔聞而憾之  
遂對以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仕路之不清如此可  
嘆可嘆

李文達公賢在天順中稱賢相獨處羅倫一事不無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廿七

可議時學士陳文者為之畫策后文死薛之綱御史  
作詩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填  
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塩井已非今日利  
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  
官時李已謝世而羅亦有脩撰之召矣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  
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  
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  
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為口實  
李少師東陽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

正德中為首相有士人憫其亡授以尺素公歸啟之  
一絕云才名直與山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  
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  
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  
辨析陳宇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之曰  
此即救陳王道之陳也群臣叩首謝又問何以不講  
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  
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嗚呼英主不世出鼎湖龍  
去遠矣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廿八

倪文毅公行狀有曰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  
馬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  
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  
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  
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  
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  
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子讀至此蓋每嘆馬公之失  
計倪公之得體而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及觀  
二泉公集則知其人乃叅議郭公緒也其言曰迺西  
有夷曰思疊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



不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鎮巡合議以剿請事下公  
卿議撫之便孝宗重用兵從之詔簡藩臬貞毅臣以  
往乃以君與按察曹副使玉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  
盧叅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  
者皆被留不服盧還軍至千厓遇君語其故且戒勿  
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肯  
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比萬  
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去髮白  
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  
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突不可騎乃斬  
荆徒步絕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憂都土官以象  
與來君乘之上霧下沙晦溷迷躓而君行愈加又旬  
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君差以次手為檄遣官  
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  
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  
持長槩勁弩露機而環之數重有譁者泣走報曰賊  
刻日且焚殺柰何久此君曰爾譁雖微者亦世受國  
恩不以死報乃為間耶因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  
渡江敢復言者斬衆皆股慄君因賦詩見志思疊既  
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

請聽令及贖土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勅榜且與  
語大畧先叙其勞次伸其寃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  
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  
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人  
出以歸君曹盧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書  
矣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  
一級餘功俟覈以錄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  
六年績廼陞四川叅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以雲南  
功加俸一級丁卯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呼世  
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觀于此舉當國者于正  
人何如哉

海涵萬象錄

魯南豐記吾鄞廣德湖有益於民甚博樓公昇守鄉  
郡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為田杭州西湖若無  
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鄞西之湖田矣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  
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亦可則漕船免勞儀真過  
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囑却不行  
宣德景泰中山東等處早有司煮粥濟之餓死甚衆  
又曰濟饑民不宜煮粥當立柵散處見口給米



予令含山時連值早澇興築陂塘課民種大麥官貸其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社倉復貸之食每石搗米七斗且大麥貯之年遠作飯愈香美比他穀麥不蛀甚足利人今官倉收小麥者若易以大麥不惟久藏不耗實使兵民兩利蓋在民易得而輸在兵則月春多米又此芒種免為鳥獸食毀收時不慮泄傷誠嘉種也

大明律一卷人動涉其禁者固多法雖嚴而守法者靜以鎮之則訐者少矣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瑛肇亂有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世

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婆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瑛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 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釁大夫當自立

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尚書左右侍郎久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時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久因缺望日言於蹇曰鄭誠做淨趙新如何做不淨蹇欲奏難於士論久之假以

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得預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實欺紹任宦而拯下民之將溺著述而申先哲所未言斯不辜上帝降衷而枉在天地間走一遭邪予少也賤涉歷世途沉潜古道或有一得之愚不敢不致力以竭降衷之帝心庶幾生無愧於天沒不朽地下也

傳信錄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索索問曰此謂誰對曰老臣魏其 太祖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魏惶懼頓首汗流浹背蓋魏嘗為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世

元朝郎中 太祖薄其忘故君而稱老臣以自大故以文天祥諷之耳

太祖既得建業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民戶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徭夫役至以為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肉女色不思焚脩乃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度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致死吾有所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熙祖家貧惟煩其催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  
洪武十一年 高祖命江陰侯吳良監造 皇堂於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中諸老官爵配饗二祖焉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馬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面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廿三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每室有閣夜則御史宿於閣上有兩枝尉宿於閣下以防之與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他地後人有言遷長安者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祀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太祖曰我欲除貪賊官吏柰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賊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著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毛猪皮靴行在街兩旁不許當中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禮房典吏王迪管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迓送使客夫輻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雇用不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廿四

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劫奪農務情願受雇者聽  
太祖以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洋李勝瑞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所許將牌直言極諫

太祖在婺州嘗夜出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煥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煥懇之再三乃釋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廩蠹政害民爾行文書



盡數起取來京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某督之

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天旱遂逮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緹於馬房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廿五

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着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船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某年高麗國王顯進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顯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允弒

王禍王昌王瑤王奕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後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且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 太祖不從且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言此表乃鄭集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鞭等物發還李且追要鄭集且懼即以鄭集送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人等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擇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糧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廿六

一體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藍玉令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等侵奪民利阻壞鹽法但是功臣家中鹽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玉與宗值廳後有天下以其俱老成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叅政除與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與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與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於牧民何有至嚴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與宗到縣三年



廉幹公勤得民之心秩滿陞南昌通判調嵩州知州  
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為兵散  
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處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  
陞懷慶知府朝京時正問養蠶種田官吏興宗亦在  
數指揮毛驥奏王興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  
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慶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  
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  
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  
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思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  
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又陞河  
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久不見爾老矣我  
亦鬢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以事累事白病  
卒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世七

敢用空印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議用  
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 聖意然亦由馮國用  
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甲午謁 太祖  
於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爾彼服若是其寔儒生  
耶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  
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  
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女子玉帛倡仁義以收人  
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陶安太  
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世八

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  
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  
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  
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善取而有之據其形勢  
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國用  
後官至帳前統制親軍都督指揮專侍謀議安至翰  
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亦開國之  
功臣云

太祖初有天下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  
下結網中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中也用以裹之



頭上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網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待巾櫛王固拒不送更遺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我朝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嚟哩嘛哈奉表乞降 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嚟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卅九

中原國人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笄新酒金刀贈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上

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贊之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

南京歷代帝王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復

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此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遂為定制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而士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為淚痕所汗塑工頻加脩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之曰痴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於是望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十

國初時京都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太祖龍興之初有陳遇字中行者金陵人也 雲臺  
侍御史秦元之之薦 太祖召與語大悅禮待加厚  
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機務車駕幸其第者二  
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 上登大寶所承認問悉  
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摠誠多所獻納命為翰林  
學士者再皆固辭嘗奉密旨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  
江使還稱 旨賜白金又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聞  
遣病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  
被及上供米既瘥入謝 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  
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一

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廐馬送歸先生秉義懷  
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過彼遣者率為解釋 上亮  
其誠未嘗忤數諭之曰卿老既不欲仕有子可令帶  
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前後  
所得賜問宸翰頗多眷待之厚亞於勲戚蓋春秋七  
十有二卒於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訃聞遣中官賜  
祭加東園秘器及賻命塋鍾山長林之原嗚呼善遇  
者其誠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與  
兩京六部各司皆有都吏與諸吏次第宿部巡因國  
初時 太祖嘗夜中微行取去兵部大門牌匾蓋將

以察其警夜者之勤怠也一都吏覺而追之 太祖  
投匾而去明日早朝遂命兵部都吏巡風至今以為  
定制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  
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  
度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啟  
於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  
木主於此鬼遂不復為崇後因建學焉

洪武初制天下官負三年一朝覲而九州縣之老人  
亦與焉某年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二

築室於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  
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  
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氾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  
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猶既明日遂召至謂之曰汝  
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今復將託汝為守此冊無  
俾為鼠耗遂命一內侍引至後湖埋之自是後湖雖  
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  
管冊後湖一日獨坐於廳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  
曰吾為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群  
鼠所嚙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鷄斗酒之賜恐此



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為常或曰老人廣之新會人也

高廟驚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 二聖之所處皆有意義然以臣之愚觀之 高廟之思患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今太監之冠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聞之今內侍綬以為 國初時高麗未服 高廟遣一細作矚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後因其使者之來指諸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王之冠與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三

朕此內臣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而汝王乃欲崛強不臣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而倣其制為之其賜東莞伯何貞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以役生民朝興慕浪若此者相繼終不知時務而失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貞

率領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境於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肯附爾貞聞入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群生亦不量力獨爾貞心悅誠服整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時務繁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嗣世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加恭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四

順以保祿位延於永久豈不偉歟爾敬之哉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坯草木森鬱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卞壺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



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得不得毀焉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嘗得伏觀而莊誦之其略曰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柰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十五

奸惡王得與兵以討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有聲其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攻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絕宗社天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俯徇輿情乃於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云云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甌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

子不祇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

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

德承天順聖 高帝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

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胤子允

炆幼冲嗣立昏愚自暴顛覆成章崇信奸邪戕害骨

肉舉兵攻朕比欲咸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

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 父皇 母后創業之艱

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祐內難廓清允炆罪惡貫盈

闔宮赴火諸臣民同詞勸進朕以 宗社為重勉徇

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炆允熿仍襲王封不意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十六

允熿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元未有承嗣其第四子允熿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悖叙之仁繼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仕建文君永樂初元奪爵至某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益振張昂葛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



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着在開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國初時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于城中 文廟南伐以建文為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 文廟既有天下三法司遂復於故處

太宗靖難之事謀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玉蓋開封之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事 太祖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七

後事 太宗東昌之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玉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玉亦被創而沒 上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墮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禮部尚書胡公濙常州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

索觀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為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洪武間為給事中後 太宗嘗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先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禮部尚書浦城潘賜齋香帛往荅神休聞山呼聲者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八

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尊翁先生大人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徙而避之願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濶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共一穴其一長數丈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



甚異舌能銛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為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蓋蛇之獻

文廟渡江入城時有平保兒一鎬幾中之因馬忽跪下不能進而文廟脫馬及後即位召保兒問之曰使爾前日追朕及之將何如對曰臣那時趕上着實一鎬不饒文廟大笑以為某衛都指揮聖君之獎勵忠臣固如此

夏公原吉湖廣湘陰人永樂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四九

太宗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多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外對辯時都御史陳英等且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高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侍臣出至午門問大臣與言官對辯如何衆皆紛然碎罵言官妄言公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侍臣入復命上

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天顏悅懌遂傳旨令各回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矣公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大笠土紳者密夜護公行宣宗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人告之曰上帝好生如此者再既覺遂命儒臣草詔班師可謂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五十一

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矣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之懽甚留縉飲至東方白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太祖將封十王時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於文廟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太王戴也蓋王字加白字為皇帝之皇字廣孝意欲弼成燕邸為皇帝故云然耳既而文廟自求廣孝於太祖許之既之燕一日寒甚文廟召廣孝侍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即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廟大喜自後漸有興師南伐之圖矣

北京宮闕成太宗命解縉書門帖縉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上大嘉賜賚甚厚

灼艾別集卷之一

五一

否泰錄

英廟自始而出狩至終而復辟其間事最詳備謹載於此昔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末帝安權帖木兒既殂太祖以其嘗臨天下也謚為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其醜類世類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於宣宗皇帝時者名普化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仍借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驚翰鳳鳴者哉稱丞相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常遣使者

朝貢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野仙悉二人部屬其號為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化取野仙妹以相固結今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馬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久而漸禁驚不恭往來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野仙求其子結姍於帝室通事皆許野仙進馬為娉儀朝廷不知也各詔無許姍意野仙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附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太監王振

灼艾別集卷之一

五二

復勸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廷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駕行命邸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佐廊堊學士曹昇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報敗踵至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織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乃勸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



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十五日  
求和為言召曹鼎草與和遣一通事  
遂移營踰整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  
莫能止虜騎蹂躪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  
投刃者不殺衆裸相縮籍死蔽野塞州官  
被體如蝟上與見兵乘馬圍不得出盧  
文武軍  
其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  
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  
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幣懷來城  
約六別集卷之一  
入繼而塗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鼓從西  
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相告  
驚懼出至紫門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  
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  
段疋等物馳以八馬詣野仙營請還車駕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門南而見百官啟步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  
數日以外洵不自保已而  
子見深為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等彈奏  
飛頓危宗社歷數其罪千萬言讀既畢  
王翁以

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  
族臣等皆死于此不但已也因慟哭聲徹中外  
起入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  
且退衆奮欲粹英英惧言籍沒振遣指揮馬  
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  
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粹順首衆爭殿之蹶  
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鞞擊出眼血流門闥前  
求內使毛玉等二人英使粹出亦擊殺之曳三  
于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等奉令旨  
并其黨彭浚清內使陳宦等家執振姪錦衣衛  
灼艾別集卷之一  
王山至反接跪于廷共唾罵之令旨獎諭百  
歸蒞事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  
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  
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  
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百匹  
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二十二日虜擁上至  
城門下門校尉袁斌隨侍以頭觸門大呼於  
伯劉安給事孫祥知府霍宣同見獻莽龍袍  
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野仙弟大通漢王上  
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  
上以



偽難測以嚴為備安等獻酒 上酌地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笑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猶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野松林野仙營在焉 上入營坐野仙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燕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為娛其後遂奉上居於伯顏帖木兒營去野仙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 上亦如野仙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野仙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羊之類來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五五

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衆率詣 文華殿請 王出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野仙遣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賜以冠帶彩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匹賜野仙初六日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為 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十數日野仙復遣使至書辭悖慢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守

居庸紫荆關石亨為武靖伯總京師兵馬十月野仙入寇自紫荆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城西北關外石亨等營于城東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鴻臚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鉄頭元帥死馬時畿甸降附胡人畱居者多乘時為寇 朝廷重賞購捕彼獲者累日不絕虜時少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叅議王福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持羊酒往野仙其弟及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五六

伯顏帖木兒探甲冑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野仙指却羊酒取勅是蕃字太上取勅是漢字野仙謂福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遺所掠人口牛羊于路以緩追兵太上自紫荆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斌執鞭既入虜境野仙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刺可汗普化遣使獻先此普化駐兵關外未入至是用尋舊約通和為言朝廷却之胡漢王直言普化野仙君臣素不睦宜受



其猷以間之從洪等言使人入見猷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於固安獲馬牛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日免朝百官望拜太子聖節於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絕不敢逼其南去者各罷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鐵馬洪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於東教場石亨練兵於西教場二十三日野仙遣使來索大臣迎駕約以後月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五七

初三日至其營不然又入寇書辭甚慢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每年是日遣官祭長陵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陵旁宮宇祭器皆被焚掠陵上官軍死亡逃竄暫輟祭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學士曹鼎為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皆死於土木者也初四日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初七日尊母吳氏為皇太后初八日立妃汪氏為皇后冊太上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子所生母也初十日詔告天下赦在京流以下罪囚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受朝免賀初七日太上書

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推舉舊任老成當行者初十日大祀天地於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范廣率兵巡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懷來宣府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黃土嶺獲首級十三馬驢一百二十三匹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口器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宣府叅將楊俊執喜寧喜內侍從太上在虜中也數道虜入寇太上亦以虜入寇不可測和不可必還京未有期也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五八

惡寧寧又忌袁斌嘗誘斌出營將殺之太上覺其詐急召斌回乃得免及是斌言於太上遣寧傳命于俊索春衣遣軍士高磐與俱斌刻木藏書繫磐解間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與寧領書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亨為征西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荆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涉春及夏不復大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屢使議和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其叅政完脫歡等來上疑其詐召文武群臣議以為虜交兵積久士馬疲



憊又失常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詐我當推誠上允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脫歡等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野仙所營失八兒禿之地野仙曰兵端皆因通事陳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太上還京還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回北後遣使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答曰太師雖名送駕兵行不戰攻闕掠野朝廷豈信張關保等死於陳者盈不花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為來和而以為戰故也野仙曰喜寧

灼艾別集 卷之一 五九

是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野仙曰太上在我令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酪酒飲食實等十三日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太上曰朕非以畋遊而出實為生靈除害然陷於此皆王振所致也及野仙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上聖太后與上安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服靴帽等來否實等曰虜中屢有人回皆不知車駕

何在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綉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金器燒酒焙肉等為獻欲盡取所齎米來獻太上曰小事勿勞卿也為朕通和乃大事爾實等因極言王振曩者擅國之罪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然朕亦不能燭奸悔復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與飲實等回至太上帳求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野仙營宿十三日野仙置酒以飲實等野仙曰爾等念太上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野仙曰爾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六〇

等即念何不迎回實等道來迎之意野仙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野仙乃止允實等所與野仙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聞其議傳酒相酌野仙伯顏帖木兒貂裘帽其妻珠琲覆面垂肩盞酪盃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為樂十四日野仙遣其右丞地禿同實進貂鼠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同羅綺往大同調回虜兵不復擾邊實辭太上袖出書三通以受實其一奉上聖皇后其一達於上其一以諭群臣伯顏帖木兒約實等速來成和好且指野仙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媾者實不



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  
同可汗普化所遣使皮兒馬黑麻北去蓋瓦刺國政  
皆野仙專之其兵最多普化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  
阿刺兵又少若臣昂建而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  
利多歸野仙而弊則均受及欲和野仙耻屈意而陰  
使普化阿刺來言實等即至京緣邊虜兵皆退二十  
九日善等至野仙方出獵八月初二日回營與善等  
相見 太上遣袁斌來會起坐不離 御帳甚寒則  
以身為 太上溫斌嘗病 太上坐壓斌肩背取粥  
啖以出汗至是野仙許送 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六

既是送還有何禮物善等曰太師敬我君父故送還  
豈先輸財乎朝廷臣子蒙太師盛德豈有不報野仙  
曰昂克說不合理我圖垂名後世爾衆酋聞善語皆  
以齒咬其指曰好漢初三日善等見 太上于伯顏  
帖木兒營初四日野仙請 太上至其營餞行野仙  
彈琵琶其妻奉酒善等侍飲執臣禮甚恭野仙歡曰  
中國好禮宴畢野仙送出帳十數步 太上登馬乃  
退蓋 太上在虜踰年未嘗屈尊野仙間見必致敬  
曰我人臣也可與天子抗禮哉欲以其妹侍 太上  
不從乃止益服聖德虜人往來窺覷 天容穆然

無慘沮惟聞實等言 聖母安好乃法然出涕飲食  
所餘多以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莫不悲戀虜人  
亦不忍別連日各設筵餞初八日 太上駕行伯顏  
帖木兒護送十一日駐蹕野狐嶺伯顏帖木兒等數  
百騎皆慟哭良久既別去克昂於中路射麋獲之馳  
追十數里來獻十三日駐宣府十四日駐懷來十五  
日駐唐家嶺 上遣內閣學士許斌商輅至 太上  
命書誥諭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自東安門入 上  
迎拜 太上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  
推遜良久乃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有生

灼艾別集

卷之一

六

咸忻忻焉臣竊惟 聖朝承平既久蒙孽潛滋內而  
奸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已已中秋之變亘古所  
無然尚賴 天心默佑 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  
厚德以化其順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軒旋  
乾坤並明日月用夏變夷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  
臣因所目擊耳聞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  
所述袁斌傳約其繁蕪共為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  
用事之月也迴駕之年景泰紀元之年也先否繼之  
以泰雖則世運關天數兵名之曰否泰錄自以身備  
史臣于 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備遺忘故也雖



然聖人相繼於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制治保邦之良圖也哉

英宗北狩景帝以皇太后之命即天子位名義甚正但不當易儲耳當易儲時有大理寺丞鐘同者江西永豐人也上疏諫之言甚剴切皇帝怒下同錦衣衛獄死焉

上皇在虜地回居南城時有給事中徐正一日請景廟屏去左右上疏言今臣民有望上皇復位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景廟

約火別集卷之一 六  
聽之而不行正尋獲罪謫遼東後上皇復位見正疏大怒命縛以來以其離間骨肉剛之初正引見時驚出糞溺皆青說者謂其驚破膽云

景帝未崩嘗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史王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來然後行未晚也不宜即往後英宗復位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英宗悅召長史賜以襲衣金

帶今長史金帶自此始王蓋蘇州人也忘其名矣郭國嬪諱爰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尤極工慧宣宗皇帝聞其賢命迎至京既至病遂不起先數日

自識死期復書楚聲以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予不足較也生如夢多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予獨慙乎予之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夫以婦人女子而能為此辭亦賢矣哉

天順某年曹欽謀反伏誅時有一詩傳誦於京師不知誰所作也曰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逮諸公死亦當謂寇深學士叩門如吠犬謂李尚書鎖項似牽羊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吳瑾為恭順侯一場寄語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崩時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嗚呼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傳奉聖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前往南北直隸太安神州尊奉聖像供獻寶書祈福安民等項公幹該衙門知道二十二日又傳旨云朕今欲南幸巡狩合用黃船馬快船隻即便上緊修理油艙蓬索槁櫓俱要壯麗鮮明毋得遲悞該衙門知道云云聞此旨既出三閣下亦嘗一諫但不知終



能聽從否南方江山之秀麗人物之繁華市井之喧  
闐飲膳之盛美榆林宣府恐入駭一至 聖情怡悅  
而回闕之日遲遲矣

巡撫兩廣都御史自肯稱為總督府自正德十二三  
年間 天子巡行天下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於是遂改巡撫都御史為提督而不敢復稱總督矣

灼艾別集卷之一終

灼艾別集卷之一

六五

封祿

灼艾別集卷之二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雙溪雜記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  
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  
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  
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闕  
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  
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  
灼艾別集卷之二

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十子  
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  
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  
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  
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  
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即中慈谿王綸白  
於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  
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  
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  
又宗室犯罪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



官俸

中尉反淨實惠宗室例不淨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是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折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執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陞轉

灼艾別集卷之二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後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其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

編脩即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特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息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於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員以此俱無署職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

灼艾別集卷之三  
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為貧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滿考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造



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天下官員額設若干計筭取士若干足勾除用若官多人少則官職虛曠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

灼艾別集卷之二

四

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材之選自後人材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

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祖訓首章云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本身交還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及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啟或上言大臣德政皆坐以斬罪蓋鑒古宰臣專權結黨潛移國祚為慮至深遠也朱子著中庸或問至敬

灼艾別集卷之二

五

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愚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脩身為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昇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矣苟為不然吾恐君上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為姦臣蒙蔽亂政亡國者多矣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惟我太祖垂訓立法高出于



古傑丞相分任六卿無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

嘗見紀國初事績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人每日群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為口旨送內批於本面發出之事乎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六

永樂初始建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進表呈蓋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御方得預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任纂修之事者也况永樂間胡廣所兼不過左春坊大學士則是

內閣

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

灼艾別集 卷之三 七

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英宗即位復命入內閣正統四年修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意可見然自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於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醜不死也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初翰林近侍官周是修自縊於  
應天府學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等皆不死是時  
欲下詔姚廣孝舉方孝孺代草不送死之胡廣等後  
居內閣文廟雖令講讀纂脩高議政事然文廟  
英明獨斷無敢以私意進言者如解縉諫征交趾言  
雖公竟不送議過寵漢麻致有異志遂以為離間骨  
肉殺之以此知永樂間內殿閣官自保不暇况敢專  
權自恣乎

宣廟在位十年三楊雖被寵用然承洪武永樂以來  
主威權強盛之後宣廟又以明睿臨之亦不敢任

灼艾別集卷之二

八

情專制仁廟初崩議喪禮部尚書呂震奏定儀注  
已頒行楊士奇等言於上欲改之震面折之曰凡事  
皆被汝等偏執壞了至次日早朝群臣冠服皆依禮  
部所定惟士奇等與英國公依內閣所議行宣廟  
退朝語楊士奇等曰英國公雖武臣到能守禮蓋慰  
藉之詞耳然自後楊榮等漸專朝政人有犯法求救  
或在卑求薦皆留意成之五府六部或畏其威聽其  
說遂使百職不能持正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勅  
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又勅御史  
知縣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奔競之風大行以賊

舉保至矣

露者甚衆由其操去取之權故耳如楊士奇薦主事  
洪興為侍講與經筵又薦為吏部侍郎人莫能抗以  
上事皆載於大學士李賢所著天順日錄可見內閣  
官專權始於宣德而成於正統初也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於張太后然後行

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

曾有何事來商確具帖開報驗有不付閣議者即召

司禮監責之內閣票旨始此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凡百政務多出權耳因北征

土木川賓天未及更正宣宗在位十年天下承平

灼艾別集卷之二

九

因三楊俱南人陰有都南之意亦未議改如北京六  
部仍稱行在正統間始去行在二字文武官俸仍於  
南京倉閩支戶部茶鹽引油銅板言者欲取貯行在  
戶部竟不送留馮快船於通州聽用至今行之蓋自  
兩京並建兵冗費繁而永樂一時用兵權宜之政遂  
因襲而為弊也

自古女后專政甚至臨朝稱制以致禍亂惟我

太祖高皇帝家法嚴正后妃不許傳旨於外亦不許

群臣朝見卅守為法正統初雖有詔凡事白張大

后而後行太后命司禮監以章奏送內閣擬旨送



上仍以 聖旨行之未有徑以太后懿旨施行者其  
 內閣官擬旨最為機密未敢顯言於外旨由我出也  
 英宗春秋漸長 太后崩廢決大政悉由宸斷司禮  
 監太監王振乘間進言決意北征土木之變後 英  
 宗復辟司禮監太監吉祥反逆伏誅初徐有貞以迎  
 駕為吉祥石亨等引徐有貞又引李賢同入內閣有  
 貞等欲避形迹密計除亨等吉祥不自安遂反亨等  
 未敗時先奏有貞等諷言官論已 英宗怒下有貞  
 等獄旋赦之外補參政先是有貞顯然專政賢但默  
 助之亨等不知以為諷言官論已非賢意仍留賢轉  
 吏部左侍郎復入閣辦事及吉祥石亨被誅而賢任  
 益專矣

灼艾列集 卷之二

十一

假公更害

始自徐有貞乘 英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  
 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王鎮等之奏以為獄案  
 後 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做前例亦召言官劾奏  
 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犬之輩從此  
 出矣自古忠臣當國勲望大者必有一般奸邪之人  
 在旁忌嫉讐怨乘機報復而為忠臣者不能逆料也  
 如武三思之殺張柬之丁謂之竄寇準豈以張柬之  
 寇準不能明哲保身哉其始惟知正誼謀道不能逆  
 觀成敗利鈍耳正統己巳之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  
 稷為重力排和議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推強  
 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  
 大臣往迎 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繒以口  
 舌曉譬國威不屈遂得回轡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  
 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蓋揚  
 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於後  
 日哉柰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  
 一變換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衆怒之際于公於  
 是乎難免矣蓋 上皇回鑾景泰既不讓位而居於  
 南城又廢 皇儲而立己子景泰之所以得罪於  
 上皇者不小而景泰忽病危儲嗣亦先殞謙乃見用

灼艾列集 卷之二

十一



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無嗣舊臣失倚以迎 駕為各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二也非造謔言中傷譴等則奪門之事為無名迎駕之舉為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林之以大利害則亨或不從故駕其說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惧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首就戮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灼此別集卷之二

遠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

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

贈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賽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

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嚴保傅官

天順五年曹欽反逐吳瑾冠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

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

纂修

萬安

至於無故加秩必先加武臣以塞口甚至以定策過加戚畹武臣由內閣欲冒白爵有以啟之也

洪武初學士宋濂總修元史永樂初 高廟實錄皆

亦學士等官纂修宣德初纂修 文廟仁廟兩朝實

錄亦翰林院掌行正統初修 宣廟實錄楊士奇楊

榮楊溥自以舊任翰林領其事四年書成楊士奇楊

榮俱自加少師楊溥加少保其餘各陞級蓋以直內

閣為典機務不異古宰相之任而又總裁國史優學

士之職變易舊制皆自三楊始也

成化以後居內閣官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與六

灼此別集卷之二

部官相處自無矛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官密裁抑

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遂生讐隙尹旻由

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十八九年選法公平士

有定守萬安為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

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是在吏部

久公論已歸又壽光劉翊與尹同鄉相厚亦在內閣

位亞于安能持正論安雖欲害吳為翊所梗不得行

及翊因易儲事為安所讒間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

託所私道士李孜者讒譖吳罪下吳子侍講龍於獄

令吳致仕連及吳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才望如侶



鍾張海革亦在貶謫之數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劉  
孜省下獄死尹直嚴點萬安臺諫文章論劾極其醜  
詆時劾吉亞安佐素附安因為之地寢不行庶吉士  
鄒智進士李文祥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旨  
令吏部選除李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鄒智  
與安皆蜀人智言安貪位固寵老無廉恥劉吉附下  
罔上漫無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  
子也尤忤內閣意鄒智李文祥吉人相繼卒人以比  
之王惻盧照隣云弘治改元司禮監太監懷恩先以  
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司禮監預聞朝政恩素知  
為吏別集 卷之二 十四

萬安諂佞及知王恕巡撫蘇松時奏發中官王敬欺  
罔事跡及巡撫雲南時禁劄鎮守太監錢某不得肆  
行奏于 上去萬安用王恕早朝退恩偕內閣傳旨  
令安出自陳解其牙牌安趨出東長安門外送者不  
知也即日降勅差人起取王恕為吏部尚書進賢退  
不肯一旦勇決如此人心為之痛快後萬安并子輩  
孫弘壁相繼死絕嗣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  
畢宣吏部發玉音除某人為某部侍郎尚書成化間  
始有吏部會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于內閣每遇缺

吏部先必謀於內閣而後定稍出己意必令再推或  
諷使兩私言官論劾故凡內閣官親舊同年相知厚  
者無不拔引超擢要地吏部與內閣相黨附者亦得  
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也內閣  
引用親舊人以為公論無敢議者若出 宸斷用一  
人雖至公亦必緘劾以為不由推舉夤緣而得律條  
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其弊由至於此勢使然耳  
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學而不能約持公而失於偏嘗  
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考覈  
天下諸司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皆全用所著大學  
衍義補中語有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留  
用數人衆多咲之者溥論有所異同濬輒怒捧冠於  
案執愈堅未久卒

朱子說大學是為學的間架看大學章句只須看  
經傳久之經傳也不用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所謂  
博而能約正如此尚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  
常主協於克一亦此意蓋正心修身須要格物窮理  
然非必一一而格之但真積力久一旦自然到箇豁  
然貫通處可以泛應曲當而無不淨宜矣真德秀乃  
以事類衍大學為一定之法其見已差至於丘濬補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十五



衍益詳凡天下政事古今沿革無不備載其意此書一出可以尋類攷按處斷天下之事如刑名家引律條之意無一事不可折衷而用其中矣殊不知天下之事變無窮而理亦無窮大學教人欲明一心之德以應萬事非欲事事立法而不本於一心之活法也况有治人無治法氣數之不齊世道之升降而事有不能必盡善者哉

河南洛陽劉健自官翰林潛心理學不事華藻立心亦端正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平為主外無訾議李東陽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私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十六

植朋黨健處之若不知誠可謂君子人矣惟處程敏政事論者以健為報復私怨敏政與東陽齊名嘗見健所作詩謂人曰不知劉先生不會做詩人以為因是怨敏政及敏政為會試主考人有言其賣題者及揭曉同考給事中林廷玉上言敏政賣題雖未發露而可擬者七遂捕舉人徐姓及敏政下獄命多官廷鞫徐姓者雖未取中曾以二幣餽敏政受之坐是落職蓋敏政罪既在可疑及翰林官嘗為坐主受門生餽遺亦係常事而獨廷鞫敏政坐以賊罪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也

劉瑾

進銀謝恩

孝宗晚年勵精圖治召見大臣商確政事有大獄御午門面鞫總攬權綱下無壅蔽及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至乾清宮正寢面受顧命天下頌之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羅祥張興等日夕近侍講論世事時稱為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務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受大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抄下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十七

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要了於是傳旨盡數取回新用者論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庫莫敢不從初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龍衣弘治年間例奏討長蘆運司官益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業已行時韓文為戶部尚書司屬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等以名節尚言於文曰今新政之初決不可准監課織造於是再執奏上召內閣問之曰何為如此等劉健對以為內官裝載官監夾帶私鹽沿途害人上曰內



官固害人文官也有不好的李慶陽遂草一疏言自古關宦誤國漢中常侍唐甘露之變至今言之可為痛心 英宗皇帝狎一王振致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拿問付之俎醢戶部韓文為首率九卿共劾之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內應內閣劉健等亦助之時王岳等亦為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誅上不淨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發旨捕瑾等下獄李東陽與劉瑾有舊瑾素欲東陽有詩文名至是東陽以韓文等所謀泄於瑾左右有以王岳密奏告瑾者瑾等遂趨至御在所俯伏哀號

灼此別集 卷之二 六

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 上以為無此事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 天顏矣頃今晚拏岳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淨已領之瑾等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兵衆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并李榮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殺之由是猶歸瑾等勢傾中外瑾等先嘗奏內閣專主大事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職之事至形於劇戲 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等三人自陳准致仕

誰欺乎  
其心敗露

內李東陽獨留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瑾等之事為真遠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驗出以韓文不能防奸罷職為民令選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驟宿野店而歸選卒無所淨遠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某冊封畢回家馳驛乘轎副使姚祥赴任擅起人夫馳驛俱奏之捕下獄崔某姚祥枷於西長安門外張偉枷於通州張家

灼此別集 卷之二 九

灣公卿奏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自是內外諸臣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而不可淨矣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如天順間曾革罷矣將各處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其增減南北進士名數頗為得宜及取南京戶部茶益引由契銅板赴北京戶部掌管最合舊制

正德三年戊辰春天下諸司官赴京朝覲劉瑾令海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瑾等分用皆借貸於京師巨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



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賈納糧草情弊因戶部覆奏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糶草沓爛者瑾票旨逮緊巡撫都御史管糧郎中下獄既而鎖拖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允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漸乏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為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前無送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嚴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

灼艾別集

卷之二

二十

設榆林衛余子俊巡撫增置城峽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以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初戶部尚書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淇淮安人益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便淇遂奏准兩淮運司監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益價銀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

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益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葉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伍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各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必不受其禍矣

灼艾別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為國初屯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弼楊武周東顏壽榮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縣百姓買米賂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偽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怒指揮何錦華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是起矣正德三年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用一百五



十勅大加枷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因盤糧數不明於東西長安公生明門外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到任遲延亦於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給事許天錫相與因事皆自殺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璉等專權亂政璉矯旨捷於朝堂不死降請貴州驛丞守仁由此名聞天下正德三四年間璉等用事中外憤恚有偽黔國公檄書又作魏國公檄書者皆以誅璉等為名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者吏騰寫於公生門外鬻之璉邏卒得之捕吏下獄拷訊所從淨展

約宋別集

卷之二

三

轉攀指竟不知其由乃遣官校詣南京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說者以為狄者夷狄也元者胡元也寓意於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遺一紙帖上親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璉等亂政事璉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聽處分至午後不赦時六月盛暑熱死者十餘人復下獄追究竟無所淨弘治間內閣劉健河南人李東陽湖廣人時仕宦顯達者河南則有馬文昇許進劉宇焦芳李遂湖廣則有劉大夏王儼熊翀葉健與文昇等雖同鄉而不阿比文昇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

察司官監之健屢止之票旨不准後因奏設九江備兵科都給事中夏祚論之令文昇回話認罪許進為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失時嬰城自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碍難行以為愧李遂為鴻臚卿年深止轉南京太僕少卿文昇薦劉宇總制宣大軍務時劉大夏為兵部尚書與文昇宇有隙因孝宗召見言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餽送權貴上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究東陽與大夏

約宋別集

卷之二

三

同時為庶吉士極相厚王儼與大夏姻親熊翀以廉署由山東布政巡撫延綏陞兵部侍郎大夏拔起王儼由陝西布政巡撫山東陞戶部侍郎文昇時為吏部尚書欲抑王儼引進劉宇不得遂一日兩廣巡撫缺文昇首薦熊翀聞徑造吏部辨之守後門吏不為通翀即捷其吏於門外後陞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由是東陽大夏深憾之諷使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遂令致仕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州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以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



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奮僅見健一人而東陽以神童舉與敏政齊名然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寔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詢舉用真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將起後李夢陽草疏急欲殺劉瑾等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躬自蹈李訓等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比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英朋傑士平昔以灼艾別集卷之二

文章氣節取重於世者翕然和之韓文亦素與東陽交厚在名士之流夢陽所作詩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澂文後亦不敢畧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後文因事繫獄罰米千石輸邊二子皆罷官夢陽亦下獄人以為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仍贈以物曰後當復用東陽善終贈太師謚文正人之禍福不可測如此

劉瑾性極貪酷而假竊仁義沮抑同列馬永成欲陞百戶邵琪已得旨瑾力拒以為不可爭於上前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於法東廠太監丘聚忤瑾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 孝陵太監王瑋於御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倉糧草所得利進於內瑋自為旨送戶部出撥尚書顧佐等白于劉瑾谷大用瑾大怒同谷大用直至 御前言安有 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 上以為然瑾遂加其攬納戶於戶部門外命姓其概不得屈伸即日死然亦不能加瑋罪河南鎮守太監廖堂奏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者時因吏部尚書許進奏鎮守太監舉劾官非例瑾出旨禁之遂不行後瑾聽譖斥去進歸河南靈寶慶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挾取財物深被其害瑾之速敗以此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為禍豈至正德五年而止哉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於 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張永入永知覺直趨至 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



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利深憾璉會寧夏事變檄書首以誅璉為名且曰非敢竊窺神器也衆舉利并揚一清往征之未至為變者已被獲永等至寧夏回謀于途必因此陷璉既至京內外頌利功因張惟張忠等共訴於上前以謂璉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處之 上猶預未決衆曰少遲我等皆為齏粉陛下安所之乎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璉衆勸 上親行至璉宅近地觀變時馮下三鼓璉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 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璉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璉就內獄黎明送錦衣獄坐以謀反凌遲處死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頌利功

正德間內官得寵用事者劉璉陝西興平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觀 上遊幸之所及為竄果所逼遂聚衆拒捕璉誅果亦得罪繫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為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出旬日之

灼艾別集 卷之二

世

渤海然否

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敵束手無策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李東陽送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行之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今捕盜不關白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敵不職乞速罷黜張永素悅敵不能留令敵掌通政司事以何鑑代之 一清舉巡撫大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備為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欲撫令解散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張偉純縉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遣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事馬老爹豈能自賤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輦載赴京饋權倖求赦不許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家玩寇傷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罪論斬後

劉七



中錫死從中張偉輩因閒住中官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羗伯毛銳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而大用擁衆自衛高坐墜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又失將軍印附馬游泰子隨銳冒功亦被殺適宣府遊擊將軍許泰領兵至救拔銳僅以身免罷回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於施為著於實效正德六七年間盜賊四起當道者不能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廿八

預知中外武備廢弛不可用當專用驍將選勁兵討平之因賊攻破曲阜縣犯關里李東陽女嫁符聖公子聖公言於東陽以為布按二司守巡官迂迴避賊見城破不救東陽怒始下守巡官獄黜為民及谷大用等既出師何鑑奏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真定巡撫都御史蕭翀撫馭無方皆差官校擊解赴京問以失機既而釋為民又著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律抵死彼時廟堂諸公自以為公行賞罰而不知盜至十萬非巡撫布按二司官及州縣官所能制是時州縣官有被賊殺者皆以節義旌之如棗

自昔已然

強縣知縣段豸自城上墜死贈官廕一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參將馮禎被賊射死封伯爵廕子錦衣百戶寧夏參將仇鉞因捕獲何錦等已封咸寧伯至是逐散河南流賊趙風子等非有攻城畧地之功乃因是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炳然挈家由浙江歸四川為劉七等所掠殺死亦贈官廕子皆當道諸公不學無術而又難以私意行之宜乎政刑紊亂而禍患相踵未已也蕭翀邊憲嚴官未二三年復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翀巡撫陝西是非賞罰果有定論乎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廿九

谷大用陸完毛銳統兵討賊毛銳喪師不加罪自出師後賊益熾攻城劫獄殺人放火益多皆不責問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脅從首級報捷論功冒賞完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鋒往來燕趙齊魯之區一年餘而谷大用等奏帶權勢僕從坐冒首功日費廩餼又紀功給事中柴玉吳榮御史吳堂雷宗皆得干預兵事調度民兵各為戰守官軍數百里外函首送驗巡撫山東都御史張鳳急送民兵令自負馬團操拖坑塹督責布按二司官尅期完辦巡撫真定都御史甯梟召募無賴數千衣糧器具取給州縣事頗



民撥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璠真定人積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功地方受害既下都察院都御史王昂奏乞令兵部差官勘究何鑑護短不行黨完者嗾御史以他事論劾不已遂罷歸竟以完代昂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為西夏所據國朝於張掖設甘州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外為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

約文別集 卷之三

廿

州曰由先曰罕東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東夷衆內附肅州外捍遠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番酋之效順者封為忠玉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夫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羗戎之法惟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制不敢生事啟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即與達賊野七克力引路槍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服尅留土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

精微進呈章奏也

刀裂死阿木即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即野為不恐殺搗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

審齋瑣綴錄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十人直文淵閣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騰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輒出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厨饌於閣之東

約文別集 卷之三

廿

偏而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勅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管誥勅具稿定正於閣老乃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誥勅房而帶知制誥衛則惟閣老與諸學士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早與閣老會食乃退正統九年陳芳洲先生入閣後學士惟劉鉉先生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於東閣不復會食視誥勅以後學士皆因之至今誥勅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依樣畫葫蘆矣 五府六部都察院精微皆送翰林注銷掌於學士陳芳洲先生入閣兼掌翰林印則委於博士典籍待詔



侍書等官猶是也。至天順二年，博士以下官悉缺，則直付於東誥勅房中書郎中等官矣。而繳進文移，則代署學士職名耳。

四夷館本屬翰林院提督，每月朔掌印學士僉押公會簿送館，自提調教師以下，日晝卯酉月終送院稽考譯字官并子弟吏禮二部移文會同本院學士無不與焉。成化己丑，禮部偶失請，掌院事者怒不之與。至今文移徒屬學士，而會考則一歸於閣老矣。

文淵閣本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允朝廷之宣召諸司之文移，雖事關机務亦止稱翰林院，或稱會同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廿二

翰林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比年以來則直稱會同內閣大臣，而翰林堂上官不道及矣。後進朝紳之習事體大率類是。今翰林院外署本鴻臚寺舊址，建於正統七年，而印則造於六年也。初落成日，諸學士皆到任，錢文肅先生掌印，不設西楊南楊二先生公座，曰：此非三公府也。至期二楊以聞，乃命工部具椅案，胡宗伯定位，次二先生，始自內閣出就座，時論雖避文肅，然二公所供職則固翰林事也。

永樂間嘗選舉人監生，習四夷譯書，閱其妨曠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出翰林定

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如許道中先生是也。至景泰初，吳禎以民人充譯字，始援此例中鄉試，及登第，又以與脩寰宇通志成，從衆廢吉士出授御史。成化間俞瓚，又因此例授主事於戶部，蓋資稍可進，輒習舉業，而譯書不復精，徒籍為科第之捷徑，故爭趨者。天順八年，彭可齋始建白如制，去取於內，不復送出院矣。

景泰間予以廢吉士與修寰宇通志，一日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適值少保芳洲陳公亦來，予兩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予兩人笑曰：以緩急為序，他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廿三

日公入廁，周堯佐贊善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觀此二語，公之澁容善謔風流，醞籍蓋可想。景泰間朝廷命揭蓀修官職名於文華殿壁，時命景泰間中貴詣館促完書，或取稿，御覽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菓，品輒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筐，旋報閣老同行禮畢，乃啟黃封，品分以歸，又嘗賜燒猪，悉羊上樽宴勞於東閣，皆霑醉，直幸與被其榮，蓋一時恩意勤渥，前此無有也。

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對參決政機，隱然



王振

正論

相職而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以以著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太后寤之自是振日據掖內閣之誤裁決一歸於振三楊乃迭請告展省遠宗室中灼艾別集卷之二 廿四

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東楊聞報兼程造朝觸冒瘡疹卒於錢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讎殺遽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賞爵賞所爭荒夷之地竟何益於國家乃致九溪苗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延至葉宗流鄧茂七黃蕭養輩相扇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柄於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擗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被微侍以觀觀畢各獻詩歌詞上親第高下賞黃封寶楮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與諸學士知臣間與馬以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作續通鑑綱目俟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參議理等皆被召聶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諷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因譏之曰生老病死灼艾別集卷之二 廿五

若史館備矣一日丁參議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恭議丁公性大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談僂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開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咲也識者以是知此書畢竟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仁廟在位時一日内臣道及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東楊東楊即對以趙府面真敬側不宜正位遂宣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仁廟聞之



即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西楊潁  
肯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條乃傳出未幾復  
陞兼工部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臣假以  
為東楊地乎而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  
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  
如何尚帶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  
後實錄完乃同西楊進少師

正統中具祭酒以賊罷西楊先生與李古廉先生對  
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無  
人惟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云在側遽稱李先生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卅六

豈不宜於此任古廉喟然曰胡說胡說明日有旨古  
獻為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柳庄嘗曳二  
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將時陳公儀貌魁梧而  
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  
以忠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信有驗矣  
正統中宗伯胡公淡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  
從容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  
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外坐以俟且至四鼓乃  
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不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  
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英廟復辟之初允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  
次每早鴻臚宣謝恩姓名輒以奪門為題識者聞之  
無不嗟惋予私與彭純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  
豈可奪當時景帝果薨群臣萬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復實位何煩用兵喋血於禁耶况當日景  
帝已擬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緩事即不成不知  
石亨輩置上皇於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萬  
全之策而今乃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邪於是彭先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卅七

生間言於李公允德公時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  
至此及聞此言亦為悚然遂於顧對之餘從容言之  
上頓悟即加疎絕亨輩反怏怏怨望竟致誅夷而陳  
芳洲諸公從此得釋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  
日錄文謬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  
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  
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卿只知貪  
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何  
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閻老賢



即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則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已復禮為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為嫌欲取林文結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取為會元而循居二王翱第五 太宗見翱名喜北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翱至宮保太

灼文別集 卷之二

廿八

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今制早朝班定鳴臚宣贊謝 思見辭行禮畢各官將奏事皆預咳一聲文武班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俗私謂之打掃其有痰咳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便宜德間曾子榮先生痰咳作引退上逸見之勅免其常朝成化中 文華殿經筵戶部尚書馬昂以將咳退出殿外俟講畢仍同行禮此余所親見餘未見有敢先退者蓋昂初嘗為序班故尚習此例其他見此不以為異則以為失儀矣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諧

之久不召對眾為公危及瑜至常擬旨到任同事者謂且擬侍郎公曰吾以為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嫌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肯乃復召對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以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為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二公至御前疇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既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朝廷用人多取儀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撫大同因灼文別集 卷之二 廿九

議事至京留補少司馬 英廟諭李文達曰大同巡撫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文達以山東廉使王越對及越至陛見後復諭文達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越初廷試手中卷子忽被大風吹起回翔雲漢莫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且於內閣取紙摺成卷子付之後越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見於廷試豐偉之儀見於進用固不偶然而卒以放邊釁削爵惜夫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計得以前進言別是非於 御前者惟李閣老賢與袁指揮樹二人而

門達



已謀排去之乃據據數十事 上欲法行不以樹沮  
諭之曰從汝拿去問只要一箇活表彬還我彬既下  
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暄善倭漆畫  
器號楊倭漆者憤然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  
楊供指為李所嗾楊懼考死於獄乃誑達曰此實李  
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  
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徑詣閣  
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時李方自東宮講退陳安簡彭  
純道乃詰曾得肯否曰未也且暫去一對二公沮之  
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  
灼艾別集卷之二 四十一

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  
橫列而兵部獨無扁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  
者而莫知所自詰且具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  
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  
內閣慶翰林七人而公為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  
及議儲未決乃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  
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等泄此語於漢廢人  
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解后以死固非 朝廷  
之意實漢廢人之所為也  
灼艾別集卷之二 四十二



津時靖難兵至即濟以舟舟少乃折民居林編筏以  
廷之後總漕運見河道兵民舟楫往來錯互衝塞難  
行創為溜頭抬置以相避實為兩便至今人遵之  
正統間宮殿當絲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賫勅屬  
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  
京過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  
言京庫所貯皮張歲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  
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  
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成化妃

皇妣紀氏浚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恚而苦楚之上令  
灼艾別集卷之二 聖

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皇  
子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薨後內庭漸傳  
西宮有一皇子歲甲午春直偶與彭先生談及且  
請乘間言之或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  
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  
唯唯至冬又談及之公吞曰近嘗託黃賜太監具達  
至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  
嫌而諱上乃諭黃賜汝上覆先生是有一子在西  
宮俟再打聽直歸竊欲建白請睿名以示外庭稿具  
復慮萬一允請因而見忌致有疎虞則咎何辭老氏

福首禍先斯所當鑒且度皇子日長中外已籍籍  
當有發之者奚俟予言遂已至是太監張敏厚結貴  
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  
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次日  
下勅定名徙紀氏處西內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  
臣僚喜懼交并而張敏者以為已功皆受厚賞敏因  
監督操練示欲立意於諸總兵又令內史郭鏞致手  
簡託序班嚴冠英來諭意於予即具請奏稿呈商先  
生商止予勿進遂會禮吏二部議定具奏僉文武各  
衙門堂上及學士官名而以英國公為首六月七日

灼艾別集卷之二 四三

早本進即命司禮七太監宣四閣老至中左門擬旨  
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國  
公曰聖斷實御筆親批云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  
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明且復宣四閣老  
至文華殿諭之曰皇子頗會讀書待他進些學且遲  
遲商閣老獨對數語請謹保護至於衆意欲請皇子  
母子同處別宮庶脫虎口則未敢云蓋恐相激時紀  
妃有病命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繼往洽萬  
貴妃請以黃袍賜之俾浚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  
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



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於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撻之一日與掌順天府事工部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相忿詔朝廷遂兩罷之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揚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自比於灼艾別集卷之二

魏徵夫唐實由太宗化家為國而宮僚魏徵等皆出唐高祖之擢建成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作焉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成殊不類况當時群臣中如周是修之死我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旨聖意所寓深矣今二公乃安然狗冒何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韙焉其中惟解公纔歸自謫所居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修相約自盡於應天府學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廁回問家人曾飼猪否解先生笑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肯捨性命蓋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哀哉文貞為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寔以解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夫人爾

吾泰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高皇帝問其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魯般機當年製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純綱斧要斫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灼艾別集卷之二

由戶部主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職地官階六品承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際風雲會始信儒懷席上珍後復起為知縣尋致仕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狐姪嫠嫂地基僅一間其狐嫠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狐嫠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神矣哉此可為欺欺弱寡者之戒



巽齋歐陽先生始登朝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生廬陵人也代出名公必為望族巽齋以欺人欺心為耻力辭非六一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可冒他人為重此巽齋所以為賢而崇韜之為可耻也彼不羞盤瓠不辱於菟者又可知矣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欵分置建州女直毛憐海四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飭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四

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太監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乘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至給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聞擾攘困乃就縛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遠逐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即中

王宗彛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食都鎮遼餘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讐為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確春火蒸支解以殉也堡屏跡弗克耕種遼地騷然識者憂焉

成化丙申予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賜思於午門外一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鶚遂以病告予同俞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住俸矣振恭曰盍告歸宜水土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默不應明日報卒予因嘆曰一鶚不慮病不起且慮俸當住蓋以廉貧之故可惜也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四

宋夏鄭公竦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旨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碍鵝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曾子蔡先生應制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典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漸殘枰仁廟和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閒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



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軫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至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不乾淨衆聞之噓然後至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哭

夫之子弟率黃緣近侍內臣進獻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即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鬻鬻以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著事朝參而出於梁方之門者一曰內宴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塞船縫須是無糧方好天顏為之少霽晚年悔悟及予入閣因事諷諫遂皆革罷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

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曳微趨走唯啞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工部兵部戶部侍郎時有諺云都憲叩

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靴之甚良可嘆也解學士先生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全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蓋其妻悍也予嘗觀之崔冢宰之妻李尤悍崔慄慄畏順至怒輒跪起拜謝以真免蓋恐傳笑於外而益養成其惡崔後至冢宰李病將死尤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其卒後妾得專房遂生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之可哂耶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哭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灾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灾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灾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惧飲鴆死訃聞上意其所蔽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



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賦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曉求救不期而會者九十人月下見蕎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蕎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覲顏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賴 上英明終漸去之士失之姓名動靜於 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闕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灼艾別集卷之二 五

上表謝 思之且以起早隱几睡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庭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識乎景泰幸未狀元柯潛人謂柯與哥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哥潛之識乎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焦顯時予丁內艱起復途間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謂附會之說也

左齋閑錄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文華堂命灑為之師俾肄業 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先祿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 親王迭為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侍從儒臣之賢者於是金華吳公沉沉字由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且親製誥文以授之 宋訥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摹節廓塞學者如容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昇僧道錄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訥援筆立成雅稱 上意召灼艾別集卷之二 五

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冬陞文淵大學士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巽慝師生相奸教化不行 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陞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弊時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師道既立大被賞遇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戊申陞行人司為正七品左右司副為從七品行人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四員咸進士為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林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為之凡齋捧 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不賑



濟軍務整點軍司等事則命之餘外奉旨諸司不許擅差而行人之權重矣

洪武十九年詔民間八十九十為鄉閭所推者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絲帛著為令

陳遇

陳遇字仲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

溫州元季兵興歸金陵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

元之薦遇孝行才識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

務籌畫三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洪

武九年首陳為治要道三授翰林學士皆辭賜肩

輿校尉十人畀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固辭上御

灼艾別集卷之二

華蓋召入令坐草平西詔立成極喜賜宴重賞金銀

段正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

除太常卿又辭疾上親賜藥命太醫院官醫治

賜錦衣襖被粥米及瘡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御

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賜紗衣命引內

福深沐賜宴上命令其子充宿衛亦辭屢蒙厚賞

當時公候卿大夫無此寵遇也病復作上命太醫

院醫治弗痊年七十二卒上再三哀悼賜棺木麻布

米鈔塋次子恭天順間至工部尚書管柴炭遇後用

子貴贈大理寺少卿

天下一人

李士東好

禮部議到合差行人事例開坐本月二十三日本部同各衙門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是整點驛傳

決罰有司審決重囚不許差欽此除外今將奏准事開坐劄付本司文書到日仰欽遵守施行須至劄付

者合劄差開讀詔赦奉使四夷諭勞賞賜賑濟徵聘賢才整點大軍軍務祭祀特旨差遺不拘此例右劄

付行人准此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進文淵閣進學得修撰魯滌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

相等二十八人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

灼艾別集卷之二

增忱為二十九人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

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臣及至問

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儀如何朕

意雖畧定示爾三人試言之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

列稍前兩傍東宮稍列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

諸王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

據乎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上行出片楮宸翰所

書位次與士奇所言合遂命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



俾奉行之

東宮傳 上命召使部翰林院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講讀明日特召蹇義及楊士奇義對曰兩人共舉部侍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東宮云往者吾輩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曰雖頗老然起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官中未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而不阿向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誤知之

幼必別集

卷之三

七

令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衙門鎮守其地有鎮遠侯顧成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叅政蔣廷瓚具奏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安南陳日焜為黎季黎所殺季黎上表竄氏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奩為甥求權署國事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師愬其事季黎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乃遣使護送歸其境季黎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

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張輔等征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黎及奩等獻俘於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為季黎殺盡無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獨胡廣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永樂七年某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公 國朝文臣有謚自太

幼必別集

卷之三

五

子少師姚廣孝與廣始也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勅翰林院允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文廟甚寵愛解縉之木置之翰林縉豪爽敢直言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賞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縣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言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之言



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憚數日未出見群  
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放聞施行邪僻  
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誠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  
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結曆官王射  
威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候宮車晏駕矯詔從  
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憲不  
從即事敗釐粉而主其謀者護衛軍王瑜姻家高以  
正布置已定高密以語瑜瑜駭曰柰何甘為覆宗滅  
嗣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  
遂詣闕入疏 上初疑其詐緩曰豈應有是反覆詰

灼艾別集

卷之二

五十六

難衆為瑜危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  
未及所造詐偽詔書立誅以正射威及內侍養子陸  
瑜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瑜召還又陞錦衣衛  
指揮同知歷事 仁宗 宣宗 英宗官至左府都  
督僉事

禮部胡尚書濶嘗云 太宗命予使外瀕行諭曰人  
言 東宮所行多失當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  
密奏來奏跪書字瀕大晚至我即欲觀也予至南京  
且晚隨朝 勅免朝辭以不取蓋凡所見殿下所行  
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朝勲臣某者語譁侍從槌

之仍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  
干錠於群臣皆悅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  
罪而愧其心見 殿下之明斷

太宗巡狩北京黃淮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  
事歲餘車駕親征北虜 宣宗以皇嫡長孫留守北  
京命黃淮輔導

永樂十五年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祿董榮繕四  
夷館曰有八曰西天曰達達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  
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 儲君自南京入 朝楊士奇黃淮

灼艾別集

卷之二

五十七

等侍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淮言邊儲不  
足請遣邊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 仁宗嗣位即日  
復淮戶部尚書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謁陵  
畢周顧陵旁見 仁祖淳皇帝所遺農器顧侍郎張

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  
陵下賜耆老酒饌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  
與語至夕曰知當時事者益鮮矣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  
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上



聖人

聞而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

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也耶卒置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

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家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

朝貢之使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

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謚至 仁宗登極思念舊臣

賜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保謚文安戶部侍郎王鍾

太子太保謚僖敏禮部侍郎儀智太子少傅謚愍節

春坊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太子賓客謚文靖春

坊贊善鄒濟徐善述俱太子少保濟謚文肅北京

部尚書朱濬謚文愿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

胡廣加贈少師北京 某部右侍郎楊泰贈戶部尚書

太醫院判蔣用文表寶俱贈院使用文謚恭靖洪熙

元年四月有 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宮賜謚

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謂朝廷宗廟以四時

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宗廟等遽召

禮部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備訪

問命楊溥等直其中凡四人翰林學士楊溥侍講

王進蘇州人翰林五經博士陳繼蘇州人吏科給事中王

榮錢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

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以未

見上曰蹇夏二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

奇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命之矣嘆息而起又明日

早朝罷召義士奇至奉天門諭曰二十年為讒慝所

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

言已然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即

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至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

灼艾別集 卷之二

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如吾三人同心一誠

遂出二勅三印賜兩人皆拜受退踰月宮車晏駕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遣 太宗嗣大位 仁孝

皇后以至南京初出即學 太宗命設講席於華蓋

殿之東令太子太師姚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侍講

讀永樂七年 駕幸北京 宣宗為皇太孫隨行道

途所經 太宗親以上過田家遍覽農具及其衣

履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 太宗親征北虜命上留

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輔自是 太宗巡狩北京

及征胡虜皆從行洪熙元年春南京屢奏地震群臣



或請命親王及重臣往守者 仁宗曰非皇太子不可至南京謁孝陵 仁宗不豫召還夏六月辛丑至北京是月庚戌即位

永樂十四年 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隆平侯張信訪之 上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子對曰人言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東宮外人固

灼艾集

卷之二

卒

無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意度非見實跡皆固不敢對 陛下言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復又改過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執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後宮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潛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叩頭懇為赦解乃免遂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

士奇全植

此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對曰此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元吉諭之兩人不取異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

灼艾集

卷之二

卒

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言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可中沮耶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令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衛今已去其二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與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如何處士奇曰今之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



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我當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夏入蹇夏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厄矣 上至京不悔不復及彰灼某別集卷之二

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群臣 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主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齎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璽書親諭之好上從之因遣容觀行趙王得書及言者所

上表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損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蓋上雖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逾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曰吾待趙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後切毋以見迂為嫌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林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上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其貧富如何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酌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答其一二或在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然寓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累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

灼某別集卷之二 全



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因其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其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豫未有聞也。

重出

宣廟時三楊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已進退。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進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令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賊敗者甚衆。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三楊之

灼艾別集

卷之十一

六

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置矣。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以征交陞。命兵部尚書李慶泰贊軍務。且勅慶元六鄉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者。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陞。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州有餘邑。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

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陣等隊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車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關。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諒江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

灼艾別集

卷之十一

五

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死。節交陞守師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師。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世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益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出身。最見相得。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歲。鏞字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歲。九沙山人萬表曰。灼艾別集者。於昔灼艾集續集餘



集之外別為一集也偶有見聞輒復錄梓以與四方  
共之亦性然也

嘉靖癸卯八月中秋日寓清江僧舍識

灼艾別集卷之二終  
灼艾別集卷之二

卷二

灼艾餘集目錄

卷一

杜陽編

畜德錄

鶴林玉露

近代名臣錄

丹鉛餘錄

松窗寤言

卷二

自警編

震澤長語

郊外農談

灼艾餘集目錄

灼艾餘集目錄終



灼艾餘集卷之一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亨重梓

杜陽編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及對於殿上曰為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推狂寇真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惟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欵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伏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效命泣下沾襦若不勝語上亦為之動容

王沐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餽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鴈叙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款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為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畏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其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繞容一二升縱容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歷歷而出麴蘖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群有非同遊者俄見十數人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屆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逆客論道率皆叶於

灼艾餘集卷之一

土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聲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難致哉

畜德錄

文皇忌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艷然對曰事干天常豈易為邪 文皇大怒拔劍擊折信齒衣盡血漬少馬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



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古硯冬月更炙冰破甚恐公知召諭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咏螭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驟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擢為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灼艾餘集卷之一

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于肅愍公謙為兵部尚書當己己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邪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鞠出金還公其主始知公嘗語人為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彼召之必速來也公為尚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即命撤去曰豈藉重於是耶

禮部尚書施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籍請諭祭於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殃及賢俊拜於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灼艾餘集卷之一  
公與夏公頃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誘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入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入中藏一大入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東山公當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甸甸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



加禮不欲至成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  
役耶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吳文定公寬為脩誤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  
易簣託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中

堂使子衣衰以荅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中書  
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為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

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為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一力採

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失  
柰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真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

灼艾餘集卷之一  
曰公待我以誠柰何詒之明日返命具實謝罪

何編修瑋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  
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跪

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為此瑾曰先生之言是  
不敢少有屈懈

鶴林玉露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儵然何今世之

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  
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

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

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  
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

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

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  
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

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  
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州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  
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

灼艾餘集卷之一  
人如殺州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

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  
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

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克國王忠嗣  
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  
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

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於  
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

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胥子中可用三



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授易卷中果有冒子中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應折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

灼艾餘集 卷之一

七

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整之因相語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整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

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謹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儻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撼鯁亮如真御史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八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遜之說矣好盡言以翹人



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於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灼艾餘集卷之一 九

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魯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



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配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章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章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淨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淨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姚鑄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

失中机勝

灼艾餘集卷之一 十一  
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斟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迨古然矣灌夫不負寶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

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衆縛祉凌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

灼艾餘集卷之一 十二

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



乎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十三

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譙然者賈子云莫邪為鈍斧鉛刀為鋸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子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刻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宵襟豈為外榮所點染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也

李彊父為昭文相當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種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覺于位謚文清

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十四

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繞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者若多道氣泛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安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刻



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揚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頽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於深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十五

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槍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齧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濕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

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如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箇箇思實欲，邦國海內如。忽至理名，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餼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腹，民血室。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十六

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畧張於燕樓，旋即歛之。大犒諸軍，羣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杭聲問曰：今日之事，孰就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遂黨心，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終三十二。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



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指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腦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庶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

灼艾集 卷之一  
嗟夫樂知之言且不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馬而已此論得之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芻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泛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

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真西山帥長沙鄉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於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若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埘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鐵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



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教局淨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着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勝或廢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

灼然餘集卷之一 十九

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克舜之君則有克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灸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遠覺有奇功出門拄杖兒童笑不是遊前勃窣翁道

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耳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

灼然餘集卷之一 二十

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頗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



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劾切磋於朋友云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廿

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緒興間張登為沅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宇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壤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

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絕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適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廿

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雖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其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啟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



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  
而以麩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  
書中原送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  
數魚

伊川謫洛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  
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遠後如  
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言已去不可追矣  
余謂惟遠故舍遠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  
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遠夕死可

灼此餘集

卷之一

世

矣是舍遠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  
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  
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嘻嘻皆為利  
來吁可哀也哉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  
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  
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  
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  
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

安得遂其  
原

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  
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  
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  
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裨將者則何以哉

光宗即位謝良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  
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  
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  
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  
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雷民介石  
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

灼此餘集

卷之一

高

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  
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於國自治  
十全乃可理外重乃取輕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  
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  
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  
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開非閑事  
都休管渴飲清泉因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  
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  
秋米白飯鵝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  
似此之人值錢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



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唐虞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率已兵與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速俊彥至中書叱責之有申屠嘉之遺意

近代名臣錄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其

景泰三年奸臣廷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林莊敏公聰時在刑科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事不能阻而人諒其忠未幾遷吏科吏部選法未嘗或私有所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憤次及禮部尚書胡濙濙曰抵聰至死和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悖不安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坐未減左選國子學正成化間歷官

要在集事

右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為都察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縮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項襄毅公忠為廣東按察司副使時按部齊州謀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係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程襄毅公信嘗為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朋言帽興三營大將聯疏謂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事隸兵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其

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自今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孰任其責願明示為著令兵部懼以為言詔復其事歸太僕及兩掌兵政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與錢谷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貴州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之公諫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間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



也論者以為此古名將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法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則不帖席商文

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

憲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

責甚屬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

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

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

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

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

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比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

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輩下安殺一

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

人也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

蔡虛齋清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

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

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

成篇便得補廩為當然矣又未幾佐三場文字終可

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

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

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

規為必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

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

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

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

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名言也

定襄侯郭公登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

全軍覆沒止班師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

乃告學士曹彝張益宜涉紫荊關返彝益曰然即當

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荊公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

東終四十餘里耳蓋竟涉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八

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

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

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朝

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表彬以頭觸門大呼

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

瑄尤効力及如約以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公

守大同當創殘之餘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

已意設為攬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



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激  
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  
每人馬死者數千賊傳以為神云

會都御史齊公明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早開  
亭逍遙其中詔起捕閩賊賊詔出早開詩有四壁  
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云  
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  
事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語云平生無一事欺  
天今日送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蓋其初乞歸號  
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  
灼艾餘集卷之一

此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  
都督同知王公信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  
公薦之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直豈肯抑心低  
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  
任用何能廣乎公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  
久死之後不以後累子孫者我所遺也初總兵權者  
皆為子孫奏官公但令讀書自立無他求劉忠宣公  
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家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  
心那討得來

史識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橫校肆橫民苦之公  
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賊 憲皇怒逮  
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淨黃絹一疋故  
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  
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  
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美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  
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  
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  
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汪  
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灼艾餘集卷之一  
丘文莊公濬弱冠時著論謂許文正公任元無能改  
於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碩師初見  
論駭之已而大服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嘗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執之罪公  
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  
其不執是豈可信哉良以為然初洪武永樂以來凡  
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不過  
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  
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訢公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



所黜之人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

天順初楊公瑄為監察御史印馬於圻內民辭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慧孛連見祥亨二亮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諸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公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亮罪狀明甚 天意先入諸莫能回悉下錦衣獄

灼艾餘集 卷之一

世

逼公誣引大臣刑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電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成遠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言宜請二亮謝廢免後禍公不可後請成廢西南丹厓五歲二亮相繼以遂誅公被特旨還里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念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通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聞公徐回彼果來犯存將盡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備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益公謂同海上甲兵自是內地亦

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者浙江按察使楊公瑄之子也正德改元七月源因遂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璿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雲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

灼艾餘集 卷之一

世

擅權為下判上引譬甚切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之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面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詔痛責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孟縣之陽和驛妻斬蘆荻覆尸葬之 憲皇朝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禮科給事中張公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字一名可謂輕重時用公議罷之



彭惠公公韶為刑部郎中時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衛官往勘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汚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汚下安有室間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後詔下獄科道交章言公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邪立却其請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廿三

大同缺馬馬端肅公在兵部請給拆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時戶部尚書周文端公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切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又清寧宮災方議建修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顧役為之外戚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沮洳此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

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之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庄者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張莊簡公悅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聞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無敢偽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廿四

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此不為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允所獻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尤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歎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冢宰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內未有為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懼而退公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始終一節歸處杜門在外公私事一



無所損時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  
書揭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  
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  
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侍郎黃公孔昭為文選郎中時持選法最慎汲汲以  
人才為意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  
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  
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  
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往往量其  
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於天官知務使用各當其才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其

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  
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阻後其人多自敗衆始  
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劉忠宣公大夏初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取交  
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旁  
午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  
俊力言阻之事遂寤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  
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送之公  
曰朝鮮貢自鴉鵂關由遼陽歷廣寧過前屯而後入  
山海迂迴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抵前

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又北虜數寇雲  
中遣帥失律中外震驚調戡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  
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之報效時右侍  
郎缺中官欲有薦公者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公  
巽詞謝之然猶迫促不已乃自求尋出為福建叅政  
初公郎中秩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處之公  
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  
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  
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  
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叅議官階崇重何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其

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後為大司馬日嘗言今日所  
以此者得叅政布政之力也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公以戶侍簡命經畫  
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  
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則取禍矣公曰  
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  
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完遂得其要領一  
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  
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來自十石以  
上草負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



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糶買法有來告糶百千石  
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為市乃轉買  
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糧草之家  
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收糶無處得買也邊上軍  
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  
年前僅見此耳 孝宗朝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  
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  
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  
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鑒戒 上曰卿與我  
論國事豈敢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  
灼艾餘集卷之一  
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  
之府部內容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弊  
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公平生不  
以勢位自居為叅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  
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  
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  
公所奏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  
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其所者公必感  
顛不樂於公所得為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

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容似無官公足以當  
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  
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  
而國用足詔下建議倪文毅公岳曰馬公國家元老  
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  
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又雲南思疊梗  
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  
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  
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  
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  
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  
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  
灼艾餘集卷之一  
孝廟首登大寶明日當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  
公彝輪侍廢吉士鄉公智私造其第告曰祖宗盛時  
御史糾儀得而陳時務得失言下取忤近年遇事惟  
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奏  
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  
也及王公怒徵聘至京智又造曰三代而下人臣不  
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  
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上前廢其有濟一受官職



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善其言而莫能用識者譏之  
初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  
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  
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  
不報會已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孫妄言朝  
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  
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孫等來  
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  
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  
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  
貯艾餘集卷之一

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  
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  
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其寫懷詩有曰人到  
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  
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  
衣裳只此時但願生年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  
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

孫忠烈公巡撫江西蒲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  
者輒病議當卜築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  
窮財匱而為我造新衙門乎第令加葺於後堂檻下

隱故溝獲一古鏡背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  
扶日月等語識者以為公抗節死難之兆云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郎中黃公鞏以母  
喪服除或尼其行鞏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為生太  
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於徇國補武選郎中  
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鞏以其  
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指及之者鞏獨  
抗疏言彬首開邊事以兵為戲兇狠傲誕無人臣禮  
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疏奏彬大  
怒必欲寘之死遂下詔獄廷曉五日杖百餘除名以  
死艾餘集卷之一

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及歸  
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村日中未舉火  
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  
十年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徃徃以彼易  
此何邪

宸濠之變許忠節公達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  
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為位易服而哭人  
恠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  
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



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自我也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闕外者數年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遼東人驚疑思亂義州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給事中賀公欽也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閭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敏幹子弟十餘人往彼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便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

灼艾餘集

卷之一

聖

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譟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戢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丹鉛餘錄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

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為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

灼艾餘集

卷之一

聖

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盜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邪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  
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劓費無  
忌教郅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烏膾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  
而魯隱危乘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郤  
伯毀季昭文遂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  
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  
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克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  
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  
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威崔柳倒持李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四三

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  
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  
義主財盜也

火葬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蘭摧蕙折不作蒲芬艾榮  
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志士烈夫古今一揆  
乎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

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為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  
未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  
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塗  
投塗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交者且朴  
孫武云始如處女教人開戶後如脫兔教不及拒范  
蠡曰見之似好煩奪之似懼虎故曰時至則應心暇  
者勝又抗兵相加衰者勝矣夫惟鳴門之不爭故埃  
下莫能與之爭

灼艾餘集 卷之一

四四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縣之城也  
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

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鬼谷子書有押闔篇押青擺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  
孟子所謂以言餽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  
所謂以不言餽之也

松園寤言

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斷焉小人豈誠於好  
德者乎姑藉以厭群論矜已黨馬爾易曰包承小人  
吉大人否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也故否君子小



一第... 力... 修... 臣... 人... 公...

人非可共事故薰猶不同器比其睽而去之已汚身  
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氏之於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邦  
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  
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  
竊也拇言依附也隼言悍鷙也

賀醫問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勿安之流亞與教  
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亡所見勸讀佛書  
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陳御史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執蔬太守閱其勞遣  
灼艾餘集卷之一

二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  
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  
民立祠歲享云

灼艾餘集卷之一  
四十五  
余敬

灼艾餘集卷之一終

灼艾集 餘集卷二

灼艾餘集卷之二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字重梓

自警編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  
人其操行與司馬溫公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  
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  
學者耳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  
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  
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

灼艾餘集卷之二  
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  
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  
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知故  
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  
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  
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  
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  
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  
之大戒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



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鳥頭苟無以制之則樂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干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規

榮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蘇公頌言少時聞前輩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劊削矣好聚斂則桑羊皇罽之徒出而民困於括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蔽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龍神騰驥豈可羈也然或養於人者為其有嗜慾也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羊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

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閻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灼艾餘集 卷之二

陳確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寐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也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溪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索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變輔知



無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而退

紹聖初黨禍劉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憇樹下有犬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扶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

灼艾餘集卷之二

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劉大不枉之氣似之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焉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

才也而簞食歌飲季氏魯國之靈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鑑乎聞者歎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己也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

灼艾餘集卷之二

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知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



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官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

灼次餘集卷之二 六 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兩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治平中夏國信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懿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其辭對辯某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還及宴事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劉厥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理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

灼次餘集卷之二 七 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愈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泣者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踊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遠父母



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造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

灼艾餘集卷之二

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輓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泰三公所恃者

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夙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切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先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

灼艾餘集卷之二

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劉昌言嚴上問趙鎔等曰頻

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適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即宴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待制王公質子野克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



公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親必舊未嘗折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取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

灼艾餘集卷之二

十

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勳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迺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辱珠窟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

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如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送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

灼艾餘集卷之二

十一

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孫宣公爽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鏤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識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  
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任進之心益熾  
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可去且歸去官職有來  
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  
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  
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盖有激而云豈誠  
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  
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决予嘗於驛驛間見人題兩  
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  
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  
灼艾餘集卷之二

灼艾餘集

卷之二

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則安若早夜戚  
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窮  
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  
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處  
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  
通亦樂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  
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  
庶幾寡過耳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  
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辭不許安世念不幸使  
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  
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  
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  
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允絕欲是真  
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  
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  
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常  
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  
灼艾餘集卷之二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十三

六七筮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  
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  
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  
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趙忠簡公昂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  
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  
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  
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為戒  
矣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畧使知環



州以屬羗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淨屬  
 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  
 有牛奴訛素崛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  
 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  
 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高  
 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  
 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  
 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  
 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  
 灼艾餘集卷之二 十四

言邪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不悅服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  
 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見於天下  
 而人推其誠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  
 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  
 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  
 曰大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領焉乃無  
 失於卑邪公曰嗟乎豈知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  
 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夫夫之於學也固

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  
 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  
 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  
 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  
 之厄終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  
 良醫則未之有也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  
 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  
 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  
 目背而以手按之水盆中啣嚙良久乃死天麟每聞  
 灼艾餘集卷之二 十五

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  
 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  
 也其舅陳遵慶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  
 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  
 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  
 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  
 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論以禍福約  
 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  
 充若依律行遣教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  
 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



豈可勝計哉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啻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一表入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即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十六

疏之悉分門類或問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忌意而遇事強毅不為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真有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雲諭意曰所爭者國事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仁宗朝李都尉喜迺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

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且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與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年修謹雖物無敢殺而况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繁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十七

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辭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於州必以謂沉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木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邢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莘老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



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固遂空

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且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數軍器有弩椿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鯁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

灼艾餘集卷之二  
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堃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頭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柰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誠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旦道士通刺為謁被冠褐自稱鄴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鬢若剛鬣謂顯曰昨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筭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於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雨虜弓皆

皮絃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南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鈔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於通

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張商英抗疏論七臣其畧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佐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

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

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際親讐並用而下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則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禦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



則峻利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沒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滅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而奪之固祿持寵為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鈎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十一

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王文忠公克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施貴閉城叛公止道立解裝為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非乎公

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淨相見公唯而出遠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請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艾云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十一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琳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近世有人兒子不孝見子生兒詩以譏之聞你生箇丈夫兒你生還似我生時你今餓我渾閑事祇恐你



兒餓我兒

近世有人夙喪父母及冠雅叔父存焉叔有七子一  
日叔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叔曰  
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為八分叔  
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  
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  
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  
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  
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積善之所致及放榜  
果獨名餘皆下第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廿三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  
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已命敏中  
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  
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情  
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開降麻  
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  
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  
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  
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  
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宴者

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  
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  
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  
其心其所養為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  
為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  
者傷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  
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  
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  
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廿三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  
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  
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  
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  
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眾  
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  
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  
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  
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耳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



詰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

灼艾餘集卷之二

高

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于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舍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通宅金數十千忽一

夕適去有女將十歲美資格自富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馬丞相大帥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紫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且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公淪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

灼艾餘集卷之二

高

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遂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陳忠肅公瓘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夏見



子孫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允素有定見不然恐齊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思以及人而以

灼艾餘集卷之三

廿六

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忠定公謝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已有歎嘆之意公翊且即遣典客詣西

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

濟人以此也

物猶可推况人乎

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平亦無高下在我者為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祿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前輩言蒞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為人所不恤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患蛤蚧數籠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謝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

灼艾餘集卷之三

廿七

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淨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觀但見親經患難不異鷄鳥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遊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因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頃其死食生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



罪人亦欲生之也

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印至配所不作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扶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允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灼艾餘集卷之二

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

相侵率如此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縑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賙歛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孀子遂相慈孝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灼艾餘集卷之二

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苦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歛歛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聽曰不意君之厚賜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



且登舟矣。侯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為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畧云。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

灼艾餘集 卷之二 三

昔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請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張無垢云：快意事就，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

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舍人本中云：恐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恐，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恐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曾嘗說契得三斗醪，醋方做得，宰相蓋言恐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錄曰：欲成大節，不免小恐。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頃臆之不忍，不可不謹。

灼艾餘集 卷之二 世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迺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凌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叛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真，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



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必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無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先見范景仁勇決皆余所不及也

震澤長語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偽作擬拾老佛醫卜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奇謂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後世易道不傳聖人不浚已而有辭學者一着於辭便謂易止於是於是周孔微行不知有卦畫微謹學易者當於羲

灼艾餘集

卷之十

廿一

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脚下盤旋周孔猶謂之註脚而况後世之紛紛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能明易而欲單觀卦象其亦難矣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馬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為之關南則荆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

形勢者太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愷其人沉鷲才勇杜牧所謂王不浚不王霸不浚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英宗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時耶王豈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

灼艾餘集

卷之十

廿三

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馬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王武臣為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報殺之欲分趙地半有廝養卒請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燕將曰欲浚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先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左提右挈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疎則不及我朝遠甚當靖建之變粘沒喝以孤軍深入為宋謀者但當堅壁斷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其餉道內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一戰則粘沒喝可擒何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為虜人席卷而去誠可笑也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時公議謚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為近古本朝之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為褒美之具而已官由翰

列文餘集 卷之二

林者皆得謚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議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參其間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政羣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於敗亂而不知非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為過也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大典最為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謂中書令門

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目為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為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也

列文餘集 卷之二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為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况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路大開諫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遂以絲綸簿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居憂也甚者又謂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所奪請定



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來進  
理遠之言者伏罪乃已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中有起居注如晉  
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  
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  
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  
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若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  
可紀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  
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  
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共三品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廿六

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  
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揚大年久為學士請  
外至云虛忝甘泉之役臣終作莫敖之饒鬼從者之  
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自昔然矣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  
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穀一鍾當吾二  
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  
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克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  
羌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又言北邊自竅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  
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屯屯田地勢平易  
多萬山遠望之便鄰曲相保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  
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  
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  
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  
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  
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  
百萬此又近事之効也今獨不可行乎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廿七

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  
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  
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  
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  
兩各鈔開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  
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肆拾叁萬  
兩 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  
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  
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  
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



等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  
 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  
 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 正德以來天  
 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  
 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  
 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  
 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  
 湖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  
 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  
 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  
 缺俸廩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  
 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  
 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晉史中台星拆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  
 星至 國朝常圻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  
 交之故或云本 朝不立宰相之應是果然歟北斗  
 星七各有所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  
 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猶然不  
 知何也

灼叢餘集 卷之二 世

成化中京師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  
 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齧人手足一夜數十發  
 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  
 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訶汪直時  
 在遣中數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  
 多被戮辱漸及大臣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  
 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威  
 權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為黑青之應也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  
 灼叢餘集 卷之二 世

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  
 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  
 特內閣而已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關者久之分為  
 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  
 守仁舉兵攻之

聖賢未嘗有意為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  
 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為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胸中  
 所養未至耳故為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



感後世雅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壽王雖  
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  
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疑碧池遠奏管弦  
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  
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狀莫回  
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淅風人之旨矣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  
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  
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  
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為賢知韓氏以參禪

灼艾餘集卷之二  
四一  
為大悟通音為小悟

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弦從術正倒展轉成圓  
不比華音平上去入而已華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  
元之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  
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雖可一字該  
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  
為一讀梵音論讀雖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揚高  
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  
不善音今梵僧呪雨則兩應呪龍則龍見華僧雖學  
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季氏  
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  
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  
違不道雖國宋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  
不以所惡發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  
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  
子欲往之意

灼艾餘集卷之二  
四一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  
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  
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鹽五百鱗衣四  
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  
瓜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珪印一顆以上金共一  
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  
八萬三千六百兩 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金七十  
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  
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鹽四百金首  
飾五百一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蓋四百二十付玉  
帶二千五百束金縵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



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鋼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於噶胡椒八百斛世以為侈也而盛傳之今觀二逆賊籍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足百姓脂膏安得不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四二

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謂文正公為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謂有宋名臣最多若韓忠獻之豐功偉量司馬公之精忠粹德它如李文靖富鄭公尚多有之安得便為第一久迺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呂端諸人養成一代忠厚之風公始倡為直言上壽之儀晏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氣自公作之剛其忠鯁之節可知當是時道學未倡公始以中庸授橫渠開道學一脉其先愛後樂之義前人所未發於草萊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孫明復之

流其學術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韓公欲用攻策公唯主守卒之韓公有好水之敗劉滄失守富公等皆謂當誅公獨不言謂諸公勸人主殺人手滑他日吾輩恐亦不免富公後服其見以為范六丈真聖人也營洛之議若預見有靖康之禍者其謀慮之深長可知荒歲省役善政也公獨因之與任官得其力民得其食公私兩利焉真能見人所未見其置義田則曰吾宗族固有親疎自祖宗視之無親疎南園之地術者以為種生公卿則曰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一郡於噶是心也其聖賢之心乎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四三

古稱大器晚成馬况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文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蔣冕十八為解元費宏十九為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盡然也

郊外農談

漢董仲舒嘗建議令民廣種二麥毋令後時蓋二麥於穀粟新陳未接之時最為得濟不可不廣也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書云八月三卯日種麥全收但



江南地煖八月種麥麥芽初抽為地蠶所食至立冬後種方無此患吾鄉近來種麥不為不廣但妨早禾縱有早麥亦至四月終方可收穫祇及中禾若六七月早中禾多受傷不若種晚禾天地雨暘之期久晴必有久雨假使晚禾薄收以麥佐之亦可自給錢甦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 詔言星變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幼至文稱旨將擢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行高廟面諭之曰爾歸經過府縣為我宣諭官吏我百姓箇箇要安徭役處處要均百姓所以不安徭役所以不均者皆貪官汚吏壞我法度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四四

今後犯者不饒高廟創業之君起於民間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諭使為官者人人能體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常平之法其來尚矣自管仲相齊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鐘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鐘之藏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魏李悝乃祖其意為文侯作平糶之法曰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

初故大熟則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正小饑則糶小熟之歛中饑則糶中熟之歛大饑則糶大熟之歛而糶之故雖水旱饑饉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宣帝四年豐穰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壽昌常平之法即李悝平糶之法李悝平糶之法即管仲通輕重之權也自後漢唐以來常有行之者宋朝朱晦菴先生亦嘗提點常平倉此萬世可常行之法然官得其

灼艾餘集

卷之二

四五

人上下一心乃可行耳  
近見牧民之官惟務姑息以為愛民民初見之有寬仁之譽及夫稍久紀綱不振奸宄之徒以民害民者紛然而出肆無忌憚良民之受害者無所控告反不若處苛察之下矣古人謂牧民如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去其敗群者夫敗群之羊本出於群不去則羣為所敗害民之民亦出於民不去則民為所害矣故官箴曰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此言本於孔子允寬猛相濟而後可以為政矣  
漢朱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



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後免官家居章帝召用之為尚書僕射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令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惠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

為文餘集卷之二 四六

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遣問起居太醫視病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暉其庶幾哉予在東陽一日至東門訪耆宿徐景暘景暘個儻好客具饌留午酌座客有論及人家子孫昌盛皆其祖父陰德所致予曰昔有客與真西山先生論世間百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西山曰子孫是心之影景暘曰何必云云人之行事善惡皆出於心其行事之蹟便是心之影尤為簡要景暘雖不甚讀書要是質美者

宋儒魏了翁與真德秀同時而齊名為四方學者所宗號鶴山先生理宗嘗欲大用之為權臣所沮了翁蜀人時蜀中兵亂不得歸因賜第於吳門了翁歿吳人以為鶴山書院肖其像而祠之崇德也宣德間周文襄公忱以工部侍郎巡撫南畿借寓書院中自是以後巡撫大臣至吳門皆寓於此吳人不知其故凡巡撫駐節之處皆稱書院是可笑也自巡撫吳中者莫賢於文襄其財賦羨餘以之造橋梁治道塗置倉廩旁及於釋氏老子之宮者無算獨不能自治一廨宇而寓居先賢祠中愚於是為文襄少之

為文餘集卷之二 四七

成化間 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寺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為兵部尚書劉公大夏為車駕司郎中項尚書使一都吏於庫中檢舊案劉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淨項尚書答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淨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馬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



於國家何益此一侍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禁雖在亦以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邪項尚書悚然降位對劄即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正統間澹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澹然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澹然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諧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然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白家餘集卷之二 四九

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絲段羊酒求書程子四歲澹然公為走筆書之而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然士大夫於是益高其風節云

士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雖繫人品之高低亦由世道之隆污志於道德者無以尚之志於功名者已落第二義志於富貴者風斯下矣近世人家生子見其岐嶷父母親戚便以富貴期望之及稍長授書里塾其資質稍異遂令學科舉文

字以為他日富貴之階梯其子弟亦自謂富貴可唾手取更不知向上一部後至登巍科陟顯仕良田廣厦錦衣玉食榮祖考而蔭子孫海內之士翹首企足而望之以為一代豪傑之士後之有志者咸以是為願焉世道如此可慨也夫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功好殺欲邀其歸路而殺元主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常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灼艾餘集卷之二 四九

之太祖由是疑魏國候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之人皆向之魏國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迎於江上魏國堅卧舟中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聞之呂秉之太常太常聞之徐錦衣德裕云蓋開平劉毅強勇好武嗜殺而中山純誠厚德忠志無疵其性質本殊故舉動自別今魏國封爵與國同休而鄂失其傳興滅



繼絕不能不有待也

錢塘馬洪弼鶴憲博學工詞章清脩苦節教授生徒以給其家錢塘湖山之勝以飛來峰為最洪所居去飛來峰不十里以貧累不能數往十五年間僅兩到耳因題詩曰飛來峰在脚跟頭十五年間兩度遊說與山靈應笑我先生忙到幾時休予讀之既悲其窮復賞其達

九沙山人萬表曰餘集者集灼艾先續二集之所餘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寧嫌於繁耶

嘉靖丙申歲三月朔識

灼艾餘集

卷之二

五十一

灼艾餘集卷之二終

灼艾新集目錄

上卷

西征記

懸笥瑣探

青溪暇筆

蘇談

清夜錄

病逸漫記

夷白齋詩話

讀書筆記

御那漫抄

簪曝偶談

剪勝野聞

東谷贅言

西湖遊覽志餘

彭文憲公筆記

下卷

目錄

冷齋夜話

碧里雜存

名臣經濟錄

灼艾新集目錄終



灼艾新集上卷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子重梓

西征記

桐君祠西有羣山蜿蜒如兩蛇對走三江之水並流兩間驚波鬪馳秀壁雙峙上有漢嚴子陵釣臺孤峯特操聳立千仞奔走名利為塵垢中客者一過其下清風襲人使有芥視功名歎自儀真至維揚曰揚州自維揚至山陽曰楚州至淮陰登韓信廟使人扼吭太息思昔帶長劍

灼艾新集上

游五陵俛首出惡少年跨下氣帖帖然不敢喘何其弱也及其登壇佩大將軍印虜魏豹滅項籍斬成安君泚水上名動諸侯南面稱孤又何壯也觀其用兵制勝神授鬼畫出入古兵法中言取楚三策如指諸掌何其智也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雲夢之擒未幾而死於婦人之手又何其愚也大丈夫抱超世絕俗之才負安時經濟之略顧用不用何如耳

懸筭瑣探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

還守南京沈靜有大略嘗閱師覆舟山比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為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為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為二十五人為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為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為二百

灼艾新集

五十人為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為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為奇兵游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為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為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



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法不知本于何人要其所自得者為多也

蘇州知府况公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張宗璉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何乃舉朕官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宗璉不意遂為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

灼艾新集

三

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皆授爾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嘗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

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為歌謠曰况太守民父母早歸來慰田叟又曰况青天朝命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塗泣送其柩歸其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

左都御史軒公輒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窅無一言

灼艾新集

四

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贖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修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送官耳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子自西華抵扶溝明日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皂此何物曰樹孝也因檢王笥集有云冰凌禾稼達官



怕既而聞河南李少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夫

慎則免侮謙則免妬默則免惡廉則免禍勤則免悞此五者廢一焉求免不可得已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效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鉏麇刺趙盾事相侶盾篤於君臣

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夫理民彛之不可滅如此

青溪暇筆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安慶及太平寧國趙雙刀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還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太祖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哉命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

也吾以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所扼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為所掠而莫倫赤遂得生

還福按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群盜四面而攻之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攻堅然神謀廟筭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撤屏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得以殲兵

灼艾新集

六

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略為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為元守實為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友諒之兵力亦自是漸衰而勃興之朝蓋已莫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弔余公詩一聯云十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為固自異也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狄兔草間空詞臣不



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

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

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遂起嗚呼我

大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

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

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况

此其盛也

李淑通名秦鹿邑人洪武末為詹事府通事舍

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

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

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

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

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

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

保也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

一日大會諸將問曰今我朝孰為好男子或對

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向克捷此好男子

也 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聖訓

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

有微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嘗西邊掌德王保保

來邪至今遂成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

曰王保保者自以家世封王故以王為姓今旗

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閣江樓上未造

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曰文成 上覽之曰之

人 昔唐太宗繁工後好戰鬪官人徐克容猶

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

成遼海西後崑丘誠可也今所答皆順其欲則

唐婦人過 今儒者又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而

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

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

中旋失其母所在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

忽夢母告以所在命上者蓋之曰非若非穴厥

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衰號三日夜有

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

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旋

復入井乃浚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



誠不能感天者觀此可以見矣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  
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  
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  
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  
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  
大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悉為灰燼此豈非書  
之厄會也歟

近一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  
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所坐一龕

灼艾新集

僅容其身欲入定則命人鎖龕門加紙密封之  
或經月餘聲效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者聽之  
但聞指念珠歷歷濟川楊景方嘗館其家有叩  
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  
不受曰吾無用也予親見兩花臺南回回寺中  
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可見異人無世無之

蘇談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  
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  
都府聽治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搥

之以爲節比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

之富貴其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  
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筭而士氣懾伏無  
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至于今  
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侈一事云尔  
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矣當  
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至梧州  
叅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  
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  
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爲不廢也則知公之

灼艾新集

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

周文襄公以侍郎初蒞美化未孚歲適不登人  
譏之曰周白地文襄咲曰今年呼我周白地明  
年教汝米鋪地治未踰年粟米盈羨民間銀十  
兩至糴米五十石

酒之爲害有至酷烈者尊生之士不可不知也  
成化中故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多夜  
向卧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遠數年間  
耳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然世固有一生  
飲酒而壽者吳中蔣大卿平生未嘗一夕脫於



姬妾其飲酒至百鍾不醉今年九十餘猶日行  
 數十里則亦其稟受之厚有酒色不得而損者  
 乎若曰酒色不能害人則非也然不飲酒而得  
 壽者世固多有之吾家先伯祖老亦不絕姬妾  
 惟不飲酒壽九十一而沒又母族之一長者曹  
 翁居京師年九十餘步履如壯人問其飲酒亦  
 涓滴不飲也則可知飲酒之能損壽矣余以為  
 蔣大卿之飲酒得壽此自其得於天者厚耳不  
 可學也吾家二老之不能飲酒登九十則養生  
 者宜師之雖不能必如二老要亦有此理也若  
 龔尚賢則其死信不由命可為狂飲者之深戒  
 也

清夜錄

曹翰貶汝州有中使來翰泣曰衆口食貧不能  
 活以楸封故衣一包質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  
 開視乃一畫障題曰下江南圖惻然憐之召還  
 東坡先生嘗偶遇坐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  
 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  
 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  
 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

馬致

先斬小畜後斬六畜蓋為荆公父子發也  
 蔡京客張鬻初入館即教諸生習走諸生請其  
 故曰爾父祖誤國指日喪亂惟有奔竄可以脫  
 死元長置酒求教答曰事已至此無可言者姑  
 收拾人材以補萬一然亦無及矣元長淚下乃  
 叙劉元城等官召楊龜山諸人而專以報復為  
 急崇尚虛文為務當時語曰不籍軍人而籍黨  
 人不理防秋而理春秋

病逸漫記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  
 有頑度不可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苦多  
 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  
 為信於其語半時其後有頑即大聲曰薛瑄欲  
 有所言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即以買辦  
 一事言之上不悅而罷  
 太僕司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  
 三年一易孳生馬匹一牡三牝為一羣一歲產  
 駒三匹三年差內官車駕主事太僕少卿各一  
 員印烙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  
 每歲江南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銀十兩一



京庫

匹歲收烙馬一百匹印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江字印 遼東養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 馬毛稀毳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又云識馬有病與無病取其毛附手掌中相粘者為無病少粘則有病

南京飯貧米領於光祿寺內官主之其米悉皆白糧

魏城北甲乙丙丁戊五庫與天財承運等庫賦罰銀香料等項最富魏城內文華殿南是內承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開辦銀若干各入女官庫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兵部尚書鄺野一日與恭順侯吳基取五軍軍數恭順聞於 上鄺走謝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 祖宗舊制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在內書館教小內官使吉提督因識其人

灼艾集 新集卷上

亦一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 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王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孝經爾其見畏特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 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為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傳後人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丞旨靖難兵至南京金川門觀走死一妻二女俱被執不言配象奴妻詭言避難時將有金銀若干寄城外其至親家須吾母女去取方與不爾必為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吾母嘗當以衣裾幅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

灼艾新集

十四

三九五



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不解母意比至江側遂繫二女同溺水死

夷白齋詩話

李南所先生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游日惟獨憑一几焚香玩易而已所居之室扁曰學易處其於死生禍福之說尤為洞達嘗有詩云一室焚香几獨憑蕭然興味似山僧不緣嬾出忘巾櫛免得時人有愛憎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握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嘉靖壬辰六月十七日也

灼艾新集

十五

越僧某索畫於石田翁嘗寄一絕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為

陳可與讀書虎丘嘗作歌招余其略云山人早掛席訪我山中客清夜焚妙香蘿月灑石壁寒泉煮石鎗細酌話疇昔又云山人山人招不來白日下界多塵埃牛毛世事幾時開一物於我何有哉余嘗乘月泛舟訪可與虎丘精舍又贈余詩有山中正思爾良夜喜相過之句戊子五

月可與病亟屬皇甫子浚誌銘屬金懋仁葬事屬余刻其詩今墓木以拱矣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可以知其養矣

虎丘石壁舊有景仁自中朝持劍南東州節道出姑蘇飲餞於虎丘其題名云遠峯沐雨幽軒進風古木晝陰野禽春聲尊鱸膾季鷹之高劍潭吊闔閭之古碁酣而世慮忘酒竟而別愁起

灼艾新集

十六

促駕言歸援毫以識紹定五年四月二十日余少時尚及見之今蘇苔漫滅竟不知在何處姑識之

余少時嘗聞常熟一暴富者與鄉人方交易買田有一道人來乞食主人怒其擾聒呵出之道人書一絕於其壁云多買莊田笑汝痴解頭糧長後還隨看他耕種幾年去交付兒孫賣與誰近來吳中多田之家即僉糧長州司取剝賠償終則簞楚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傾家蕩產不止也是以人懲其累有知者皆不售田吳人

第一二六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所以畏後如畏死道人之言切中時禍不獨為常熟發也

讀書筆記

學貴有常又貴日新日新若異於有常然有常日新之本也

視聽持行耳目四肢自然之功也聰明運動耳目四肢自然之本也人惟其自然也是以功不亂而効自著至於心乃不任其自然而擾之欲其虛靈而功效之得也難矣

善觀人者觀已善觀已者觀心

灼艾新集

十七

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戾蓋彼惟知外美之可貴也人之知宜辯於犬矣乃亦唯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何如是猶犬耳

為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瑯琊漫抄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饑甚坐穀籠架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蒸線雞為食問何肉曰鐵雞飯以大麥曰仁飯太祖默喜蓋籠蒸

登基人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

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高皇聖製也南京

功臣廟画壁與陳漢大戰高皇乘白船友諒

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船入通運裝囚白者加彩

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

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

簷曝偶談

梟逢鳩曰子將安之梟曰鄉人皆惡我鳴將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乎之聲世有惡人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不非之

灼艾新集

十八

而不顧方且揚眉吐氣侈然自得以為人莫敢余侮也既不能更鳴又不能東徙則又梟之耻矣

凡山居者先須識道而未識道而先居山但見

其山不見其道故心境未通購物成壅則鬱鬱

長林峩峩聳峭鳥獸嗚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

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適足以資其喧

耳

鄒忌謂妻曰我與城北徐君孰美妻曰美於徐君忌不自信復問其妾妾曰徐君何能及君也



旦日客來又問之客曰徐不若君之美也曰曰徐君來孰視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不如遠甚暮寢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我也此乃忌說齊王受諫然則諫之直可不受哉不然諛言日至矣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東谷所見云造化之於人不斷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

幼艾新集

十九

資顯轍不知其幾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身亡者有矣又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非其本心也而迺築室返耕高索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於平時求進之牆囊篋鎖鑰備於手收支簿書介於於懷一日十一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縱或見之又何嘗識此旨趣勞上擾上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富鄭公云宅居山水之人其別有五有貧以樵釣為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德自矜託名高尚而沽聘命者有遭喪亂怖禍以避世者有賢而不能退伏著書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而其所趨則異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冀尤佳諸藥不及此

剪勝野聞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

幼艾新集

二十

羣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掩以兜鍪頃復報戰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帝與功多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天矯自兜鍪出挾雷聲握火光驟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上此非爾所託也爾主至矣既寤適大祖至於是遂傾心焉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兵



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傳度遇春歸必  
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  
劍入謁 帝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  
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  
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  
可於是 帝不得已往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  
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日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  
能撫有江淮顧弗為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  
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  
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白

灼艾新集

二十一

外 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  
也築屢潰乃命曩所誅觸醜為基其臺即就  
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七筋屢廢思得一事即  
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  
若懸鵝馬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方  
帝來太傅自枕蓐下出一劍以示 帝曰戒之  
他人得以僂爾也自後諸功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國子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  
草草聊寄食耳 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素唯  
供土池神凡尚餘 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朕  
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人也  
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七水重山重慶府生應  
聲曰一人成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羹  
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已意辭曰寸木元從斧  
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  
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而去生  
不知為 帝也明日忽移召七生入謁生茫然

灼艾新集

二十二

自失既至 上咲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  
生惶恐謝罪又曰爾欲登臺端乎遂命為按察  
使秣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僧宗泐性頗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養髮七成  
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上嘗戲命往西土求內  
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遙拜之  
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到也泐  
曰明天子命往覓經唯老師指教老僧曰毋行  
抵自勞耳為我致書 明天子慎毋發也泐受  
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 帝發書視之乃 帝



即位時作水陸齋以答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帝允之乃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我本野人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乎

東谷贅言

或告子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為君子也業遇恩例以孝名受置需項因割產與兄閱墻子曰為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聞惟孝友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是故克段手駢者不及黃泉誓不見母蹠血玄武門

者環兵海池震鶴焉若翁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為吉人者亦有清泥一變而為濁泥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乃朵頤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卧安知被裏破蓋朋之盍箴誰無情誼必要其然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管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嘗之死諸途予

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際自以為笑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偽祇自斃焉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其七首之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謫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鐸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塗詔附奏曰不可宋真宗以劉美人為貴妃李

沈引燭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吁咈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薩君之路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况詔王言也而輒塗之而輒焚之可乎向使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人臣居密勿之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塗詔不可也焚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日合軍大閱始出城衆皆羅拜呼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攬轡徐行



衆不敢譁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君根於怨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夕之故哉公胡不能炳幾銷釁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晚矣向非公之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嵩呼不已必至黃袍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勢而劔閣王壘之區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言君父懼者何也予曰春秋之意莫大於尊君父討亂賊夫亂賊既討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

灼艾新集

二十五

而後死者懼而君父尊矣君父尊則君父慶矣奚懼哉嘗觀古來固有君而不君父而不父者矣忠臣孝子之心以爲君父天也天可逃耶是故西伯不怨姜里之囚也申生不怨新城之死也又嘗觀古之君子傷一代人倫之變亦未聞罪人君父者是故湯武奉天討誅獨夫而巢伯不罪桀也夷齊不罪紂也桃園之變董狐不罪靈公也棠姜之禍南史不罪莊公也知此則孟子不言君父懼者所以存萬世之防也嚴哉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

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石碻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爲逆黨陳萬年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爲名臣噫子之不係世類也如此哉

程太中夫人曰子之不肖皆因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其敗子也恒

灼艾新集

二十六

多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庾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求以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卧榻奏藥罔功其心皇七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况感應之理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母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也



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賣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或謂人有恒言妻乘夫何謂也予曰乘之為言馭馬之名也六轡在手整耶控耶皆如所欲曷敢有越志哉豔妻悍妻之乘夫也亦然或曰甘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耶予曰不然彼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里而終夜不返者非英武之夫耶蓋受其乘也習矣且柰何哉書曰扎雞之晨惟家之索言乘夫者凶

灼艾新集

二十七

也大抵骨肉厲階房幃烈禍皆起於茲非凶而何

元世祖欲盡殺人以中國為牧馬草場賴耶律楚材諫而止予曰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華夏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於天是諫也天贊之也昔劉定公觀雒汭安流而思禹功曰微禹吾其魚乎予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鼎論開國之勳三子當以山河帶礪之誓

加恤典焉可也胡為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漢真少恩哉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室廬人不怨色四者之害脾胃人不怨食色蠱元精人不怨色四者之害果物之咎耶抑御物者之咎耶是以君子貴自怨自艾

凡行事覺得本心有不安則人心必不悅甚則怨也則仇仇則敗乃公事故君子謹始慮終者慮其敗也能慮敗者不敗

灼艾新集

二十八

或問鈍子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大辨若訥大巧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君子之為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敏者歲鋒歛鐔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善割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予謂尸祝代庖是出位也彼庖之不善者匪用為德且將疑其病已而銜之矣知此說者處明友察察之間因事納忠以達不逮者尚慎旃哉



嘗見極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為小人予謂此語可謂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于楹曰積丘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嗚呼吾輩當念之哉

楊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惟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寔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怪者雖然必瞰于室何也予曰

不灼艾新集

二十九

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為人莫我知也殊不知宜鑒孔昭恒在茲哉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其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葉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子聞之嘆也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宿一叟劇談勢利紛華口洶津津如海夫逐臭一叟沉默寡言少馬畧談及尋幽吊古之事真想蕭然飲罷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雲胸襟

番禺陳兩峯先生白沙高第也來升清江予為諸生獨蒙與絮一日侍几杖請問古人作文之法兩峯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繫辭是夫子長文章孟子七篇是斬釘截鐵雄辯文章子潛心而求之則機杼在馬經緯在馬山龍華蟲黼黻

不灼艾新集

三十

在焉竊以為萬世作文之法無踰此者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者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飲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朝無崇飲夜飲之禁祇漢詔賜酺五日之澤不尤汪濊乎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異予曰敢於為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為善之名終無為善之實有為惡之名初無為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



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顏婢膝亦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毒人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蕃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弊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羅滿刺加諸國烏思藏董卜韓胡奴兒干諸司朶顏赤斤阿端卜刺罕諸衛奉法尤謹 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一

盛哉 蘇老泉曰龍逢比干不得為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故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予謂信斯言也歷代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皆謂之無術可乎夫蘇秦張儀之術徂詐之術也老泉乃以之責備龍逢比干何淺之待忠臣哉殊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不肯為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決不能存龍逢比干之心故

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

或問我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背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未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賊正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二

靈長終必賴之 或問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予曰先讀治已之律若不能律已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之類皆治已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謀矣 古人重問疾吊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後重新婚生子壽日落成有慶賀焉有彌文焉其侈靡之風耶 泉齋邵公曰學者而議事不以制猶不學也予



按所謂制者時王之法也聖人所以憲章文武者以此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近時士子專於博古而畧於通今聞泉齋之言其有激

手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春奏曰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止予觀此奏不以和買擾民為言只以戕害許多牛命為言而不忍見其骸骸之狀死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入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大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

知天下版籍

三十三

藏玄武湖中迴洲之上有禁不許閑人擅過湖觀象臺在鷄鳴山巔歷代簡儀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馬錮以崇墉有禁不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得請為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其志念深哉

先民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夫所謂無治法者豈真無哉蓋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是謂徒法徒法者有糟粕無神化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同一兵法也馬服君用之而立戰功其子用之以四

十萬而敗於長平同一青苗法也荆公躬行於鄞縣而窮民受其福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

殃

觀人之色可以知人之心蓋誠於中者必形於外苟能即外以占中雖不中不遠矣嘗試觀之其色莊者其心詐其色媚者其心諂其色赧者其心愧其色戚戚者其心憂其色慘者其心哀其色悻者其心忿其色拂者其心怒其色奄奄者其心屈其色訕者其心驕其色不定者其心邪其色易變易笑者其心淺其色

知天下版籍

三十四

黝然不露者其心深面無人色者其心懼義形于色者其心直正色立朝者其心忠簞食豆羹見於色者其心吝造次顛沛而色不變者其心有所主不寧惟是又嘗見醫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法家以色而知人之曲直應色之時義大矣哉

或問羣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為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激已而異焉人將忌之為怪物矣



予行後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  
請曰先生婆娑立樊以何事為樂鳳崖曰某平  
居恒以禮義濯溉此心以庶耻潤色此身以勤  
儉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  
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  
利爭奪之私勝也

地有心乎予於復卦見之矣天地有情乎予  
大壯卦見之矣天地有好惡乎予於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嗚呼天人相

與之際微哉

灼艾新集

三十五

問子囊城郢梁伯溝宮其自衛之策何如子

二子之策雖曰自衛寔自蹙也獨不思郢可

城也郢之外非楚耶宮可溝也宮之外非梁耶

城郢自亡楚也溝宮自亡梁也烏在其自衛哉

未之南也不此之監惴惴然保長江天塹之險

其後上流共犄角之勢外郡撤藩籬之固卒使

賈師憲以十三萬之師潰於江上而賸賊更說

一句不得哀哉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

民藥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葬無主  
之死者也課守令積穀而為發最以賑凶歲之  
饑者也京師有恭厲王國有國儲又有郡厲有  
邑厲有鄉厲以祀鬼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東阜劉公患蜀人之訟獄滋豐也嘗語憲使王  
公鴻漸曰越訴誣告律有明條告遠年陳事不  
干已事立案不行例有明條主者施行能不姑  
息則獄之放紛庶其清乎煩以郵意達諸監司

自後各道以獄來上者咸勵精焉  
馬都督某遼陽名將也一日舟過天津予以憲

職備兵此土往謁之見案上有孫子十三篇因

灼艾新集

三十六

問之曰此書以何者為兵家之要何者為兵家

之忌都督曰始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

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

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滿之強而避之怒

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

備出其不意蓋用兵之要莫先於此者軍爭篇

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高陵勿向背

立勿逆佯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

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蓋用兵之忌莫先於此



者

前背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  
 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  
 不言志勢此其所以於官箴無忝於陽明有光  
 予錄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  
 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  
 也以時言之辰巳以前囚多枵腹不可刑之也  
 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  
 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之冲和受刑則  
 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温者變而熱焉若  
 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腰  
 脊髀膝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  
 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  
 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  
 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  
 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器訟之  
 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煨煉莫肯輸  
 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  
 旁求審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子其慎  
 之

灼艾集

新集卷上

灼艾集 新集卷上

漢高祖與太子手勅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  
 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此西  
 京重父執之禮始此宋朝諸老凡同年同官之  
 子孫有來謁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遙拜  
 其祖父噫此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  
 上諸老與各署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  
 坐次序齒不序爵噫此風亦厚矣

傳不疑斷獄引春秋揚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  
 經者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  
 曰無徵不信蓋謂此耶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  
 以待天下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  
 之情此又明經者所當知

灼艾集

新集

孝陵嘗謂學士詹同曰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  
 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  
 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  
 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嗚呼大哉王言其所以  
 風勵天下文章之習歸於淳古爾雅也至矣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鏤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  
 晶宮漏惡其淫巧皆毀之大祀  
 廟拜禱禱心以紅布為之 乾清宮

四〇七



御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家財樹無異  
宮中每日早膳止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險德  
示天下先

孝陵開天起兵時盛甲藏在

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蓋  
在龍江沙上護以朱闌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  
國初大統既集民物更新元之子孫面縛來降  
以帝王之後免獻俘又以元不戰而奔克順  
天命謚之曰順帝又封其孫為崇禮侯還之沙  
漠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而禁樵牧又訪

物文新集

卷九

求孔子之後封衍聖公顏子孟子之後封博士  
又立孔顏孟三氏儒學設官以教育三氏子孫  
之秀者而登用之又立尚賓館聘天下名儒梁  
寅徐一夔周子諒胡行簡等修大明集禮又命  
名儒曾七等修元史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定  
大明律又設文舉武舉二科以網羅天下之英  
才凡若此類皆忠厚惻怛之至郁七乎其文也

風七乎其風也嗚呼盛哉

郁御史東阜劉公撫蜀時有門生諫垣以書來  
求作司諫箴東阜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

辨此節見近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  
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已  
獨言之幾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  
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為司諫箴可也門生得  
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授荒

處士其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  
縣尹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研白書絕句其  
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  
月明風露冷悞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  
松至縣庭縣尹讀書悵然遂填直而還其松

物文新集

卷九

松溪戴公提學南畿一日艤舟姑蘇之盤門見  
水濱有溺死少艾命縣官掩之又命諸生賦詩  
挽之蔡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  
泊孤城野水頭素手尚籠羅袖薄清波難掩玉  
容羞蕪烟綠暗香魂杳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  
盤關歌此曲月明風細不禁愁戴公奇之既而  
對教官惜之曰此子詩有音響無氣骨吾恐冬  
華之木不實早慧之子不壽明年蔡佃死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鄰曲隱翁  
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



詩曰：牕前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翫，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更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日，生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西湖遊覽志餘

方希直，孝孺之從學于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歡。嘗從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後數年，景濂薨，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

南屏對雪圖索詩于希直

希直

南屏對雪圖索詩于希直，希直閱之感嘆，陳跡遂題詩云：昔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王堂仙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談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碧海瑤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吊古思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難再得，仙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

繪此圖，正貌南屏舊遊跡。吾知王也奇，岷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從揮洒，豈無意神，披髮髯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龍雷回音入。寂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宿江光，刻畫漢蓋其時。景濂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言游。三來，牙齶返于南屏師。生道義之情，湖山增重。其曰：羅山石室，乃景濂公精舍也。

王良字文信，河南開封人。洪武末，浙江按察使廉潔明蛟，嘗以忠義自許。每晨詣本司岳廟焚香，矢志盡忠。王之忠烈也。革除間，良知天下事

將有變，預蓄草柴，堆積室內。靖難師起，良語其妻曰：吾平生以忠義許國，今事至矣。汝意何如？妻慨然曰：大丈夫見義勇為，何用謀及婦人？且公既為忠臣，妾豈不能為義婦乎？唯此數歲兒，把不可絕。婢某聰慧，至誠，必能撫養某。食事，夫人與我最厚，當盡我簪珥，與此婢投匿。僉事衙

若得撫養成，人庶不絕嗣。良然之，遣婢去。乃闔門索火，未至而妻已投池中死矣。良具衣冠，舉火端坐而歿。正德年間，按察使梁材立祠于本司之東，私謚曰忠節云。



許亨求樂間以都督僉事鎮守浙江二十餘年  
有惠政廉簡忠勤諸司畏服其卒也哭聲振城  
市雖婦女亦有奔送其喪者山陰秦瑛挽之詩  
云太平無事展珠鈴庭樹沉沉晝掩簾門外日  
高聞劍戟海濱風靜集魚鹽累朝功業金甌重  
一寸忠勤雪鬢添忽報前營將星墜哭聲中夜  
起問閭

榜繼宗山西人成化九年為嘉興府廉聲播遠  
近十六年陞浙江按察使民間之皆翹首以俟  
其來繼宗至不携家券止帶老僕一人執爨清

不灼又新集上 四三

直之聲震動兩浙鎮守太監張慶權勢烜赫時  
下多倚勢生事自繼宗蒞任各斂手杜門不敢  
輕出貪猾官吏多望風引去然繼宗雖嫉邪而  
愛惜人才未嘗輕易害人故人無智愚咸仰其  
公正而畏其威名未幾聞親喪方坐廳理事計  
文忽至即大哭解印步出驛亭老僕挑兩箬籠  
登舟杭民老稚號泣挽留不及皇皇如失父母  
既去十餘日民相驚言公得奪情復任權呼載  
道迎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已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為浙江按察僉

事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余  
笱鱗魚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  
以沮遏進貢誣之詔錦衣械泊百姓感泣哀動  
城市汝節為詩云非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  
淚滿襟 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蒼天心  
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  
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濤

杜京產字景齊錢唐人少恬靜絕意榮宦會稽  
孔覲清剛有峻節一見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  
事稱疾去除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交東山開

不灼又新集上 四四

舍授學孔稚珪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  
潔淨謙虛通和敏達博通子史沈吟道奧家業  
窮巖採芝幽澗麻衣糲食者二十餘載雖古志  
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岳谷  
含懼薛羅起竹不報後以負外散騎侍郎召京  
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范元琰字伯珪錢唐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召不  
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  
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  
祖母患癰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



出城市雖獨居如對嚴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  
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  
遽退毋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  
今言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  
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  
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以推擇爲吏即知守廉一  
錢不取衣食一仰於家宣德間有詔求賢總兵  
官陽武侯薛祿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  
馬副指揮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

灼艾新集二

四十五

舊華縻信裁剴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  
信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  
尋乞致仕歸經治所餽賕俱不受前所餽者復  
持金懇納信復却之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  
杜瓊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氈又却吳民餽  
賕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白與人傳  
李氏登州黃縣人鄉確母性貞慧而知禮足跡  
未嘗出戶限其良曰世聞用門功任管軍百戶  
戍古錢唐錢唐有湖山之勝方春時邦人士女  
競事游衍爲樂子確與其昆弟謀曰盍亦奉吾

母爲樂乎乃治游具請于母母曰爾爲我子乃  
獨不能以禮事我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  
適湖山事逸樂耶確等慙懼而退李氏有女嫁  
爲同邑周仲賓妻謝賴之瑞金薄非幸就逮女  
仰天歎曰吾夫死必矣吾出門安適遂投舍後  
池水死談者咸謂得之毋訓云至正間世聞分  
守海寧有惠政及張氏陷浙西屏居破石元亡  
不食死

灼艾新集七

四十六

陳孝女者錢唐人也父業儒嘗受勇爵漫游江  
淮間居胭脂嶺下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  
爲盜所掠僅留孝女十歲携之丐食以歸故居  
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  
供日携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  
之俾留禪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師下李知事者  
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傍暇日至寺必從容  
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  
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懽心居數月  
當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  
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烟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  
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



道罷李偕夢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勉之還則泣告曰此聞李氏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蹣跚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腸斷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隣歛而附于母塚之傍云

昭慶寺戒壇蓋自國初澄照法慧兩律師奉上命而為之而登壇授戒嗣其傳者非出部劄故有真戒壇假宗師之說

本朝文獻通考

卷七

皇祖立法無非化民為善之盛意近來遊衲往往敗群以致官府崇禁非立法本旨也洪武五年正月十七日皇祖宣諭眾僧云你和尚每去那城郭山林村落中將釋迦佛明經教典與他眾民說化他一方人民習善不來犯王法也是你出家人為我國家添力氣也洪武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皇祖宣諭眾僧云如今為僧的多不通曉佛法都要習學心經金剛經楞伽經晝則講說夜則禪定以深通佛法為長其次依戒臈行坐違者論罪自是每歲三月三日本寺開設戒壇海內緇流雲集而民間好善者

亦皆皈依聽說佛法壇上設法座推其能通經典戒行高潔者升座談經陳具足戒僧徒俯聽或參究疑難從問條解人授戒牒一紙其文云佛法三藏以經為首三學以戒為先戒者冥三寶之舟航眾聖之街衢也論其行相則有二百五十之殊究其威儀則有三千八萬之別佛佛相授祖祖相傳持之則為三乘證聖之基犯之則為六道沉淪之本三世諸佛因此戒而證涅槃一切菩薩由此戒而成正覺是知究佛心者謂之禪非戒不明宣佛語者謂之經非戒不尊

本朝文獻通考

卷八

故戒為萬行之首眾得之源者也其五戒曰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其十戒則益之以不着花鬘纓絡香油塗身不歌舞戲娼妓不坐高廣大床不非時食不捉生像金銀錢寶又具足戒一百五十條皆載牒文得之者若士人之應舉中式云佛書浩瀚罕求宗旨吾於杭州得三僧焉其言雖近易而樞要可窺矣圓修居鳳林白樂天從問佛法大意修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樂天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說修曰三歲孩兒雖說得



八十老翁行不得眾中居虎跑營示眾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宗杲居徑山嘗對宋仁宗曰警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如此數語不幾於近道者乎

佛印禪師者杭之蠟燭菴聖水寺皆其道場也世傳其詼諧滑稽而僧史亦眇其人不為列傳東坡貶惠州時佛印致書云子瞻負高材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觀此書亦似乎近道者惜渠所謂性命之旨無從質難之耳

皎如晦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筮子詞云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見年年用着來何似休歸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紅雨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僧淨輝者隨侍上見飛來峰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

不如一靜又看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日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彭文憲公筆記

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修撰其餘進士選為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復改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人為天生仙餘為半路修行亦切喻也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於前二人馳馬繼出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躑躅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為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場俗名曰走解解解而不知所自始豈金元之遺俗歟今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賜宴而回  
成化元年乙酉二月禮部請上擇日行耕籍禮田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上率百官先農畢釋祭服使服東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抹青



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校犁轅  
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颯旗而  
行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殊不以為勞既畢乃  
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  
一人傍犁而行是日時九推之列也俱耕推畢  
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故事觀畢乃賜宴而回  
時生長未親農事至是始知犁之入土淺深繫  
乎舉手低昂事非習不能於斯可見矣

廣西大藤峽蠻賊久為害近年流劫兩廣尤甚  
議者咸謂宜調兵往征然自永樂以來但能威

灼艾新集

五十一

之使不出未能破其巢穴及是遣都督趙輔僉  
都御史韓雍與內臣同往征焉用土兵為先鋒  
出奇計破其巢穴謂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澗險  
阻而桂州崖九層樓尤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  
崖紀歲月而還聞者殆以為不世之功而趙獲  
封爵賞以此然班師未久而賊復集乃知前所  
殺者多賊黨而真賊避匿者又出是以謂識者  
有遺恨云但趙都督領兵往返紀律嚴明軍士  
在途秋毫無犯非他將可及為可重也

灼艾新集上卷終

灼艾新集下卷

四明萬表選集

岑達甫訂証

孫邦寧重梓

冷齋夜話

東坡曰陶淵明耻為五斗米折腰便弃官歸久  
之復遊城郭偶有羨於華軒漢高臨大事鑄印  
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自照映千古  
古人意趣各見於嗜好歐陽文忠喜士常好誦  
坐上客常消樽中酒不乾范文正公清嚴而喜  
論兵常好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友

灼艾新集下

愛子由而疎着清境每好誦何時風雨夜復此  
對牀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  
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作  
演雅詩曰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  
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  
沛然如肝肺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是數君子  
在後漢求之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  
其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  
為主也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貴有實



雲峰悅禪師叢林敬畏為明眼尊宿興化與誥  
公友善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悅嘗  
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乎郡僚  
愛誥多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申  
吟月餘以書哀訴于悅悅作偈戲之曰大悲菩  
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  
猶有九百九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太愚然少  
居叢林有書來叙法乳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  
跡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太愚堪笑堪悲無限事

甜瓜主得苦葫蘆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  
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諳忽謂人曰吾其  
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  
燒了却似不僧言卒遽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  
戒闍梨之徒乎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鴈子治平熙寧  
間往西山時時至高安與予交善日酣飲畜一  
大瓢行孤夜以為溺器作詩成癖嘗宿奉新觀  
半夜搥門道士驚料髻披衣啓問其故貫笑曰

偶得何當奉以口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席  
損髭鬚是夜貫寒甚以席自覆故爾又至袁州  
見市井李生者有秀韻欲携以同歸林下而李  
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藥鑑作偈示之曰頑鈍  
天教合作鑄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  
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  
其幾何歲貫曰八十四山作酒僊麻鞋乾斷布  
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充陰不計年後有  
人見於京師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若欲見者

或出則問寒暄而已令僮掃榻具枕於是揖客  
解帶對臥鼻息如雷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  
覺及暮而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但求室則病行年  
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調恤為求婚將  
遂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  
范公客同科也魏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黃河日  
月所不能老兩客乃爾可笑耶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真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  
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



司馬溫公曰我平生無大過人但未嘗有  
可對人語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  
根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  
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真  
偽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偽耳今日識其  
偽猶惑之可笑也

龍公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  
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閣必盡室  
出觀燈當清淨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為人危坐

八樹文新集下

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  
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犯烈焰而出頃數百舍為  
灰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吊笑曰令閣不出是吾  
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  
曰予曾讀游俠傳不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  
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吾儒中兩  
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  
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  
語公曰這老子嘗為衆生自是什麼

碧里雜存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為始  
戕

國家萬載無疆之曆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  
二十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  
樂元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  
宣德元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  
十四年己巳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  
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至二十  
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

八樹文新集下

五

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  
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甲辰一百七  
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  
九百歲也我

聖天子深仁厚澤海內晏然垂休不可計云  
梅稍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  
舟子為稍子其人梅姓云時 聖祖御舵樓指  
麾將士適偽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稍偶見之  
急撤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



忽闕比之沛公傷腦擗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稍時稍老病家居日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 郊天駕回稱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梅稱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忻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鷄酒具黍情甚真厥明

入灼艾新集

六

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中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也尚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憇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注曰

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爲千戶以與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門墻每壞官府輒爲之修云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輦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入灼艾新集

七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鬼物人不敢行

聖祖既定都即其地爲太學以鎮之氣象宏大既成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趾蓋欲絕陰類耳 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 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鷄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后自上

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啓柱下官一員皆當時生理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卓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



欲回訣告歸不得遂自剗其肝而死於此六堂  
之後別朔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大學者凡  
八九千人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八九尺寬深猶  
鉅鐘焉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蒸死遂廢會  
饌砌浴賢池銅為之底引後湖水徑其中南出  
俾諸生澡雪又置水磨運機作麵以食諸生今  
河流幾絕磨盤歸然尚存徒想當時秦淮水勢  
而已平南號房一帶即昔之校尉官 聖祖置  
校尉於此使檢察士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敢有  
顏異之愆者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朱墨為

不灼艾新集下

優劣滿七百圈而後選官出監速者十餘年遠  
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頭老死不得出監者朝出  
歷事暮復歸盡與今之事體絕不相似矣  
寶志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鷄鳴山塔中睹  
其塑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  
匠工所能為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  
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  
誠音伯奏改瘞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端坐  
於內髮被體指甲繞腰矣瘞既遷而水亦隨往  
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

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措笏之禮  
孫黃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為翰林典籍無甚  
不讀詩高古為藍玉題畫坐誅臨刑以占曰  
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  
家死後

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  
誅監斬者又訪駙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駙馬未  
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牕  
閒殺碧桃花

不灼艾新集下

九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  
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  
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  
白金緡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  
來朝後子燧被誅乃諱迹焉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即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  
都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  
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  
遷都百餘年後舊制蓋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  
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巋然臨市然  
知者鮮也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俚風既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訴笑隱泐季潭琦礎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廉沈士榮諸學士往復論難各明其道而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蠢然游食以厲民者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朝超越前代者略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之所無也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賢

灼艾新集下

后猶有垂簾之失國家歷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甚正一也夷狄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幣不知紀極國家廓清驅逐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二也人君即位謂之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帝始後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甚我朝烈聖相承只以一元紀世老成正大無誇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禍漢以之亡牛李洛蜀何代無之國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四也古者名不偏諱臨文不諱惟致謹於君上之前耳後世忌避太甚

極爲可惡名晉蕭而不舉進士姓石昂而改呼右昂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可勝舉我朝惟進御合避外一切皆略之士風稍古五也前代殺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人命爲戲如王愷飲客日殺美人徐知誥鳩第貽禍伶者其他快已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度我

灼艾新集下

聖祖在御先出肉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著律令使之規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雖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之狂狎縉紳以爲美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還而此風不變我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烏程周溥者庠生也成化初人有姊被選入宮嘗有詩寄溥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答春暉朝隨步輦趨丹宸夕侍鑾輿入紫闈銀燭燒殘空有夢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汝登雲路同補山龍上衮衣溥後以貢仕至別駕自漢以來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言垂訓詞古學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



失節可議薛濤倚門之流又無足言朱淑貞者傷於悲怨亦非良婦賢道之妻亦篤於情者耳此外不多見矣我朝成化弘治間海寧朱靜庵者周汝航妻博學高才福德兼備壽考令終遺文垂後才識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真閨門之懿範女德之文儒也所作甚富不能悉錄聊紀數首以見之遊儂詞曰洞天春暖碧桃芳瑤草金芝滿路香吹徹玉笙天似水笑騎黃鶴過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百草萎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長

八灼艾新集下

十一

信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遙玉階涼露濕宮袍不辭團扇輕拋柳雙燕俄驚別舊巢明妃云玉容憔悴向胡天為惜黃金誤少年堪笑君王重聲色丹青不盡夢中賢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斷此難招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

趙文憲者廣西舉子也嘗司教于常之靖江與江陰舉子沈天麟交嘉靖戊子秋趙夢已中式居第九沈中第十二晨馳報焉沈北行舟中夢果中榜矣送一綵帳至家大書一利字於上

覺以語趙二人權相慶也既而已丑會試趙以初玖日失格被斥沈以十二日失格被斥蓋二場論題出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誤為作懷利以事君也且在隔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鬼神已先知之茲非定數矣乎

名臣經濟錄

孫原貞論馬政曰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為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八坊曰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

八灼艾新集下

十三

以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房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四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登餵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廡較其養馬一人不啻十匹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此前代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於



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二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馬匹先俵順天府等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後及種馬倒死者駒馬有虧未免督責追陪其續追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當參考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

灼艾新集下

十四

如使孳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度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免再增幸甚

又論屯種曰天下軍衛設置屯所軍士種田秋成比較籽粒舊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穀四人之用有十八石者則一人之耕穀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千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筭此寓兵於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爲細務軍

之下屯者少舉天下幾百萬之兵不耕而食臣恐民租不足餽餉欲倉廩充實其可得乎

劉定之言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旣不能備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隘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實隊伍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又言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

灼艾新集下

十五

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宜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才由此而充矣

又言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上當總攬權綱親決機務而大衣之領不可倒挈太阿之柄不可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臣侍于側大臣奏下前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



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于萬機也蓋以熟察於百官也蓋以明 聖政益親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于雍熙也 變言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

尚文新集下

十六

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奮激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容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 彭韶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煩數於事無補但於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講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刑部有緊急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

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

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 內閣輔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請 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事故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聽各官先行傳議於下候至 朝時再議奏行仍乞 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

尚文新集下

十七

州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輻輳之處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見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按分巡分守守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為能事以嚴刻為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率皆借名入



已無可查盛況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  
官視爲賓客巡按官待以頡頏是以肆無忌憚  
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懼怕征求多至賣船  
棄業此豈

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

葉居升言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三國之上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  
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得以兼乎上  
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  
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蕃屏以復古制

不灼艾新集下

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  
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  
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  
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  
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不  
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  
之無及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  
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  
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  
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

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  
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  
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

李夢陽言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  
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自爲老  
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  
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是者口無公是非  
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

又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  
墾永不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

不灼艾新集下

九

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  
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  
率給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  
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  
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  
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  
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  
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  
季東陽言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  
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  
有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  
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  
意求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  
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臣一同鎮守  
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 勅  
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拘  
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

不灼新集下

二十一

多彼既以財出身官豈不拔本生民被其魚肉  
要預先立為上中下三等於臨選之時吏部出  
題嚴加考試文理通暢者為上文理稍通寫字  
端楷非請客者為中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  
者為下上中二等量其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  
下等者填註衙門職名令其冠帶閑住行移國  
子監及天下學校省諭各生知會使之各加勉  
勵奮志進學以收後效如此庶幾臨時不誤士  
子而將來官亦得人矣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

軍無用  
矣明以

商公輅疏其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繫天下安  
危 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天下安危太監  
懷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官無大小  
有罪皆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已上京  
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  
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太  
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換易此人  
不黜國家危矣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  
西廠然 朝廷雖安而公位始不安矣致仕歸  
京兆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

不灼新集下

二十一

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  
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  
或先也  
有獄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  
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  
秋番換如班操例李東陽題本極言其不便曰  
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  
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  
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



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

不列新集下

三

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卑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

王鏊言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

雖一甲三人亦知外任然後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庚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庚吉士者或選或不選留者或多或少或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積文以為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為得也制科行人人

不列新集下

三

自奮于學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王恕言上官衙門設在極邊地方襲替往回動輒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府使用誑騙財物靡所不為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其玷辱是以朝廷洞察斯弊特開恩例免其來京委官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



羅欽順言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日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地廣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為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耳

丘濬言中人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

本朝新集下

五十四

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補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准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以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一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一戶稅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一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但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

國亦不可以為國矣為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且為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來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踪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本朝新集下

五十五

丘濬言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歲貢曰科舉歲貢之法每歲學校貢生員赴禮部試中補國子監監生府學歲貢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以食廩先後為次則在學校者已有資格也科舉則每三年一開科中鄉試者赴禮部中式則授以官不中者送國子監肄業以俟下舉屢不及第者亦以監生資次入仕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舉貢與吏員選調其人才適足以相當而無甚有餘不足之數洪武末樂以來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



淹滯蓋以

祖宗法制已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憫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其後有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糧入監等名目是於科貢之外別開岐徑選用之條止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其人才日積月累遂至數倍於前舊制各司歷事監生三閱月考過勤謹附名選簿仍留所司辦事臨選方行取用其實歷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後以坐監者數多減歷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

本朝新集下

三

附選給假家居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積累既久員數愈多迨將及萬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

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

本朝新集下

三

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遷等替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厲精思治如此

丘濟言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船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



每歲招集船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  
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  
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  
取一漏稅者斷然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  
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  
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之進貢  
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  
彭韶言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海鹽煎熬全資竈  
戶雖有分業塗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  
預借他人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

六灼艾新集下

二天

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殮此居食之  
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守無薪  
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  
午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瀝之苦也  
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  
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  
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  
到場無鹽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  
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  
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

意矜念遇事寬恤

丘濟言我

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  
園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  
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復爲合  
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  
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興於四千餘載  
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  
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  
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

六灼艾新集下

三九

之格者非一日矣

丘濟言自唐一代賞功之格有謂爵號者如今  
公侯伯之類有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  
百戶鎮撫之類有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  
類有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  
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故在今  
之勳階散官隨事職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  
我朝異姓爲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  
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采食邑之虛名蓋自  
漢以後以官爵封公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



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推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

丘濬曰

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

灼艾新集下

三十一

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嚴重矣今世乃有不自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非祖宗初意矣

丘濬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

丘濬曰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

文皇帝始爲八館曰西天曰鞞鞞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稍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

灼艾新集下

三十一

非惟失虜情而或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

董越言今無事之時正當飭厲在廷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倏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克滿塞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

又言古之金城即今蘭州相去河西一帶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存但不知其



地或以歸民或見有屯戍其歸於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亦可餼數馬較之饋運亦大有不同况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米泮亦難飛渡蘭州之故蹟具存或更有可耕處所宜令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此亦非無據也漢蠶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非其明效歟

不列新集下

三十三

丘濬言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議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

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餼之卒則有騰驥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本朝牧馬之制大畧如此

不列新集下

三十三

馬文昇言我太祖太宗四夷八蠻罔不來貢賜以采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賜酒飯甚爲菲薄每碟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多生冷而多不堪用酒多撓水而



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筋  
且朶顏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  
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

倪岳言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  
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兒加  
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  
邊患蓋綠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  
之地路道曠遠難於守禦是轄於榆林者若狐  
山寧塞安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  
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

六灼艾新集

三十四

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  
搶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百千里  
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蓄爲之  
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  
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  
謀而出去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  
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  
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  
又言涼營之兵素爲輕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  
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

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  
留鎮京師以壯根本

又言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  
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  
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  
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涉千里夫運  
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  
至也東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  
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  
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

六灼艾新集

三十五

卜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  
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  
空牒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  
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托者率占  
虛名而鬻而商賈費倍徙之利故官給日濫鹽  
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  
又言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  
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  
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  
久地形之險易不同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



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為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佯為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路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奮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為之一空邊陲為之末靖是非不然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舞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復除徼幸於萬一運糧遠

不灼艾新集下

三六

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虞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其功者謂之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國耳今若是將使戎狄兢至生心藩籬為之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果何有知誠

為無策

又言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以一民寸土皆受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而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為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隘而京師為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抹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又言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為

不灼艾新集下

三七

陞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緩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穴擣虛兵家之筭精銳盡吊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知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又言今總兵之官以至叅戎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此



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人浸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算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戡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榆

六初艾新集下

三六

林雖有貯兵而寧夏尚非所通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大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闔關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負夏寧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登

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諂諛幸進之徒也知宋用王德足以褫四夷之魂魄而非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宥其小過淮亦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乎乘銳趨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

六初艾新集下

三九

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又言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療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編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癘則罷遣而復於畝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己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合家咨怨蓋若於



巴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  
信示之以太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  
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間之日無窮則亦  
何所畏而不從乎

又言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  
悉為精兵况其生長村疇熟於採捕勁弩藥矢  
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  
兵荐罹饑饉延緩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  
採銀或販私茶以賈利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  
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

不物文

四十一

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  
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  
為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歛悉與蠲  
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  
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  
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興  
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濫及於無用之  
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  
為利便益可知矣

又言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

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  
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遣散罷兵而治  
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曹操屯兵許下  
時強敵四向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不暇然  
用秦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  
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  
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  
者知地利之博而可行民勞也

不物新集下

四十二

可行今日胡為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  
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官至漕  
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致關東  
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不減  
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  
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  
耀卿與晏為首焉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  
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祈津  
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  
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壹公



今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豈必令  
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并諸州衛地皆瀕河  
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  
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潼關之北數  
十里接連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  
派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  
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  
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  
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  
度地形接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

人物新集下

四十三

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  
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  
通無憚一時之勞而求久之利如是則不但  
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又言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流  
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  
之卒耻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  
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  
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  
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

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  
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  
吏之効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  
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  
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  
不能爲吾患也

又言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  
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勲業  
者或僅加其勲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

人物新集下

四十三

心知感者命皆出於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  
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  
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 朝廷而  
非潛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武穆一  
劍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表之賜熙然春  
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  
日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  
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機之  
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  
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



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而立邊功何由可成哉

又言守邊之要覘邏為善苟待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敢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之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待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

不約其新集下

四十四

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  
子謙言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發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急列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銳未發先以火藥爆杖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

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克動又以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死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鬪之方使之耳目慣熟步履輕健能知進

不約其新集下

四十五

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陣鹿角器具縱賊勢衆可以固守無虞  
李東陽言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遂少唐兵益壯今宜勅禁茶馬御史及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卹以一歲八萬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



之一端也

又言是錯言胡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今有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貨物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士卒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馬文昇言甘涼地方古胡虜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胡虜所居南則番戎所據若不分而離之使番虜相和不下數十餘萬而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

灼艾新集下

四六

方誠為西地之重也漢唐以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聚重兵故我

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事屬干城後正統初年虜酋朵兒只伯等為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虜酋孛來毛里孩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師未能勦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康前去截殺兵過蘭州迤北輕率寡謀被虜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

賊入於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為寧靖近日自成化二十年以來北虜知彼將不得人生蓄蕃息復往彼處侵擾者又數年矣不入則已入則必得厚利而去所在生畜搶掠殆盡而人口虜出者不可勝計官軍失事被降調者亦難悉數况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衛所罷困已極所以虜賊知我虛弱益肆猖獗而侵擾之心未嘗少已且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賊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能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

灼艾新集下

四七

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又言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戎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

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



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宿  
 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  
 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  
 木之厄今讐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  
 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  
 終不能充足原數矧軍衛軍士內府各衙門  
 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  
 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  
 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  
 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  
 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  
 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  
 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  
 分爲十二營不許別後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  
 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  
 恤尚以爲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  
 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  
 每名顧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糶賣  
 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  
 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

本朝新集下

四八

李傑言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鳴鞭即抵塞  
 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空繼且來如  
 焱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鹵獲而行  
 况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  
 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比虜之患何時弭乎  
 又言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  
 騎射馳突與虜爭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  
 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平俗即其豪傑而  
 使爲之師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  
 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  
 如是則人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  
 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  
 心望輶裘之群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萬也  
 馬文昇言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收併  
 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  
 累歲和番以資被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有十  
 四年土木之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  
 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  
 又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  
 有加而致其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

本朝新集下

四九



萬狀止靠月糧一石度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  
豐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况去春虜賊入寇將  
官恃勇損折軍士數人多畏怯少有戰心仰  
惟 祖宗朝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  
賞賚之用十分愛惜不肯輕費近因大同等處  
有警戶部在官銀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  
已用二十一萬有餘若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  
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過百萬兩 內藏之銀  
聞亦空虛較之 祖宗時十分不及一萬一虜  
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糴買糧草或犒賜軍士或

不列文集下

五十

遇災傷賑濟百姓俱於府藏關支此時未知從  
何而來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念虜寇之猖獗賴軍士之捍禦鼓舞人心  
必資賞賚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撙節愛惜不宜  
一毫妄費以備軍國緊急之用

又言照得順天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  
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  
邊有警其糧草馬匹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  
之民僭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其  
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

易州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 內府宣德  
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  
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  
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  
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  
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  
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蒼鬱便於燒採今  
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  
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  
日已告竭在易尤甚

不列文集下

五十一

丘濬言納言今通政司之職我

太祖高皇帝命魯秉政為通政司諭之曰壅蔽  
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  
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  
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為  
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  
以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  
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  
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  
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丘濬言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久而西於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行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八九十里若有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其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其所種之木必相去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駢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

不始其新集下

五十三

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為薪炭之用

丘濬言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為亂首以為天下先為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驥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

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亦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則禍亂之原塞矣

不始其新集下

五十三

丘濬言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於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為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六科衙門舊在磚城內尚寶司西永樂中災暫於午門外直房署事遂以至今

丘濬言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



屢經戰陳若京師之兵則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况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勲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戰者為之給薪水給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壞其首級以為已功是以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日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

六代新集下

五十四

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

薛瑄言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渾熙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事興之

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胄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閒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與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

六代新集下

五十五

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

章懋言昔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克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鹽以償費商人喜得厚利共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為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改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失利為害非輕伏望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



倪岳言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為成造而財力費於無用尤不可不量為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廠連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圖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誠 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寇盜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久弊生今計該司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木白硝黃牛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筋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萬八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

灼艾新集下

五十六

線水膠綿苧布絲絹紙劄等項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名外顧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尅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畧看過不能一一週悉况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多繡爛誠恐一時行軍卒難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末樂等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勾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

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 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為始減半成造誠為得宜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止仍將戊字庫原收軍器委管盤驗見數其間堪中者如法安置驪瞭不堪者揆定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於各庫會有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如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為有用矣

乙未夏六月

九沙山人萬表曰新集者新有集也灼艾集餘

灼艾新集下

五十七

集續集別集皆山人舊刻矣昔人云益人神智莫如書暑中病居長日無事時對南薰偶取几上未閱之書而閱之但覺聞見日新披玩忘倦復選錄成集遂名新集云

灼艾新集下卷終



困學纂言序

勺溪李公蒞政期年興學造士平賦節財貯粟捍災褒善瘴惡葺城池聯保甲飭鄉約諸所措注大都自純心實學出之故淪浹於吾民者如赤子樂有怙恃復即文靖李公祠構崇德書院而以克念揭諸堂冀多士希往哲達聖域也又

困學纂言 一

慮學者溺於藝文靡所裁正梓手錄困學纂言昭示規範余辱公與進得受而讀之首學問以啓其端而次以立志謂學必原於志也次以存心謂學當反諸心也精思思所學也實踐踐所學也謹言以默識此學也敬事以涵養此學也求師以正此學也取友以輔此學也繼

以作文讀書而附以舉業所以破俗學之弊以約於正學也由涖泗以及濂洛自往代以及

本朝九儒紳碩彥善行嘉言取其體驗於身心者彙選為篇入德之序作聖之基備於此矣竊謂公邃學卓識久稱於海內豈不能自立訓言垂於不朽乃心獨

困學纂言 一

遜避以困學自居纂已往已試者為鑑則公師善無常檢身不及之心益又可見若世儒操勝心浮氣以自是少有所得輒嘒嘒著作標立門戶及稽其言與行心與理猶縑素之不相侔焉視公寧無怍色耶先正李文達謂仕途中惟薛大理能以理學為務公兩治劇邑皆以



心學自泚而又推以泚人今觀是編撮  
衆論之精華翼聖學之宗旨約而不遺  
核而不雜質之河汾讀書錄當並傳無  
疑也或謂公大人司馬翁以豪傑之才  
而濟以聖賢之學屢為

國家建大功定大難偉然樹大臣師表公  
與仲氏見羅公恪承庭訓如兩程得於

困學纂言 九

三

大中兩蘇得於明允故其踐履純正造  
詣精深如此余於是益知公之學有本  
原云

隆慶庚午小春望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整飭薊州等處兵備山  
西按察司副使前工科給事中古肥張  
學顏誤

困學纂言序

勺溪李公之宰肥鄉也屏操切崇安養  
精神徹於閭閻德澤沾於黎庶猶慮逸  
居不可無教而教民當自士始乃建崇  
德書院為育士之地刻困學纂言以示  
之規繩徵予言為序予竊窺公之學真  
脩實詣不踰年而孚洽士庶蓋駸駸然

困學纂言 九

四

明著矣乃惓惓以困學為言豈徒為自  
抑哉公之教與學可默識矣夫人有此  
身則有家國天下之感感安能盡如吾  
意而動復不慎困從生焉學也者及求  
諸心以通乎其困者也人惟不知學可  
以通其困恣意冥行終身顛仆沉陷於  
汙淖之內而不自覺且或據以為安則



不反求諸心之過也夫人心本自廓然  
順適困學何為哉自受氣成形以來有  
我之私流注藏伏既深且久非苦心堅  
志湔刷蕩除百倍其功遽可語此世之  
學者或易言之倚靈明而憚檢束任怡  
愉而忘戒懼往往即其資質之近似意  
見之彷彿者以為道在是矣而不知力

困學纂言

序

三

去其有我之私精研乎天理之當視困  
學之功若有所不屑者及其礙於動也  
則又借閑曠無累之說以自文而叩其  
中未必真能灑然自得祇以自欺而已  
此勺溪公之所深憂而困學纂言所由  
刻也學者誠知學問之必不可已而其  
要莫先於立志奮然欲自立於宇宙之

中而不為碌碌私狹之習見小其身則  
所以進德脩業自有階次可循如編中  
所云者不驚於高遠不流之因循道其  
庶幾矣乎易曰困德之辨也孟氏有云  
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夫惟困衡而作  
其志則天德昭晰而不迷於悔吝之途  
此纂困學之意也予顛昧非知學者然

困學纂言

序

六

矢志潛脩一念耿耿不敢渝讀是編深  
有當於心者敬以發公纂言之意竊願  
與友朋共勉而勿甘於民下云  
隆慶庚午十一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直隸蘇州府事  
永年蔡國熙序



困學纂言序

嘗聞之先正云天下有道則人尚行天下無道則人尚言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矯偽之風行焉則所尚誠偽之間非獨一身之脩否攸係寔天下之治亂所關也可不慎與予自結髮操翰即學為古文詞蓋馳騁於楊馬漢魏之

困學纂言

一

七

間者亦已數年既聞父師之訓乃反而求之身心性資未訥不能為高論以飾聽聞凡言之未能行者尤赧然不敢出諸口也乃取朱子所編宋名臣言行錄與濂洛關閩諸君子之言伏而誦之見其所行皆篤實可為法程所言皆精切不務玄遠以為士君子之言行必當如

此乃為無愧於心而不負所學寔孜孜焉未嘗一日敢去於心故凡一言有所警省有所感觸可資進脩以為身心之益者必取而識之以自鞭勉蓋非敢謂能之亦區區願學之私不容已耳而積累之久不覺盈帙乃茲叨尹肥鄉聽政之暇日與諸士相規益此方士習端朴

困學纂言

一

八

尚有李文靖公之遺風亦安予之朴不以為陋也因出此與諸士共勉之復為稍加類次近代理學精切之言亦以附焉蓋詞雖分析而編有倫次義寔貫通雖上達精微之理未之敢及下學切要之功或無以易於此矣倘知學問之不可已志立心存而精思以實踐謹於言



事之際求之師友之間不徒空言以欺人而自欺其心則其篤實光輝自有不容掩者讀書作文特其游藝之餘事耳願與諸士共勉之

隆慶庚午陽月上泮之吉

賜進士文林郎知肥鄉縣事豐城李枋書於崇德書院之克念堂

困學纂言序

困學纂言者何纂有益於身心之格言也云困學者何學興於困也夫學不力不沉不沉不悟天將旦而故昧學求通而故塞此實脩也予不意今之時有為古人之學如李子者哉古之為學者一今之為學者三古人之學自物理心意一身而達之家國天下有綱目次第勿助勿忘譬諸蜀錦刷絲無類密而有條庶能以成其黼黻之章今也不然談道者徒蔓枝葉與心相違學古者糟粕歐蘇無裨經濟甚者人累科舉剽竊以為能而文何有於古人為學之次第三者淪胥以非無惑矣李子幼醇敏年二十



賦七難上下數千百言機舂較奔根極至道乃澡淪塵氛究情學問其志之所立心之所存的然以聖賢爲歸夜思而夙踐言動不苟又以取正於師友之間故讀書有當於心者輒推而識之彙粹成編分爲六卷列爲十二目言人人殊各有區蓋與斯道斯學相華實而不雜

困學錄言

序

十二

切近痛快使人興起學者先讀首一卷見得人而不學是謂虛生志焉未立於學何有將必猛然省悟銳然嚮往舉天下更無可尚之物乘其夜氣清明互相參驗內而心思外而言行有所歸宿釋茲在茲以至親師取友皆其所不容已者矣夫學問得力心志不岐根本既固

英華從生爲古文可也今文亦可也得其一而三者皆舉之矣嗟乎李子其實脩者乎夫實脩之學於用力爲難如赴國然道不可假程不可越跬步未前難以語至故衆人鮮從事焉不知聖人生知猶用學知之功吾人學知則當用困知之功是以古之聖賢盤盂几杖莫不

困學錄言

序

十二

有銘警誦工歌朝夕警戒十五年學恭而安二十年斷色欲以豆記念毫無假借於其間非實脩其誰能之是編也昔嘗梓於肥鄉予得之最先以示家塾傳錄弗能休適李子來按楚鄆人士相率覬請乃得復梓於鄆予爲序其顛末如此李子政尚體要期會簿書罔以繩下



專務以德化民志欲復古唐虞三代之  
治觀其所以治邑與今日之按楚者皆  
實踐也彼一登仕版縱其所嗜色授魂  
與豈皆未讀是書乎

萬曆甲戌夏六月朔日

賜進士承德郎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主

事德安劉伯生撰

困學纂言

序

十三

困學纂言目錄

卷之一

學問 立志

卷之二

存心 精思

卷之三

實踐

卷之四

謹言 敬事 求師 取友

困學纂言 目錄一

卷之五

讀書 作文

卷之六

舉業附



困學纂言卷之一

豐城李拭纂

學問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禮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龜山先生語羅仲素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

困學纂言 卷之一

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彷彿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

學不聞道猶不學也

白沙先生曰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涵養中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畏者大雖有聞於世亦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大矣

晦菴先生曰今人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

橫渠先生曰以血氣為義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

困學纂言 卷之一

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為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玷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



皆瞻仰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困學纂言

卷之二

三

張寇布衣交也寇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怒雖貴不改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寇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張子韶曰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為利害不止及其一身吁可畏也然士夫孰不自以為正柰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似執而不化遂為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教之以正如曲禮言幼子常視母誑亦此

理也漢景帝器錯教用術數宜其亦不免也

明道先生曰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自長而不見異物故多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縱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湏人欲皆盡然尚以此變乘鑿銷鑠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

豫章先生曰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道之

於民而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於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

白沙先生曰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濃血聚一大塊骨頭耳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



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

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

諸葛武侯戒子言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

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

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

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龜山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

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

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

可勝紀人所資以為學者必易於古然其間千數

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

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

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

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夫學者不

可不察之也

海菴先生曰聖人教人為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

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

是正當學問

陽明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

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

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

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

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

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

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

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白沙先生曰學止於誇多鬪靡而不知其性為何物

變化氣質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

禽獸者幾希矣

陽明先生曰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

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為一種似是



而非之學堯紉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目前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象山先生曰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言斷之曰勝心

莊渠遺書曰講學者衆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憂何也講而不學者衆也是以講為學者也行必顧言義必勝利亦嘗省其私乎願以聖門訥言敏行為主

晦菴先生曰有一項人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又曰大抵今日之弊務誦學者多關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

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又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底事

伊川先生曰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咲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陽明先生曰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鳥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立志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朱子曰為學須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上蔡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木植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內學錄言

卷之一

九

綱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朱子曰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已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

義要作貴人而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是寃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

人一躡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

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上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白沙先生曰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

內學錄言

卷之一

十一

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浮屠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漢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何如歲月固不待人也

學問者須志於大如何伊川先生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明道先生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  
陽明先生曰自喜於一節者不足以進於全德之地  
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

又曰夫又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  
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  
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  
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  
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

象山先生曰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

困學纂言

卷之二

十一

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  
所能為哉必也豪傑之士胡文因舉晦翁語云豪  
傑而不聖人者有矣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  
生曰是

又曰要當軒昂奮發莫恇地沉埋在卑隨凡下處  
又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  
却要為小兒態惜哉

又曰病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  
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麼

明道先生曰人少長須激昂自進

白沙先生曰後生所急者何所畏者何轉瞬之間二  
十四十至矣不自激昂不自鞭策他日伎倆又似  
拙者耳

又曰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  
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  
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  
自棄也

困學纂言

卷之二

十二

明道先生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朱子曰直湏抖擻精神莫要屯鈍如救火治病豈可  
悠悠歲月悠悠於學者最有病

薛文清公曰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懈惰而  
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  
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象山先生曰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陽明先生曰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既  
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壁夏



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美惡告之也

朱子曰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用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

陽明先生曰志氣之帥也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

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毫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一有私欲只責此志不立即便退聽

明道先生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伊川先生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志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上蔡先生曰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惟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頃是百天竿頭更進步始得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

范希文嘗語客曰某備學時最為貪食與劉其同上

長白山僧舍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齧十數莖漿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嚼之如此者三年

橫渠先生蚤年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及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求於外



葉異學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精潔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康節先生獨築室於百源之上時李丞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文往質之挺之去為河陽司戶曹康節

困學纂言

卷之二

三

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戎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者

安定胡先生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土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忠宣公純仁娶天章閣待制王質之女公既娶為學益篤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遇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

寢一舉登進士乙科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

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或問張子韶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衾不備

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

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

此豈無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

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耻盡喪工夫安在

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為貧困奪了於此

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寬大死生禍福窮

困學纂言

卷之二

六

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者耶此士所合為者

或問上蔡先生曰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

不進者何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

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

伊川先生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

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象山先生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已能

之心子新為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



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  
新惟恐人以其失為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  
有以律夫氣質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瑞  
但不能進學可憂耳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  
地須發揚車前不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  
發揚

白沙先生曰明道先生云立志不可不遠且大然於  
天下之事亦須量力為之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  
重鮮不敗事此語可玩味

困學纂言

卷之二

十一

困學纂言卷之二終

困學纂言卷之二

豐城李枳纂

存心

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朱子曰為學第一工夫立心為本心存則讀書窮理  
躬行實踐皆自此進

躬行實踐皆自此進

困學纂言

卷之二

呂好行三回至

延平先生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  
之念自不作矣

朱子曰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  
流出

流出

又曰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  
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

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

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巽之請問橫渠先生曰

此非甚難悞設以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

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大抵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從此上面做去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又曰此事全在當人自家着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為科舉所累也

張子曰且說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陽明先生謂學者曰為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陽明先生曰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白沙先生曰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獲

困學纂言

卷之二

二

三

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朱子曰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朱子曰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困學纂言

卷之二

三

陽明先生嘗謂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伯淳在潭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先生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



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伯淳嘗云獵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獵不覺有喜心果知未也

朱子自言小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

致志此心不以義理養之未免天津橋看弄胡猴又去西川看競渡也

程子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又如置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

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

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上頭儘有商量

問思慮紛擾朱子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

下工夫處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

陽明先生曰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者不學也又曰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誘者其

中日陋

人不可一時不精明如舉動言語應事接物當疾而徐當徐而疾皆不精明之過也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纔惰慢便心事散亂精神昏惰書愈難讀理愈難窮矣

胡敬齋曰心定則理明心躁則理昏今躁急之人便無才是心亂也

又曰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因之以不存而理亦昏矣

問人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伊川先生曰安有



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  
中其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  
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陸子曰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  
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  
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朱子曰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  
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  
各得其理而已

困學纂言

卷之三

六

又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  
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不放逸耳

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  
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  
身由只是俗事

朱子曰雖或紛擾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  
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  
省勿令昏惰耳

又曰學者當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

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  
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  
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  
終不足以達道

胡敬齋曰心常有所事則雜念不生故程子以必有  
事焉而勿正為主一若正則反生事心反不寧勿  
助乃本心存處天理妙處故程子以為與鳶飛魚  
躍同一活潑潑也

困學纂言

卷之三

二

又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  
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又曰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  
其粗厲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亦易純也

又曰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入蓋人心只  
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  
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張子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  
可得也



胡敬齋曰人心要深沉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可以為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薛文清公曰愈收斂愈克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朱子曰涵養持守之義則臨事愈益精明

張子曰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矢者只為心生若熟後

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畧

困學錄言

卷之二

六

畧

陸子曰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初學者能完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

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謝顯道習業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

言語故其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延平先生曰侗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

只說文學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侗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

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又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又用力於此庶

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陽明先生曰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工前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

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

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須知有得力處諸友亦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又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也體認物理稽諸

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源委也於是渙然自

然



信曰作聖人之功其在茲乎

朱子曰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  
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  
道理既出心下愈明淨矣

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  
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  
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延平先生曰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

困學纂言

卷之二

十一

病可於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時如何便如此就偏  
着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統遇事便不同如何陽明先生  
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  
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  
亦定

朱子答吳伯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回是靜中欠却  
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  
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

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實用功  
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上蔡先生曰非事  
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  
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  
者少故多着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  
邊

陽明先生曰精神道德言動太宰收斂為主發散是  
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困學纂言

卷之三

十二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朱子曰此亦好但不專  
在靜處做工夫動時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要是處  
處着力若動若靜皆當存此

朱子曰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  
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  
夫之所不至者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  
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  
審易為着力

又曰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



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

陽明先生曰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

察

胡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朱子曰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

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

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無時而

不存

又曰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却

因學錄言

卷之二

三

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

者也

程子曰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

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

始相離而所謂莊敬齋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

養得熟程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

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

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又則自熟

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

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

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

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

事思敬正謂此耳

朱子曰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曰敬

則德聚不敬則散了

又曰伊洛拈出敬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

因學錄言

卷之二

三

只於此處着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胡敬齋曰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惕然

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

然精神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

此做根本凡事都靠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又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

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

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薛文清公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為善疊疊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悞無立玩愒歲月悠悠無成矣

胡敬齋曰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陽明先生曰今人

困學纂言

卷之二

四

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

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有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明道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

困學纂言

卷之二

五

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妨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又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



良能原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  
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  
而樂亦不思不能守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  
否上蔡先生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  
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上蔡先生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  
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  
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

目錄卷之三

卷之三

十六

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為  
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  
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  
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  
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檢  
點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  
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子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徹

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  
猶佛所謂從心中流出今人一唱一喏不從心中  
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下知味便是不  
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子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  
便是識痛癢

謝子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  
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

目錄卷之三

卷之三

十七

已為本克已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  
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問合視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謝  
子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言  
動猶可以有禮文視聽有甚禮以斯視以斯聽自  
然合禮合這箇理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  
也只是一箇敬字

朱子曰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  
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



白沙先生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纔覺退便是進也纔覺病便是藥也

朱子曰九日用之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

陽明先生曰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又曰悔是去病的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又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

困學纂言 卷之三 六一

何益徒放心耳  
朱子曰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所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泥木矣

### 精思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伊川先生曰學原於思善思便進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張子曰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只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又曰學者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

困學纂言 卷之三 六一  
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問學何以有覺悟處程子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后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

張子曰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明道先生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

隅

龜山先生曰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



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

張子曰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學處也無則未嘗思慮采也

白沙先生曰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一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

困學錄言

卷之三

三

亦只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序而進漸到至處耳

朱子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

又曰延平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做去真是不同

又曰為學之初且須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

又曰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

得

延平先生曰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陸子曰吾初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必不肯安必要求其實而後已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二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搗麈取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

困學錄言

卷之三

三

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陸子曰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昏要窮到極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伊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



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強思亦不通也或問  
思一事或及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專怎生  
解及別事

朱子曰思索義理到紛亂窒礙處須是一切掃去放  
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  
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  
如此非虛語也

伊川先生曰思曰磨磨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  
文後稍引動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又自明

困學纂言 卷之二

三十一

快

餘參錄管子云思之入重思之思之不得鬼  
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  
云孔丘墨翟晝日諷誦書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  
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  
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  
之也魏伯陽參同契云千周蔡彬彬兮萬遍將可  
觀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讀書求通如此寧  
有弗得者乎

程子曰欲知得與不得須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  
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  
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又曰太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  
者皆非自得也

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  
義理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

困學纂言 卷之二

三十一

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  
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  
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  
神乎

困學纂言卷之二終



困學纂言卷之三

豐城李栻纂

實踐

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尊

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

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陸子曰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

困學纂言

卷之三

七

伊川先生曰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

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韓璣乞言元城劉公提獎數四而曰唯在力行而已

董生不云乎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二者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古人云說得一

夫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故以

行為貴

薛文清公曰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余謂為學亦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朱子曰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脚踏實地為有進步處

耳

朱子曰又有一種切已病痛日用工夫只在當人著

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

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

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掇向自己分上著

力不當更着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

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着言語形容

此病更着言語贊嘆此藥也今將實踐履事却作

困學纂言

卷之三

二

巳

閑言語說了意在於說而不在于行此恐不惟無

益而又及有害也

又曰其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

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

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

理會便自見得

又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

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

者自著



又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  
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  
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  
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  
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  
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  
進通達不可量矣

陸子曰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說閑話所指  
人病即是實病

困學纂言

卷之三

三

薛文清公曰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  
安皆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  
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  
狂也

上蔡先生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  
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求自家安  
利處便是

朱子曰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  
平日所講相似否就此痛着功夫方庶幾有益

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先生曰不過切  
己自反改過遷善

陸子曰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  
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毫方得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  
子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  
他道就上而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  
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却便倒樹木有根雖  
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

困學纂言

卷之三

四

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  
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  
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  
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  
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  
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



切問近思者也子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  
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  
受用事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  
却去歪裏喫也

陸子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  
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  
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張子韶曰為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  
好名之心方是為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困學錄言

卷之三

五

薛文清公曰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又曰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  
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既有先後次序今之  
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  
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特  
夏一言一事却摠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將心  
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延平先生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  
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  
未足道也

薛文清公曰為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  
耳

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  
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  
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困學錄言

卷之三

六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福當矯  
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  
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又則氣質變矣

又曰變化氣質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  
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惜怒憂惶失措者到此  
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王文正公常語人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  
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賈內翰點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內翰  
謁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



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  
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伊川先生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  
無誠處

薛文清公曰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  
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夫

又曰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  
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誠矣

元城劉公曰某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胡理  
困學纂言 卷之三

沉吟良久曰誠之一字處禍處福無非安樂公曰  
此便是安樂法也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  
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為有這軀殼故  
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某自從十五歲以  
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  
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子試觸類求之直  
是無窮某以此杜門不與時事極快活其樂無窮  
任恁生也動某不得定也定也

元城劉公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體

無欹側有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  
毅雖家居無惰容子弟進見侍側肅如也其孝悌  
忠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  
勉強而行之窮經樂道至老不衰

司馬溫公自始立朝至於為相上則為人主之所信  
下則為海內之所安至於遐陬外夷聞其名者莫  
不心慕而誠歸之求其所以為之者而不可得蘇  
子瞻嘗載公語是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則傳所謂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公實有  
焉

司馬溫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  
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臭誠心自然天  
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  
法其儉有不善曰吾君實得無知之乎

明道先生為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  
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為空文  
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為政



視民如子惓惓教愛出於至誠與利除害所欲必得故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哇咻峭整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

困學錄言 卷之三 九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覆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其所措置規模闊大高遠外視如甚畧已而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為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及於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

以稱之者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几拜手告於天夜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困學錄言 卷之三

李文靖公肥鄉人博涉文史識大體內行脩謹居位謹密門無私謂公府視事之暇多危坐終日未嘗跛倚其嚴重溫雅公忠直諫近代之賢相也

白沙先生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

張子韶曰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



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為言

汪彥章云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榮惡辱之心則同縉紳謂市道為可羞將以名節勝之耳學問所以求為名節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棄名節而竊學問文章之稱是猶立糞土為墻屋以丹堊飾之而遊居寢卧其下其不為覆壓則幸而已矣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困學纂言 卷之三 二

豫章先生曰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

文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白沙先生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為先張無垢先生曰操守欲

正器苟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明道先生曰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為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

范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人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困學纂言 卷之三 三

龜山先生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弃矣

薛文清公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又曰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也

筆疇云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君子立心未有不處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



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夫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為欲制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國學集言

卷之三

十一

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詔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

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國學集言

卷之三

古

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杜祁公衍嘗謂門生日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於偽

伊川先生曰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省心雜言云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



晁氏客語云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  
明以鬪尊為寬大昏失之矣

鶴林玉露云上蔡先生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  
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朱文公曰  
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  
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  
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  
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鷲惟  
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困學纂言

卷之二

十五

上蔡先生曰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謀不得吾平  
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  
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  
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  
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節二十  
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  
身俟時無為造物者所唯世以為名言

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

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予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貧  
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  
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薛文清公曰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  
達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  
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  
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  
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

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  
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  
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  
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

陸子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上  
事又却只是放過恣知名利如錦覆履寧使人貪  
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



貴相周恭叔才識高明初言亦甚好後來只緣累  
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  
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  
云為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  
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  
何處無魚羹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  
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  
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傲昂便不到得墜墮嘗  
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  
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  
求不得何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無  
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天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  
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  
真可謂大丈夫矣

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  
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

汪信民嘗言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  
節嘆賞

鶴林玉露云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  
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  
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  
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  
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  
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  
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延平先生曰吾人大率坐此窳窳百事驅遣不行唯  
於稍易處處之為庶幾爾其居村凡坐一無所為  
亦以遇事窘寒處多毋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  
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

朱子曰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  
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  
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  
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



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薛氏質疑曰嘗自驗之事理思不起而夜得之神清也語不靈而夢靈靜而通也作文強則不就就亦不佳神昏也閑暇有覺叢冗則失照神罷也求義不通而忽自悟者神復也故君子之學養神而已神得其養神之所存德也神之所成業也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瀆史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間有子弟

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

柳玘家訓曰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備身不得不為學不得不堅又曰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孝悌為基恭默為本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窮與富不並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攘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情前經而不耻論當世以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頹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尚優游耽嗜麴蘖以嚙盃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聒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鮮有存者



范魯公質誠子孫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  
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  
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  
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  
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與茅鴟宜  
勉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禮垂名教  
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  
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克險類古今傾  
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

困學纂言

卷之三

三十一

謹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  
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怒從易生風波當時起  
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  
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遽蔭與  
咸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  
陷刑制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  
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  
還爲識者鄙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故飲食必

慎節字畫必指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  
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  
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  
凡此十四事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坐隅朝夕視爲  
警言

困學纂言

卷之三

三十一

困學纂言卷之三終



困學纂言卷之四

豐城李斌纂

謹言

易曰言者天下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與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美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陽明先生曰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困學纂言

卷之四

謝子曰聽其言也屬須是有力其尋常纔覺心不在

時語便無力

明道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邵伯溫曰子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

弄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

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

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

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

公神道之碑亦曰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  
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二云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  
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

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  
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

白沙先生曰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  
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

今未須說聖賢且如一人到面前動作粗疎言語

困學纂言

卷之四

無序縱有甚誠意亦不能入人此是氣象不好若

舉止從容言語簡重雖無甚誠意動人人亦不敢

輕他此便是氣象好然人拘於稟賦不同或有正

當好人與人交接不問生熟吐肝膽與之言開心

見誠人反不信他以為謗已此則失於無序若能

克去辯急為和緩變激烈為和平則大有功亦遠

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人語言緊急實是氣不定否伊川先生曰此亦當習

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去氣質變



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伊川先生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便說得明白若是生底事便說得差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延平先生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得之學者譬如

困學錄言

卷一百

三

鸚鵡學人語不學者則不能耳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否伊川先生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志恩背義欲傾已慶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晁氏客語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減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

省心雜言云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為君子

郝寬因問伊川謂末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陳忠肅公確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

困學錄言

卷之四

四

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筆疇云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最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薛文清公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必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焚燄亦安

又曰必言沉默最妙

又曰慎言其餘深有味

又曰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又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象山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着落處若無謂閑說話

是謂不敬

晁氏客語云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

困學纂言

卷之四

五

司馬溫公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

為子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張子曰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

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薛文清公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

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

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陳忠肅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感者見子

孫輩未嘗不正衣別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

是實否公退而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

何為有此問也

薛文清公曰心口如一為忠信心口不如一非忠信

也

陽明先生警學者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

學者於道如管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

吾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

困學纂言 卷之四 六一

忽非笑之意不知有道者從旁視之方為之竦息

汗顏者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畧無自覺斯亦可

哀也已又曰議論欠簡切又不能虚心平氣此是

吾儕通患



敬事

孔子曰事思敬

又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薛文清公曰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

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朱子曰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

薛文清公曰一毫省察之不至即處事失宜而悔吝

隨之不可不慎

陽明先生曰天下事雖萬變又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

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

延平先生曰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

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

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薛文清公曰常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必

錯矣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

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延平先生曰事雖紛紛還須我處置

朱子曰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

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

之是非久而自定時下須是我者無歎

或問天下多事如何見得是處上蔡先生曰窮理便

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朱子曰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

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

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朱子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

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

道理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象山先生常言之

伊川先生曰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

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明道先生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

錯矣



便是不善處也

朱子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且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為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贏馬亦為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陽明先生曰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

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入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也

龜山先生曰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或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陽明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延平先生曰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諉貫此病可於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就道理矣

伊川先生曰人莫不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戾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

薛文清公曰處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常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為所累矣

明道先生曰人之遇事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其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意思不得每理會



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須滯滯泥泥子淵却不如此過了便了無疑滯

伊川先生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薛文清公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或問張子韶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

因學集言 卷之四 一一 明

其識耶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次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何如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張子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求師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伊川先生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陸子曰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又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

縱慾

因學集言 卷之四 一一 明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韓文公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



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陽明先生曰今之習藝者有師業舉者有師至於性分之未明則不肯以從師夫技藝之不習不過無

困學纂言 卷之四

養生之術舉業之不習不過失進身之階耳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何哉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

之方也  
崇陽呂公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

困學纂言 卷四

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兩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別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教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

困學纂言 卷之四

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年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大夫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黃山谷謂王子飛云陳履常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收首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

四八七



侯師聖云朱公挾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將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三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耶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之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困學錄言

卷之四

十一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取友

孔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無友不如己者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尹和靖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困學錄言

卷之四

十一

張子曰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論多識前言往行以育其德

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明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着則一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呂榮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明道先生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陽明先生曰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張子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下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

困學纂言 卷之四

不知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

朋朋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歟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或問獨學無友當何如張子韶曰讀古人書不可作死法看如此則便是益友

張子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

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疑神靜慮如目擊二

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程子曰面前徑路須放展拓方可容人往來不然自己亦無容身之地矣

薛文清公曰接人大宜含弘如行曠野方有展足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白沙先生曰待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

筆疇云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於上人之心中者類乎狂有輕人上人之心中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

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惟念慮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也

邵康節先生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



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薛文清公曰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

或問不幸與小人處如何張子韶曰常自檢點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麤礪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

困學錄言

卷之四

七九

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校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友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

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為小人

不待以誠邪

晁氏客語云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別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困學錄言

卷之四

八

困學錄言卷之四終



困學纂言卷之五

豐城李栻纂

讀書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明道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者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

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困學纂言 卷之五

朱子曰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

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

有懈也其何可廢

又曰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讀書已

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

然聖人教人須要讀書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

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他是會經過來

尹焞初到問為學之方伊川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

是讀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

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

人言語玩味入心記着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伯溫問學者何如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

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親求於論語將諸

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

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

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等氣象

黃山谷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

困學纂言 卷之五

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張子曰學者苟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

外叩之空空亦可耻矣蓋學經所以正吾心觀史

所以行吾決安可視為不急之務故前輩謂久不

以古今權概曾次試引鏡自觀面目必可憎對人

亦語言無味正此謂也

顏氏家訓曰讀書學問本欲開明心目利於行耳未

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

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



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  
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  
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為  
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恠者欲其觀古  
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  
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  
心屈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藹然沮喪  
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  
彊毅正直出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

困學錄言

卷之五

三一

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去其太甚學  
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  
俗吏所甚唾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  
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  
鷓鴣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  
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  
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  
已與古人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

萊鮮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  
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  
欲求古人之心先求吾心迺可見古人之心此論  
最好真讀書之法也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  
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  
在朱子曰此乃是不求於身而專求之於書故應  
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  
之間無非道書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

困學錄言

卷之五

四

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陸子曰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潔淨然後令他奮發植  
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  
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  
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朱子曰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  
又曰聖人言語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  
又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又曰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



薛文清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

又曰將聖賢言語只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白以先生曰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

程子曰今人多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

困學纂言

卷之五

五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

龜山先生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朱子曰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已今人讀書只

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陸子曰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為是只是孩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

明道先生嘗教門人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伊川先生曰解義理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失人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陽明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到看得

困學纂言

卷之五

六

多解得去只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工夫明不得行不去便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白以先生曰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滯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



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張子曰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

陸子曰開卷之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誥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

困學纂言

卷之五

七十一

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脩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時矣

龜山先生語羅仲素云某常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

陸子曰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餒之自然有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薛文清公曰讀書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涸之頻數則必濁允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朱子曰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官令其平易廣濶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狹

困學纂言

卷之五

八十一

隘無處着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變化氣質底道理

薛文清公曰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褊急粗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烏足以得其妙乎朱子曰讀書須子細心粗性急終不濟事

張子曰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謂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



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朱子曰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沈濫而無精切之功其病一也又曰嚴立課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得不可求欲速之功

又曰讀書要玩味

又曰讀書須讀到不恡舍處方見得真味

又曰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先

須熟讀使其言若出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若

出吾之心

又曰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

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

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

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

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

呂榮陽公入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安定先生實主學

與黃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

二十六歲為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

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

讀子書每授三百遍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

呂榮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

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朱子曰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

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

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方寸之間頃刻之際

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

司馬文正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

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為某言學者讀書必能自

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

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惟見

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

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塵史云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

難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子京說手抄文選三



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為學太率如此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弊為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筆習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誦其文思其義所得者多矣

張子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

明學集言

卷之五

十一

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朱子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張子曰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得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申鑿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畏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

理

黃山谷答王觀復書云所示詩文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爾以此知讀書雖貴博然博而不精亦無益也

陸子曰後生看經書須着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繆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明學集言

卷之五

十一

龜山先生曰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是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程子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



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呂居仁云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讀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

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又曰六經之書浩博而難窮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

書如無詩學者莫若精意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皆可觸類而知矣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始終治亂當何如是亦學也

伊川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象山先生曰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非處優游涵泳自得力若能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

### 卷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宵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

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自以為得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



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畧云今徇東夷朝夜郎  
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

張子韶曰九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  
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又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於育中則  
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又曰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  
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

明學纂言

卷之五

十五

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  
是數者雜然列於育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  
稻也醞釀既久則九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  
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作文

易曰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徐鶴山云讀書而不作文無思議所讀者煨燼糟粕

耳作文而不讀書無源委所作者潢池汗潦耳

陸子曰文章要以理為主

朱子曰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

然

顏之推云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胸氣調為筋骨事義

明學纂言

卷之五

十六

為皮膚華麗為冠冕

蕭統云文章當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

葛常之曰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

絕海往見留一月東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

雖百家之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

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

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

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

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



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諸紳

陳同甫云大凡文論不必作好言語意與理勝文章自然超衆

皇甫湜云文意新則異於常詞高則出於衆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自然也

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呂東萊曰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朱子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此天下之至文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可見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

蘇子曰昔之善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

為工也

張子韶曰凡為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為高勝韓愈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天下之氣此衆人所不及也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山谷謂洪駒父云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克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擅子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學範云學者須熟看四大家文字體式然後徧考古



人用意下句處

朱子云人做文章若仔細看得一般文精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有相似處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仔細少間却不得用

呂本中曰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皆不可不知也

國學集言

卷之五

五

又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畧可見至於一唱三嘆有遺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

又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誦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語言者也

又曰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

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又曰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又曰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又曰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為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等則須審己才分不可勉強作也如秦少

國學集言

卷之五

五

游之才終身從東坡步驟次第止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又曰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朱子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精密

又曰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如何作文

又曰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



居嘗誦習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文章紆徐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為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朱子曰東坡文說得透如人會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二蘇文字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

呂本中曰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

困學纂言

卷之五

三

字彙需無吝嗇處

朱子曰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又曰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却是遺頭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

又曰東坡之言吾之為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

學範云古人文字規模間架聲音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

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意思不能活發發地豈人也哉此須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務要得他好處則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捭闔一莖草可以化作丈六金身以自得之學難以筆舌傳也

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之已披洛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

困學纂言

卷之五

三

作生活也

張融云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夫文豈有常體但當以有體為常大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困遁寄人籬下

李塗云做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輕清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茂禽獸昆蟲之飛躍游乎重濁渣滓之中莫覺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筆為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是非其人



合當如何書某句合當如何下某段當前某段當後如妍醜之在鑑低昂之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進而至於聖賢之文可也今之作文動輒先立主意如經論賦策不知私意偏見不足以包盡天下之道理及主意有阨不通則又勉強遷就求以自伸其說若是者皆時文之陋習也不可不戒東坡云吾文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行乎其所以當行止乎其所以不得止

國朝文獻通考

卷之三

三

四

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

顏之推云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朱子曰有典則方是文章

王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嘆未如使人肅然生敬

龜山先生曰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蓋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徐仲車曰凡為人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眾超羣

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國朝文獻通考

卷之三

三

好

學範云作文莫要於養氣養氣之法宜澄心靜慮以此境此事此人此物默存於胸中使之融化與吾心為一則此氣油然自生當有樂處文思自然流動充滿而不可遏矣切不可輕意作文氣不能養而作之則昏而不可用所出之言皆浮詞客氣非文也文之變化無方當以此例挂之

又云將題目熟涵泳之使胸中融化消釋盡將題目粗語掃去取其精爽微妙之意作為文章超出



題外而不離題中此作文之極功也

徐鶴山曰禪機在本子上圓覺在腔子裏題目在本子上文章在腔子裏

學範云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

正在工夫勤惰間耳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幾時時舉揚工夫一也

呂本中云作文必要有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

東萊曰須做過人工夫方解作過人文字如何操筆

困學纂言 卷之五

五

便會做好文字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歐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

云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

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

者疵病不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公以其嘗試

者告人故尤有味

孫元忠學士嘗問歐陽公為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

有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出也

蘇子曰文章之妙自熟中出

歐陽叔云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蓋看多則

得做多則熟商量多則當

穎濱云有一題目必有一篇好文字在只是人思量

不到

朱子曰文字自有穩當字只是作者思之不精

學範云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

所劣往往舍難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作詩自

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

李方叔曰為文不可率易恐慣了人不見工夫處

困學纂言 卷之五

五

呂本中曰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

自出

徐鶴山曰夜坐令人氣清靜思令人文精三復不言

而自願再書不竄而自更當其欣然有得不敢自

是正之於師質乏於友必有大過人者

陸子曰大凡文字不厭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方能

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恒不能多改昔歐公作一小

簡反復改之有改至八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

其不苟如此宜其傳之遠也推之凡事皆然蓋非



止作文一事而已

呂榮陽云歐陽文忠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案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夫皆傳寫諷誦唯觀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跡也

曲洧舊聞云古語曰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竄

困學錄

卷之五

三

易句字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處也讀歐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斷削工夫及見其草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步良有以也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呂本中曰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

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陳后山云善為文章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於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朱子云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是本來底筆路則要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

徐鶴山曰有蘊藉則優長有法制則嚴整有氣勢則

困學錄

卷之五

三

跌宕有血脉則貫通有步驟則馳騁有風致則俊逸

呂居仁曰文字貴曲折斡旋

又曰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處及接處

小說載盧携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



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  
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  
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  
豐縟乃道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  
大年宋宣獻宋荅公胡武平所撰制誥皆婉美淳  
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  
文章王安國嘗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  
國所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

困學纂言卷之五終

困學纂言卷之六

豐城李枋纂

舉業附

或問為學以親故不免舉業之累陽明先生曰以親  
之故而舉業為累於學則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  
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為學之志不真  
切耳

陽明先生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  
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

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  
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  
志雖不習舉業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  
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  
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  
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

又曰謂學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  
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  
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



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薛氏質疑曰伊川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是亦引進之意後人由是遂分德業舉業為二矣夫誦書作文業舉之事也存心養性為學之功也存養工夫須臾弗離可以十日已乎書與文皆心性之言也誦與作亦心性之為之也然則離心性既無舉業又安有德業者哉溺之者不過忘

困學集言 卷六

二

本以逐末耳舉業者能存其心以誦以作不以功利枯其性業斯學矣為學者毋厭煩難誦中習存作中習養書且易明文亦易精學斯業矣

作時義以發揮義理為主蓋義理明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此固開科取士之意也且發揮義理得出文字自佳故大家手筆不為纖巧之體而自宏富不為奇怪之詞而自華麗音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典暢之內不善作文者不務說理而惟求奧於文彩詞句之間則陋矣然文雖主於說理而其間

固有自然體則不可易者有開必有闔有抑必有揚首尾要照應輕重要稱停錯綜斟酌在相題而施之學者求通於理而能準則以成文其有不中主司之求而稱國家之用者鮮矣

四書五經之言皆聖賢心學所在我之心即千古聖賢之心我於聖賢之言一一體會於心想其光景翫其趣味務得其所以然之故久之而義理通融充然有自得之學他日題目到手寫出胸中真味主司見之自當刮目萬選而萬中矣今未看書先

困學集言 卷六

三

將一切不根時文主意破題堆積盈案以求強解攬貼鑽研立說豈得本原况未必能記記之未必能得用也工夫可惜

前輩謂據六經為文方有根據須六經義理融會於中得心應手觸毫而出通篇不見六經之語而六經之精義妙道無不在焉此古之所謂博雅之士也今不顧理之是非事之乖合而強綴以成文意謂織錦實則補衲矣

須於看題上着力題識得真正不患不善作黎明時



須讀五經一二葉蓋五經者文之蘊釀之源也每讀時文不見出入五經者終作陋格

學者為文雖苦心而不見好光景者何也如射者學射只要得一教師授一射法操弄得恰好便能命中故儘有中等無力人亦能中百步之外儘有十分膂力人不能射五十步之內此由得法與不得法也作文亦如此有五分秀才做出十分文字以其得舉業拿題挑字眼撇脫處故意選詞運勢並中肯綮故也有十分秀才只做得三二分文字

困學纂言

卷六

四

只因他才氣雖賒學問雖富却於拿題挑洗字眼處不見伶俐徒自喫苦拖來拽去將閑話纏繞不得箇中肯綮故也試看兩箇拳師比棒一步放空不得上上下下左右右有箇恰好的下落方好做文字先要了得意詞不要管他

題目全當用骨不可用肉

理精思足詞練氣昌四者缺一非文也

理愈精則氣愈昌氣愈昌則辭愈練

以說理為主者理既明而詞未始不暢以修詞為主

者詞雖勝而理未必能精

文章才氣不在多辭文章妙蘊不在用事

文字緩只是緩促只是促不在多少

善作文者靜密以窺其機委曲以開其會錯綜以理

其緒平正以達其詞

經緯群言整齊萬緒外無遺藻內無遺思

題目平昔窓下對閱切不可取便苟簡句句須要見

理透徹但遇難處即宜掩卷默思下筆雖未必成

文臨場亦少費力

困學纂言

卷六

五

常將俗話講解題目解得通然後作文

作文再用不得第一層意須用第三層意思之思之

文字須思人之所不能思發人之所不能發令人讀

之神竦而意奪焉可以言文矣

文字沒要緊處我也這等做人也這等做只是無人

所在再不肯放過

有等文字平順其實是爛熟有等文字是箇大帽子

其實不切千篇文章自有千篇意思不可涉於熟

套



作義最貴體貼題意切近真實使人讀文字便知題目如看真容便知本相方是好手

善作文者將本題目上緊要數字往來顛倒捉掇翻出無限好意便成一篇精練昌大之文非妙於文者其孰足以語此

作義之法一曰先認題中通篇語脉以識主客輕重虛實之情而布其大勢二曰構思欲其明白而蘊釀三曰選詞欲其藻麗而溫潤四曰剪裁須剪裁有方纔疎爽五曰跌宕須跌宕纔醒人眼目

國學纂言 卷之六

六

戒無味之句戒生造之字戒情短而強以為長戒意盡而復贅一層

忌冗雜忌浮靡忌煩瑣忌短促忌古板忌陳俗忌濁滯

練句貴溜亮如行雲流水之勢凡句中有陳字俗字多字即宜點換久則自無

作文如美女織錦閱文如走馬看錦織時索縝審看時惟絢爛

寫屋文字大槩有五一日理趣二曰氣格三曰詞采

四曰風度五曰音律理趣欲其精深明粲氣格欲其骨樣昌大詞采欲其清新俊麗風度欲其飄逸跌宕音律欲其頓挫鏗鏘

文字要平和若平和自有鏗鏘鏗鏘叫不得平和凡文字饒風度而乏氣骨不成令器有氣骨而乏風度不利進取所謂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在乎形器

場中校文如走馬看相故文字惟貴顯典淺三字顯則不隱晦典則不粗俗淺則不迂僻知此三字而

國學纂言 卷之六

七

殊

作義無遺論矣若引用經傳成語組織成文於此三字尤不可不知

沈隱疾云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則不艱深易識字則不生澁易讀誦則不聾牙

有才力人作時義當下氣繩趨尺步為範我馳驅之法無才力人作時義當氣象憑虛御風為掀揭宇宙之態

大凡文字繞高起底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纔穩平底議論見識低却以古人高文拔之



作義以達題意為止因破題不能盡達題意故用承  
承不能盡故用小講小講不能盡故用大講大講  
說開了故用繳以束之繳不能盡故用結義至繳  
結則題意無餘蘊矣凡小講不宜與破題同意繳  
結不宜與大講同意

文格雖有破承起講大講束結許多節目却只是一  
篇文字破承中意小講不可再用大講中意束結  
不可再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為得體

夫文之有破題猶人之有刻冕而一身之威儀係焉

故夫人天資之高下學識之淺深筆力之工拙即  
破可知其槩矣可不慎歟

破貴破意不貴破詞須官樣宏整雄健鏗鏘乃若庸  
常繁贅風斯下矣

第一要看題目中所有的意思將來作破更須簡潔  
為妙邇來破題往往下句說出聖賢言外意只看  
破亦佳但恐承中又要說出至起講束結處又要  
說出則犯疊床架屋之弊矣

破題中曰原曰推曰表之類皆俗儒派頭破題只要

直頭直腦引得起自是大家如知之者一節破云  
論人之於道貴於有所得焉何等好貴於有所得  
則知與好皆舉之矣不如此縱將知好都破出來  
亦不好

夫承題者承上意以接下意之謂也承下一句最要  
發中肯綮更比破意入裏一層下二句仍要精融  
或加味歎大要以雄健有意為主

凡經義直指全體在一破未發者於承發之不善承  
者是重破耳又云長題破要簡至承則漸詳吳審

困學纂言 卷六

九

菴見人夫蓋下一句的便不喜蓋嫌其直撞也着  
兩句便出步自在甚矣下只一句愚謂破略而承  
詳破虛而承實破實亦實破虛一虛者承之弊然  
長題又不在其限

分破宜合承合破宜分承正破宜反承順破宜逆承  
原題以簡明為上明而長次之長而不盡為下盡而  
簡最上邇來有先說三四句然後入講者須題目  
來歷深長非講結能盡或可如此不然冗贅煩瑣  
動人憎惡矣



凡文字起頭若曰上須有源委顧東小江云開了講有話頭引起便用無則不如徑入講耳吳審菴云小講不可將題目說盡了不拘對與散着一兩句引得下文起便罷

起講體格頗多有在題目前一步者有從題上生意者有總會題意而先為數語以談之者有原委題目章旨者有及說以起題目者大要有風骨有議論始得

開講不可說盡了如斯民也君子貞而不諒開講就

困學纂言 卷之六 十一  
將題目一句說盡了此又當別論蓋題目非是逐句挨排之格故須是總提破一句在前纔好滾作一團做去做來只是索繞提破這一句此定極法也

大講者正所以發明題意有當提掇者有當挑剔者有當反講者有當先反後正者有當先正後反者有當詳其意者有當畧其意者有當急入者有當緩入者有當直致者有當委曲者有題本參差而當整以一律者有題本散漫而當貫以一意者有

數句對一句不以為少者有一句對數句不以為多者惟思其意之所在而斟酌消息之至於變化轉移曲盡精義則又係諸才矣

題目先要主張先後看聖賢意脉所在若後意當重則前意當輕後意當詳則前意須略亦有前重後輕前當詳而後略者隨題立意可也

文字要一往一來毋一往不來如欲抑則先揚欲揚則先抑方有頓挫大凡文字如織布織得緊密者是文字其按文字不特股中有往來反覆者東又

困學纂言 卷之六 十一

與講中相反者結又與束相反者須知轉折轉折之法有三一曰反頭二曰開鎖三曰回顧及頭文字最有發揮一轉再一折事理燦然明且盡矣近日作時文者只要順文而下近於不識理且文章亦無節奏此法有在半篇中用者實難於君博學於文程義是也有一篇中用者恭敬幣之未將無為其所不為程義是也

何謂開鎖蓋文章意緒多端每過開隘去處須摺束做合前面說話多從這裏過



何謂回顧蓋文字最怕一直寫盡唐子舜好問四句  
逐段回顧如邦有道危言危行程文其講危言危  
行處反反覆覆繞有道上

作文須要原其來歷極其歸趣通其脉絡然對景亦  
不可放過王守溪講危言危行何等頓挫然正對  
危言危行處又着實講還他此謂虛實相生有無  
互藏也

講意貴善鋪敘須一步進一步而愈出愈奇大率前  
面宜虛後面方好指出實事如指實不盡者須略

點出二或三四事以見例又須繳歸題目方見  
切實其股法或前兩股短則後兩股宜長或前兩  
股長則後兩股宜短以至六股八股亦宜長短相  
間方見波瀾句法亦然

走着前一股常養着後一股如法九層之臺只見其  
高不見其重方好

對意不對辭對辭不對意參伍錯綜開闔闔無可  
言文矣

虛實輕重兩不相稱是謂偏枯

一意而屢出一語而屢用是謂重復非特語意不可

犯重句法亦然非特句法不可犯重文勢亦然右

動靜寤感體用性情顯微神化太公順應天德王

道盛德大業等語先後雜出首尾並舉此語意犯

重者也前二比用四六而後二比用四六此句法

犯重者也前二比用也字後二比用馬字前二比

用乎字後二比用共字此文勢犯重者也

過文有不必用者有不可不用者用之不可太迫不

可太迂程義生財有大道一章過末句云生之富

而食之者衆是相率而為怠且奢也財惡乎而不

匱為之舒而用之者疾是舉國而違勤且儉也財

惡乎而不屈反覆頓挫鬱乎有文

大抵做文字不可放令慢轉處不微助語而自連接

者為上然會作文字者亦時一用之於所當用也

走馬法不拘在起講腹尾但有棧處難得方軌成列

須用扯長人馬一絲度過若落平洋自宜蕭條緩

行不可急遽以傷寬大之氣

允謂之曰繳不做在題目裏只似結非結意的蓋緣



前固平平說末三此發一段在任前時意思

繳實等味嘆言講至題意已盡後認指其意作兩小

股於後此是味嘆之法所講味嘆者不離上文之

意在詞簡切判斷明與無疊忘之病耳如大學

傳之九章三引詩只是味嘆上文家齊國治之意

非齊治之外別有所味嘆也大概作文用歸敘文

法易用味嘆之法難講末得幾句味嘆便覺意思

從容恣態橫溢有甚闊氣象

題目上字一字不可遺題目中意一意不可少

醫學纂言 一卷之六

十四

題目中所有字做到彼岸須要挑點還他勿云已發

其隱竟埋沒過了若長題不拘此限

凡文字有合用註者亦須融鑄點化不可直寫

助語辭用須恰好多一字便贅少一字便弱

夫束題者收束題意而使之整齊完密者也或於題

內立論或於題外立論或補其所未全或發其所

未及大要有斷制有議論有警策令人讀文至此

復加疎容豈不善哉

夫結雖末義所係不輕草率謂虛携文章有首尾異

日必貴近時文場日晷有限主司不暇遍觀論策

多於結中看人才華有文字儘佳因結弱而棄之

者亦有文字雖未甚佳因結勝而取之者可不慎

歟大要有議論有精神有關鍵有生意愈出愈妙

言有盡而意無窮最忌庸常排比委靡雜滯結意

大槩要出一步不可泥題然亦不可離題

認題作文字須識得圓機活變

理致題當精密叙事題當嚴整制度題當詳明問辨

題當激切

相學纂言 卷之六

十五

題目俗的死的須要點化令雅不可執着

有等說理題目用本色語發他一團精髓不可着一

此脂粉如思知人二句百世以俟二句有等片段

題目無甚圓機妙理須將經傳語來粧裹填塞然

亦要疏通

滾作一團文字其間亦有相生次第前兩股大抵含

蓄意思後二股始細破出來

凡題目中有口氣急難依他口氣一句說盡者須曉

得提法將下文網束總做一句就答還他然後講



去疾出步從容若待做完下文然後申答恐讀者無此長氣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過文云君子所以能自信於來世而不惑者何哉亦惟知人之理而已

作文與看書不同如仁言不知仁聲之入人深也全章仁言仁聲與善政善教本是開看近有作者却將仁言串善政仁聲串善教蓋文字要是這等雜蛇假合天地間自有此理

文字須無中生有無情做出有情如顏淵季路侍章

困學纂言

卷六

十六

回路孔子言志交接處有甚情近有作者過到顏淵曰子路之志可謂能與物共矣然猶有功與思也過到孔子曰顏淵之志可謂忘已矣然其量猶未徧覆而其迹猶未渾化也如此便覺有情

不但穿插題目要彌縫令其脉絡相通雖兩片題目亦有當連綴者如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過文云然事君固在於責難責難莫要於陳善

有等題目雖是兩句其實只是一句者須將題目揉做一團講去無端無始無前無後期於意盡而已

不必將題目逐字說

有等喻意題目講中須將正意大講兩股今讀人莫不飲食也二句臨了只將飲食配道作兩句束之有要打抹節頭者唐荆川嘗論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題須將必有事焉做兩股再將必有事焉而勿正搭做兩股將心勿忘做兩股再將心勿忘勿助長也搭做兩股渠做克伐怨欲全章將可以為難搭仁則吾不知也做兩股仁則吾不知也另做兩股却是此法

困學纂言

卷六

十七

長題大要收拾整齊嚴密篇中練意意中練句當重處雖一句可作半篇當輕處數句只對一句亦有隨句隨義不必強對者譬則春蚕作繭遇物輒成無庸泥格矣

二三十句題目也是一滾的意思小題可知入股亦是接續若但詞語接續亦不是文字有當步驟處不可失之呆有當圓活處又不可失之輕漂

短題大要發揮明徹當由淺而深由畧而詳次二比則接前二比尾後意又次二比則又接次二比尾



後意愈出愈奇愈進愈妙而縱橫委曲發盡聖人所以明理立教之意期短題之則也

大凡文字大題要收拾小題要發揮然收拾中不可無發揮發揮中不可無收拾

二三場文字雖亦各有體則然猶可以隨人才思馳逞惟頭場規矩做定針線織成雖有才思隨意馳逞不得故論其體槩雖稚子亦能成篇求其精純必欲股股句句不可易置不可增減則雖老師亦未易合格也故主司去取全在頭場然二三場若

自學集言

卷之六

六

有規矩就頭場亦足以見之故觀其講結通今博古句法可方可圓有議論有斷制而論策可知也觀其間架整齊詞氣蒼古而詔誥表判可知也若頭場不合體格二三場縱有才思何由得入主司之目

陽明先生示徐曰仁應試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育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

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令人入場有志意匆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

自學集言

卷之六

六

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全濃味劇酣譁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必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自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向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神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



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  
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行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  
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心中融融自  
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遊非吾子  
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刻困學纂言後序

侍御勺溪李公來按楚始自德安飭吏肅  
紀考俗祥刑諸所錯施既備秩秩有澄  
清風維時士庶方曠見之而

公益持虛懷不自足惓惓以明道淑人爲  
念迺進諸士子誨之反覆於一貫之旨  
既又出其所手輯書名曰困學纂言者

示文煒 奉而讀之見其昭昭爲入道階  
不覺躍然請曰此明道淑人之具也盍  
梓之以廣其傳

公許焉於是退而授之梓人工既竣竊復  
僭言於末簡夫自堯舜至於孔孟氏皆  
身斯道之統天下人翕然宗之孔孟而  
後寥寥焉逮有宋濂洛關閩諸君子出



而後斯道一大著夫孔孟而後如董韓  
輩未嘗不言道而斯道之明又何待於  
濂洛關閩諸君子也蓋明其道者未必  
能行因文以見之者未必體之以身故  
其教竟歸於詞章而無益於世若宋之  
諸君子則非徒言之實身蹈之故能倡  
斯世而共由也

山學集言

卷序

三一

公之為是書其妙契乎諸君子之所以倡  
斯世者矣今又廣其傳以倡楚之人即  
濂洛關閩諸君子復出何以過哉我楚  
人士其相與體驗於身心使尚行之風  
成於江漢而我

公明道之功可與諸君子並焉斯為不負  
矣然

公之心非獨在楚也將由楚而及天下也  
文煒不佞敢告夫天下之觀是書者  
萬曆二年甲戌夏六月吉德安府知府  
青齊馬文煒拜手謹書

山學集言

後序

三一



初潭集序

初潭其何云初潭焚文法潭時

即纂其故曰初潭也夫士君子

之為賢也者紀之雖為焚文為法

而實傳也是以纂其傳也正高

纂傳也而後以述之可也首然

則善法傳也而善之也述之也

實是過于卓吾子也序曰吾

述之而後者以法非述行則

法不來也者述行之而後也



事文學子死述之可也子文學

亦不來也述之可也述位也

法以多文學其言多施也施由則

者先其學也子有昆弟施外

則吾朋友也則吾親結蘭之可

乎今日且以文始之也舉去婦一

端又且以法先既新婦一人之

親也始其法先之始也而先

法之士有言曰述之可也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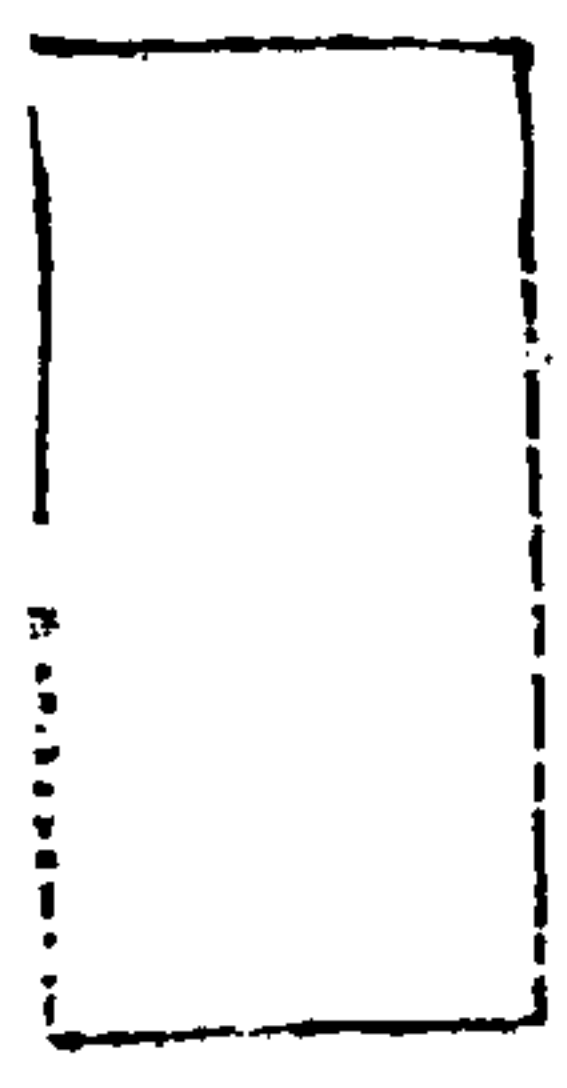
及傳而嚮來也法也述之可

也述之可也述之可也述之可



不少禁又去於... 情求  
 而直等之... 預使笑事  
 而但... 被收也  
 始... 史贊...  
 元... 情...  
 又... 婦人... 未嘗不  
 備... 何... 孔門... 回  
 科... 該...  
 也... 則... 在...  
 元... 何... 見...

去... 可... 五  
 常... 事...  
 此... 說...  
 去... 習  
 孔... 學...  
 去... 何...  
 簡... 李...





又叙

臨川王撰世說自漢末以至魏晉二百  
年間物耳上下古今固未備也庶氏  
類林起自義軒迄於勝國備矣而  
後遺世說不載豈以世說乃不刊之

書耶其見卓矣惟其見卓故類  
林仍復為不刊之書焉今觀二書  
雖千載不同時而碎金宛然羊祜  
語一字者取而讀之于焉悅目于焉  
賞心真前後自相映發令人應接

不暇也聖則傳神寫照于阿堵之

中目睛既點則其人凜之目三生氣  
益三毛更更有神且并其不可傳  
者而傳之矣雖曰以多為之六矣  
不可若夫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

子載而後端神師我知其不屑也  
而况於虎頭北姑則世非畫師也  
曰徒括其四體妍媸云爾神者不  
傳為自己久之書之不傳其道因在  
於是溫陵卓吾李和尚曰是書也



之則連璧亦之則漢珠世說類林  
 自亦並行於世矣劉孝標  
 之類世說是一世說也類林者廣世  
 說也世說也皆所謂世說也而類林  
 備矣夫既謂之廣世說矣設若以世  
 說合於類林以少從多以多視少  
 合而為連璧又奚為而不可此若人  
 開卷之一便非自附于昔賢而曰若  
 矣猶括述而不作也且安在乎必於  
 世說類林等參和為之劉氏諸人等

列而為四焉而後少也者類林成  
 於系曆戊子之春余後以是秋隱  
 於龍潭之上至潭而讀之讀而意  
 盡而後合賞心悅目於是焉在矣  
 之二書如故不益一毛故不敢後為  
 至書而但曰李氏初潭之初至潭  
 首讀此也嗚呼何代多人特恨年  
 沒人者何世希音特恨多賞音  
 者今不念傳神者之難遇而徒羨  
 人物之盛於魏晉之感矣謝安有言



云加長原画有蒼生以東而各各  
 女子古人物猶魏晉也而於其家  
 矣余是以歎之然則李氏初潭離  
 志也寔志歎也

四序

五

初潭集總目

卷之一

夫婦一 有總論

一合婚

二幽婚

三喪婦

四妬婦

卷之二

夫婦一

初潭集

總目

一才識

一言語

三文學

卷之三

夫婦三

一賢夫

二賢婦

三勇夫

四俗夫



卷之四

夫婦四

一苦海諸媼

二彼岸諸媼

卷之五

父子一

一教子

二賢子

卷之六

父子二

一孝子

二文子

卷之七

父子三

一慧子

二貌子

三官子

卷之八

父子四

一喪子

二泛子

三俗父

卷之九

兄弟上

卷之十

兄弟下

卷之十一

師友一

一儒教

二道教

三釋教

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聚書

二鈔書

三讀書



四著書

五六經子史

卷之十三

師友三

一為文

二博物

三談學

卷之十四

師友四

初潭集

總目

四

一音樂

二藝術

三書畫

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二嘲笑

卷之十六

師友六

一山水

二隱逸

三湯社

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二達者

三豪客

卷之十八

師友八

初潭集

總目

五

一論人

二知人

三鄙人

四智人

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己

二相思



三哀死
四推賢
五規正
六篤義
七交難
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二道學
三會說
四令色
五少年
六標榜
七詆毀
八易離
卷之二十一
君臣一
一聖君

二聖臣
三賢君
四賢臣
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明君
二忠臣
三正臣
四清臣
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
二能言
卷之二十四
君臣四
一英君
二能臣
三暴君



四諍臣
五癡臣
六昏君
七哲臣
八愚臣
卷之二十五
君臣五
一縱君
二侈臣
三貌臣
四譎主
五奸臣
六庸君
七強臣
卷之二十六
君臣六
銓選諸臣
卷之二十七

君臣七
牧民諸臣
卷之二十八
君臣八
一將臣
二相臣
卷之二十九
君臣九
一賢相
二才相
卷之三十
君臣十
一廉勤相
二畏慎相
初潭集總目



夫婦篇總論

李溫陵曰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萬物無不出於正矣夫婦之為物始也如此極而言之天地一夫婦也是故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而又謂一能生二理能生氣太極能生兩儀不亦惑歟夫厥初生人惟是陰陽二氣男女二命耳初無所謂一與理也而可夫之有以今觀之所謂一者果何物所謂理者

果何在所謂太極者果何所指也若謂二生於一又安從生也一與二為二理與氣為二陰陽與太極為二太極與無極為二反覆窮詰無不是二又惡觀所謂一者而遽爾妄言之哉故吾究物始而但見夫婦之為造端也是故但言夫婦二者而已更不言一亦不言理一尚不言而况言無無尚不言而况言無何也恐天下惑也夫惟多言數窮而反以滋人之惑則不如相忘於無言而但與天地人物其造端于夫婦之間于焉食息于焉言語斯已矣易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資生變化無窮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為夫坤為婦故性命各正自無有不正者然則夫婦之所係為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可以如此也夫



初潭集卷之一

夫婦一

○一合婚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虞陸不同同是賢者

劉廷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

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廷明遂別設一席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廷明遂坐神志湛然瑀以女妻之

此婿好臉皮

郗太傅遣門生與王丞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此婿好肚皮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

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

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

修德守約故使賤妾待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

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

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

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伯鸞德耀真可兩對矣

梁鴻字伯鸞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

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

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

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

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

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

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為椎髻

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

德耀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

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



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為四皓  
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意歌去適  
吳作詩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春妻具食舉  
蒙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  
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  
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  
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為求葬地於要離塚傍咸曰  
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此婦求夫求道德也又曰伯通亦非常人鴻可謂  
得所主矣誰知鴻亦真烈士乎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  
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  
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客覘  
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  
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  
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  
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  
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

幅齒遇 四面一樣皆得齒及

此婦求夫求勢利也又曰好女子與文君奚殊也  
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兒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  
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者  
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  
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  
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裏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

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異哉鍾氏也

曹公聞丁敬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  
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不如  
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尋辟敬禮為掾及與論議嘉  
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  
但眇是兒悞我

愛才哉曹公也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遂欲藍田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鬪過於阿智始知與公之

孫興公諸葛令愛女之心一也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惟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竟壻公密有自壻意答曰佳壻難得如壻比云何姑曰喪亂之際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少日報姑曰已覓得壻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壻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賈女於青瑣中望見壽說之恒懷存想後婢往壽家具述女意壽聞之心動遂請婢為通音問得期而往壽矯捷踰牆而入家人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宴會聞壽有奇香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寔餘家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闔急峻乃托言有盜令人修墻使人反曰其

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犬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李生曰賈充賊奴以女妻壽是亦可也温之詐壽之偷等耳壽以高材捷足故偷温以有扇遮面故詐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

○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不如不去郭氏不聽於是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表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答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温百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曰下官



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  
桓女遂嫁文度兒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  
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  
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之答曰此固農夫田婦之  
禮也按淳之少高尚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  
等共爲人外之遊淳之居剡縣每有所遊必窮幽峻  
嘗遊山遇沙門法崇因留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緇  
想入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楊氏女若華未及成  
禮若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觀世代無常乃舍俗出  
家若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理乃與度詩  
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叵消芥子亦難  
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崇不茂日夕就彫  
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  
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航空以害  
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惜後度報詩云機運無停住  
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

○飲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  
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  
寧云已恤他若華後遂出家

○二幽婚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  
日出宅西獵見一麋舉弓射之麋倒而復起充逐之  
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  
充問此何府也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  
人卽有人提襍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

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  
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克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  
手跡便歔歔無辭崔卽勅內令女莊嚴使充就東廊  
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  
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勅  
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  
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  
至家家人相見悲喜交集推問知是崔而入其墓追  
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驢車乍浮



乍沒既上岸，充往窺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充懷。

初，恠惡傳省其詩，慨然嘆生死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令售，冀有識者，欲有一老嫗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盃甚似得盃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見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

蒸相承不絕云。

于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藏見婢伏棺上，就視猶燠，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詭寶父嘗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寶因作按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尹見而戲曰：「卿可謂鬼之董狐矣。」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郗原有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後文帝作倉舒

誄有云：「貽爾良妃，襁爾嘉服。蓋操考求甄氏女合葬矣。李長者曰：『曹公聰明，感溺至此，矧餘人哉。』然感溺固極聰明者事也。」

○三喪偶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荀彧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婦亡未殯，傳嘏往唁，彧不明而神傷，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彧曰：「佳人難再得。」



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榮生平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哭之感動路人

○曹公痛子逾知其子之必欲有婦荀子痛婦逾知其婦之必欲以身為殉體悉人情一至此哉然荀之葬也送者無多人而人人皆知名士哭荀至於感動路人則荀真人世可惜之人矣雖無多人人實無多

初潭集卷之一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序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孫子荆文生於情王武子情生於文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亮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好

○王戎子綏欲取裴迺女綏既早亡戎過傷慟不許人

求之遠至老無敢取者

○王戎不成人王戎大不成人

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天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婚娶未幾喪亡繼之娶之何難而喪之何易也者於此不可不發深省矣夫既喪矣則百年而喪與數年而喪一也回視向者擇配之審合聚之難苦切之痛歡樂之極如飄風過雨雖影響無復存者此悉遮太子所以識之早也

初潭集卷之一

○四姑婦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歛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閒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死老奴遂善之

○賢主哉雖如色而能好德適男子遠矣



賈公問後妻郭氏酷妬有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躍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竟無子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聚歛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僮冀諫之郭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窓而走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王丞相有妾姓雷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

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甥輩微違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云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王公使不能堪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瑣臺中望見諸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答曰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知驚愕大恚命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

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故請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叙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故貶蔡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也

此六者真潑婦也然亦幸有此好漢矣

初潭集卷之一



初潭集卷之二

夫婦二

○一才識

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盂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黃頭深目，長肚大節，昂鼻

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

容入術，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

四殆，王拜為正后。

此亦奇醜。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

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此寡婦能交結得秦始皇，受秦始皇客禮，築臺與

居懷清，製額異哉。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

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

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禍有所歸。」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謂妻

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連

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

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遁去，為人灌園。」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出。霸與同郡令狐子

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

奉書於霸，客去，久卧不起。妻恠問之，霸曰：「向見令狐

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

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

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

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

隱遯。」

○幾人到此，只為恩深，自失，悞却生平矣。又曰：「陳



一王賴有賢妻

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揚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

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驢妻也驢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嫁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策大驚遽出騰

趙娥父為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仇已殺請受戮縣令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何負吾耶漢晉春秋曰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

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髦不聽後殺經并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大似王章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



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及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兒婦曰無預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如此男子不能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韞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都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大見識人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於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

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辨又深愧其厚意明日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逵及洛遂稱之於羊祜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此婦教子求功名也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此婦教子求道德也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闐廬洲中逢桓南郡十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朱序鎮襄陽符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既退人以此城爲夫人城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櫓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琊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琊卽位衡憂懼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

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君宜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衡還郡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怒欲爲變景讓方視事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且下愧先人矣命左右褫其衣坐之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德宗時有學士潘炎蒙異眷其劉夫人卽晏相女京尹有故侯見不得乃遺閹者縑三百夫人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而遺奴三百縑耶危可知已卽勸潘公避位其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告之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既罷會夫人曰皆爾之儔不足憂矣未座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藝祖將此征涼師諠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厨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問恐怖婦女耶

○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過人識見絕甚中間信有可爲干城腹心之託者其政事何如也若趙娥以一孤弱無援女兒報父之仇影響不見尤爲超卓李溫陵長者歎曰是真男子是真男子心而又歎曰男子不如也  
○二言語



○袁隗妻馬倫是季子長女少有才辯融家勢豐豪華  
遣其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  
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  
願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  
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  
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曰南郡學窮道與文為辭  
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  
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  
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桓範持節都督青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  
坐免復為兗州刺史屬鎮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  
寧作諸卿向三公長屈耳不能為呂屈也妻曰君前  
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  
於作上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嘗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  
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曰

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  
人隔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  
若不隱此汝何得見古物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  
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  
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發居會稽太守劉柳聞  
其痛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乃簪髻素褥坐帳中

劉東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  
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  
實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  
周亡始遇此士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  
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曰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  
公大笑著之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

此九婆娘可列言語科矣而康伯母疑之妻尤卓越謝氏大有文才大怨疑之孰知成疑之萬世名者哉謝氏一人可分三四人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及遷荊州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坐岸憤嘯詠無異平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

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用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且袁故嘲之

○夏侯豫州有伎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則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伎女衣

○張詭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詭不語但指搯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三文學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吁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絕妙好辭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漢末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

○班姬字惠班扶風曹世叔妻也世叔早卒兄固著漢



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闕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真堪笑樂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

禮法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三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年八十餘猶好人師

劉威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為侈靡待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

言詩贈曰本為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曰鍼是貫綿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袖故時肅甚有愧色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嶮東海徐悱並有文才徐妻尤為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徐勉本欲為哀文觀其文遂閣筆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令暉有才



思著香茗賦見陸龜蒙小名錄

此數婆娘皆可文學之選也鄭家婢兩箇當一箇

初潭集卷之二

初潭集卷之三

夫婦三

○一賢夫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漢王大會諸侯伐楚羽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

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羽乃悲歌忼慷自為歌詩歌數曲美人和之歌曰方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李延年侍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哀王夫人早卒上憐憫圖畫其形於甘泉宮父上



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  
光○大○忠○真○大○忠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  
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  
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  
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飭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媚見  
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  
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  
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

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  
顧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  
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  
上以后禮葬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  
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  
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  
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

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  
悼夫人焉又按鍾火山有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  
獻一枝帝懷之即夢見夫人號懷夢草贊曰帝之季  
女名曰瑤姬精寃化草實為靈芝媚而服之則與夢  
期

漢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蜀郡司馬  
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  
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上皇后復得幸後  
人因而嘲之曰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原是薄情人

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  
和之於芝生殿唱回風之曲花香翻落如秋置麗娟  
於明離之帳恐塵浣其體又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  
之中恐其隨風而去麗娟以琥珀為珮置衣裾裏不  
令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怪

文君姣色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  
如脂十七而寡故悅長卿之才長卿素有消渴疾及  
還成都痼疾遂發乃作美人賦以自刺及卒文君為  
誄傳於世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  
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督將及薏胡渠率數千人  
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  
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  
命追之於是數千騎追還而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  
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若亡亦  
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  
宣王乃表原之 此人能

阮公隣家婦有美色當墟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

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王隱晉書曰籍隣家處子有  
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蓋哀  
而去 淡

阮籍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  
也 漫

王戎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  
儉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既貴且富區宅  
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  
燭下散籌筭計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還錢戎乃悅  
謝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  
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  
已幼與折齒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  
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還集之母也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李

溫陵曰甚矣聲色之迷人也破國亡家喪身失志  
傷風敗類無不由此可不慎歟然漢武以雄才而  
拓地萬餘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據有中原又何嘗  
不自聲色中來也嗣宗仲容流聲後世固以此耳  
豈其所破敗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歟  
吾以是觀之若使夏不妹喜吳不西施亦必立而  
敗亡也周之共主寄食東西與貧乞何殊一飯不  
能自給又何聲色之娛乎固知成身之理其道甚  
大建業之由英雄為本彼瑣瑣者非恃才妄作果



於誅戮則不才無斷威福在下也此興亡之所在也。不可不慎也。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流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及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盆盛水瑠璃盆盛

澡豆因倒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笑

粧村得好

○范宣潔行廉約豫章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三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禪邪范乃大笑而受之

豫章欺人太甚

○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官人相者指李當生貴子

而有虎厄帝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惟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故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如銅雀臺上妓

子敬墮淚之言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壘上聲琛



為秦州刺史諸寇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箎而乞諸寇聞之悉流涕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來降秦民謂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

○善用之武做武可愛文做文可喜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黠黯入文圃以休休微之嘆服

○伶玄字子于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妹

事子干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變態百出為溝為壑無所不往今婢子所道趙氏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婢子俯形屬影俄然相緣奄忽能無泣乎

感慨得好

○司空圖預為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

或難之圖曰非止暫遊此中也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團必造焉

我亦有精廬死生同一區故人來就飲漫比司空圖又曰圖却有女家人何如李卓一僮不相隨也

○韓熙載肆情坦率妓樂百餘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故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伴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熙載本北人仕江南而不防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熙載亦不介意也

○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大有才思嘗因隨計以所學獻于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與之出入卧内常與雅易服燕戲猥雜侍婢入未念酸以為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詞故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為當也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



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為邪李生日正章惇所為也

歌者袁絢嘗從子瞻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千載如見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曰。天下有道我黼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初潭集 卷之三 賢夫

十

○二賢婦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會孫有俊才女德。鍾郝為姊妹。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甘鯪餉母。母封鯪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

皇南士安漢太尉嵩曾孫也。所養叔母教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豚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也。

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滂謚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厚。受書。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於家。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者曰。家姪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初潭集 卷之三 賢妻

十

○叔母欲勞而謝母患其勞。何愛之不若也。乃謝公擊節嘆賞。恨朝士不得見。何哉。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裁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志。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燕亦立節乎。義感禽鳥然矣。

劉貞長標奇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表羊。劉喜。還告其



母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彧李衡字叔平為丹陽太守立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絹數千疋

一頭老奴化作千頭木奴

秦煥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

初潭集 卷之三 十一

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

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

母怒責之兄弟遂為名士秦煥之教流於三世

○吾恐其以不賢為賢也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

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

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并責審諸諸御史皆

有慚色

御史好做

宋明帝嘗於宮中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為樂外舍之為歡與此不同帝怒遣令起后兒王景文曰后在家為俾弱婦人不知今日遂能剛正如此

肅宗宴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相視皆笑樂獨政和公主不視上問之對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即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累冤耶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龍之具乎

初潭集 卷之三 十一

狄仁傑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

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擣雉兔歸蓋

味進於堂上仁傑因語姨曰其幸為宰相弟有所欲

願以相告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也

○三勇夫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不沮人雄志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如此者甚易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住其所之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

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王敦兩賢相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宋禧是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有疾羣臣進諫請出宋禧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阮

進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遣出與之

○四修夫

蔡依岷山氏岷山氏女於蔡二人語曰此曰琰築愛之斲其名於茗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越謀伐吳貢美人二人於吳一夷光一修明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吳王身若雙鸞之在輕霧夷光修明即西施鄭旦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瀛洲榭高四千尺

帝御流波文毅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粉碧瓊輕綺廣楫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既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耐風

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履久之風霧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官媿幸者或裝裙為縗號曰留仙裙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



○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及但昭儀

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

○甄氏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之左

右白五官中郎先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取

焉諸婦言將軍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馮氏後

見術遂每每垂泣術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因共

殺殺陷之於願言其哀怨自殺術哀之厚加殯殮

○美人薛靈芸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

聘至京師魏文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

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又築土為臺基

高三十丈列燭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

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

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

火照臺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下太

后出看疾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

何時來耶云正伏息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

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

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

十人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綠珠也未

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

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

又及崇竟不許

○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

為新聲顛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

司奏免顛官詔特原之

好晉武宜其敗

○李後主寵小周后於羣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

牙雕繪華侈而僅容兩人日與后酣飲其中

○羊祖忻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

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

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

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常宴於錦江微  
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京視  
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凍而歸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聘後以叛誅  
官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  
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  
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絃歌奏之莫  
不灑泣

劉瑱妹為齊都陽王妃王誅妃追傷之遂成痼疾殷

初潭集 卷之三 六  
舊善畫人面瑱令舊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  
欲偶瑱瑱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早  
死病亦徐差

妙哉格心之術也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  
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  
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  
得此副急淚羊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  
瑩娘平康妓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

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  
眉圖更假歲年當率同志為修眉史矣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唱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  
塵褥

秦會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  
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  
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掌笑曰  
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初潭集 卷之三 九  
我亦道顯仁這婆子村果然以上皆不賢夫也夫

而不賢則雖不溺志於聲色有國必亡國有家必  
敗家有身必喪身無惑矣彼卑卑者乃專咎於好  
酒及色而不察其本此俗儒所以不可議於治理  
歟





初潭集卷之四

夫婦四

一苦海諸媼



韓馮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鳥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鳥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遂自縊死

班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

主乃有孽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

止後趙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譖婕妤祝詛上因考問

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

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

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

妤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

大見識

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

年十三燮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兄三

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托

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文姬乃告其

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

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

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

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

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

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

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為漢忠臣遭遇傾亂梁

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愼無以一言加

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

李姬趙娥一也娥主於復讐故性命不顧姬主於

有後故委曲圖全皆所重者父也但其才智實有

大過人者人亦何必不女人之父亦何必以女女

之乎若但好名將安用之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

當時不盡知也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

皆穉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饒母流涕曰王敦昔肆虐汝父假手世孫  
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  
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捕刃而出胡之去已  
遠

仁傑之姊世俗所誇無忌之母卓老所嘆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巢姬妾百數僖宗  
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  
居首者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  
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

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盡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居首  
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元相得罪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概代宗欲令  
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  
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得罪亦幸矣誰能書  
得長信昭陽之事乎

琅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宰以私意論殺之呂  
母怨宰母家產數百萬盡以釀酒買刀劍衣服少年  
來酷者賒與之乏者輒假之衣服未數年而財用盡

少年方相與謀出財償母母泣告曰所以厚諸君者  
非以求利也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故耳諸少年  
咸哀而壯之遂相約至數千百人與呂母亡入海寧  
聚眾為羣盜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海曲執縣宰  
諸吏叩頭請宰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  
當死文何請乎遂斬宰以其首祭子冢

孫翊為丹陽守媽覽時為都督督兵戴負為郡丞與  
左右親近邊洪等數患苦翊會翊送客洪從後斫殺  
翊走入山翊妻徐氏購募追捕得洪殺之覽遂入

居軍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悲見  
害乃給之曰乞須時日設祭除服乃可覽聽之徐潛  
使人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相與涕泣共盟誓  
合謀到晦日徐氏設祭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  
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惟其如此覽密覘  
視無復疑意徐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內覽入徐  
出戶拜覽即大呼高嬰俱出遂共殺覽餘人就外殺  
負徐乃還練經奉覽負首以祭翊舉軍震駭以為神  
異



李新聲，邯鄲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以備歌舞。及長大，妍麗豐足，殊不似下賤人。又能傳故都聲，有時涼，既哀轉，歷歷雅為谷所愛。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謂谷曰：妾於公直中履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足以應顧問。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也。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野戰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間以一縷一

蹄為天子壽，且章武朝數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犬丈夫勿頓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泣流落谷，不決竟從逆死。

宋時叛卒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為之收瘞。

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割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晉姚氏婦楊氏，閩人，符承祖姨也。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楊氏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楊不肯起，遣人強舉致車上，反大哭言：爾欲殺我也。以是符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庭，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罪。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謀襲陳李侃為項城令，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逃之若重賞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皆在，宜相與竭力死守。眾皆泣，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錢千，以刀矢殺賊者，錢萬。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身自炊爨，以享眾。使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會侃中流矢走還，婦怒曰：君不在，人誰肯守？死於外，不猶愈於牀乎？侃乃登城賊引去。縣卒完。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犬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鞵

○此與夫人城一也可謂真男子矣若無忌母疑奸

班從巢者孫翊妻李新聲李侃婦海曲呂母皆的真男子也天下皆男子夫誰非真男子者而曰真男子乎然天下多少男子又誰是真男子者不言真吾恐天下男子皆以我為男子也故言男子而必繫之以真也

○蔡琰聰慧秀異年六歲時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

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

○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視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

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

○昭君有子曰世遠單于死世遠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遠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遠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改為明

○蔡文姬王明君同是上流婦人生世不幸皆可悲也

○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緹君為公主妻烏孫王昆莫

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哀自作歌曰吾家嫁我今歸故鄉昆莫乃上書請使其孫尚公主詔許之公主不聽亦上書言狀天子乃報使從其俗是亦一明君也悲矣孝武報使使從其俗又非聖天子而何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進閣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也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



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塔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蔡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辭旨酸哀眾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

○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驛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塔故自急二氏一律桓公親親曹公賢賢嗚呼曹公於是為不可及矣

○二彼岸諸媼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衣妻請致兩綃綃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偉日夜說誘之賣田

宅以供美食衣服終不肯告偉乃與其倡謀欲殺之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文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尸解去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長沙王吳芮聞而聘之女聞芮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覆石鼓下咸謂已死忽紫雲鬱起遂失所在惟留歌一首石鼓石鼓哀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今王威不可奪有鳳自舞自歌

○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孫收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按靈運遊山記挂猿下飲百臂相連

○李溫陵曰學者以生死為苦海以得免生死輪迴為到彼岸若常在生死不但沈溺聲酒之極者為沒在苦而不能出雖為節婦為烈女如卓老所誇



羨以爲非眞男子不能至者其有生之苦尤何如也故特附三出世女於後以示有生之苦須早證無生之樂庶不負卓老編輯夫婦之本意云

初潭集卷之四

卷之四

初潭集卷之五

父子一

一教子

伯金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木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堦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曾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不許只令齋



繪以祠或問其故丹曰交之道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惟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交者鮮矣

李卓老頂門一鍼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范史雲丹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括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勿通史雲後知即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舂後漢書曰范從樊

英馬融受經好違時絕俗為詭激之行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權譚醉三起舞舞又不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王丞相與右軍書每嘆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還其所如狔彭之小字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鬚皓白故時人謂之王白鬚焉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以渾未識已之所為達也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元康中途至放蕩越禮樂廣議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不是無達意只是無玄心不恨無韻只恨無骨王平子道眉子曰志大無量終當死塢壁間眉子夷甫子名玄東海王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事大行威罰為塢人所害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邈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邠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說邈尚疑何況非邈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常自教兒

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也



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資望諸君時以閒豫周旋誨接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是父聞人道癡人有為此者胡兒屢以為戲笑之太傅因其言次語之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慙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

德教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居無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當及借人為不孝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與方幅常惟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究其死矣知是誰室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康樂好臧否叔混惠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瞻與靈運共在車上商較人物宣遠曰秘書

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王長史騫太尉儉之子騫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之教寧越不聞被捶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為長者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鬼

惟知愛深松茂栢寧復知汝等毀譽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亦不



令通賓客曰兒子有不能以致禍也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為秘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子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地

卓吾子曰設使恢之問曰爾為僕射而使兒奉朝請乎僕射必曰爾今奉朝請他日決為僕射矣是必會講道學來憤討便宜者

南陽劉麟之隱於陽岐桓冲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冲既在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遂詣其父父使麟

之自持濁酒菹菜供賓冲勅入代之父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劉長史當埋我麟之聞之為治棺殯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瘰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主

○二賢子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為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為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

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偏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已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李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者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



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荀淑八子儉鯁靖壽注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  
康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號  
其子曰八龍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閨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  
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陳太丘子紀紀子羣並有高名天下以為公慚卿卿  
慚長

魏舒任城人幼孤為外氏甯家所養甯氏起宅相者

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  
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  
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  
尺二寸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  
坐書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舒發無不中加博措  
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  
矣累遷侍中司徒

王湛字處冲太原人兄弟宗族咸以為癡惟父利異  
焉及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

田

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  
復看耳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又  
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駸駛意其愛之湛曰此雖小駛  
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  
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  
馳騁步驟不異於濟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  
不惟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蹄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  
冢過叔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  
不音辭出濟意外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  
覺凜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  
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  
叔途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濟問叔好騎乘  
不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問策如策雖名騎  
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  
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  
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



以答既而得叔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疑稱其  
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  
二十八始宦

林下諸賢各有儒才子籍子渾器量弘贖康子紹清  
遠雅正濤子簡疎通高素威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  
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愉並令淑有清流戎子萬子  
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惟伶子無間凡此諸子惟瞻  
為冠萬子王綏也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  
甚年十九卒

○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為荊州威往省  
之質賜威綸一疋威跪白曰大人於何得此質曰是  
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至客舍自放  
鹽取樵爨食畢復逐旅進道及威為徐州世祖賜  
見因謂之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臣父清  
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  
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  
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起用為吳興郡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過雅  
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  
功立事過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  
方陳湛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又以  
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  
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道裴頠方王  
戎裴邈方王玄

○鍾州刺史楊滄一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淮與裴  
頠樂廣友善遺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  
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  
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  
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為喬雖高韻而檢不匝  
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儔

○阮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  
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  
歲相得如時輩

○孫興公作庾公誄多託寄之辭及成示庾道恩庾慨



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郝公大聚歛有錢數千萬嘉賓常朝旦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超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推不能已已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温太真常隱幔怛之此見神色怡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

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阮光祿云王家有二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入言汝勝我定不

○如我  
○郝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郝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郝舍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嘉賓曰此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

○何所言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谷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子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郝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郝於事幾素聞遣賡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聞信至急取賡視竟寸寸毀裂便更作賡自陳老病不堪

欲乞閒地自養宣武大喜即詔轉督五郡會稽太守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阮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語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



此有俠骨可以顧托

武帝幸豫章王疑宅宴集諸王獨不召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召使射屢發命中帝恠之疑曰呵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

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舟至便放繼脫鞴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母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

尋師就學譽為名士

褚彥回謂任遥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助名聲籍甚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曰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巨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宗慤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篇及古詩遺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陳恭公判亳州生之日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初潭集卷之五



初潭集卷之六

父子二

○一孝子

○尹吉甫有子伯奇及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復生子伯邳妾譖伯奇於是吉甫聽之而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冀有以感悟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友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

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孔子曰參之孝猶感萬里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于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墮音多懷音窠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妻

好名甚想必有他故也

○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嘗

在別床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方盛

寒水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冰解處

魚自出焉又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黃雀數

十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者庭中有

李始生子母使晝視鳥雀夜驅鼠一夜風雨大至祥

抱泣至曉母因見之不覺惻然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

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

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為之

罷社

○王戎和嶠同遭大喪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

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

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

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

而應憂戎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慟累



能傷人濟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哀乃比於不孝。不慈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在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能歸便就師，蚤起誦書，聞父咿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趙至論議清辯，有縱橫才，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號稱神明，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而亡。

阮籍嘗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棋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一二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吊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吊主人哭，客乃為禮，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

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石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吊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指哭泣盡哀而退，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戴子通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損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啜不輟，神色自若。

祖光祿少孤，貧世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娼，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殺之皮邪。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釜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表府君山松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而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以爲純孝。



之也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悅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悅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籠封而不忍開

○陶侃在武昌與佐吏飲燕常有飲限或勸少進侃悽然曰昔年少時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及侃可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吊儀服鮮異遣隨視之

桓南郡船泊荻渚王大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

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殷仲堪父病虛憊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既憂戚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綏愉子也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於時冠冕莫與為比

○焦華父遺病甚冬月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病父思瓜故送子瓜華拜而受及寤在手瓜香異甚父食瓜而病愈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卧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江泌字士深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為孝泌以別之然食菜不食心謂其有生音表敝多蝨以綿置蝨腐矣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真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挿墳獸銜土而壘隴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至十歲詐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筭流涕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練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謹者休暇還鄉將赴吊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恠人熏灼

宋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絮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庾域有孝行母好鶴啖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後守巴西梓潼二郡魏襲巴西域固守糧盡將士餓草供食無有離心卒於官子孝卿奉喪歸至巴東淫預石霍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淫預

如幙本不通霍塘水退為庾公李生日水退安流固為庾公亦為庾子

○二文子

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瑛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今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遍稱曰昔我往



○柳依依今我不思雨雪霏霏公曰詩謨定命遠  
浪告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  
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  
不顯

○崔瞻字彥通懷之子魏孝靜嘗入日登雲龍門懷瞻  
皆侍宴有應詔詩帝曰瞻詩傳如其父劭曰  
懷博雅弘麗瞻氣新謙罷咸曰今日之謙并為  
崔瞻父子

○謝超宗好學有文辭為新安王子鸞常侍時王母殷  
淑妃卒超宗作誄奏之上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  
超宗謝鳳子靈運孫

○王筠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  
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  
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八有集如吾門  
者也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  
因以青箱名之

○虞世南子昶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護兒  
見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  
既之問以文章起第之悌以躋勇聞之遜精草隸皆  
得父一絕

初潭集卷之六



初潭集卷之七

父子三

一慧子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  
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  
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  
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黃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

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

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黃少失父曾祖香祖瓊瓊為太尉琬以公孫拜童

子郎時司徒盛允有疾瓊遺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

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

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

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

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恠上為國

豕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  
援以慧苴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際誠先賢  
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  
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  
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  
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  
門不顧

有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  
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者著單飯落釜中太丘  
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各執一箸與客語乃俱竊  
聽炊忘著單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  
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  
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  
兒故琢釘戲了無遠容融謂使者曰蕪罪止於一身  
二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



完卵乎。尋亦收至。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鏡著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

曹冲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魏明帝諱叡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

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嘗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於是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俱勝俱有規諷。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棋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



○並幼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頓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為國器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六七歲時宮中夜失火武帝登樓望火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中上問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常從帝觀豕牢言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乎帝嘉之即烹豕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定問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胤而異焉每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為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車胤字武子太守王胡之纔見胤即謂其父育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

○謝朓字敬冲謝莊子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先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火光為家人所覺故內外呼為聖小兒焉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父異之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愔頽然獨坐季父暉見而異之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遂為愔別葺一室命處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謂諸子曰汝輩若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

對曰無動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嚴挺之子武年八歲時問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省母何也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懷汝後即相棄矣語罷悽然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寢武持鐵錐往擊其首挺之歸左右託言小郎君戲運鐵錐致此挺之即呼武曰汝是何等戲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笑曰真嚴挺之兒

樂天女金鑿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以勒之

○二貌子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嵇紹不如父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有雋爽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對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濟不如甥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邪居會帽敗自入市買之媼悅其美遺以新帽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瞻便自有寢處山澤問儀

善形容叔父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梳髮長妻仇生勤長八尺三寸  
彌癩生而欽願折額醜狀駭人母欲棄之其父不聽



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三官子

顧憲之為吏部郎中其祖愷之嘗為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為憲之植耳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詩曰伊陟無聞祖常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

○卓吾曰兒異日為官者必然幼而聰慧兒異日致

富貴者必定有致富貴之容故為人父者無不欲其子之慧而貌美也而道學尤甚然道學多諱言官諱言異日致富貴唯曰子願我家千金終為至聖大賢耳

初潭集卷之八

父子四

○一喪子

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及也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也其合矣乎

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

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會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孔門之孝主意要聞

金日磾二子武帝愛之以為美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



兒

曹公既殺揚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外故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指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以其言更為之慟

郝嘉賓以父情忠於晉室將亡出一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致傷愍我亡若大損眠食則呈此情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呈箱皆與桓温往反密計情大怒曰小子死恨晚遂不復哭

○情真忠超真孝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叙極相讚悼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

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崔瞻才學風流侍中李神儁語邢劭曰昨日見崔懷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二泛子

元帝生皇子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耶

元魏高祖名子恂恂悅憚崔光名子劭劭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柈武帝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李生曰此答不是因代武陵答一轉語云陛下愛其骨肉臣敢惜其羽毛

元凶篡立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先是延之子竣為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



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劭意遂釋

此延之所以能友陶淵明也

○謝宣映於曾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謝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三俗父

阮思曠奉大法教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所請三寶晝夜不懈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孝標曰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哉

阮太俗物劉太道理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為人

作父如此何如亦俗亦不俗

○郝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北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初潭集卷之九

兄弟上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  
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  
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  
則翁翁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曰唯唯明日興  
師而誅管蔡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余三人孰為最善醫扁鵲  
對曰長兄於病祇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

○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  
脈投毒藥敷肌膚間而名出闕於諸侯

○君侯將相理國治兵要不出此矣

○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謝  
質其衣服時人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  
人衣

○此非癡也乃所志也彼蓋真知孔聖人留此一鉢  
衣食飯以遺後人耳窮則開門受徒計束修羊獨  
善其身達則駟馬高蓋擇美田宅兼善天下豈為

癡哉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  
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  
孔氏名不成  
多徒弟快哉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為郎每告歸白衣步擔嘗從  
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嘗過掃灑待之孝既到  
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何時到孝曰尋到矣  
顯宗皇帝聞孝名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以弟禮為

初潭集

卷之九

九

御史中丞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相對盡  
歡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問穎川人士慈明先及諸  
兄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日昔者祁奚  
內舉不失其子以為至公公且文王之詩不論堯舜  
之德而頌文武親親之義也荀爽一名諳時人諺曰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徵爽爽  
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王叔優與弟季道少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



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復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為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也何所復難

武陔字元夏沛國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

茂皆總角見稱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

公榮名知人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方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

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後陔官至左僕射陔嘗目王裴曰戎尚約楷清通亦知人

諸葛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瑯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

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焉瑾與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

朝服其公量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武子因其上直平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窗疎朗尤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

視計核責錢者為何如世間故自有一種貪夫也然終勝口談仁義而心與嶠一般者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任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祐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廼嘆曰從兄不亡矣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



王茂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洛中雅雅有三段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

是親兄弟並是王安豐文舉宏真長祖也洛中錚錚

馬惠卿名孫是播子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

庾子躬子嵩之兄也丞相日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

上人子躬有廢疾而其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雋異庾文康曰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

庾長仁初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

小滿室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

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

攻固出下策耳

王修字敬仁長史王濛子修明秀有美稱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郝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怡然徐與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王子猷子敬共賞高士傅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各人賞各人亦好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與晉陽之甲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各人憂各人最是

子敬兄翕平日見郝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甥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履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得坐既



去。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一郝謂於道，二何佞於佛。

○王僧惠輕林公蓋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兄。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第，零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嘗同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

初潭集卷之九 食畢作教，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常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遂十餘日，乃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父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垂愛好，果如其言。

○王大為吏部郎，當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作，更寫即奏。

○如此選郎千載一見。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過袁悅之間，遂致嫌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恭正亮沉烈，忱通朗誕，放故也。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對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桓南郡少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闕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驚駭云：是變性。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惟當是南郡戲耳。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爽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王欲



令止奕合琛曰昔諸葛兄弟各事一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動靜琛曰今三方鼎據允弟並蒙附寵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也

崔氏兄弟六人皆官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真可為仕族法題其居曰德星堂京兆人又即其里為德星社

何以孝友云官高自有聲

劉訐與從兄詵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訐超越俗

初潭集 卷之九 別業 九

如半天朱霞歎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稷寒年之繼續

劉系酒第璉方軌正直祭酒嘗夜呼璉欲與共語璉不時答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恠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

好腐物可講道學

郝子廉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輒投一錢井中

唯敬名甚是故腐甚

高渙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溫請用渙為御史又謂渙曰高公甚欲與汝一函一函即為御史矣渙曰然恐無呈身御史也

此真道學可敬也莫說他腐好

劉凝之志安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見有饑者悉分與之鄴道元水經註曰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全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初潭集 卷之九 別業 十

韋曼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曼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其弟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也卒乘舊馬而歸可敬此道學真可敬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藥遂死醫家家人迎喪旛每送樹引喪者顛仆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也其父祝之曰若當復是至願旛乃解及還父夢之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發棺果有生驗但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言飲食所



須託之以夢，含遂絕棄人事，躬親視養，足不出戶者十二年。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爽，尚書郎。兄覽，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說甚金友玉昆，只是五龍一門。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下，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已。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兄弟數十人，自與寧里謁大明宮，冠蓋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旁，猶重積其上。璘與弟太子詹事瑋、光祿卿瑤俱列榮戟。世號三戟崔家。

○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又謂何氏三高，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

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于良欣悅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品，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品。中品唯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歆、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阮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矣。歆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陽城字亢宗，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塔、域、易衣而出，遇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為粥，與兄弟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受。致糲，數乃受。

初潭集卷之九

初潭集卷之九



初潭集卷之十

○兄弟下

武王有疾，二公曰：我其為王穆乎？周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北面植璧秉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願以旦代其身，史冊祝以告，歸而納冊，祝於金縢之匱中。

○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以明告於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猶可委曰：神不許我，以死我，豈敢自死乎？我直以明我欲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人之知。

我欲代兄之死也，則冊祝之詞，壇墠之設，球璧之秉，金匱之納，何為者哉？嗚呼！平地上起骨堆，此之謂也。無風揚波，無事生事，一人好名，毒流萬世，卒使管叔流言，新莽藉口，聖人之所作，為道學之所舉動，吾不知之矣。不有陳賈乎？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此千古斷案也。不仁不智，從公擇其一者可矣。

衛宣公夫人夷姜生太子伋，取齊女未入室，宣公見

其美，說而自娶之，生子壽。子朔朔與母共讒，惡太子於宣公。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亦心惡太子，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子壽知之，以告太子。太子曰：逆父求生，不可。壽見太子不可，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盜殺之。壽已殺而太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於是併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以朔為太子。

○卓吾曰：伋與壽所謂視死如歸，以死為榮者，耶？伋壽皆宣公子，而壽又朔同母子，若說父母種性不

應產此聖兄聖弟，明矣。人固不係於種類哉？雖惡種，其能移此二子至孝至友之真性哉？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乃請鄰里親戚前，跪白母，願其妻叱而遣之。

○克好名，妻愚，却撞著伊擲柄也。與其無罪，遣妻孰若分與兄弟私財乎？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乃告其二弟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因與二弟



共割財產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廢宅奴婢強者一第  
 所得悉少鄉人以此皆稱二第克讓遂得遷舉武  
 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第年長未  
 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二倍  
 於前悉以推付二弟於是郡中人士復翕然稱之  
 ○亦假得便宜若能終身不訴不泣則雖假猶真也  
 田輝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  
 欲察授之輝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輝持之  
 有度後居田舍連日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子等密  
 初澤集 卷之十一  
 共穿穴奪輝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等因前  
 抱持而泣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  
 吾儕何效乎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綬  
 還鄉薦祖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  
 大將軍同時並辟為御史舉茂才  
 杜林常有大便宜了左右假作醫藥愈可矣  
 杜林常有大便宜了左右假作醫藥愈可矣  
 賢於隴邱避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仰而  
 歎曰當今之時誰能如此吾何忍殺遂自亡去

○杜林常有揚賢難求  
 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守之  
 不能決谷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又曰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靖字叔慈隱身修學動止合禮或問汝南許章荀  
 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文帝聞之於是敕見毓面有  
 汗帝曰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  
 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  
 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曰  
 偷本非禮所以不拜會字士季繇少子敏惠夙成中  
 護軍將濟異之司馬昭征諸葛誕會謀居多拜鎮西  
 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  
 人下私謂所親曰我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  
 持此欲安歸乎遂反謀死死時年四十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卞后第二子剛勇而黃髮北討



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出太祖聞而歎曰我黃鬚兒可用也文帝忌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棋並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任城弗悟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遂卒

好箇兄真好箇兄弟猶然何況他人其後曹丕子孫盡為司馬屠戮天之報施不爽矣

○魏文帝既害任城復恨東阿不已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東阿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成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覽此詩雖鐵為肝鐵索為腸亦軟矣  
○許虔字子政虔弟邵字子將邵聲未發時時人謂不如虔虔恒撫髀稱邵白謂不如之邵山峙淵停行應規表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時袁紹以公族為漢陽長吏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

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遂單馬而歸

○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謝甄之鑒也甄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王祥恭為荒年穀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吾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知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

而謙高好柔人之蔽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母孫祿當在阿母目下耳

○真自知之明知兄之明也  
王祥後母數以非理使祥祥後母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範蠶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謝萬北征惟以嘯詠自高未嘗撫將士謝公乃與俱行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飲以悅其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謝公審其必敗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敗軍中因欲除之乃云當為隱士故

可以見謝公矣

過江初拜官與飭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

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過之業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大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何驃騎弟準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余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準字幼道廬江人充第五弟也充位宰相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

宰相弟正好如此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有雋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

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床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得與佞人刁協有情徑便出

亦可想見其人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治恚之曰斯人乃婦人與人別難涕泣便舍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



好自愛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許珣魏中領軍許允元孫也

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無消息此已喪矣便索輿來奔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俱亡因慟絕

子敬疾屬續子猷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有一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平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固當終君侯筭亦應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聞子敬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

觀此說則生者命長死者可代而子猷無可代之年是以卒不得代耳然兄弟相知之痛如何可忍也卒以撫心慟哭背潰疽裂而遂俱死傷哉初何嘗有册文金滕做出許多勞攘來耶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丹陽郡後遭母艱朝夕臨哭號

踊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歿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後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責達附子即隱之後為廣州刺史自酌食泉而飲之因以賦詩是也

王彬字世儒瑯琊人祖覽父正世將王廙親兄弟也彬爽氣出儕類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顛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見敦恠其有慘容彬日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彬曰伯仁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慷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謝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得免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適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親衰厄必與慙惻



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

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

嗟嗟予安得世儒而投之

韓靈珍靈敏兄弟性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兄弟種

瓜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崔鴻弱冠有著逆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悌召

鴻弟而語之曰阿鴻已摩天去矣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有疾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獲箭折

之慕利延折之汝取十九枚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

後社稷可固

阿豺有子二十人恐其違害自相屠戮故因有疾

召母弟語之以箭為喻最親切

范毓字穉春奕世儒業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

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鈕滔母與翁書曰省爾譏我以養鵠戒我以衛懿之

禍斯言惑矣衛懿之子民無後車之載鵠有乘軒之

飾禍敗之由由于失所乃若開圃匹於靈囿沃池矩

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

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商以興殷

紂以滅蓋置之失所矣如其無失來難何施

張社仲兄緒亡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

流頓盡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

門之胄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為外任彥玄弟

廓之從容言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為不在省府彥玄

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初唐集

卷之十九第

七



初潭集卷之十一

師友一

○一儒教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八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此非夫子之言

初潭集卷之十一 儒教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昂如斗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菖蓄音思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亦非子言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璆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璧之

猶暴骸中原也

太管閒事非子言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

會點使會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耶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有蒙袂戴履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道學可厭非夫子語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卓吾子曰命使之也莫非命也



○二道教

黃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商立子晉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不老但食老木苜蓿根飲水而已貴戚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孫綽贊曰商立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饑食苜蓿所牧何物殆非真緒倘遇風雲為我龍據

應璩詩昔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秀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一叟前致詞室內姬瓮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三叟前致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李生足之曰我獨愧二叟貪嘴時時有

廬山在江州潯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岫成館故時人謂神仙之廬而命焉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崖側籍登嶺就之箕

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

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叙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噲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抽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執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樓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

翻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郵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來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與言達旦天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惟而問之則雙履也靚亦有道術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

葛仙翁於西峰石壁上石臼中搗藥遺一粟許飛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其禽猶作丁當



杵臼之聲因名曰搗藥烏仙人琴高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翁與之酣飲既醉而醒雙鯉化爲石矣仙翁乃以雙鶴贈之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蘇峻反發棺無屍但有大刀賊欲取刀聞冢前後皆兵馬聲棺中刀旬然若雷震之者衆賊駭散賊平乃收刀別葬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時謂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扈謙居金陵攝山每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床俄而失蛇詔謙筮之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災可消後桓温北征敗績還石頭乃廢海西立簡文又桓温妾

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壞竟便產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後謙母亡既葬乃辭酒家許氏而去曰因緣盡矣數日許氏於落星路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引牽唯有空衣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頴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

許宣平唐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時負薪出賣擔上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歌曰負薪朝出

市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後三十餘年人訪不見但覽庵壁有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閒歌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凡驛路傳舍所到處輒題詩天寶中李白東遊覽詩嘆曰此仙人詩也於是遊新安訪之不見乃題詩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  
魏伯陽好道術將三弟子入山作丹知兩弟子心雜



丹既成誠之曰丹雖成當先試與犬犬能飛人乃可服若死即不可服也蓋丹轉數未足自然有毒毒丹服之皆暫死伯陽故以毒丹與白犬犬食之即死伯陽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犬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弟子曰先生當服否伯陽曰吾妻家人山不得仙道吾亦何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一服亦死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皆死當奈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意乎又服之入口復死餘二弟子遂不敢服

續漢書

卷之七

七

共出山而去去後伯陽乃起將所服丹內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因作參同契五相類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演丹經之奧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

鍾離權曾為大將晉時命與偏將周處西征失利獨騎奔逃山谷遇一胡僧鬚頭拂額引行到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之所將軍可以歇泊揖別而退良久忽聞人語云碧眼胡僧饒舌見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而前日來者非大將軍鍾離權乎爾

何事不寄宿山僧之所是時已失虎狼之處遠有鸞鶴之聲權不覺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真訣囑之勤行告辭出門回顧莊居不見其處

呂巖善頂華陽巾衣黃白襴衫繫大皂纒狀類張子房始在襪襪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他時遇盧則居見鍾則叩留心記取後遊廬山始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自是混俗貨墨於人間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年六十四矣後遊長安酒肆見一羽士

續漢書

卷之七

七

號雲房青巾白袍長髯秀目手携紫筇腰掛大瓢洞賓訝其狀貌奇古因與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臺諫給舍翰苑秘閣郎曹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嶺表一身孑然獨立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



我夢邪雲房日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洞賓感悟因再拜願求度世雲房因與叙其得道來歷曰吾曾遇苦竹真君汝此去遇人有兩口者即汝弟子吾後遍遊竟未見有兩口者今詳君姓實符苦竹之記矣

韓湘韓文公猶子也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學非公所知即為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曰子能奪造化耶湘即為

開樽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大顏色艷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未幾公謫潮州途中遇雪見湘冒雪而來曰憶花上之句乎公嗟嘆良久因為足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漳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公曰吾實慮不脫死湘曰公非久即西不惟全家無恙且當復用於朝矣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每行歌曰線作長江。弱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為已作行於世。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銜黑木腰帶一脚著靴一脚跣夏則衫內加絮冬則掛雪中氣出如蒸每踏歌城市乞索持大拍板老少皆隨之善諧謔人間即應聲而答笑皆絕倒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

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嗟峨詞多率爾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繩穿掘行或散失或乞貧人或與酒家後踏歌濠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鞞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劉玄英號海蟾子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為相素嘉性命之說宋仁宗天聖九年弟子張平叔號紫陽遇海蟾於益都授以金液還丹火候之訣

馬自然亦海蟾弟子貌醜驢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醉卧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



無不羸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金  
林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

石泰號杏林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  
為汝脫鞵解鎖者當以此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  
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  
曰使宿有仙風道骨者讀之自悟耳中惟鳳州太守  
怒坐黥竄經由郊境會大雪紫陽與護送者俱飲酒  
村肆杏林適入既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問故紫陽  
乃具以告之杏林適與郊守有故舊之好因為之先

容紫陽遂得免紫陽德之故授以丹法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  
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  
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且  
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有今日耶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知微曰可借酒餚登  
天柱峰玩月出門天色開霽登峯外色如畫既下山  
歸則凄風苦雨陰晦如舊矣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至茅山遇隨人高坦披髮跣

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其歌下相送  
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  
間總一般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尋授右列卒不  
仕政和末變姓名為道人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  
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為孝聞也  
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  
雖有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土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  
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在翻空過洞庭

范忠宣云人或勉以攝生不知假如丁令威千歲化

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縱獨存亦何足樂  
獨存何足樂此語未為非千歲還故鄉好笑丁令  
威一歲異市朝千歲返鄉井聊歸示世人俾蚤發  
深省

楞嚴經曰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  
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  
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  
津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



因

休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息術法  
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息思憶圓成名照  
行仙堅固交遘而不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  
變化而不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  
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  
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想流轉不修三昧  
報盡還來散入諸趣

○三釋教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彌猴江四菴羅

初潭集

卷之一

十一

樹五竹林園常應物云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  
竹林園

道安常山薄柳人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  
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  
往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  
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

釋道安至新野集眾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  
事難舉乃使竺法汰請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  
法汰遂渡江初到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

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  
遂重孫綽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  
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別傳

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好佛道永嘉中至洛陽  
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  
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石勒甚敬信之虎即位  
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  
在焉

在焉

初潭集

卷之一

十四

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涅槃經云  
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卧故後之圖繪者為此  
象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  
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  
著實相論二卷

郝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  
殷勤道安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下令肅然改容



曰彼是禮法人

高坐道人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高坐胡名尸黎密相傳是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天姿高朗風韻邁邁丞相一見奇之以為吾徒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

和尚雖不作漢語然禪領意得頓在言前元帝於

冢邊立寺因名高坐焉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

以言道矣於是校園真俗研思因果著二諦論行於世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卒

惠遠雁門樓煩人姓賈氏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

釋曇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鑿淹遠高悟真蹟安常嘆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峰澗寺落皆見千眼仙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遠公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眾疑僧律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比丘曇護講涅槃華嚴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并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



○真教不是過也及讀曇曇最義及彈指讚歎為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號東方聖人李士謙善談佛理有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反覆論之若蘇為書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大黃母為龜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皆變受異形之謂也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草木豈有心乎

○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穴居而朗居現瑞山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故人名其居為朗公谷云

○釋法常性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騰浩歌而不思覺也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帝以鍾有辯才敕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食道固曰何為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為名對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然則為許可衆從其義

○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

○子道猷即敕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大集義僧命猷申述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

○釋慧淨嘗與道士蔡晃談義晃屢被摧折國子祭酒孔頴達心存道黨謂慧淨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屢構斯難慧淨答曰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及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為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矣顧



今亦爾以淨之評破彼之評彼得無評即淨無評也  
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誦經往往架  
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  
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人之不如鸚鵡者多矣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  
目菩薩何為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  
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衡慙然稱善

合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  
寧陸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為長者身恐  
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况我聖朝無此事  
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  
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研碎  
却明瓚北字大照之門人性懶羣僧令看鹽雨至流  
於地羣僧扶之不怒冬月卧於竈前不起以粥灑其  
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論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城峨喪車

轉轉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薤露歌其  
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  
牢大海須彌竟磨滅其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  
終別離苦海哀傷不暫輟况復百年驚夢馳其去人  
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  
為死者長年計其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并輪  
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其洛陽城裏  
千萬人終為北邙山下塵沈迷不計歸時路為君孤  
坐長悲辛其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為孤墳卧芳草妖

孤穿穴藏子孫耕夫探骨尋珠寶其老木蕭蕭生野  
風東西壞家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  
寞紅其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  
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其

沙門圓澤與隱士李源相約遊峨眉源欲自荆州遊  
峽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人事不欲入京遂發  
荆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嬰而汲澤望而泣曰  
所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此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為子  
今已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臨顧以一笑為



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見見源即軒渠而笑、李後如、自洛至吳、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曰：六、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唯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牽水魯神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始見是高僧。

李溫陵曰：儒釋道之學一也、以其初皆期於聞道也、必聞道然後可以死、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非聞道則未可以死、故又曰吾以汝為死矣、唯志在

聞道故其視富貴若浮雲、棄天下如敝屣然也、然曰：浮雲直輕之耳、曰：敝屣直賤之耳、未以為害也、若夫道人則視富貴如糞穢、視有天下若枷鎖、唯恐其去之不速矣、然糞穢臭也、枷鎖累也、猶未甚害也、乃釋子則又甚矣、彼其視富貴若虎豹之在陷阱、魚鳥之入網羅、活人之赴湯火、然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一如是甚也、此儒釋道之所以異也、然其期於聞道以出世一也、蓋必出世然後可以免富貴之苦也、堯之讓舜也、唯恐舜之復洗耳也、苟

得攝位即為幸事、蓋推而遠之、唯恐其不可得也、非以舜之治天下有過於堯而故讓之位以為生民計也、此其至著者也、孔之疏食、顏之陋巷、非堯心歟、自顏氏沒、微言絕、聖學亡、則儒不傳矣、故曰天喪予、何也、以諸子雖學、未嘗以聞道為心也、則亦不免士大夫之家為富貴所移、爾矣、况繼此而為漢儒之附會、宋儒之穿鑿乎、又况繼此而以宋儒為標的、穿鑿為指歸乎、人益鄙而風益下矣、無涯其流弊至於今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



雅行若狗彘然也。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為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為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而不可得也。夫唯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為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為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真實講道學以求儒道釋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做和尚矣。

初潭集 卷之十二

初潭集卷之十二

師友二

○一聚書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

○明堂辟雍為博士舍。三千區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恠之。

○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嘉言哉

○班旂博學有俊材。與劉向同校秘書。每奏事。旂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

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



下莫不造明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二本一本紙墨蠶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

初潭集 卷之十一

生子弟為業

曹會積石為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

好主人卓老命薄也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

先投束修羊然後准借書則無有借書者矣若皆辦衣食夫誰不來也

温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

若未手觸者嘗謂兒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吾輩唯此耳當極加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

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

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啓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唯免手汗漬及亦

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觀其沿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每見汝輩輕以兩指爪撮起是愛書不如愛貨貝也其人可知矣

初潭集 卷之十一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為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傲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儼直比他處常高一倍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任昉博學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昉家取之



○二鈔書

○張儀蘇秦備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寫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單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關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初潭集

卷之十一

四

○揚雄與劉歆曰雄為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離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曲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新買

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必能讀之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尤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三讀書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而已矣

善哉言

○審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卧我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師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非常來云欲雨舒笑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鼯鼠客遂化為老狸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其家多書衡與之傭作而不取



直曰願借主人書讀之

揚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邢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其行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阮

峴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然糠自照

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爲業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恠問乃省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沈攸之晚好讀書曹孟德老而能學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咸號爲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劬思誤書何由便得劬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崔浩表大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唯是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憒其髮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人語曰昔成

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孔璠高孔璠實欲學孔璠實恥不知人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葢削荆

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

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

衣易之

○劉道原就宋以道家觀書宋日具酒解為主人禮道

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宋史曰劉恕讀書過目

成誦重義意急然諸王安石欲引置三司條例以不

習金穀辭東都事略曰宋敏求字次道父綬參知政

事敏求官龍圖閣學士以力學被遇父子繼世掌史

燕廷珪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

年未嘗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為枕士大夫家有異書

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貫不

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

海錄

○黃魯直云上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

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四著書

淮南王著鴻烈三十篇號淮南子云字中皆挾風霜

之氣子雲以為一出入字直千金

○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後漢王逸傳

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

作此賦見延壽所作遂輟翰

○揚子撰法言蜀有富人賞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

富人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奇哉富人

○梁竦閉門自養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

餐者慚

○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不東得之歎

為高文恒秘翫以為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

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

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

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

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

也王充字仲任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



夷吾薦之曰充之天亦非學所加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為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鍾會釋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

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廙論離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拆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中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滅榮緒晉書曰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慙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

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士衡撫掌大笑與翁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甑耳後左賦出土衡絕嘆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度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能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

聰明

○陸士衡纂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

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定述余之所聞下曰折名乃搜同辨異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中興書曰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為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

綽是且大是

○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



籍世謂王氏青箱學

○高平郝邵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後紹外出法盛詣紹直入籍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當時徑與何法盛不亦美乎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鑿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

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負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勰字彥和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致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為要略

○白居易纂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於冊且記

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抄記曰曰野乘

○五六經子史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甲

○殷亮建武中為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

八九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

○黃初中劉孔才為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巾箱五經自此始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蕭德言每開五經



必束帶盟濯危坐對之

劉捷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此人亦奇卓老不如也

陳瓚秘書道九經百家年踰九十猶勤於筆研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

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一言函三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何尚書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

初潭集 卷之十一 子說 十四

共論公明為剖析玄旨九事皆明時鄧玄茂亦在坐

言君見為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尋聲

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

不煩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嘗言讀書當味義根何

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

誰知史即易也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瑯琊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

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

別見孝悌之性潘因作家風詩湛字孝若譙國六魏

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

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

周詩也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

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

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

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初潭集 卷之十一 子說 十五 便是大賢心事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

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

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

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

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賓客慕之

自文黨宿儒皆造其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

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之利楷輒徒避之學



者輒隨之所居成市華陰... 伯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成帝拜為中常侍

我不信必有因也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贈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為經發  
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秋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  
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  
故遠歸篤曰已諷之矣典歎曰嗟嗟延生若使尼父  
更起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

初潭集 謝表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表曰何嘗見明  
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庾子興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  
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此子善舌可講道學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按班

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黃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  
華殿詔伯受之

以上皆經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  
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

不曾見王注亦不曾見道德二論定可觀也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問強

向秀與嵇康呂安為友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  
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康

安謂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  
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

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  
絕倫也

絕倫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

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  
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見秀義不傳遂竊以為

已注而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  
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



莊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  
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  
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  
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謂諸人今日可謂彥  
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  
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如漁父一篇支道林先作

初潭集

卷之十二

七

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  
各言懷異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  
竭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言才峰秀逸既自  
難干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  
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情仙人

以上皆子史

初潭集卷之十二



初潭集卷之十二

師友三

一為文

○枚舉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  
卿首尾溫麗枚舉時有累句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  
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舉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  
典冊用相如  
○說得是

○同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

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渙然而興幾百日  
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  
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  
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  
得而傳  
○說得是

○木華字玄虛玄虛為海賦文章雋麗足繼前良後張  
融亦作海賦賦曰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湍轉則日月  
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





眺唯水與天

○張融為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軍

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即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

路

○魏武帝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

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

益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

為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

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

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王隱

晉書曰摯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永嘉五年洛中大

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廣長口才虞長筆才

眾坐廣譚虞不能對退虞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

相嗤笑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李生喜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

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

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民之

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

賦之闡更改望為雋以亮為潤云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金谷詩叙

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

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

或下清泉茂林眾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

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

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

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

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

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

懼周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

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蘇紹字世嗣



年五十爲首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忻色時在蘭亭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各賦詩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蘭亭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悲夫

王右軍少重患二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右軍嘆曰癩何預感

德事耶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素倚馬前令作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感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爲史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又云二都二京五經鼓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劉氏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征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委曲訊問



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  
嗟嘆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  
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  
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  
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羊孚作雪贊賦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

賦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論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  
此是安石碎金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  
泉源如一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倕以一束青  
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道  
進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於時始雪五  
處俱賀五版竝入玄在廳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祭

然成章不相揉雜

張率為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  
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  
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  
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有人止之照曰千載上有英  
才異士沈沒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韜知  
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義慶天奇之

張紘見柁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  
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  
機論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  
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善之  
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  
神氣盡矣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護門草出常  
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繒滿眼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鮑照文辭瞻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為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照為前軍掌書記子瑱敗照為亂兵所殺

文嗟咨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

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說得可憐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遙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

時以為文外獨絕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曰謝朓得父膏腴江淹有意鍾嶸詩品曰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眺初罷宣城郡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柳惲少工篇什為詩云亭臯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瑯琊王融雙嶺因書白團扇

王仁裕喜為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竝進誰將腸胃灌江水沙石於今作篆文

梁簡文答新喻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



此為率蕭文琰日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

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

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

鴈後思安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卧聞戶外有人

便怒

庾信字子山新野人父有吾梁中書令信仕梁為散

騎常侍轉於東魏文章辭令最為鄴下所稱元帝御

位來聘遂留長安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

哀江南賦以致意

溫子昇文章清婉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

床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

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

陵顏轉謝舍任吐沈

崔信明自誇其文謂過李伯藥一日鄭世翼遇之江

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然多

出衆篇世翼一覽便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

而去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謂之曰古人遭時則以功

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天下

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

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

史游作急就章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

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不稱而國

史明乎得失之迹

金華集後漢則入自課處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

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為

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

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羣臣應制賦詩帳殿前結

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為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

從臣各認名接取唯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

乃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辭氣已

竭宋猶陸健舉



羣公對雪尚隆之日。麴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

孟浩然學不為儒。務撥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聞

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揚大年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誼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總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頃刻數千言。門人疲於應命。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唐球居蜀。所著詩。撚稿為圓。納之大瓢中。後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沈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畫會。稽有靈徹。語曰。雪之畫。能清秀。越之徹。河水雲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

庶子李益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夸耀。皎然字清書。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二博物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恠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續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按秘書

始攸言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上下水上。而據亦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孝標曰。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卓吾子曰或出投刺門生未可知也或如神秀之徒惠明乎此必然是盧子幹然盧植實非惡人

○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年二十一研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圖異次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時涿郡盧子幹為

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犬道東矣子勉之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僂囊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栢樹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三持

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僂名九館大夫羊為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饑而已

○東晉漢太子太傅疎廣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為東氏哲博學多識元康中有人自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作雜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卒元

城為之廢市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鐔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解律徵曰此鐔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清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陸倕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裴詵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即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



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請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

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三樽形亦為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昆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使賓客隸事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籠白團扇容氣自得王攜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攜操筆便成文詞華與舉生擊節攜乃命抽憲筆自隸

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其六號為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頽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皮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嗣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

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畫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知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



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今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為執政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與耳

奴猶如此何獨無人

○徐鉉博通古今時象斃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恠傳識之曰雖非恠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鼯鼠曼倩識騶虞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盧縮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三談學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為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念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仕

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亦有心也故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無心一也

好朋友

○鄭康成在表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袁因起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應有慙色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



得彼此俱暢

苟奉情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情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

亦聰明可與言也

童子魏昭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

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於時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何平叔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為得

亦聰明未得旨

陸士衡入洛次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神端邁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是輔嗣士衡由此妙達玄理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著窓前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初世為人無可談者誓作長鳴雞以洩其憤懣乃得入宋手置窓前快哉

衛濟川有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只令鶴銜取鶴一一無差

袁藏機有三鳥大類鶴每翔空而飛呼之即下令授人語故謂之傳語鳥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曰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薤

斲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



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嘆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周禮六夢曰正夢曰噩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東坡夢齋銘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恠乎李溫陵曰周公樂令蘇子皆一偏之談推測之見青天白日各自說夢不足信也無時不夢無地不夢天以春夏秋冬夢地以山川土石夢人以

六○根○木○塵○十二處十八界夢死夢生夢苦夢樂飛者夢於林躍者夢於淵夢固夢也醒亦夢也蓋無不是夢矣誰能知其故乎雖至聖至神於此無逃避夢中若問其因亦當縮首卷舌不敢出聲矣善哉衛玠形神所不接之問也使得遭遇達磨諸祖豈不超然夢覺之關而何止差疾已也惜哉好學而無其師真令人恨恨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傳曰適居會稽晉哀帝欽其

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以為然遂不行

號名廢實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情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迹刻下更學醫術一日遣弟子過會稽時支公正講此語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其品下因示語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叙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窟中窺日劉孝標曰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闊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窟中窺日也

謝安年少時詣阮光祿道白馬論為論以示謝於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在索解人亦不可得

支道林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問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取其雋逸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拊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

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嘗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僧意在瓦罐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曰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遵明日吾今知真師所在矣

雖是大話亦是一句話

徐文遠博通六經耆儒沈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有所未見也

周顒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初潭集卷之十三



初潭集卷之十四

師友四

○一音樂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日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舡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舡迎之以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

○嗟夫學道亦若是矣學人者不至舍已者未盡及至海天一色四顧無依驚恠駭愕不能以已不可致思矧可晤語自然之音見矣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能無悲乎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飲比往客有彈琴者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告



主人主人自起追之中郎以告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中郎咲曰此足以當之矣吳人燒桐以爨蔡邕聞火烈聲知是良木因裁為琴而尾猶焦故時人名為焦尾琴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獨坐彈琴夜分忽有客來詰與康語辭致清辨因琴而彈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傳於人

○嵇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嵇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耻與魑魅爭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師不許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 真輕薄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



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彥回與王或謝莊等共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

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官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

○因得已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官商暫離不可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

寫得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柳吳興憚時為齊竟

陵王法曹參軍王有謝太傅鳴琴手授吳興吳興彈

為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也

在今辰矣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

取琴調之其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所謂楚明

光也惟嵇叔夜能為此聲彥伯請受女曰此非艷俗

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而歌歌畢遂去

○段由夫携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二者皆自然之聲

正合類聚

○趙師字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

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獨聲驟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洛中董氏畜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

無人蹤惟石嶽蕙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

○車路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

○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

不自失隆茂宗因畫為據琴圖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于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番調

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間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

曲興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欲歔流涕曰汝慎無

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官聲往而不返帝果死江都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

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

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

落



桓南郡作詩或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鶴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竊時人遂呼為鼙鼙鼓有道人裴修戲為詞曰遮莫鼙鼙鼓須傾滿滿杯金吾若相問報道玉山頽

晉平公鑄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至於師消而果知鐘之不調也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官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眾樂遂和

元豐間命楊傑定樂傑欲銷王朴舊鐘詔不許令輔臣至太常按試傑令擇朴敝鐘陳之有樂工不半夜潛易去明日輔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工扣之音韻更佳乃大沮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爰之是也

劉越石為胡騎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久與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胡笳賊皆流涕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去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黍於是伏阮神識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堅如鐵石截為笛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呼舡同載既吹笛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也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

伏滔長笛賦叙曰子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者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睇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故歷代傳之而不幸折於孫綽妓之手惜哉



○王子猷在渚下，舊聞桓伊善吹笛，而不相識。過桓於岸上，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太傅患之一日，帝召桓子野飲，命桓吹笛。桓即為一弄，放笛云：臣於箏雖不及，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臣有一奴善吹笛，并請召之。帝善其調，達乃令召奴。既吹，笛便撫箏而歌。曹子建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曰：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呼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素道，上行殯。

○北人舊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袁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酒酣而歌，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嘗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遂為三絕。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麟。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過客，八音何樂喪之有。然則喪有挽歌，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高帝召齊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

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杵，挽人銜枚，執樂喪者，邪。劉氏曰：按莊子，緇謳所生，必於斤苦。司馬彪注曰：緇，引柩索也。斤，疎緩也。苦，用力也。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絃，賓調忽聞芟荷間有物跳躍。



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發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如此

○二藝術

○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立雞竿

○周騰字叔達為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乘舟而至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

不善也象大獸也然象以齒喪身相舂殺水後為吳郡果為沈充所殺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琚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為幽州乎未期而受

○王早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赤白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早即入召家人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至果促上馬詣大武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公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陳亡之年淮流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矣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桑田水去墓數十里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惟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病補他肉無益也

晉魏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著筮之卦

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得金 奇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郭能脫王震厄而不能自脫日中厄何哉豈其可

脫與否一由數定公但能預知之者耶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朝曰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日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題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題

重處誦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處誦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

遁甲俱無重賈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烈士侯王在戶不寧曰其生時錢文穆王詣寧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襜褕徘徊方去安定嵩真明筭術成帝時人真常筭其年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櫬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



往掘得古時空榔卽以葬焉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不可校此安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達嘗過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之酒肴也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大笑曰以卿善射故以相試遂出酒肉酣飲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基母懷文云此人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卽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李寬爲常侍門下盧生語人曰據公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家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舟歸舟破骨沉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答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因請連榻而寢視嶠鼻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

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提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

鐵珠滿中舉力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

行百餘里子卿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頽瓌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

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長安巧工下緩作卧褥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又有九層博山香爐縷爲奇禽恠獸窮諸靈異皆自能運動

曹公作欵案世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欵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棋

○齊卞敬家無患枕贊云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無患木名程雅問櫬木曰無患何也曰音有神巫曰注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柳士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彈棋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棋妙踰於帝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事奕棋夜夜令蒼頭執燭或睡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

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

○可恨不載奴姓名

○李納性下急而酷嗜奕棋每下子極寬緩有時躁怒家人密以棋具置前便忻然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荀勗嘗在晉武帝座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揚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鴟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鴟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寒馬之野田間有放

馬者相去里許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寒馬寒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王武子嘗乘一馬着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



目不足示也。伯樂相馬經云：馬生下時，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鬮筋堅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圓如麴，帝昇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昇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昇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安得不精。

楚王有白後，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後擁柱號矣。

賈堅嘗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矣。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

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兒下，羊管裏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脉，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入母年垂百歲，抱疾未久，若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脉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既起，二年果卒。先主因食飽，喉中噎，醫莫能為，吳廷紹獨謂當用楮



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延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鴣。延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答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曆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有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不見。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煮湯數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秦王俊有疾，上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

日本來相迎許智藏，至當必相苦，奈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當卽發癩，不可救也。俊果數日薨。

三書畫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

濕水經大翻小翻。山南高懸，截雲層，陵斷霧。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不至，始皇怒，令檻車傳送。次仲首發於邁，化爲大鳥，翻飛而去，落三翻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雙酒討錢，足以滅之。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能此藝。襲與張芝相善，故芝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崔瑗子玉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



○袁昂評其書如危峰阻口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人謂草聖芝弟昶黃門侍郎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法於草誕苦求不與及誕死盜開其墓得之嘗曰用

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轉轆長繩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既下頭鬢皓然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故以蔡中郎殉葬也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席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書者執筆為先真書者一十二分行草書去筆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草十紙過江亡失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願遷

舊觀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晚曖斐亶極有好勢右軍甚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

○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時王獻之為吳興守見欣愛之嘗入縣見欣著新練裙晝寢遂書裙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沈約云羊敬元長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故時人語曰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羊不奉命元顯怒以為後軍舍



人此職本用寒人羊意安恬不爲卑已

齊高帝善書謂王僧虔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  
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

梁江夏王鋒四歲卽倚井欄爲書書滿洗去復更書  
晨興不拂窓塵先於塵上書至五歲高帝使學鳳尾  
書一學卽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儂鳳尾  
也

武帝雅重蕭子雲嘗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  
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後出爲東陽太守

百濟國使人來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望船三  
十餘步拜行而前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二十紙與  
之獲金貨數百萬

丁覘與智永同時世稱丁眞永草

僧懷素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乃師金吾兵  
曹錢塘烏彤謂之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  
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  
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惟凡草聖  
盡於此矣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

經歲餘辭去彤又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

歲顏太師以懷素爲同學卽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  
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  
公孫大娘劔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卽兵曹  
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眞卿  
微笑經歲不言懷素又辭去眞卿曰師豎學古釵脚  
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眞卿徐問  
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  
初無定勢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

淵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懷素俗姓錢  
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書故鄉中號爲大錢師小錢師

米元章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  
章驚嘆求以他書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  
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如此好書安得不好凡事皆然靡不成者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  
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授以作字  
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



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衣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胡汲仲謂趙子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為書家申韓

○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

垂也意遠勢屈二垂也風燥日炎三垂也紙墨不稱四垂也情息手闌五垂也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為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

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趙光逢薄遊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輓類碑上題字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獨孤貞節立甄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瘞筆所在

○舒雅得海螺甚奇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班道人往詩門下書林糙澀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衰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及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

一第... 冊... 2



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是真實語雅蓋形容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真以手彈之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

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鱈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鱈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

一時執得

○白獺數頭常遊洛水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徐書固精白獺善嗜夫人亦然總不避死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一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最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

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動宅遂空廢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肯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好丹青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

○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只得如此道亦畢竟是變化去也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留譜與人

戴安道中年畫行象甚精更道季者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卓吾子曰此答未善予因代答一轉語云與俗人看便是直俗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  
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  
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  
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  
如輕雲之蔽日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之顧曰謝云一丘  
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  
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蕭貢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  
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虛得名耳明  
日再往曰猶近代佳手後日又再往曰名下定無虛  
士因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嘗於  
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  
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  
壁徐視畫已失矣

○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  
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即令於大同  
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  
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  
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  
霧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為同能不如一  
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碎支佛於火中結跏趺  
坐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  
安然不動李廌為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  
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

○張垂崖鎮蜀雅聞孫知微名欲與相見一日聞知微  
在僧舍亟捐車騎請之知微即投閣遁去後垂崖還  
朝路出劍閣逢一村童負篋迎於道左曰適一山人  
以書投我曰公所喜者畫也謹以為獻公知是知微  
即問童子所在童子曰去已遠矣及馬知節來守成  
都與知微游處甚好得其畫甚多馬解金帶贈孫孫



繫金帶、芋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為  
孫思邈、李太白復出也。

郭恕先仕於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  
海島中、道什地、蹤形仙去、其為樓居、仙圖蕭散、簡遠  
無塵埃氣、子瞻為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  
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  
出。

初潭集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三

初潭集卷之十五

師友五

○一清言

○司馬建公嘗舉曹公為北都尉、後公進爵為王、召建  
公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建公曰、昔舉  
大王時、乃可作尉耳、建公司馬防也、懿之父。

○張君嗣在益州、為雍閭縛送、與吳武侯遣鄧芝使吳、  
令言次、從孫請齋、齋自至、吳流徙、伏匿、吳王未之知、  
故許芝遣齋、臨發引見、問曰、蜀卓氏女、亡奔相如、貴

初潭集

卷之十五

士風俗、何以乃爾、齋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  
臣之妻、初雍閭送齋時、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  
雖澤、而內實、麓不足殺也。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吳王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  
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戲  
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  
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  
求鸚父、張不能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



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  
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  
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座大笑  
邵貞與虞俊鄰居貞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  
會清言竟日溫等重之於是吳中盛為俊談貞聞而  
嘆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  
而令他邦稱我之傑可以愧死矣  
○知愧猶可愧即不死也

初潭集

卷之十五

二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  
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  
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  
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  
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大將軍命謝幼輿玠見謝  
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  
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羣邁世獨傲每聞玠

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  
三闔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極澀人懷危懼王每過艱  
險處之嘆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  
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  
形神俱往 眞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  
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庾法暢握麈尾至佳庾太尉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  
曰當由廉者不求會者不與故得在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與裴成公阮千里諸  
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  
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觀青天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靡靡不絕誠為後進領袖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道一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

○初潭集卷之十五  
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晉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子春語衆曰此年少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為神童

○初管輅父為瑯琊卽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

講學郡蠻太守單子春聞公明一黌之雋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公明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與飲酒盡問曰今欲與輅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為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單稱嘆不已

○初潭集卷之十五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快活真快活

○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嗟峨其水泔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



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返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日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娶如生母狗馨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

初潭集 卷之十五 清言 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人以爲名通

○既是其腐之物何以終日書空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籠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籠舉一往參請由是知之劉孝標曰僧淵疑是胡人沈約撰晉書亦稱其

有義學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此實語非名通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於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初潭集 卷之十五 清言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諸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塵壘爲來逼人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



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帶甚  
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  
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  
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  
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  
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

初潭集 卷之十五  
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  
高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  
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戲弄為散  
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  
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植  
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習云薄伐  
獫狁至於太原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  
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  
得身正自調暢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

初潭集 卷之十五  
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  
鈍頗亦驗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長康云漸至佳境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  
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右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  
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劔頭炊殷曰百  
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卧嬰兒殷有一叅軍  
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  
堪眇目故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  
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  
如讀鄴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  
唾皆成珠璣

唾皆成珠璣

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謁繪繪曰君有  
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穢而居穢里繪  
嘆其辯速

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初潭集

卷之十五

齊席昆清幹之士卑鄙文學嘲劉述云君輩辭藻譬  
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若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  
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李膺風性高節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  
幅巾奮裏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稽含與二陸談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  
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友或問  
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

人有短所以見長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自出  
訪客談諧放蕩略無畦畛有不能談者強之說鬼或  
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二嘲笑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曰文  
若可借面吊喪穉長可使監厨請客意以荀但有貌  
趙健啖肉也

以荀有威容趙少食飲也

初潭集

卷之十五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  
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徃復之  
氣何必在大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  
平上績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  
鬼赧愧而退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  
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嚙



之曰與鄉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

○王劉每不重蔡公。嘗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問之曰。老莊與聖教同異。曰。將無同。太尉善之。辟為掾。故世謂之三語掾。衛玠嘲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自可無言。復何假一。

○初潭集 卷之十五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樂毅邪。庾曰。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穩穩而不肯舞。故以相比。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

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說。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不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晉書曰。周顛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

○阮光祿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阮適疾而去。劉尹時為會稽。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朗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裴景仁秦書曰。朗堅從兄。堅為慕容冲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



人心又一人而徇心者，矜怵醜而未國寶美，而復故也。朝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會出。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耶？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孫綽賦：遂初築室，歐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植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販，終非無文采，踏無裁製。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王曰：若林公

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唇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何敢譏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投之，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即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

○范曄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撥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叅軍如從屋漏中來。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



食不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子。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謝滂嘗與劉俊飲。推讓者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滂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且。俊大慙。

柳昂柳機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為外職。時楊素用事。因賜宴。戲語機云。二柳俱推機。應聲答曰。不若狐楊獨聳。

王興道謂謝整蔡霍。如失鷹師。

初潭集

卷之十五

七

殷淳與何晏共食。淳羹盡。晏曰。益殷。晏羹。晏曰。無忌子也。淳徐輟筋曰。何無忌憚。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袁淑。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江祐嘗詰謝眺。眺言有一詩。已呼取。既而便停。祐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徐常侍聘齊。魏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濟江。沉之曰。吾為魏公藏拙。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邢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張融與尚書何遜善。往詣。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

初潭集

卷之十五

七

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斷。時嘲之曰。說事即象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王與為僕射。劉祥與與子融同載。行至中途。值人驅驢。祥語之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木皆已令僕矣。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罵曰。



奴乃以我為牛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刑顧謂之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有詩曰禍

福本無兆性命取有極必至定期誰能延一息豈論東陵上寧辨首陽側雖無稽生琴庶同夏侯色寄

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一旬曄更有生望綜與熙

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畏死乃爾耶

○江從簡是光祿華子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

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

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

○劉季和性愛香嘗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席三

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走耶後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必爇香一炷所親亦私號伴月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人物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耳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著亦可識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父歷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

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

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眾羞赧而止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救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



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生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韓愈嘗語李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

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劉貢父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名只有艾氣

蘇長公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邪東坡曰途中見童子厚乃回反耳

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于瞻公笑答

曰吾從衆海岳遺事曰元章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盡一艇於行間京見而晒焉時謂其顛而米又歷訴諸執政故世傳米老辨顛帖

秦太虛為御史賈易所彈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

臯逢鳩鳩曰子將安之臯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臯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初潭集卷之十五



初潭集卷之十六

師友六

○一山水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

余亦曾言之人不信也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

沾人窺深悸鬼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轟怒鼓若山騰濤波頽疊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注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不得上上即為龍故云鬬龍門垂耳轅下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堯源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撻破

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泉

○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流俱響晨聽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寶之可拾

○三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高猿長嘯厲引清遠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壘石為之直方濬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窮冬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入肌骨不可留也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但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痛如百歲後有知吾鬼鬼猶應登此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

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送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惟使神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

謝曰故嘗淵注渟蓄納而不流

○謝玄與兄書君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矣星瀨於石後李白有詩云遠尋惡谿去不憚惡谿惡途開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袁粲為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不通

主人直造竹所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履白楊野間道過一士大夫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耳

○謝孺子善聲律與王車騎張宴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直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王云周太子晉好吹笙遊伊洛遇浮丘公成仙王意飄飄欲仙也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蘇桓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焦光仲遜共遊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

樹攪人離思故唐詩云飛花攪獨愁

○郝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

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欲為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豈為蕃也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室衡山以

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當澄懷

觀遊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

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奇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澤居半

王維輞川室字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不容浮

塵日有十數掃飾專使兩童縛帚猶時不給也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

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憇感配寺與

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

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

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窗篔簹

默多思曩昔携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嘗待春中

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籬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

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倘然從我遊乎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

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

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惟石無遠不

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

所極夢亦同趣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松頂回則

於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捐館之年記云余今年若干

歲登頂七十四矣後王輔道與其孫之諱共游至

峻極中院作一絕云爛紅一點出浮渥夜坐嵩峰頂

上頭笑對松窓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李贊皇作相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揚子

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忘之至石頭乃汲一



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變矣此何似建業石頭城下水也

○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賴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煙霧中見車馬渡伊水則文僖遣厨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清波雜志曰思公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爲留守訝幕客好遊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坐奢縱取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文康年老爲之動

謝絳書曰近詔書遣告嵩嶽讀祝捧幣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晚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嶮崿斗甚則芒躡而進抵峻極上院躋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歧望謂非插翼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詣盡東峰頂夕宿頂上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

登封西門道賴陽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石堂紫雲題名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崧轅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便有塵事侵汨急寫奉報以代一夕之談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嘗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濡筆書壁神彩不動軾曰君他日必能殺人

○子瞻曰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

航湖至普寧適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藍輿則日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憇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



賢谷谷中多大石，岷嶺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恠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蔥菁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

又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輓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軍，邯鄲時也。

又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一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又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者。

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上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蘇子美答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之勞，耳目清曠，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羅列圖書，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者，茶野釀足以消憂，葦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蓄石甚富，一一品日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為察使，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蓄石甚富，一一品日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為察使，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



一石盡天割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  
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  
去石林燕語曰帝知無爲軍初人州廨見立石頗奇  
卽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二隱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  
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野也有君不  
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  
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李卓吾曰淮陽一老不及  
商山四皓四皓羽翼太子功德無比矣

漢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侯  
山宋之問詩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詩周顛宅  
作阿蘭若妻約身歸宰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爲尋  
凍迹到煙蘿用此

嚴子陵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  
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得書封奏之帝

笑曰此狂奴故態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  
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床上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  
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遣卿來何語子道  
傳霸語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子道求報書光  
曰我不能書口授使者使者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  
也

嚴遵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富  
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  
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

餘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  
未嘗有足今我以上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  
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君平嘗嘆曰  
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嫁娶畢敕斷家事云  
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  
終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拙廉



逃名之士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宗族皆勸之  
出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  
君何獨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  
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  
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  
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  
臥闇室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敢出風工竟不得見

之

與其卧闇室孰若處溷穢與其感眩疾孰若長如  
風

王君公遭亂不去儉牛自隱時人為之語曰避世墻  
東主君公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塚為亭亭柱間書一絕云  
塚上為亭鬼莫嗔塚頭人即塚中人恐人告我謀風  
水願到真司作證鄰

郗尚書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

盡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會稽人崇信釋氏先人  
太平山隱居以母老還南山若邪初月犯少微占云  
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交游貴戚先敷著名時人憂  
逵俄而歎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  
是求死不得

郗超每聞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  
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  
官舍郗為傳約亦辦百萬資傳隱事差互故不果  
予無人趕逐幸矣

許玄度隱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  
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  
天下之寶耳 妙言

袁粲每經傳昭戶嘆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  
人斯在豈非名賢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守令至者皆親謁子光辭以瘖  
疾未嘗交言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  
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劔書老易二字示之王無功  
愛其貞素徒與相近



○王無功有田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遊北山東臯，故著書自號東臯子。

○齊高卽位，遣王臯之以手敕諭何胤，謝朓，臯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出，乃下床跪受詔書。及臯之從朓所還，胤知朓已出，乃謂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豈復有宦情乎？」臯之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耶？」臯之愕然曰：「古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趣。

○庾臯之清貧，食唯有韭菹，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梁武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龜矣。」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華林園，欲用之為侍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足加帝腹。

○王敬弘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

王東山，宋文帝問為政，答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蓀，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廬，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既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茅山。

至到之言。

○關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或問漁師得魚賣否，答曰：「釣亦不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殷曰：會稽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



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既遠同  
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若遺一介有以相  
存可謂千載盛美也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  
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適其人甚遠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請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  
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二人交帶拂  
其坐處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

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閣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  
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美之

○南陽宗少文嘉遁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  
與之同聲孫茂深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  
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  
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張永為吳興沈麟士聞郡後有佳山水乃以請往停  
數月張欲用為功曹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  
民是以被褐看秋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峨眉冠

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未敢聞命也

○天隨生宅荒少墻壁隙地前後但植杞菊至夏披葉  
老梗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好事  
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何也天  
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  
食耶

○田游巖顯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  
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  
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  
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張志和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居江湖自  
稱烟波釣徒所著有玄真子李德裕稱之曰隱而有  
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非但會狀志和亦且深識嚴光

○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為  
買地大其闕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又  
為構之號大夫橋陸羽嘗問孰為往來志和曰太虛



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

○真假道學臉皮三寸太虛為室屍骸暴露

○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白

筮得塞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

氏而名字之隱若溪自稱桑苧翁閨門者書或獨行

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則慟哭而歸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

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

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

徑耳

○司空圖虞鄉人隱居中條山王官谷昭宗召拜兵部

侍郎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謀天下才望詔圖入朝

圖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

○三湯社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煎

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澗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

粉總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

賦鼎腥醜非器也

○王肅初入魏不食酪漿唯渴飲茗汁一飲一斗人因

號為漏卮後與高祖會乃食酪粥高祖恠之肅言唯

茗下中與酪作奴因此又號茗飲為酪奴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

湯社建人亦以鬪茶為茗戰

○陸鴻漸嘗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煮茶之法造茶具

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

副

○陸羽著茶經常伯熊復著論而推廣之李季卿宣慰

江南至臨淮知伯熊善茶乃請伯熊伯熊著黃幘衫

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

熟李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鴻漸衣野服隨

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茶畢季卿命取錢三十文酬

博士鴻漸風遊江介通狎勝流遂收茶錢茶具雀躍

而出旁若無人

○張又新前茶水記曰御史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

陸處士即有傾蓋之雅因過揚子驛曰陸君茶天下

聞名矣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可命軍士深詣南零取



水俄而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至半遽曰止是南零矣使者乃吐實李與宿從皆大駭李因問歷處之水

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覺林院僧志榮收茶為三等待客以驚雷焚自奉以萱華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而歸

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茶入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蔡襄以四餅遺王內翰禹玉歲餘蔡被召還關過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

以待蔡捧茶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驗之果然

初潭集十六卷終

初潭集卷之十七

師友七

○一酒人

元日飲屠蘇酒從少者起有問黃勛者答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

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

賓齋酒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人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汝陽王璉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

浮沈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仲沉逸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



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高縣從事

言到齊督郵言在鬲上住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

論揚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

魏肇稱徐君房情隨年少酒因境多

鄭泉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缸以四時肥

甘豈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

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

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

羊穉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

味好

孟佗以菖蒲酒一斛遺張讓即拜涼州刺史于瞻云

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涼州

表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

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温克

之容終日無怠

故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飲酒嘗

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

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

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秣米不了麴

糶事

王衛軍曰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郭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而訥

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

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

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

能害王敦取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

言成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著幽思篇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文章志

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嗔以大飲為上頓起

自忱也



陳瞻嗜酒沉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瞻答云：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誓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通得。

劉伶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不是大話，亦不是白話。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

去上便共飲之。

○何須接去更作牛飲，其可。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

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酌。暢飲



當世皆盛不肯請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正身後名也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新蔡人少傲達為朝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比舍郎釀酒熟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郎也釋之溫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芡覆水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醉酹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離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其愛將并州人也

○孟萬年好飲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何承裕為蓋屋歲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名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曰此見醫也嘗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乃舉吏披反故紙乎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

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謝幾卿性通就預樂游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糶雜投之曰少延清歡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颯颯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張士簡嗜酒踈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歎曰壯



○哉雀鼠

○李愚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作蝶巷以

莊周為第一祖陳搏配食忙者難與注籍供職

○馮惟一太常好飲酒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自至酒

酣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為

三絕

○二達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

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犬

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恠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

耳

○人曬我亦曬何妨乎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二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

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

林七賢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不迫以職事阮嘗

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

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

望然後教令清寧十許日復乘驢去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籍在坐

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正直彥國謝鯤諸

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孟祖將排戶而入守者不聽

不能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

○甄逸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舉體

凍濕還令又不解衣而多徑入令被中卧令還

大怒逸曰家貧衣濕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勢必凍死

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

令亦稍通

○王孝孫居護軍府中時泰山胡毋彥國琅琊王澄北

地博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共齎羊酒詣

護軍門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來時孝孫已給府中

養馬諸名士便就馬廐下與孝孫炙羊飲酒為樂不

見護軍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  
卽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  
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同發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  
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作膾  
張乃維舟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  
大相忻待劉了無停意旣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  
君船上當有膾具耳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  
爾王蕭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卽  
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  
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有竹主人已知子猷  
當往灑掃施設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  
人失望猶冀還當通王遂直出主人大不堪便令閉  
門王更以此賞主人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猷詣郗雍州見其籠盤云阿乞那得  
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  
之而趨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  
知何署特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官有幾馬答曰  
不問馬何由知其數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旣至  
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  
不能作致書郵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策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  
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謝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  
之以書規之安答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  
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若繫軌迹崇世教非所擬



議亦非所屑也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那故知莫道未易為人

○羅君童為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童云不審公謂謝當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童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桓奇其意而不責也

○襄陽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

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乃退為人

有記初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關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與簡文集其道蜀中事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會無遺錯

○羅友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

○羅友少好學性嗜酒嘗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何人

祠從乞餘食雖復營署壘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大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

○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且出門於中路逢一鬼犬見擲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漸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說薨於益州

○桓竟不識羅也

○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羅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欲容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會得吃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容今已飽不復須駐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曰桑椹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



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為美詔甲曰此味乃江東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sub>以</sub>見俗人時談相逢即舍去<sub>明</sub>瑯琊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不修曰為復可耳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通簡有識不修威儀迹逸而心整行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

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耳

支道林嘗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鐵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翻成置使飛去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自是肉眼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蕊疎枝半不禁何曾不笑

許謹遜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

幃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衲

戴顓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

釋道潛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邢邵脫略簡易有齋不居坐卧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置之梁上賓至則下而共啜士無賢愚無不傾接嘗云晝入內閣為犬所吠

韓熙載事江南三主時謂神僊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死人皆隨觀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唯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後房伎妾恣其出入後主屢



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熙  
上表乞留盡出羣婢後主喜以為秘書監羣婢復集  
如初

○三豪客

○澹臺子羽齋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  
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死波休  
乃投壁於河三投壁輒躍出因毀壁而去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  
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

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  
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不就  
○亦見得是

○趙元叔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  
以托名乃日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徑上堂遂前  
臨之因舉聲而哭門下皆驚陟知其非常起延與語  
明日大從車騎造元叔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於朝  
○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即  
以蓑衣覆之鄰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

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人之不如虎者多矣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  
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曰問卿在郡食鴈美  
乎頃之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起衣不及帶疑履出  
迎接手而入極歡而出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  
一逢掖

○今道學不肯矣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  
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孔融數與武帝牋稱稱衡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  
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令錄為鼓  
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  
以帛綸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輦鼓吏度者皆  
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擊鼓為漁陽慘澹  
闕地來前躡駢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  
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  
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輦次脫餘



衣襟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衣後乃著帽畢復擊鼓摻搥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搥自衡造也

虞仲翔放蕪南友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吳志曰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劔擊之犬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權文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

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乃徙交州

戴叔巒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為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為偶

諸葛肱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肱問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肱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陳澄使功曹陳季弼請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

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

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色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學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劉荆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也

劉典兄弟少時王愷憎之嘗召與宿欲默加害石崇

素與典現善聞就愷宿徑夜往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宿石便徑入自牽以出同車而去語之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石大可人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柳為布衣時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也玄晏春秋曰七年春予長三尺四寸矣未通書史與從姑子梁柳編荆執荻分陳相刺共以為樂



鍾士季要一時賢僑往詣嵇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呂安至嵇康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問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讒牘語人

御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王大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吳郡王闕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闕拔劍斫水馬伍登風濤得濟

陸士衡初入洛客張公所宜請劉道真是其一既往劉便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觴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

溫公喜漫語下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大相割擊溫發口鄙穢度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是正是反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慷慨遂變服懷布帽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

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與終當為情死

羊綏第二子羊少有雋才與謝益壽相好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談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盼唯脚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叙寒溫數語異還與羊談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感進食食畢便退

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



人欲共言折之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餓

逸少真不尋常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是是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王大將軍欲下都處分樹植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

時賢祖車騎時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諸使人曰卿語阿黑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

梨脚令上王聞而止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

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恠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於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豈知

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使少年劫掠淵在岸上據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撥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取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任至征西將軍

戴淵時時有陸機世世無

淵處少時兗州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

有遺跡虎正皆繫絕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其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

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初聞

里人相慶乃自吳尋二陸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

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於陵仲子於世何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知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至言至言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主乃復西戎其屋

桓車騎謂王子猷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

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孫子荆為石苞驃騎參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但長揖曰夫子命我參卿軍事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筋命休源取常膳止有赤

倉米蒸鮑魚雲食之高談竟日不舉主人之饌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楮上磨墨作檄文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馭田園有人則與馬為三無人則與馬為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劉毅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

更悅後與僚佐來詣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毅毅求其餘又不與毅常銜之義熙

中使人微示其真悅忿懼而死

該死死遲了

孫奉學淺行薄邢邵謂曰須更讀書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十萬

北齊崔儼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

入此堂

魏收云我視沈約如奴

袁淑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便是好詩

袁粲謂周旋曰昔一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之無不狂者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不狂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繫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泉



而飲之飲畢便任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  
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沈友才辯縱橫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母所  
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乃之  
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〇〇

羊侃少而瓌瑋膂力絕人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  
至五尋橫行得七跡酒橋有數石人侃執以相擊悉  
皆破碎雅好文史嘗即席應詔賦詩帝曰吾聞仁者  
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矣性

初潭集

卷之七

七

豪俊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艘船起三間通梁水齋  
飾以珠玉錦綺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  
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有詔命侃延魏使賓客  
三百餘人物器皆金玉雜寶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  
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  
寬厚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  
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命酒  
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追還慰喻之加厚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掘

顧榮家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忽  
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  
諸僮得意極矣

諸僮得意極矣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節居左武節居右儲正位中  
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  
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及經任勢臨事亦然  
真用得

真用得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池  
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草甚  
美惠開悉令剷除列種白楊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  
懷雖壽百歲猶爲天也

懷雖壽百歲猶爲天也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嘆曰古或開一說而  
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壁書籍妄耳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  
於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杖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  
悅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餓鴉嗚平澤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餓鴉嗚平澤



中逐麀數肋射之飲其血食其胃甜如甘露兼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亦真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王融為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為爾寂寂登禹笑人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推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初潭集

卷之十七

天

車前豈可無八聯

亦真

劉孝綽仗氣資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注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敝屈與之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當富貴舉

船錢帛奴婢悉以贖之容受贖不讓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張徐州也

○張建封易得裴寬難逢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欽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

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眦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

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初潭集

卷之十七

天

能人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赦至之夜景文方與客棋看赦訖置局下待爭劫竟乃歛子納奩中已畢徐言奉赦見賜以死因出赦示客而舉賜鳩及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不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



白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柳其使  
使曰柳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柳刻之曰何難之  
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頭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  
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  
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  
教曹故以名字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鏗踊躍用兵羔裘豹  
節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當如是會為國滅賊  
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

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瞻俱於別室獨  
食有御史姓裴者伺瞻食往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  
命七筋明日裴自携七筋來與之共食瞻謂裴曰昔  
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於是日  
與之食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焉羽林將軍有殊  
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答曰昔有姬行遇虎虎舉

足示姬姬見有芒刺為拔之虎感奮而去時時擲麋  
鹿狐兔報姬一日擲一死人村人執姬為殺人姬乃  
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莫更拋人來也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飲皆  
子類也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  
緡仍輟一歌髮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  
文成但叙譜裔品秩續嫌之封還冀其改竄熙載直  
以向所贈及歌姬還之臨登車寫一關於泥金雙帶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曰是  
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滕達道微時為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  
一夕候其出徑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達道大  
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漢高帝何如人  
范逡巡走入東都事略曰滕元發性疎達在上前論  
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新  
法之害落職知筠州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



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上覽之改知揚州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至張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李溫陵曰不豪則自不達不達則自非豪唯達故

豪一也但世有慕名作達者似達而非達亦有效輩為達者雖達亦不達庾公之不遣的盧也曰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效之不亦達乎方叔敖少時寧知殺兩頭蛇之為達而後殺之耶自分必死故歸而向其母泣唯自分必死故寧我見之而死不欲後人復見之而死也是之為真達也遂從而殺之是之為真豪也彼豈有心倣效甚人來耶是故阮渾欲作達而嗣宗不許惡其效也山公之薦咸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使在官人之

職必妙絕於時識其真也噫是豈易與講道學者談耶

初潭集卷之十七





初潭集卷之十八

師友八

一論人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宋世目莊周為道家儀秦王通為孔門操莽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

武帝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

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軌詣黃

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

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奉

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按袁閔慎陽人友黃

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

汝南陳仲舉穎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

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

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

俊之上

靈帝時子魚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

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夏侯霸入蜀姜伯約問之曰司馬既得彼政還復有

征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

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耳

許子將常到穎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又陳

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

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

也時人服其裁量

荀彧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傳與夏侯曰子等

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傳難曰能感功

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荀曰功

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

所獨濟也

何晏鄧颺夏侯玄欲求傅嘏交而嘏亦不許曰夏侯



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  
晏鄙賤有為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多言而妬前  
多言多讟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  
人耳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裴使君問管公明以何尚書管曰其才若益益之水  
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  
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

觀武庫但觀矛戟見傅蘭碩江查靡所不有見山巨  
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  
未判其得失人有請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

餘兩小麓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請阮見自  
吹火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閒暢

於是勝負始分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  
大厦有棟梁之用

○王夷甫云間丘冲優於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奇才

冲最先達兖州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  
達在冲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冲之虛貴  
足先二人

○劉令言始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  
多輔我所欲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

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幼岐嶷號  
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

○王濟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

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入又問何  
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道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

晉路嘗曰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華隱交路歎曰此亦何異王莽時

如甚

孫綽嘗鄙山濤為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為龍津則當點額慕鱗矣

孫何人斯欲知山子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從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

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子敬清立故多人為謝公夷粹豈皆自然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注乃自田宅屯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以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劉尹每稱王長史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鄒嘉賓道謝公造鄒雖不深微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

鄒嘉賓問太傅林公談何如稽公謝云稽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疊疊論辯恐口欲制支

庚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自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猶狗獸盡

○狐貉噉死屍無人可治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振清悟嘉賓故自上

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謝道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曰先輩初不減貶也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曾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是貶是賞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

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微

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詔與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不知公言並不如此

二人形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擬王劉之標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閒庭晏然

○簡文目庾赤王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王曾中無物

○簡文道王讓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直率

必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簡文其人

○謝公云劉尹語密細孫綽為慘叙曰神猶淵鏡言必



珠玉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蘇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鏗鏘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

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敬仁輒同車

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殷允出西郗超與表虎書曰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

勿以開美求之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

美度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偽傷其道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

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衛虎玠小字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

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

數人劉道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

謂為知言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

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但出公口自然不同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

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容之王神意閒暢謝公傾

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雖不相關

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

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

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

西望隆中想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

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澤縱目檀溪

念崔徐二友肆睇魚梁追二德高風未嘗不徘徊移

目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墮髯裴



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璫琅，向入君子者，千載猶復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行乎？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自備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宋禧會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禧我何

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治，故也。

謝萬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然，王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

王仲祖謝仁祖劉直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劉曰：卿諸人直憂淵源不起耶？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安石真率，外見故簡文見其真，淵源矯情為高，故真長識其假。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謙似優，剛陽似



直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檀梨橘柚各有其美

固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人以爲介也

欽大通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列爲衆所瞻爲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至十月被凍蠅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開放之致與瑯琊王衍隴

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

○何黯嘗目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劉子翼峭直常面折僚友之短李百藥語人曰劉四

雖復罵人人亦不憾

○宋世爲之語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唯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業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妙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



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直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息妻至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軼軻三同也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鷓臯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

○孟浩然文不爲仕伴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

筆譜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文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二知人

○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驥馬欲賣之凡三日而立于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劉峻廣絕交論云顧盼增其倍價此之謂也故時

人號王夷甫爲口中雌黃以賴其顧盼者衆也嗚呼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旋乃騰千里之路予安所託驥乎雖然即幸千里猶然一蒼蠅耳安足數耶是故寧不遇伯樂不可以不是驥驥是驥驥不論價矣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且生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郭泰太原介休人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

○郭泰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

可惜

○庾徵君少給事縣廷郭林宗見而按之勸遊學官遂



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甲第每處下坐諸生博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章恕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至恕言某日至日恪為主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宿客感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一座盡驚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為主簿修後舉孝廉聞郡中有反者即夜往奔融賊初反時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未卒而修至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嚴斬王戎夷甫又分枯言其必敗不相貴重故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羊公取人亦太窄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蝟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褚太傅能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晒味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于時既嘆褚之精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字萬年江夏鄆人曾祖父

○宗葬武昌陽新縣遂家焉太尉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後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月九日遊龍山參寮畢集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令孫盛作文嘲之

○裴贇字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至言至言桓公真至言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必爾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仍據胡床於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酬對意萬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不作爾肯准爾也故作爾故如此也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張靜嘿無聲顏後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床坐聽辭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酬叫

○高伯恭與廣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愠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公謂予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

於纖微及於詔責霍公股栗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巖曰子侍郎風儀秀

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其祿位哉後于果登鉉

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為時選鄉里諺曰得黃金一筭不如柳伯騫一識

○三鄙人

謝無奕羸強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回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

褚公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猛舫欲傾覆褚



公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盃須臾噉盡

劉邕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鯁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疾瘡痂落在席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餽邕後與何昺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体流血劉邕穆之子

魏州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詆擻刑魏諸公衆共嘲

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醜酒招延聲譽其妻知而泣諫乃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劉道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濟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基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實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

坐出侯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道隆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不與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蕭有梁好畏見己之影以為鬼驚而死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輒認為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

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四智人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晉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透心髓

○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頷及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漂過而弗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信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

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

○難哉右宰穀臣識得人也兩義兩智故必相識

○梁鴻受業太學學異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鴻尋訪燒者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鴻為執勤不懈隣家耆老因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陶洪丘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莽謀廢靈帝莽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莽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莽果敗洪廼服

歆用得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塚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此人用得此人大奸詐也

○司馬徽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嘗有妄認徽豬者

徽推與之後得豬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不徽曰我是也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著憤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謝之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或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表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有人臨糞求糞泊者司馬徽自棄其糞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管幼安在遼東鄰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亦是法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義故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人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願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陳羣嘆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矣

○陳留董仲道元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不赦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鄧攸為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說之坐而飯焉

○攸車所止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曰向為老姥作粥失火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

○胡人知報義不如中夏之亡也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盱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

○王右軍年少時王敦甚愛之恒置帳中眠敦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覺而聞之知無活理乃剔吐污頭面被褥熟眠敦論事造半方覺右軍未起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唾縱橫信其熟眠乃止

○右軍大半無計王敦大半舊情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御史何聖從謁告歸上令察之何將至潞公為之動幕客張少愚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人也因迎至漢州置酒設樂有管伎善舞聖從聞其姓伎答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伎



項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怙妖嬈  
從今喚作揚臺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  
詞歌之數日抵成都路公大作樂以宴聖從迎其伎  
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聖從為之霑醉聖從還朝滯  
公文遂息

初潭集卷之十九

師友九

○一知己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  
軛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  
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己也  
○倉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  
闔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  
而用百里奚

○史魚衛大夫卒委柩後寢衛君乎而問之曰不能進  
蘧伯玉退彌子瑕以屍諫也

○二子皆死諫二子皆迂腐然二子之所以痛百里  
奚蘧伯玉者至矣所以知百里奚蘧伯玉者深矣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二人不用於世二子  
之目不暇也與其知二人而不用不如用二人而  
身死也惜才如此何死生之可言乎金雖堅安足  
斷耶嗚呼世未有貞友而不可以事君者也故求  
忠臣者尤必之貞友之門



○子產聞子皮卒，哭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  
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  
子終之。」

○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  
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

○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合而觀之，友可識矣。今則甘於雀鼠之不若也，可

奈何。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  
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恠，然鍾子期死，自  
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欲得永夕陶陶，難免俗人恠罵。欲免俗人恠罵，安  
得永夕陶陶乎？陶陶是我受用，恠罵是伊何妨？我  
今亦有恠罵，亦不見陶陶傷哉。

○曹操祭故太尉喬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  
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

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敦好，其能爲此  
辭乎？」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  
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一日德操詣之，值德公  
渡河，德操入其室呼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  
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  
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快活極極快活。

○嵇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

告遜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  
安，揭母故安繫獄，而康詣獄以明之也。於是鍾會庭  
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  
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  
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  
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  
以清潔王道，乃錄康閉獄。」  
○會亦聰明，能言其罪。

○向子期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



安友善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  
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  
真可喜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謂人曰昔  
丘石廢斤於郢人牙生斲弦於鍾子推已外求良不  
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  
一年亦殞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嘆曰卿復少時  
初集卷之十九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以上皆知已師友知己實難吾何以死也

○二相思

○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  
為都盡終日憾憾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一日當千載耳  
可感也

○劉尹云清風朗月報思玄度

妙

元稹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  
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  
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  
果及褒城亦記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  
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  
神交合若符契

○以上皆相思友朋既已知我矣安得不相思乎

○三哀死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蔡北  
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  
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  
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故也

○羊曇少為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出  
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  
白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瑯琊王濬冲爲尚書令時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壇  
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諸人  
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  
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可傷

○孫子荆以有木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  
子荆臨屍慟哭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  
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若輩存  
今此人死

○顧彥先好琴及喪家人以琴置靈牀上張季膺往哭  
之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彥先頗得賞此不  
因大慟不執孝子手而出

○王長史病篤寢卧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  
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扇柄塵尾着柩中因慟  
絕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伯道棄兒存姪渠知有姪天道正有知也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着土中使人情何

能已已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其神理  
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王深  
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舟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死

孫流涕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怒曰真長  
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白倬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土常

成泥濘

○王規死昭明太子與東宮官屬令曰王威明風韻道  
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實後人也一爾過

隰永歸長夜金刀掩蓋長淮絕瀾去歲冬中已傷劉  
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李勉作相二十餘年身沒無私積其在天官以李巡  
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年之內遇筵燕必設虛位陳  
膳執酌辭色悽愴論者義之

○雷宣微有終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



○ 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戰身萬事都已。悲夫。真堪悲傷。

○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耳。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死矣。以上皆哀死者，唯其痛之，是以哀之。唯其知之，是以痛之。故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非道學禮教之哀作，而致其情也。

○ 四推賢

○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友。

○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兖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為之目曰：文同三閭，幸齊參騫。

○ 顧雖少，從蔡伯喈學。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與卿，故雖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為誰所嘆。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顛顛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颯颯如行松柏之下。

○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嘗諸寶劍，則世之干將。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 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時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嘗言荀君清識難尚。

陳鍾至德可師，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所拔韋福、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鍾皓字季明，父祖至德著名，借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

○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乘。李膺在焉，眾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



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

○郭林宗每行宿途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

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

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

耳初以有道君子微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

不可支也遂辭以疾

○袁紹見鄭玄嘆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

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豈徒然哉

○盛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性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

年十餘歲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

結為兄弟升堂拜親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荻蘆中乃有此人作書

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之僑盼者也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

去口實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歛其寶莫知名其

器

可謂善賞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意不

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說得着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

事訖去至隨之問其姓名嵇曰少年何以問我至曰

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以告至年十五陽病數

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灸身至十數處年十

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其道太學中事便逐嵇歸

山陽

童子尚能求侶况老夫哉

○羊公還洛郭奕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

往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

還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

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

子

郭奕三嘆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

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常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蜡索也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周曰大蜡殷曰清祀夏曰嘉平總謂之臘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秦漢以來以臘之明日為祝歲

○庾大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後玄為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瑯琊王玄曰王處仲得志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纒為長史敦謂纒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謝太傅為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

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真賞矣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羊元敬詣謝鯤鯤拂席易衣乃見之康樂見而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是益知名

○謝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

多敦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

○王僧虔退嘿少文惟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寶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以上皆推賢者唯其相知是以相推豈若免絲附  
女蘿也彼此互相標榜聲勢相為依期乎

○五規正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尖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  
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  
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  
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  
勉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

初潭集

卷之十九

五

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  
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  
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  
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

○馬援謂梁松質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  
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何晏鄧粲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  
稱古義深以戒之粲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  
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

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

說而不繹

○陸玩拜司空有人詰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者梁柱  
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  
玩笑曰哉卿良箴

因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  
倫欲表免之裴叔則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  
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初潭集

卷之十九

五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  
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市  
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語柱曰詎可使作棟梁自過周得之欣然遂為矜笑  
○劉寔以為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  
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  
穢此三反也

○下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



友。反治身清貞大修計較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輩。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君其存之。

○義之與桓溫。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右軍。云。慚負宿願。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

○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歟。歟。曾不慮獄吏之為貴乎。

○立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禹臣不可復為覆餗。

以上皆規正友朋。不相知。即不相信。不可親也。不可不以卓老為戒矣。噫。彼忠君者。豈異是耶。

○六篤義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楨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文季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遂召之。

○桓虞亦可文季千古一朋。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同受學南陽。及綱以母喪歸。宗為安眾。劉元所殺。綱免喪。復往南陽。值元醉卧。還須醒。及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得免。

千古一朋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



求生豈苟巨伯所行邪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部  
蓋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  
之願以身代友人死賊曰我輩無義而殺有義不可  
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千古一朋

曹公以楊太尉與袁公路婚將誣以同途孔文舉聞  
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  
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  
善餘慶徒欺人耳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  
王殺召公壽公可得言不知耶融家傳曰融兄弟七  
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

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學也豈講道學者所能  
學乎既不能學又冒引聖言以自揜其不能視融  
之六歲便能藏張儉長來便能作書救盛孝章薦  
禰正平必以不曉事目之矣嗟乎有利於已而欲  
時時囑託公事則必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損於  
已而欲達怨避嫌則必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明  
天子賢宰相燭知其奸欲杜此術但不許囑託不

許遠嫌又不許稱引古語則道學之術窮矣

徐穉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  
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  
墓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籍以雞置前酌酒具  
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徐穉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  
沒穉子往會葬無資自致賫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  
然後得前

祝恬被徵道得温病過其友人鄰令謝著距不與通

因至汲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  
友也尚不見况汲令乎諸生事急便往白融融聞  
之徑詣恬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何有默  
止客舍邂逅不自貞哉即相隨入解傳躬為恬御手  
自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之具後病稍減相對  
悲喜凡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強徒乃別

問敞字子張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  
百三十萬寄敞敞理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餘孤  
孫九歲嘗未死問曾說有錢三十萬寄掾聞敞及孫



長大求敵敵見之悲喜不勝即取錢還孫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無百三十萬敵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勿疑

亦人所難

脂元升哭孔文舉尸魏武收欲治罪以其事直見原後見武帝武帝字之曰元升卿故慷慨魚豢魏畧曰脂習京兆人天子西遷及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相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書疏倨傲習常責融及融被誅許中百官與融素善者皆莫敢收恤

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崔浩誅後陸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吊唁嘆曰崔公死誰能更容哇夸

嚴植之嘗山行見一患者問不能答因載俱歸為營醫藥又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棄我於此植之惻然憫之載歸治療經年乃愈其人願終身為奴植之不受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歎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一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送奠宋孝

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千古一朋宋王亦勝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監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母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夷簡奏為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夷簡徐晦肝膽相同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死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觀光卒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為潤之來吊者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享祭惟謹或問斂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為也



真真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侍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岳忠武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齋衣具酒肉詣同塚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酌父知而義之以上皆篤義者義固生于心也張堪有知己之言

文季即以信于心唯王修能冒難而來言未卒而修至義固生于心也豈好義而為者之所能至乎是故視之如草芥則報之如寇讐不可責之謂不義視之如手足則報之如腹心亦不可稱之謂好義是故豫讓決死于襄子而兩失節於范氏與中行相知與不知知其心固以異也故曰士為知己者死而况乎以國士遇我也士之忘身以殉義者其心固如此又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可義求是故澹臺子羽棄千金之璧不可劫以威是故

鮫可斬壁終不可強而求士之輕財而重義者其心固如此

七交難

馬援自南方還以馬一匹遺杜林數月林遣子與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謹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其子曰人當以為法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交何

為答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朱穆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詩曰北山有鳴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餐餐食汗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故因此而著絕交論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溉觀之抵之於地終身恨之





ZW 21101000815341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其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旣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此曹公意也

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意相合者則傾身與交如志好或垂雖王公大人終不屈也常歎曰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毋寧獨立

卓和尚是

初潭集

卷之十九

語

劉繪與張融周願雅有風則時人謂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快活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

亦三人

以上皆交難者交若非難必不恨矣以世無眞實相知者唯天下無眞相知則雖謂天下無交可也

故有神交于百世之後而不能不痛恨於當世震仲翔曰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可以不恨士之難交不益宜歎

初潭集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語

